

10

10/10/10

三月五日 星期日^①

微云，晴。足仍微痛。晨8：30步入城，由翠湖滨乘人力车，至螺峰街148号寓中，访刘健天行，及其妻子。谈诗。11：00偕健出。步行，访张敬女士于玉龙堆四号寓宅。邀敬同访雪梅于武成路264号寓宅，并邀雪梅同访韩斌女士于正阳巷三号寓宅，食桔。少息，乃邀斌出，同乘车，至新雅午餐。坐三楼。与堂倌争执，乃离新雅，步行至海棠春午餐（\$4）。

下午2：30散，各归。宓讽雪梅亦归，而独偕健步行至圆通公园游眺，并坐谈。至晚6：00，始由园之东角门出。是日健详述其家世、学业、婚姻、职业等。宓亦述办理《学衡》及《文副》之始末，甚为倾洽。时已晚，乃别。

宓乘人力车至昆明大旅社，赴韩斌女士请宴。客为珏良、雪梅、（敬辞，未到）陈刘筠君、刘德徽女士、陈君之妹。杨培廉女士。肴饌颇丰，饮葡萄果酒一瓶。8：30散。宓与珏良步月归农校。

得王玉章君同济教授，寓木行街联芳巷三号。送赠其所著《元词斟律》一部四册，即复谢。敬今日适索此书，遂以原书转赠敬焉。11：20寝。

昨日贵阳、万县继桂林惨遭轰炸。父处仍无谕来。

三月十六日 星期四^②

晴。读《神曲》。

① 1939年1月1日至3月4日，作者未作日记。

② 1939年3月6日至15日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没，未归还。

夕 5-6 张其昀^① 来,知浙江大学即将迁来云南省建水县。在蒙自之西,有铁路。诸知友得恒晤聚,甚喜。宓改就浙大教席一层,当俟暑假中与诸友面商决定矣。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五

半阴晴,风。张德昌邀观电影。下午 1:00 同步行入城,至逸乐电影院光华街。则《彼得大帝》已换他片。张君乃改请宓至金碧路金碧咖啡店用咖啡糕点,价昂而物不美。3:00 与张君步行至小西门内,而别。

宓至武成路 246 号杜宅,访雪梅。偕出,至翠湖公园,在湖心亭楼上茗坐。约 6:00 至新雅二楼晚饭,遇涂文。7:00 送雪梅归寓。悉雪梅所依托寓居买田。之范石生师长,今夕 4:00,行医归来,在环城小街,为杨某兄弟二人狙击殒命。杨声言为父报仇,当即就逮。雪梅颇忧急,旋由陈刘笃等伴雪梅往范宅吊唁,宓乃出城步归农校。

晚,作长函致郭斌龢。大意谓宓宜仍留联大,不必赴浙大。并述宓之特长,在颇具宗教性。其特点三:(一)向上;(二)主内;(三)重一而轻多。宓之所志,在撰成《人生哲学》及小说《新旧姻缘》二书。宓所能为、所愿为之事业,厥为主编《善生》周刊,发起一种道德改良运动,以为救国救世根本之图。然如近今之新生活运动及全国精神总

① 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浙江鄞县人。东南大学文史地部 1923 年毕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抗战胜利后,重任浙大史地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49 年去台湾,先后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兼“考试院”考试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党第七届中央委员兼中委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兼“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国民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常委,“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员兼主席团主席。

动员，既不征聘及宓，其发表之宗旨规条，亦与宓所知所信者相去极远。此生恐无用世之望，则惟有寄身学校，勉求著作之完成。由此言之，则栖息联大，优游过日，不问诸事，或比到浙大主理一系，劳忙诸务者，且胜过之。至于理想主张，应在大学中施行者，宓随时函达浙大诸知友，采择办理，似比身到浙江大学任职列席者，更可自由而有效。此宓最近拟仍留联大，而不往浙大之理由也。

三月十八日 星期六

半阴晴。 仍读《神曲》及《杜诗镜铨》。

三月十一日奉父谕。知七日西安遭轰炸，父及家人避入地窖，尚安。旋据德锡言，敌弹正投军事会议所在，主将程公以下均受伤。但十五日、十六日，敌机又两次轰炸西安。据报载，损失更巨。而父处迄无谕来，殊为忧念。是日始稟复父。另以父谕航寄须妹成都，附函致熙良。

三月十九日 星期日

半阴晴。 十七日晚，接到刘健天行。近作赠题宓《诗集》沁园春一词；另录。并分赠雪梅、志岳诗。又题《审安斋集》一诗；又日前同游大观楼一词。均另录。分寄诸君。今晨10:20刘健来，父名式训，字嗣椿。商拨款事。宓书名片付之。即偕健步行入城，访雪梅。雪梅出马幼初函，强健阅看。又为健复述伊与马交涉始末。宓殊不喜。雪梅又述范石生身后情形。宓劝以沉默寡言，俾可远祸全身。又力戒其勿再对外人诋斥健群，雪梅均不省。

1:00同至福照街北口平津美的食堂小楼上午餐。健作东，费\$2。次至翠湖游步，在湖心亭楼上茗坐。途遇珏良等。时大风。

3:00各散。宓仍偕健绕翠湖步谈移时。宓原函邀健今日来,拟为细述宓之往事及志业思想等。临时,乃觉健颇似杨宗翰,恐未能同情了解,遂止而未言。聆健述说其治学之方针。4:00别。宓步归农校。

晚,作长函致李一平^①,大姚。并转刘健群,剴切申明宓对雪梅之真实态度。约谓(一)宓始终认健群与雪梅为天生之夫妇、爱侣、冤家,望其复合,且相慰相助。(二)宓始终以雪梅为妹、为友,未尝爱雪梅。且即使世无健群等,宓亦不能爱雪梅。(三)雪梅心善,而性直,多言,易于贾祸。今范公已歿,健群仍宜为雪梅筹划一切,并深心维护之。此宓所盼祷者也。云云。

昨德锡来言,吴梅^②安。先生^③,病歿大姚李一平处。

三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风。晨8:00严景珊自津、港至。宓陪导入城,至文化巷十一号访周珏良。钱锺书示近作诗,并谓其父函言宓将赴浙大云云。旋宓与珏导景珊出,至登华街南开经济研究所。

宓与珏经翠湖返。旋宓又独赴城南,一再奔寻,始得至尚义路欧亚航空公司,退销宓为景珊所订飞机票位。时已正午,乃独赴南丰用

① 李一平(1904—1991),云南大姚人。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曾为云南滇军起义和云南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② 吴梅(1884—1939),字瞿安,晚号霜崖,江苏吴县人。1905年任东吴大学教授,又曾任教于存古学堂。南社社员。民国成立后,曾在南京第四师范主讲国学。历任北京大学文科古乐曲教授,东南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教授。东南大学易名中央大学后,回中大任古典乐曲教授,并在金陵大学兼授词曲。抗战爆发后,举家迁至湘潭。1939年转赴云南,同年3月17日病逝。

西餐(\$1.70)。遇吴晗^①等。餐毕,步归农校。饭前饭后与张德昌象棋。

晚函复陈芝润表妹,请以润及随处所存各项拨款另单详。共\$688,悉汇给心一。心一写收据不能如式,必甚怒。此次心一寄来收据,必所给民国二十七年度费用\$1440,已全收清,云云。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风。晨11:00邵可偕J. Reclus由平、港至。乃同步入城,且谈。先至海棠春,未供备,乃至再春园午餐(\$2.40)次至巡津街甘美医院邵君寓室休息。助邵拟电文,致湖南黄淑懿女士。同至邮政总局拍发。乃携竹箱,乘人力车,至玉龙堆24,访王烈。霖之。知其女茵芬已嫁婿方君。次陪导邵君步行至黄公东路10北平研究院,访李书华,略进茶点。又至正义路邱家巷二号,访蒋梦麟夫妇。必陪坐,几于无言。旋与邵君别,必独至景星街100乐群招待所,访张其昀。未归,留柬,乃乘人力车回农校晚饭。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风。午饭后1:30入城,访珏良于文化巷,送交景珊函件。次至云南服务社剪发,久待,不遂。阅电影杂志。卒至光华街美生剪发(0.50),浴身(0.40)。毕,已过5:30。乃至福照街北口平津美的食堂晚餐,面食(0.40)。

① 吴晗(1909—1969),原名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清华大学历史系1934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37年赴昆明,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文学教授。1940年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43年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1949年任北京市副市长。1955年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8年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

访雪梅，不遇。乃步归农校。连日奔走，倦矣。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风。 是日不拟外出。乃下午 5:00 容琬^①、苏兆兰^②二女生来邀，偕郑颖孙君苏之姑丈。合请邵可偕及宓，宴于昆明大旅社。宓过顷即步行往，久待，乃得座位。与郑君谈。宴毕，已 9:00。偕容琬乘人力车回农校。

是晨 9—10 靳文翰、衣家瑛来访。衣寓福照街五福巷女青年会 14 室。

10—11 王德锡来，述西安十五、十六日之轰炸，极惨重。适中军事会议之要员，程潜司令长官亦受伤，旋传殒逝。宓尤为父忧。

11—12 荐周榆瑞于陈福田，任助教，成。又与叶公超商谈邵可偕事。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 10:00 入城，遇德锡于小西门。知雪梅病，但适外出，乃偕访颢于崇仁街静定巷 11 叙昆铁路局电务股。正午约颢与德锡在万胜楼午餐(2.40)。颢以入不敷出，求资助 \$ 50。宓即席以 \$ 30 付颢收用。遂同游步街市，遇浦江涛。旋分手。

宓独访毛子水于北仓坡六号螺翠山庄。见其斋中悬子水自撰书二联。(一)集杜句。云：浮生看物变，乱世想人才。(二)集曹植、谢灵运句。云：飘飘放志意，窈窕究天人。子水近顷丧父，宓为之心动。

① 容琬，女，广东东莞人。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939 年毕业，在中学教英文，后去香港。

② 苏兆兰，女，安徽人。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939 年毕业，曾在北京翻译社工作。

拟六月底回籍。又谈及熊秉三遗产之处分，谓其遗产，由查良钊等董理。仅月给彦费用约\$600，即彦所分得之\$80,000之利息云。确否待考。宓因述所闻于邵可倡者。熊鼎Rose女士，欲售东三省之田，而以遗产之大部捐助慈善事业，彦则颇阻止云。宓又述日前《朝报》载中央发表浙省参议员名单，中有毛彦六，疑必系毛彦文之误。子水亦以为然。又闲谈往事。

3:30 至云南大学，访熊庆来校长。以邵可倡奉中法教育基金会派在该大学教授法文，求增给薪金。未允。次访褚凤章汉雏，浙江嘉兴。于青云街竹安巷五号滇丰造纸厂筹备处。托为颇另谋职事。而褚亦出履历片，求托宓荐王文漪女士于北平图书馆。次日，宓即函守和。并面约晚宴。5:00 步归农校。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风。上午叶公超来，言联大不拟聘邵可倡君加授法文。

下午4—5 顾谦吉来，述中央政府及各方情形，殊可痛伤。

宓近读《神曲》，益洞见真理而超离人事。深信天命不可违，而道德之效力最大。中国之前途，中日战争之最后胜败，悉视中日两民族道德高下之差以为定。而中国今日道德之败坏，见于实事者，无可讳言。回溯近五十年中国之历史，窃意中国之灭亡必不可免。苟竟得存，则是由于天幸与事机之偶然而已。……由是，宓所拟著之《新旧姻缘》，亦有仿效《神曲》之处。就私人生活论，宓由恋爱婚姻之失败，于是离幻趋真，脱谢人事，遁于哲理。以此证明道德宗教之真实，苦乐悲欢之有其方术。又就国家世界大局论，宓身历中国及世界近数十年之变迁，终至中国灭亡，世界危乱。于是离幻趋真，旷观全史，求厥因果。以此证明道德宗教之真实，盛衰兴亡之有其定理。《新旧姻缘》中之主角，固为宓之自寓。但其人之性行、事功、遭遇等，不必与

宓同。惟藉以显明以上二层大意而已。所谓“曾历过一番大梦境之后，……将真事隐去，而藉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按《神曲》之作意与方法，亦正如此，故可兼资并学也。

近日心神恍惚，忧父在西安遇难。今晚尤惶扰不宁。乃用闭目开书，手指某页一句之法占卜。曾屡用之，屡有灵验。见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之日记。其一例。初占，用《石头记》，适得世界书局印本，五九三页。第八十九回宝玉祭悼晴雯双调《忆江南》词中二句云：“……岂料风波平地起，顿教躯命即时休。……”宓大惊。过顷，再占。用《杜诗镜铨》，得卷十七，十七页上。《昔游》诗云：“……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顶，巾几犹未却。言未除去，奉之如生也（原注）。弟子四五人，入来泪俱落。……”宓益惊。按宓素信吉人天相之说，且吾父为仁善之尤。故自国难以来，虽闻轰炸，或敌军进攻西安，知父必无伤，故从未忧急。惟此次则心神不宁，大异平日，而占卦所得如此。上帝固已明白垂示，则父罹难已在旬前。平生违待时多，身后且不必论。惟父为宓所最亲奉敬爱之人。宓已断尘缘，仅以二三微丝，犹与斯世系连，而父为其中最主要者。父歿，宓益觉与斯世远隔悬绝矣。宓悲痛之余，更求示梦。但终夜亦无梦。明日二十六日。以此占卜之事详禀父知，私冀万一父未遇难，得读此禀，不免悲喜交集也。

是日下午欲进城。出门，复返。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晴。风。 学生吴纳孙^①前屡无理滋闹。昨日上午，宓与张德

^① 吴纳孙(1919—)，福建闽侯人。南开大学外国语文系1942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后赴美国留学，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主修美术史。曾任美国旧金山大学、耶鲁大学副教授，华盛顿大学教授。曾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未央歌》。

昌散步，遇之。彼乃傲慢对宓言：“闻吴先生尚未释疑。有同学数人，将来见吴先生，证明我非抄袭。……今后上课之日方长，下学期我仍要读我自己所喜读之书，且以其材料写入考卷，吴先生可勿再疑我也！”宓极为痛愤。以班中有如此之学生，时时作乱，精神甚苦。乃于今晨作函上外国语文系主任叶公超及樊教务长，请劝告该生下学期退选宓之《欧洲文学史》；否则宓不能上课云云。访叶未遇，此函遂暂留置。

下午1:30入城。访雪梅于杜宅，韩斌来见。宓以致滕固^①函交斌付邮，并作片介绍。雪梅病已痊。宓以日前致函健群事告雪梅。言，为远祸全身而已。雪梅谓彼人虚伪暴悍，必不作复。伊亦断无与彼人复合之理。宓以忧父占卜事告雪梅。雪梅命宓报时(酉)，为占六壬课，云“安吉”。雪梅询宓与心一之往史，宓为述说梗概。5:30偕出，至五华街小有天晚餐(\$1.10)。步归小西门，宓乃独回农校。微月苍茫。

晚，读《神曲》卒业。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晴。风。晨9—10赵仲邑陪张志岳呈贡，海晏镇。省立昆华女子中学。来谒，乃于10:00同行入城。宓独由北门入，访邵可偕于北门街78圣书公会寓宅。在其客厅中，翻阅Margaret Mitchell著之Gone

① 滕固(1901—1941)，字若渠，上海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留学日本，获东洋大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美专、南方大学、金陵大学，并从事文艺创作。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美术史，获博士学位。1933年起任国民政府参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美术部主任。1938年，任湖南沅陵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40年秋辞校长职。后任美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在重庆中央大学讲授古代艺术。1941年病逝于重庆。

With The Wind^① 小说。李世又译名曰《烟消云散》。一九三七年秋出版，风行一时。凡一千餘页，甚长。又翻阅林语堂著之 Importance of Living 一书。译名曰《人生之艺术》，亦风行一时，一九三八年出版，深合西人心理。

约近正午，偕邵可偕步至海棠春菜馆。宴邵及郑颖孙、容琬、苏兆兰、靳文翰、衣家瑛。叶公超未到。是日肴饌甚佳（\$8）。

席散后 3:00 偕邵至甘美医院。密探周珏良病于 46 室，久谈。以 \$40 付珏用。韩斌女士亦来探病，并送食物。

4:00 至东寺街花椒巷六号梅校长宅茶会。纳费五角。谒周诒春先生。周先生述贵阳清华中学情形，勸众捐款。密私念此中学实可不立，乃已捐得款项至 \$24000 之多。而密欲办《善生周刊》，则无人捐助经费。难矣哉！

6:00 至共和春酒馆，宴张志岳、赵仲邑。（\$2.60）。偕赵穿翠湖步归农校。见德锡留函，谓已接西安平安家信。但父仍无谕来，疑必凶矣。是晚，又接顾颉刚父丧计文及行述，亦为之心动。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风。晨 9—10 张起钧来，还密借款 \$20，清。

午饭后，接艺术学院校长滕固若渠，江苏宝山。复函，即如嘱代韩斌撰写请求转学收录肄业之呈文。滕并寄来油印。近诗多首，颇佳。宁来见。

1:30 入城，访雪梅，不遇。乃访韩斌于正阳巷三号寓宅，以呈文付之。斌述吴家镇纳妾旋弃事。3:00 至柿花巷北平图书馆见袁守和馆长，谓王文漪女士江苏江都。金陵一九三七年毕业，历史系。家居此间。任

① 玛格丽泰·密西尔著之《飘》。Margaret Mitchell 玛格丽泰·密西尔（1900—1949），美国女小说家。

外交部办事处职。未能聘用。宓遂步至圆通街西口路北。知味轩,食甜酒鸡蛋二碗。次访毛子水于螺翠山庄寓室。前清华女生马宝莲^①今改名葆炼。偕其弟妹来。5:40出。独步翠湖东,遇毛玉昆、改赴中山大学任教授。黄伟惠夫妇。

6:30至竹安巷五号宅,赴褚凤章及其夫人请宴。凡二席,坐宓于王文漪、徐芳^②二女士之间。二女士与主人皆善饮。宓亦饮至半醉。9:30散。宓乘人力车,行至大西门,警不许车过,乃付车资(0.20)而踏月步归农校。即寝。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朝报》,载登张大纲与王文漪四月二日在星加坡结婚启事,云“六年友爱”etc.。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晴。晨9-10叶公超来,陪往本系主任室,谈吴讷孙事,决暂置不究。

复胡徵重庆,春森路,雄庄,二楼。一月二十六日来航函。附致周光午函。又以手批之Vanity Fair一册,借徵读。均托郑颖孙带往交徵。

下午2-3宁来,在对室聆燕等开机奏音乐片。

3-5在工业学校新办公室联大迁此。开外文系会议。毕,陪公超入城。至一丘田10,访毛玉昆夫妇,未在。与施嘉炀夫人魏文贞坐叙。旋超请宓至平津美的食堂晚餐,进面与肉。遇陈福田等。徐锡良请众至大众电影院前会仙园餐馆,食枇杷冻糕。然后宓陪超游步正义路等处,遇郑华炽。9:00乘人力车回农校。

① 马葆炼,女,美国华侨。原名宝莲,英文名Pauline。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英语系1941年11月聘为专任讲师。

② 徐芳(1915—),女,江苏无锡人。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女诗人。

三月三十日 星期四

晴。是日下学期始业。晨8—9上《人文主义》^①课，讲英国十八世纪初年之文人(Wits)。其趋奉权贵，争名求利，互相排诋，正与中国唐代之文人同。即罗马之文人，以及今日中华民国之文人，亦不异，仅其资料文词不同而已。

9—10毛玉昆来。10—11王德锡来，出示十伯谕，知西安尚安。而父谕仍不至，忧未能释。

午饭时，黄钰生导梁宗岱来。乃与皮名举^②陪岱至龙翔街友谊馆便餐(\$1.5)。旋同入城，访闻一多、闻家驊兄弟于小西门内福寿巷三号寓宅，久谈。岱述其经行各省之所闻见，及其仗义行侠之事。岱对中国民族悲观，谓当局用人不公，误国甚大。拟撰《反求诸己》文若干篇，以畅言之云云。

4:00陪岱访林同济夫妇于青云街67寓宅。旋同岱、济至青云街169宅，访沈从文，适邀友茶叙，客有萧乾^③、冯至、钱锺书、顾宪良、傅雷等。众肆谈至7:00始散。宓归途，再至友谊晚餐，始回农校。

① 指《文学与人生》课。

② 皮名举，湖南长沙人。清华学校1928年毕业留美，耶鲁大学文学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42年离昆明，赴湖南大学任教。

③ 萧乾(1910—)，蒙族。燕京大学1935年毕业。先后主编天津、上海、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兼任旅行记者。1939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记者。1942年入剑桥大学为研究生。1944年毕业，任《大公报》驻英国特派员。1946年回国，负责上海《大公报》国际评论，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48年在香港编译《中国文摘》。1949年任《人民中国》编辑。1956年至1958年任《文艺报》副总编辑。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顾问，中央文史馆馆长。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晴。风。晨8—9上《欧洲文学史》课，劣生吴讷孙未到。

9—10邵可侶来，步谈。10—11陈刘笃来，为斌事。下午斌来。言，又已见嫌。宓劝其静待结果。

是日上午宓复滕固二十八日函，附寄宓诗数首。下午2—4复将滕固诗油印。细读，并加圈评。另函寄还固收。5—6水来。

晚，复K三月三日港函，十七日收到。并托购物。

四月一日 星期六

晴，甚暖。上午10—11上《欧史》课，劣生吴讷孙在座。

11—12在系中陪公超闲话。公超谈《金瓶梅》与《石头记》。

下午2—3靳文翰、衣家瑛来。

5:00入城，至圆通街知味轩食甜酒鸡蛋，二碗。6:00至青云街67园宅，见林同济夫人。6:30至该宅楼上柳无忌夫妇请宴。客为梁宗岱及其夫人陈英(沈樱)，女名梁思薇。并璧、超、锺书等。肴饌丰美。

9:00散，陪超、锺书散步翠湖月下。10:00步归农校。

四月二日 星期日

晴。风。晨，稟父。(是日下午1—2敌机又轰炸西安，弹落北大街南院门等处。)又开诸箱，整换衣物。

下午略寝。易夏日西装。3:00由北门入城，至北门街邵可侶宅，赴法文谈话会。遇朱经农夫人杨静珊女士，邵之女弟子。伊颇注意观察宓，因谈及彦。朱夫人谓曾读宓《诗集》，宓尽布其所作诗，可谓爽直。又云，宓前致伊夫函，伊夫以双方为难，故未作复。又云，彦现今甚幸福，宓可放心。按彦嫁老人，自不足言爱情。然彦亲敬熊公如

伯叔父执，熊公亦待彦厚，彦似已无憾矣。云云。会中北大诸男女生唱京戏。6:30 散。宓与毛玉昆、黄伟惠夫妇偕行过翠湖。宓独至平津美的食堂晚餐。

7—9 访雪梅。其次子继华病猩红热，已渐痊。雪梅述为父占六壬课，又测字，均云安吉。又卜牙牌神数，亦云前经患难，今稍受惊，以后永远平安云云。宓托雪梅补衣。雪梅自言，仍拟择寻爱人而嫁之云云。

9:00 踏月步归农校。

四月三日 星期一

晴。风。晨 8—9 上课。9—10 陈梦家来。陈慈介绍其同室女生汪志华在北京对拨 \$ 300 之款，即函芝润表妹知照。连前共有 \$ 968 在润、颐处，悉令汇交心一焉。是日先付汪 \$ 100，由慈手交。

是日上午 9—10，敌机又轰炸西安。明日报载死伤甚多。益为父忧。

是日午晚两餐均不足食，菜亦薄劣。乃于晚 7:00 步月入城，至圆通街知味轩食甜酒鸡蛋二碗(\$ 0.25)。次访子水。邀水陪访徐芳于玉龙堆四号宅，送书。敬适外出，未见。

9:00 步归农校。于城门遇德锡，云西安轰炸惨重。归后，赵仲邑来，呈赠宓诗。另录。又为代购上海出版之《宇宙风》二期，三月十六日。中有郑朝宗作《怀吴雨僧先生》一文。读之，翻增悲慨。

夜中，大风。

四月四日 星期二

阴。雨。大风。寒甚。晨 8—9 上《人文》课。读 Weber 哲学史

至晚，将寝，念父，甚悲。益觉父已遇难。中夜多梦，模糊混杂，不能省记。但觉父遇难已成事实。明晨，起，作《怀父》诗一律。另录。

是日上午11—12，读陈铨新撰剧本《黄鹤楼》。

四月五日 星期三

阴。微雨。风。寒如昨。

晨8—9上《欧史》课。9—10《翻译》，早退。10—11 陈梦家来。王瀛洲来。

《怀父》诗，录如下：

承教承欢如隔世，伤离伤乱到今时。
三旬未奉平安谕，《朝报》频传轰炸危。
求卜决疑来恶谶，积思成梦有哀辞。
浮生仅此微丝系，上帝威灵与父慈。

右诗格调，颇似黄晦闻师。其中情事，具见三月二十五日日记。

终夜大风，顶窗未关，风抵衾床，寒甚。中夜冻醒，披衣起，旋尽着内外衣，羊皮袍，外加大氅，危坐椅上，静待天明。

四月六日 星期四

今日仍阴，风，寒略减。8—9上《人文》课。述  及  诸义。又述君子、小人之分别，为君子重一，小人重多。故《论语》谓君子(一)泰(二)和(三)周；小人(一)骄(二)同(三)比。云云。而中庸之本义，厥为调和或折衷于一多之间。以上皆宓平昔之心得。而课堂中学生三四人皆未能了解服膺，听之藐藐，殊可惜也。

下午 1:30 以雪梅招，步入城，访之。继华病已愈。雪梅示韩斌致宓函，以艺专未准入学，甚悒悒。适韩斌来，宓乃劝慰之。3:00 偕雪梅至圆通街知味轩食甜酒鸡蛋。久谈。雪梅仍明言愿与宓结婚之意。宓答以永为兄妹最佳。且宓道心日坚，厌绝世事，决不再言婚姻恋爱矣。按宓聆雪梅属言，必欲嫁人。一切不计，但必其人为己负盛名之文学天才，以与健群赌气。而宓则劝以不必如此。盖为赌气而爱而嫁某人，是仍以健群为心中爱恨亦是爱。之对象，而以彼人为牺牲品也。是乌乎可？总之，宓近者道心日坚，故对己益能和平谦卑；而对人则处处更失望，只觉其言行中精神标准之过低。因之，一方愤慨，一方则视尘世生活如土芥矣。途中遇邵可侶。与雪梅穿行翠湖，乃别。宓步归农校，时已 5:00。途遇罗香林。

四月七日 星期五

阴。风，寒更减。上午 8—9 上《欧史》课。

下午 2:30 罗香林偕中大中山大学，现迁云南藏江县。职员陈君来访，谈图书馆迁移等事。知王越士略。现任广西融县东郭乡广东省立教育学院教授。聘黄叶未就，可以徐英澄字。荐任教授。又悉沧萍等亦将来滇。洗玉清^①则在港仍任岭南教授云云。旋陪罗香林及陈君入城。先至工业学校联大办事处新迁。访朱洪。次至靛花巷访陈寅

^① 洗玉清(1894—1965)，女，别署琅玕馆主，广东南海人。幼居澳门。后往香港从名儒陈荣衮习文史。1917 年入岭南大学，习文学与教育。毕业后任岭南附中文史教员。1927 年转任岭南大学国文系讲师，后升任教授，兼博物馆主任。嗣又考入大学院，研习考古学，三年毕业。1939 年随岭南大学迁香港。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又随校迁粤北曲江。抗战胜利后返广州，任岭南大学文科教授。1949 年任广东文献委员会委员。1950 年改任中山大学教授。

恪,以病辞,未见。宓乃独至知味轩食甜酒鸡蛋。由北门外大道步归农校,已5:00矣。

四月八日 星期六

半阴晴。风。上午9—10邵可偕来,在校园步谈。陪访叶公超,未遇。10—11上《欧史》课。11—12公超及郑之蕃来。

下午1:30空袭警报,乃呼同室赵淞雨秋。起,偕出。离校西行,至列树之河堤,与同楼居之华罗庚^①、陈省身^②等,共七人,避于村屋墙后。3:00后,敌机七八架,飞过宓等顶上之天空。宓等卧伏地上,至4:30解除警报,乃偕归农校。事后,悉敌机共来二十餘架。炸毁航空学校。毁屋库,损失材料器械甚巨。伤卫兵数人。或云,我机迎战不力,一架被击坠落,而敌机安然无恙归去云云。

晚,赵君等入城电慰其家人。宓8:00即寝。

四月九日 星期日

半阴晴。晨虹盈天,甚美。9—10德锡来。10:00偕行入城,

① 华罗庚(1910—1985),江苏金坛人。金坛县立中学初中毕业,自学数学。1931年经熊庆来推荐,至清华大学工作。从管理员、助教、讲师升任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第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

② 陈省身(1911—),浙江嘉兴人。南开大学数学系1930年毕业。1934年获清华大学硕士学位。1936年获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后去巴黎工作。1937年回国,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2年赴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研究。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12月赴美国,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60年转往加州柏克莱大学执教,1979年从该校退休。1982年任柏克莱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1961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

至玉龙堆。宓访徐芳于其寓宅，致慰。而张敬适往访雪梅。宓乃至雪梅寓宅，而敬已去。宓为雪梅之三子小华讲授英文。已而雪梅归。二子之旧同学罗某联大一年级生。来。时方正午，闻空袭警报。乃与罗生伴雪梅率继华、小华，并挈小箱及文稿二包。杂沓拥挤之兵民人众中，出小西门，沿马路，直西行。旋入田野，沿濠堤西北行，离城略远，乃即避立堤间之壕沟内。避立及奔走之人，络绎相望，牛马亦杂其中。时天阴欲雨，久久。

是日敌机未入滇省境。2:30 警报解除，宓等入城，返宅。宓旋偕雪梅至圆通街知味轩食鸡蛋，无甜酒，而价乃同。次访毛子水于其螺翠山庄宅，并游观其宅园中花木。仍与雪梅穿行翠湖。遇王宝锐，略谈，云云。宓独步归农校，时为 4:30。按宓以悲苦而轻视死生。又念父恐已遭危难，故虽遇警报，意殊坦适。而同人中则有极皇皇者。宓以劝人为善之心，不免齟齬，亦非宓初意也。

晨禀父，述近况。并以四月五日所作《怀父》诗写呈。即付航邮。安危祸福，恭听天命，可耳。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①

阴。微雨。晨 7—8 上《人文》课。是为本学年最后一课。11:00 廖增武来，约夕宴。

先是五月中，交通部航政司长何墨林君来此，面允，并作函致上海宁波路 47 号和昌洋行(Hochang & Co.)经理张贻志君幼福。以国币 \$ 500 面付心一；而由宓在此偿付何君。该函宓托钱学熙君带沪面交张君。顷得何君函，知该款已于六月九日交付心一收到。宓乃如嘱，于今日下午 4:00 亲至护国路邮政汇业储金局昆明分局，访经

^① 1939 年 4 月 10 日至 6 月 28 日日记，“文化大革命”中被抄没，未归还。

理蔡竞平君，私寓，翠湖东路九之一号。面付\$500，又汇费不足一元，托蔡君代汇交何君重庆。清偿。

4:30出，遇陈梦家、赵梦葵夫妇，伴其至火车站迎候其弟赵景伦。时甚寒，将雨。6:00 宓至万胜楼遇颀及廖增武，同至金碧路某楼寓所，邀林同焜。宓宴三人于松柏厅 Plaza Cafe(西餐\$8.60)。餐毕，同步至华山西路某巷方仁倬^①寓中，坐谈片刻。宓乃出小西门，步行回农校。

按宓1939年度应付心一之款，计由张君、何君拨付\$500，颀由津汇去\$300，润由北京汇去\$150，共已付\$950矣。

六月三十日 星期五

阴，微雨。晨7-8上《欧史》课，是为本学年最后一课。

晚7:00，赴王玉章君寓，木行街联芳巷三号。招宴西餐。于金碧路12号金碧餐社 Kunming Cafe。席散后，与周光倬及彤步谈。卒偕浦江清步归农校。食香蕉，不宜。

七月一日 星期六

半阴晴。上午11:00接张贻志上海六月二十三日航函，报告六月九日以\$500面付心一领去，无误。但(一)未向心一索取收据。(二)力劝宓与心一复合，谓心一贤淑，且侍宓父母以居者有年，教养诸女成长，云云。宓读之大为痛苦。卒于下午2-3作函复张贻志君，仍索补收据，且详释不能与心一复合情形。至下午4:00方拟入城赴钱锺书招宴于柏庐菜馆，而疟疾大作，身以寒颤，且喘。乃重衾

^① 方仁倬(1914—1979)，江西南昌人。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37年毕业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工作。1952年去美国。

卧。函招李慧可^①以金鸡纳药瓶来,并为宓调服。又饮姜汤。出汗。6:00 醒,略舒。而袁同礼来,命改英文稿。宓荐容珷,成。求袁君代作函辞今夕钱宴,该函误寄松柏厅,卒未达。

是晚未进食。

七月二日 星期日

晨起,倦甚,亦未早餐。以与张敬、徐芳有约,在其家中午饭。不得已,9:00 勉强步入城中。先访钱锺书于文化巷十一号寓所,谈次,乃知敬、芳改约必及滕固等,于今日正午,宴于金碧。宓病体实不能支,且不获与敬详切独谈,殊为怅惘。乃对锺书略述心一方面宓之冤苦。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锺书竟以此对众述说,以为谈柄! 10:30 偕锺书步至玉龙堆四号敬、芳寓宅,更偕敬、芳步至金碧。宓倦极。入席后,虽有饌甚丰,宓益不能支。食汤后,即辞归。顾宪良送至街口,为雇人力车(\$0.70),乘之归农校。途中略爽。抵校即覆衾卧。

夕 5:00 起,作长函致敬,述今昨之苦情及失望。此函卒未发。

晚,接田德望六月二十日自德国 T. W. Tien, Göttingen, Münchenhausenstr. 34, bei Meyer, Deutschland^② 来长函,盖与复电同时发者。详述拟十二月回国之理由。宓即函浙大梅、郭二君,并以田君来函附去。

七月三日 星期一

阴雨。接顾、润函,述拨款汇款事。宓乃函陈慈约汪志华、景

^① 李慧可(1918—),女,广东台山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9 年毕业。在台湾大学任英语教授多年,1984 年退休。

^② T. W. 田,德国,哥廷根,明希豪森街 34 号,迈耶家。

慧灵二女生来，商偿补拨款法币新币相差法币\$80，当新币\$100，即四五之比。亏折事。二生允函天津、北京偿补，无具体之结果。宓甚悔助人拨款，反自贻伊戚矣。

是晚滕固招宴于柏庐。昨已面辞，以病未能赴也。先是滕固读宓《石头记评赞》英文。等，颇致赞许。宓遂再函固，以钱学熙撰论宓生平与爱情一文英文。寄示之。适固于七月五日上午10-11来访，探病，包君偕。乃以写就之函面交固。旋接固七月六日晚复函，存。深致规慰，大有知己之感，甚喜。

七月四日 星期二

阴雨。夕6:20晚饭后归室，则敬适来访，探病。留片言，并赠上好永香斋饼干一包，云片糕若干，而冒雨去。甚矣，敬之纯厚可感也。即复一函。

七月五日 星期三

阴雨。上午10-11滕固来。又刘仙洲^①来，为田德望事，宓具告之。晚，又接田德望六月二十四日航函。疑前次复电未达，实则早达矣。又高秉湛来。

下午3:00由大西门入城。微雨。先至华山南路112号五华西餐馆订座。遇经理顾谦吉君。次至柿花巷北平图书馆访敬。又晤

① 刘仙洲(1890-1975)，河北完县人。香港大学机械系1918年毕业。曾任河北大学物理学教授；北洋大学校长；东北大学机械系教授，后兼系主任。1931年改任唐山工学院教授。1932年任清华大学新成立之机械工程系教授。1937年南下任长沙临时大学、梧州广西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考察。1947年返国，复任清华大学教授。1952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常务委员。

袁同礼，命改英文稿件。次至才盛巷2号，访彤，送行。偕出。

宓于6:00赴张志岳招宴于同仁街曲园饭馆。志岳特以热水瓶备甜酒，为宓所夙嗜者。客有敬与孔祥瑛^①及刘健等。席散后，同沿正义路步归。宓与健谈，然不喜其人矣。及宓已行近农校，乃遇岳伴孔祥瑛在黑暗中行。宓携有手电筒。抵校，已10:00矣。

七月六日 星期四

阴，雨。 上午11:00偕叶公超穿昆华师范步行入城。遇雪梅于小西门内邮局。12:00正午，至五华西餐馆。宓宴李慧可、高秉湛^②、陈慈、叶公超于此。（\$10）。

下午，雨不止。宓伴超行市中。3:00至北门街78圣书公会内院，洋房。访Norman France三日上午，到农校见访。宓力疾，偕超陪之参观农业研究所等机关之工作及设备。及William Empson。又晤邵可倡（J. Reclus）君。在雷夏E.C.Reicher卧室中寝息。

晚6:30冲雨踏泥，步行而往。宓宴以上三君，及超，于柏庐护国路，西南大旅社南之小巷内，名宝善街。酒馆（\$8）。Empson君携黄酒二瓶往，饮而尽之。席散，踏泥同步归。出大西门。宓最后始抵农校，已11:00矣。

七月八日 星期六

阴，雨。 是日上下午，均至外文系，助阅学年考试《第一年英文》卷。超邀同至城中午饭，公宴。辞未往。

^① 孔祥瑛（1915— ），女，山东滕县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9年毕业。曾任北京成志学校、清华大学附中校长。

^② 高秉湛，广东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9年毕业。

下午4:00入城，雨已止。在小西门内邮局，发二函，复爪哇陈寒光君。先是宓于1938九月二十八九日蒙自复函陈寒光后，于十一月十九日接陈君第六号信，十月八日发。时宓已来昆明。同时收到陈君汇来购书款\$50国币。此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接陈君第七号信。十月二十三日发。更于今年1939二月十日接陈君第八号信。一月十五日发。昨七月七日接陈君第九号信。六月十八日发。乃于昨晚总复，并将来函及诗，一一批注寄还。以过重，故分装二函寄去。

发函后，即访雪梅于杜宅。未在，旋归。谈至5:20，乃步行至护国路柏庐酒馆。邵可倡君宴黄淑懿女士之母及妹并妹夫孙承谔于此。妹夫何浩若及妻，未到。客尚有周炳琳、魏璧夫妇。宓受邵君之托，先到，布署，招待。所点菜肴颇为诸客称赏。席间，魏璧向宓言，在重庆见薇云云。谓薇抚其子小椿甚尽心，不愧贤母云。宓漫应之，宓近来所思所怀，只在彦而不在薇或其他女子也。

与邵君同步归。宓抵农校约10:30，同室赵淞君已鼾声大作矣。

七月九日 星期日

阴，微雨。上午仍至外文系，阅《第一年英文》试卷。正午，超邀同众助教，至城中云南服务社西餐公宴。3:00回抵农校。陈铨去后，农校教授食堂结束。是日晚饭为末次云。

七月十日 星期一

阴。上午7-9考《欧洲文学史》。除陪超周旋奔走外，终日及晚均在室中评阅考卷。

正午宁来，邀之至大西门内西南食堂午餐（\$1）。又访周琢良、郑侨^①于文化巷十一号寓所，约在其处每日用膳。日费五角。旋归。

七月十一日 星期二

晴。晨阅考卷完。同室赵淞君^②雨秋，四川阆中。移居邻室。而苏国桢^③君不恒来，宓遂独居农校东楼楼上63室矣。

10:30 张志岳、赵仲邑来。吴仲贤^③如约来，盖由欧洲甫回国。谈甚欢，乃以近作诗文各稿付吴君读，并偕步入城。正午，宴吴君于五华西餐馆（\$4）。毕，复至吴君所寓之文庙街大中旅社，久谈。吴君极赞成宓进行与彦结婚。谓彦之嫁熊公，不外与宓赌气，其咎在我。宓于1935一月接彦电应即赴沪。及1938二月在港，彦命仿梅寄语宓勿赴沪访晤，正是要宓前往。宓其时不径追随之至沪，实大失策。而自1938二月迄今，并未写信给彦，尤属失策，无可辩解。为今之计，宓宜径即赴沪。先在港制西服，自饰为美观年少。秘密到沪，出其不意，径即访彦。晤面后，旁无从者，即可拥抱，甚至殴打撕闹，利诱威逼，强彦即刻与宓结婚，同行来滇。出以

① 郑侨（1915—1970），字行夏，福建闽侯人。郑孝胥之孙。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肄业。曾任昆明天祥中学副校长，昆明第三中学教导主任。1955年肃清反革命运动中，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刑七年。1970年获释。1970年病逝于昆明。1987年平反。

② 苏国桢（1909—），福建永定人。清华大学化学系1931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回国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39年任副教授，1940年后任化学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1942年创办昆明酒精厂。现定居美国。

③ 吴仲贤（1911—），湖北汉川人。武昌华中大学1933年毕业。1934年至193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肄业。1937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动物遗传学研究所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剑桥大学研究二年。从1940年起，历任西北农学院农艺系统计学教授，西北大学生物系教授，西北师范学院博物系教授，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农学院畜牧系教授兼系主任。后任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教授。

坚决，必可成功。即至越礼入狱，亦于宓无损。前事可不必提说，惟有此法可成功满意云云。宓按仲贤之策甚善，然不合于宓之性情才力，恐宓不能实行。又按仲贤已断旧爱而得新欢，且以近年专习科学，人生观变为实际的与理智的。如此操述必可成功，而与宓之精神远矣。……

约近 6:00，其友余拯君归寓。仲贤邀访其妹于女青年会，福照街，五福巷。然后同至新雅晚饭，饮可兰酒。席间宓述《诗集》出版后所遭各方讥诋事。约 9:00 散，宓步归农校。追念前事，感痛甚深。兼以蚊患，夜中久不寐。……

七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晨，起，决仍用宓之方法进行。积久以诚，当亦可使彦从我。遂写短函致彦，言兹拟来沪访晤，请先约会期及地。此函托钱学熙君面交彦，并托熙探访彦之寓址及彦今确在何处。以航空函寄熙，上海，亚洲饭店，205 室。又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辅仁中学，沈制平转交。并将六月二十六日接到之毛仿梅自重庆重庆，杨柳街，世界红卍字会，总办事处。复宓航空函寄熙阅。盼熙能以函电复我也。

9-10 李世又来辞行，还宓在南岳所借 \$ 70，清。过顷，珏良来借款，乃以 \$ 50 借与之。

以本学年学生成绩报告，送交注册组。

11:00 赵仲邑偕张志岳来，赵君请宴于再春园饭馆。步行同往。宴毕，偕赵君沿正义路北行，遇吴仲贤等。

3:00 宓至北门街 78 号，仍在雷夏室中寝息，恢复精神。是晚，Norman France 与 William Empson 二君，合宴客二席。于昆明大旅社。宓于 5:00 偕 France 君先往，为布置肴饌。每席正菜 \$ 25，菜只八味，甚昂贵矣。并为排定座次。客中西各半，有中法合裔、久在此任教师

之老人 Piry^① 君，及美国总领事 Meyer^② 夫妇，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等。席散后，偕超步归。超在青云街某肆中，取所购盆碗等，手携车载。出大西门，运至昆华师范所居处。

宓独归农校，时已甚迟。宓被酒，不欲眠，乃再作函致彦。略谓决即到沪访晤，但因行途手续繁复，而宓大病初愈，甚恐到沪寻访不值，失望徒劳，故祈先约定时期地址，俾宓知彦今确在何处。奉到复电复函后，即行趋前云云。此函明日发出，航空直寄上海法界，爱麦虞限路，46 号，熊宅。

七月十三日 星期四

昨夜寝迟，仍为蚊扰。今晨将晓，入寐，甚酣。忽得美满快乐之梦。梦至一非中非西之海滨某地，投住于整洁之小旅馆中。闻彦亦居此，即投刺请见熊夫人。彦即接晤。彦容色丰皙，似比昔年更美丽年少。初见，谈叙，颇有责数之辞，继则一转为温柔亲密之爱。且若多年熟习，未尝相离者。宓一力引咎自责，但求今后永不分离，一切惟命。至是极为快适，遂与彦同寝处，同出入。旋至近处某城，见彦之亲友，及宓之知交，一一介绍。彼辈见吾二人如是亲洽，亦竭诚道贺。……梦醒后，犹觉快适。谨记此梦，以俟后日征验。

又七月十一晚归，曾以《石头记》占卦。卜与彦今后之关系，成败如何，得 55 回。凤姐私语平儿“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按本年五月与钱学熙君详谈。熙曾有“彦始终精神上属于宓。宓并未失却彦。彦与熊公徒有夫妇之名而已”之语。宓归后以《石头记》占卦，卜彦事之结果，得 57 回：

① 皮瑞。

② 迈耶。

“紫鹃笑道,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此语究当何解,亦俟异日事实指证。……

晨起办杂务。9-10女生张苏生^①来,柳翼谋先生之甥甥女也。必再三申言愿以资助其学膳费。伊言,现节俭足用,无需。乃以《欧洲文学史》课中之大纲授之抄读,而去。11:00宁来。偕至文化巷十一号珥良与郑侨处进午膳。自是,以为恒。饭颇简洁适口。

是日,晴。下午2:00偕宁至北门街78号,访雷夏。以高文泰托,为某生求请补考。必即在雷夏室中寝息。5:00欲雨,偕宁导雷夏至正义路北口华林号订购丧礼花圈(\$6)。方与女主人谈说,而褚凤章入,谓上次三月下旬。请必与女主人同宴于其宅,顾不相识耶?……

必偕宁6:00至护国路柏庐菜馆。必于此宴以下诸人:李世又、王曼明^②、张苏生以上女生。杨周翰^③、周正仪^④、郑侨、黄维^⑤、李赋宁、周珥良、王德锡(\$20)。饮可兰酒一瓶。谈笑甚欢。席散后,周正

① 张苏生(1919—1994),女,江苏扬州人,生于苏州。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后去香港,1948年回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0年转入商务印书馆,1989年退休。

② 王曼明(1916—),女,江苏苏州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40年毕业。后去美国。

③ 杨周翰(1915—1989),原籍江苏苏州,生于北京。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1939年毕业,留校任教。1946年留学英国,在牛津大学研习英国文学,历时三载。毕业后,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从事整理汉学书籍工作。1950年回国,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副教授。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

④ 周正仪(1914—1992),原籍湖北,生长在天津和北京。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1939年毕业。毕业后,在昆明昆华中学教书。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中央通讯社英文编辑部工作。1950年至1951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学院工作。后调至天津市山西中学教书。1957年整风反右中,被错定为极右分子,永远开除公职。1976年改正错划,回山西中学复职。1984年退休。1992年卒于天津。

⑤ 黄维,字怡山,河北沧州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肄业。1941年底应征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1942年6月15日在澜沧江中流牺牲。

仪、黄维持手电灯，送宓与王曼明、张苏生直抵农校。

夜中大雨。

七月十四日 星期五

晴。晨写信，办杂务。周煦良近自成都成都川西税务管理所，陈忠菴先生转。寄宓二航空函，托荐下年教职。宓连日分函航空。(一)浙江大学梅光迪、郭斌龢；(二)西北联合大学黎锦熙、余坤珊；(三)重庆大学卫七生诸君，极力推荐。并航函复告煦良。

10:00 起来，取去宓所赠汽油箱十个。11:00 宁来，偕赴珏良处午膳。

下午 2:00，偕宁同出。先至一丘田 12 号，访吴达元，以清华下年聘书交付，应聘书签章携回。盖暑中陈福田回檀香山，命宓代理清华外文系主任职务。宓遂不得不躬亲琐事，如分发全系教授、教员聘书，是其一耳。又昨函荐殷炎麟^①任呈贡昆华女中英文教员，亦其一事。余不悉记。宓自伤如《石头记》中，假设王熙凤歿，秋桐扶为贾琏正室，宓则如平儿，今且不得不服侍秋桐。宁非冤屈？……吴达元以桃饷客。次至黄河路 24 号路透社，访社长英人 Smith 君，荐宁任助理。以宁不能打字，未合录取。次至北门街 78 号，留聘书与雷夏。然后偕宁归珏良斋中休息，并晚膳。

晚归农校宿，甚倦矣。仍为蚊扰。夜中大雨。

七月十五日 星期六

晨，办杂务。11:00 晤叶公超，殊为郁愤。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

^① 殷炎麟(1911—)，浙江永嘉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5 年毕业。曾任中学教员，西南师范学院外文系、华东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

范楼上5室,与超及金岳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后,始许宓迁入。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30个,已付以10个,以供其家用,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论价值,近不相抵。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置其孝园寓宅,不我与。而用吴宓名,向事务部领来铺板床一副。又不自注意亲取。致该铺板床搬入昆华师范大门时,为住居该处楼下之金某截取以去。超向金久索不得,其索也又用宓名。于是超怒,告知事务部。于昨晚,派校警以武力逼金等二人迁离昆华师范。金系北平图书馆职员,借寓此中。而劫取铺板床以归。金以占床故,被逐,宓怒恨宓,以为宓逼之使去,其实皆超之所为。对宓既失信,又嫁祸,且图利焉。宓平日对超极厚。至于请宴,更不知若干次。超每于群众中,把臂附耳,外示与宓亲厚,宓完全在其掌握。而实则对宓既褒侮,又不利。如课程则强宓从彼,不许授《文学与人生》。又命宓与叶桎、杨西崑^①同为超治家具。于其迎妻子归抵昆明之日,烹茶热水以俟,俾一到可以喂小孩乳。今于此事,又如斯相待。可不谓“人之无良”耶?宓如李纨,超如王熙凤。宓如陈宫,超如曹操。昔1928黄华曾戒宓勿全信托此人。而陈仰贤初虽爱之,终亦必窥其真相矣。今后只有疏远而慎防之可耳!超强宓至其室中巡视。超约由稚吾至友谊午饭。宓辞之,而至珏良处午膳。

2:00回农校寝息。5:30复往珏良处晚膳。读《醒世因缘》,殊不喜之。而此与《金瓶梅》,皆超爱读之书也。亦可觐吾二人之差异矣。

晚作日记。熬剩馥蚊香,寝甚酣。中夜仍大雨。

^① 杨西崑(1912—),字宿佛,江苏奉贤(今属上海)人。北京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毕业归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及托管理事会副代表。1955年卸职后去台湾。曾任“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国际技术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等。

七月十六日 星期日

阴。 上午 9 - 11 黄维来取其所撰小说,因久谈。以维偏于宗教理想爱情一方,故宓甚爱其人,并指示宓《诗集》之内容。

11:00 德锡来。正午至珏良处午膳。

下午 2:00 偕宁归农校。宁读书,宓寝息,并作日记。6:00 小雨,偕宁至珏良处晚膳。毕,归农校。

夜,雨。

七月十七日 星期一

阴。 上午 9 - 12 在外文系访超,为黄维投考转学事,遂久留陪超治事见客。王曼明赴地坛图书馆办公,行泥路,被马踏,伤足,至于哭泣。宓颇怜之,而超曰:“我见女人哭泣,我愈心硬。”已而陈嘉 Dr. Karl Chen 自浙大到此就职,谒公超,谈功课书籍等事。

正午 12:00 偕嘉同入城。宓至珏良处午膳。下午偕宁归农校。略息。小雨。3:30 偕宁步行入城,至马市口洁新店洗熨西衣,每套熨费五角至八角。各店不等。忆宓 1921 年秋,与心一初婚,即以 \$5 在先施购电气熨斗,授心一。而心一冥顽,未能助我。此熨斗亦未获其用。今付店中熨费,合计不知值几多熨斗。而一生亦忽忽过矣。何胜悲叹!

时,小雨。5:00 至文明街大中旅社,见吴仲贤与其妹,约晤。即偕宁至同仁街曲园酒馆,赴德锡与宁请宴陕西同乡教授学生。肴饌极丰美,并加面食。惟席间张奚若独久谈(1)参政会(2)北大、清华之优劣短长,絮絮不厌其详,令人烦倦。

席间即已大雨,10:00 席散,雨仍不减。德锡左手张伞,右手扶掖宓而行。途滑,几乎倾跌者屡。宓甚疲苦,乃宿于玉龙堆四号由宅

楼下德锡室中。德锡为安置妥适敏捷，又备水使宓洗脚。宓甚感舒服。宓与德锡同床。室中又有德锡之友吴君，少年。述昆明有流寓之寡妇，年二十二岁，甚美。有资产二十六万金。其亲友为介绍与吴兄为婚，而吴兄怒却之，以为侮辱！宓闻之深切悲叹，以吴兄为愚。苟宓非永久专情于彦者，必将往而求之矣！

夜中仍大雨。

七月十八日 星期二

晨，晴。5:00起，由道、李一平今晨回乡姚安。去。昨夜，婢逃。晨觉，挞他婢。宓乃告别二君，匆匆步行出城。回农校，盥洗。

10:00黄维来。11:00陈嘉来。宓约嘉宴于五华，而超闻之，欲往。又遇毛玉昆、黄伟惠夫妇于楼下，遂同步入城。惟黄乘车先去。途中超主张，由超与宓二人合宴馀三人于卡尔登西餐馆。华山西路四号，超先往布置。宓伴嘉携其杂物，送至翠湖南路21寓宅。是日西餐确甚丰富（每主\$6.40）。席散后，小雨。宓陪超至国货公司。

3:00宓独至大中旅社访吴仲贤，谈彦事。贤亦以宓主张为然。后又谈诗之技术。5:20别。宓归珏良处晚膳。盖劳倦甚矣。途遇Empson，托代语超，不能赴超东月楼之宴。

宓晚膳后，即步归农校。早寝。已而大雨，雷电交作，宓幸早归也。

七月十九日 星期三

阴，小雨。昨晚接到周光午聚奎中学校长。寄来航空挂号。卢冀野1937所撰《恼毛女峰曲》。光午为作笺注，并油印而广为流布。曲中以宓登场，自鸣悲哀。曲中词句多取诸《吴宓诗集》。然曲中之

意，主于责彦负心，斥为“狠毒妇人”，而对心一颇致怀念。又自悔其离婚恋爱之事，均与宓之情意正相反背。致宓读之大为痛愤，郁苦累日。夫彦处境多艰，重重束缚。而宓数年来亦力自隐忍，未便作文登报自白。吾友吾敌，乘机大肆攻诋侮蔑，无所不用其极。彼光午者，身为聚奎校长，负刊椎销《白屋遗书》之责，乃不尽力于其事，只以中伤宓为心一泄愤，不亦值欤？宓四月以来，以冷生明等冷住昆华中学南院。欲购《白屋遗书》，屡函光午，竟不寄书来，亦不复信。兹乃特寄此曲，以辱我气我！按宓生平待人太厚，而负我者多，光午其一也。卢冀野擅活动，多成功，未能体认人生爱情之真味。其所作诗文，多浮表语，固不足责。而光午之到处推波助澜，兴风作浪，尤可恨也！

9—10 作函致卢冀野、周光午（该函寄陈铨转交），表明宓之态度，责数二人之错误，属其勿再以该曲印发示人。

10:00 至外文系晤超。助教诸君，方忙于收束各物，于今日下午迁往昆华中学南院新办公室。农校今仅馀女生，及宓等教授六七八人。馀皆已迁去矣。

小雨。正午至珏良处午膳。下午偕宁来农校室中。宁钞课本。宓为袁守和改北平图书馆 1935—1936 年英文《报告》。

夕，又至珏良处晚膳。归途遇冯友兰于城门，立谈研究院事。雨。

晚，细读滕固诗，深赏之。夜中，雨。

七月二十日 星期四

阴。时时雨。作函复朱自清，公事也。10:00 出。至工校领取薪金。宓存款不及 \$ 100，财困甚矣。

11:00 至柿花巷北平图书馆访袁守和，送稿。12:00 偕出，乘人

力车,至金碧西餐馆,赴守和请宴。客为刘大钧^①、章元善^②等。

下午晴。2:30 偕守和乘人力车再至北平图书馆。守和为指定楼下寝室金、赵二馆员之床铺,俾宓寢息。乃金某旋锁其室门,参阅七月十五日之日记。竟未能寝,以是甚倦。坐客厅中,校改北平图书馆1936—1937年英文《报告》。至4:45毕。厅中阴凉,宓觉寒冷,且颤,疟疾将发。乃服热汤,别守和出。守和将赴上海。通信处:上海江西路九江路花旗银行大楼404中基会(China Foundation)收转。

宓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行经正义路,看过往行人,不乏相识妇女。旋遇尹任先,立谈片刻。又劝宓与心一复合。宓温语拒却之,然中心实甚悲愤。时宓疲苦甚,以有约,勉待。更往返行华山南路,浴日取暖,病体乃暂舒。遇韩斌、张敬女士等,寒暄片时。予之踽踽凉凉,殊可悲也。

宓所约之五华(May flower)西餐馆,适闭歇。乃留柬于门,而自坐其邻之绣花铺中候客。倦极。约近6:30膝固如约来。乃至华山(Hazelwood)西餐馆用膳(\$5.35),宓所邀约也。固劝宓饮热柠檬茶一巨杯,略爽。是晚,宓不能进食。仅食面包及番薯少许,饮红茶数杯。然与膝固畅谈至10:00顷,极欢快。先由固述其诗之本事:(1)

① 刘大钧(1891—1962),字季陶,江苏丹徒人。京师大学堂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学士,习经济与统计。1916年归国,曾任清华学校教授,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调查主任,汉冶萍总公司会计主任,国民政府主计处主计官兼统计局局长、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41年兼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任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中国代表。1947年任关税及贸易协定起草委员,又任经济部驻美使馆商务参事。1953年退休。1962年病逝于纽约。

② 章元善(1892—1987),字彦训,江苏吴县人。清华学校1911年考选留美,康奈尔大学学士,习化学。1915年回国。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华北华洋义赈会总干事,燕京大学社会学讲师,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经济部商业司司长,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常委。1945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参事,民建中央常委,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32春，留学于 Florence 者三月。由其柏林之德国女学生介于伊姊，亦在 F 城学美术者。姊邻居有另一德国南部鄱潭湖^① Bodensee 来之女留学生，乃钟情于固。固识英国领事曾居天津。夫妇，周旋其家人间，每与其侄女偕，而德女妒之，再四邀固游其故乡，并伪言英女亦来。是年九月，固已得学位，由柏林取道回中国。乃至鄱潭湖，住三星期，备承女之父母殷渥款待。女极欲嫁固，固谢却之。回中国后不久，音书亦与断绝。盖固早已有室矣。(2)1937岁末，固在长沙友座中，识某女士，疑王姓。湘人，年二十六，已离婚。一见对固倾心。此后踪迹，如固五古诗所述，固到沅陵，长艺专校。女士继至。旋在乾城省府所在。任小职。女士极欲与固结婚或同居。固恐有妨职业名誉，且虑不得以欢乐终，乃毅然拒绝之。今已不甚通问矣。……于是畅论人生及诗文艺术，喜所见之多合。……末后宓乃简述宓结婚离婚之往史，及 1928 以来爱彦之经过，失彦之痛苦，及今后再追求彦之决心。……时已甚迟，乃出。宓至五华巷如厕，小解。然后，固于细雨中，伴宓行正义路、华山南路者久之。固言：(1)今宓以具有宗教性之真情热爱，再追求彦而与彦结婚，固甚佳事，然必须不以成败得失为意，但尽吾之力。始可。盖以人事复杂，而结果之苦乐祸福每不如人之所预期也。(2)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今首宜调查固自愿试就查良钊处探问。彦婚后情形，现时生活状况，尤须审知彦结婚时与熊宅有何种契约，今仍受何种束缚，而当设法为彦一一解除其束缚。且使彦之归宓，名正言顺。不受世俗社会之诋诮。例如云：“彦昔嫁熊公，为助成其慈幼事业，今熊公久逝，事业已完成，或无法续办，或宓可为助”云云。(3)进行办法须慎择，固今后愿恒为宓参酌筹计。宓此时不必赴沪，可先与彦通信，徐探知彦之生活、心情实况。但须妥定通信之

① 今译博登湖，位于欧洲中部，在瑞士、奥地利和德国之间。

法，使每信得入彀手而不至为人窥见或劫取，始为善法云云。……时，雨渐大，乃别。

宓行至武成路中段，雇乘人力车(0.50)回农校。入 63 室，见小鼠坠入面盆。乃以纸版覆之，以几压之。并请杨业治、浦江清二君来助，倾盆水与鼠入洋铁方桶中，增水，仍以几压覆，置空屋中。中夜大雨。明晨启视，鼠已死水中矣。于是鼠患遂绝。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阴，小雨。上午，徘徊室中，无所事事，心殊未宁。欲再函彦叙详情，卒未果。以宓平生之敏密，值兹迁校舍之期，应早迁往昆华师范，先人而行，便利滋多。乃以依赖超之故，久不能迁。盖超非俟自己迁出该室，不许宓迁入也。连日阴雨，宓每日午晚赴城中用膳，须由农校往。既远且劳，行泥湿之马路，又行一长段石铺路，崎岖不平，马牛粪及污泥覆掩之，至不适于行。宓又患足趾痛，此皆超所赐也！

是日 11:00 即往珏良处用膳。毕，偕宁来农校。宓寝息。3:00 德锡来。又雷夏来，邀宓至文林街一号黄钰生寓中，观雷夏所租厢房三间。拟与宓同居共租。宓卒谢却之。

3:30 遇噶邦福 J. J. Gapanovich，遂至其寓宅外交部对门，小坐。见其夫人及女 Verta(Bema)，进茶点。夫人谈生活昂贵及家中布置。又教 Verta 弹风琴。夫人谓宓有病相，宜就医注射，并多食滋养品。5:30 至珏良处晚餐。

晚早寝。夜中大雨。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半阴晴。上午复冷生明函。接滕固函，寄示其《艺术的传统》一文，即复长函，并寄去 1938 春诗二纸。

12:00 正午,至珏良处午饭。下午,雨。即于 2-5 至昆华师范郑之蕃君室中。蒙招待寢息,并赐读吴梅村诗。

夕雨,旋止。在珏良处晚饭后,宁送宓至农校附近。晚早寝。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晴。上午补作日记。10:00 率校役姜光祖至昆华师范,欲就室中安床支帐,而超未肯腾挪。不得已,暂安床于沈有鼎室中。得悉昆华师范住室,已由诸同人托郑之蕃君另为排布一过。第五室(No. 44)中,住吴宓、赵淞、王竹溪^①三人,均不吸烟。宓闻之甚喜,即至珏良处午膳。

下午偕宁来农校。作《欧洲文学史》转学考题。4:00 雨,偕宁至昆华师范。宓以考题交付超收,即至珏良处晚饭。珏良之姨表兄左贞珏字瞻双。由津至。德锡自今日始,亦饭于珏良处。

归农校。8:00 即寝。夜中,雨。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上午恍惚不欲有所为。10:00 陈嘉来,谈其撰述小说之经过。11:00 接钱学熙自上海复电昨日发。云:“伊^② 六月二十八日赴港,或转桂,两月内不归。闻人所云。熙。”宓大感动。仍与嘉续谈。12:00 偕入城。宓至珏良处午膳,以 \$ 50 付珏良,两次共借与

① 王竹溪(1911—1983),湖北公安人。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3 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 1935 年毕业。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1938 年回国,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1946 年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后兼系主任。1952 年 10 月起,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62 年至 1966 年,1978 年 7 月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② 指毛彦文。

\$ 100 云。

下午 1:30 偕宁回农校室中。宓据熙电，深悔不早发动，坐失时机，致彦已来港桂一月而我不知！但今尚有一月之勾留。宓必当乘此设法与彦在西南一晤，畅叙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由此晤会密谈中，直接探悉彦之生活情况及束缚等，而共决定未来行事之方针及计划。宓方病，且财困，得免赴沪赴港，亦宓之幸。遂作函致彦，略谓“方拟到沪访君，倾始知已来西南。至祈于香港、海防、河内等地，约期一晤，细谈种种。至盼函电复允”云云。此致彦函，共写两份，各另附函。（一）寄重庆毛仿梅君。（二）寄香港高棣华女士。皆航邮寄去。托其加封航邮转寄彦收，谅可达到也。二函作成，心甚兴奋。惟恐此举失败，不获晤彦。乃以《石头记》卜之。得 72 回。司棋闻潘又安去，自思“纵然……真男人没情意，先就走了！”一句。殊未能解。……

4:00 至工校联大办事处赴清华研究院第一次会议，议决招考研究生所考科目等。6:10 至珥良处晚饭。

晚归农校即雨，徘徊室中久之。9:00 寝。夜中雨。

将晓，醒而复寐。梦彦。详记其情形。至晨，乃尽忘矣。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旋阴，又晴。昨晚接费巩福熊。自上海来电云：“燕人仍恳即发航信进行。至感。”作函，致清华 1939 毕业成绩审查委员会，请以王瀛洲之《第三年英文》替代《英国浪漫诗人》。从宋自清昨所教也。

10:00 黄维来，偕出。宓至工校注册部查卷。遇吴宗济^①。旋至

^① 吴宗济(1909—)，字稚川，浙江吴兴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 1934 年毕业。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珏良处见顾宪良，得滕固复宓昨函。又留交宓送陈省身君、郑之蕃女士宁婚礼（\$4）。11:00 至华山南路洁新取衣。所熨衣一套，竟毁去三钮，可叹。

正午 12:00 宴滕固于华山西餐馆（\$3.80）。以熙电示固，商谈与彦晤会事。固谓如此办法甚好，此时只宜静待结果。又谓非有重大理由，嗣后每一办法不宜轻改云云。下午 1:00 散。宓直步归农校。途中决以“收敛、自主、专一、宁静”为今后宓自治之规训。

下午晴，回农校。作日记。整物。殷炎麟来。^①

4:00 赴清华研究所会议。6:00 至珏良处晚饭。宁送宓回农校。

晚雨。作函致彦：（一）详一港 K 寄；（二）略一渝仿梅寄。明午投邮（航空）。内详列在各地会晤之地址（旅馆——晚饭时，珏云云）及办法。深夜始寝。函为 No.3,4。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阴。早起。整书。又整衣物。9:00 德锡来。11:00 偕德锡以二挑夫（校）运书箱三至珏良处存放。午饭。

下午寝息。整理函札。宁写信。

夕雨。珏良处晚饭。晚，续整函札。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阴。早起，整函札。又整衣物。10:00 德锡来，助宓整理。11:30 偕德锡送物至昆华师范。大都会午饭，宁作东。

下午整理各件，安置床桌。珏良处晚饭。

^① 此处下至 1939 年 9 月 30 日日记，系钢笔草于小张纸片之日记草稿，未经作者整编誊抄者

与超同室，寝前读词。夜雨。谈词。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阴晴。新居之感。10:00 公超起，见包等。必至农校焚件。珏良处午饭。

2—4 寝息。4:00 疟发病。超助覆鸭绒被。寝。

8:00 黄维来，寻房。久谈。超中夜醉归。大雨久，湿。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是日上午，超搬去，王竹溪搬入。珏良处午饭。

下午，设帐。珏处晚饭。夜雨。

晚函彦 No. 5，航寄港请 K 转交。(1)不以一谈了事。如昔。(2)知彦情形。束缚。(3)决定方针 1、2、3。

七月三十日 星期日

阴。8:00 至珏良处。必请珏等四人大都会食包子(\$3)。出，遇袁、凤。邮局送信。洁新取衣。归昆华师范。叶宅周正仪等请午饭(自作)，食太多。

3—4 感冷，散步。4:00 寒甚，寻得赋宇，命往制姜汤。寝息(服 Quinine)，寒止(曾開箱，取外套等)。大汗。

晚 7:00 德锡送姜汤来。必详述拟访彦情事，锡允函桂林探之。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一

阴。雨。10:00 偕王竹溪入校。必留函上梅校长(预支八、九、十月薪)。文书组请函介绍办护照，并发证明书，久候。遇公超。11:00 至珏良处午饭。

下午 2—5 为守和改 Annual Report 1937—1938。

珏良处晚饭。夜中大雨。

八月一日 星期二

阴。 7:30 借溪出。访雪梅，不遇（路泥）。大都会食包子（\$0.35）。9:00 至北平图书馆访守和，送稿。并托到港探询彦址。约 10:00 至外交部。放假。乃以守和顷致处长王占祺函（宓护照事）留交。次访谷凡，悉已调任海防，甚喜（21 Rue Jules Ferry^①）。次访子水，久谈。其乡友月前曾传，彦将来昆明。子水允函其桂林乡友，探彦址。

12:00 珏良处午饭。饮姜汤。

下午 2—4 复其峻津函。又函毛仿梅转致彦函（No. 6），备列各地接晤之办法，并述宓预备行事之最近情形。即航空寄重庆。

4—5 仲贤来，辟其 Cynicism。觉不舒，乃服 Quinine 一枚。

夕晴。

八月二日 星期三

晴。 8:00 访雪梅，知己专情于马曜。10:00 大众前食甜酒（0.25）。次至外交部交办护照，纳费 \$9。收据存。命下星期二三来问。11:00 至昆华南院就郑医生诊。命服 Quinine——午始服；Plasmoquine^②（自购，\$8）——晚始服。又验血。又行防霍乱、伤寒注射初次（为外出）。

① 米勒·费里街 21 号。

② 扑疟啞啞。

12:00 珏良处午饭。下午2—5 寝息。李劭来,荐。

晚6:00 珏良处晚饭。晚起钩再来,还\$30,清。

8:00 寝。夜眠甚酣。

八月三日 星期四

晴。爽。 7:40 友谊食麦片(0.40)。归,作日记稿。9:00 邵可倡、黄淑懿来,访 Empson 于超宅,坐议结婚办法。11:00 偕至工校访李瑞年。接毛仿梅七月三十一日航空函,知彦在渝。彦将宓 No.4 函,未拆阅,退还。仿梅函谓彦“心绪不宁,事务又繁,更不愿再与故人往还”云云。为之怆然。以懿比彦,知彦根本不爱我,故今昔同多艰难耳!又接郭斌龢函,殊不满于浙大,尤其迪^①。幸宓之未往也。……次接祥弟函。

次偕访熊庆来校长及张秘书,商借云南大学客厅,允。12:00 外交部见马君,为黄淑懿办护照。1:00 宓宴邵、懿于卡尔登(\$6.6)。遇雪梅及客。次伴邵、懿购请片 etc.。《朝报》馆访胡锡年^②,介绍印束。伴懿至孙宅,宓归。大雨,立檐下。雨止,步归昆华师范,已3:00 矣,乃卧息。

5:30 至珏良处晚饭。晚,续作日记稿。

是日服药如式。症未发。9:00 寝,久不寐。

八月四日 星期五

晴。 8:30 友谊早餐,麦片,(0.40)。公超来。孙承谔带来邵

① 指梅光迪。

② 胡锡年(1914—),浙江海盐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8年毕业,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可倡君函，并请客柬封，乃请叶桧、王殷^①书写。宓排整。11:00 命校役姜光祖走送，代付一元。11:00 接 K 电云云……即复 K 英文函谢之。

12:00 珏良处午饭。

下午，阴，欲雨。2:20 出。由华山西路乘车(0.40)至梅校长宅。3:30 开会，直至 8:30 完。进茶点。倦甚。愤甚。舞文弄法，妄逞意气，尤以侗^②等之横暴可厌。外文系周、许、李^③三生体育不全，不能毕业。限八月底补足。9:00 偕浦等簇云楼晚餐。乘车归(0.40)。

是日服药如式，症未发。

八月五日 星期六

阴。7:30 友谊早餐。上午小雨，作函 No.7 复仿梅，寄万县航邮。实即致彦也。略谓(一)彦“心绪不宁”宜自静思其原因，而求根本救治之法；(二)彦“事务又繁”，宜推卸其不重要者；(三)“更不愿再与故人往还”——今宓不敢希望时常往还，只求见面叙谈一次，至恳惠允。……次述宓预备行事，各件已一一办妥云云。

10:00 至工校，领取预支清华八、九、十月薪 \$ 836，暂存入银行。至注册部作函留致朱荫章转潘光旦，为毕业受阻学生事。11:00 至

① 王殷(1913—1996)，字殷若，河南郾城人。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8 年毕业。曾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助教，西南联大附中、云南大学附中教员，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副教授、教授。

② 指李维侗。

③ 指周正仪、许国璋、李世义。

昆中南院,见姜桂依^①,祈转告李世义云云。次就郑医诊病,命续服 Quinine 及 Plasmoquine,并给补剂。

正午压良处午饭。

下午 1:30 吴仲贤来。宓倦甚。旋寝息,3:30 醒。即整备外出,乘人力车(微雨)直至梅宅(0.50),五时到。即与李瑞年君排定五桌之座次。6:00 后,邵可伢、黄淑懿婚礼。熊庆来君证婚。宓与朱经农夫人杨静珊为介绍人。礼毕,宴。宓坐中间新郎新娘之一桌,饮白、红法国葡萄酒极多。朱经农夫人频与宓戏谑,谓希望宓亦出众不意,宣布在此举行婚礼云云(席散后,宓故意询朱夫人“彦已否在重庆?”伊答:“在上海。”疑其有意误指引。)。宓是日甚欢畅,饮食甚多。张邦豫强敬酒,刺(杯碎)李书华唇外出血,血流甚多。

9:00 散,偕公超步归。

八月六日 星期日

阴。上午在公超处早饭、午饭。超明晨行,有诸多琐事,公私。托宓办理,而客来者多。

下午 1:30,甫归宓室,警报至,乃由德锡伴送至农校外。西南之汽车将开,德锡扶宓上一汽车,有学生(素不识)吴世法(法律系,二年)丁福生(中文系,二年)自上掖之,宓始得登,而德锡不及登矣。汽车络绎,行七八公里而止。吴、丁二生掖宓下车,并偕另一某生,四人同走入乡村树林之旁。久待,未见敌机来,卒乃乘另一汽车归。途中

^① 姜桂依(1914—),女,江苏丹阳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8 年毕业,留校任教。1942 年出国,时欧战方酣,先到印度,1945 年去英国伦敦。曾在伦敦贝德福学院选修英国戏剧方面课程,并在 BBC 电台担任翻译及广播工作。1949 年底回国,先后在国际新闻局、新华通讯社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从事英语广播的播音、编译、改稿、定稿工作,后任英语部业务指导。

雨，遇陈慈、杨周翰。宓等被慈登车，姜仆亦登此车。警报解除后，直载宓等至小西门。旋绕道步归，已 5:20 矣。倦甚。

6:00 珏良处晚饭。早寝。

八月七日 星期一

晴。 8:00 友谊早餐。10:00 作函，辞监考员职务。事务部访李瑞年，托购信封(邵)。

赴昆中南院，就女护士行二次预防注射。拆阅余坤珊致超函，取回宓七月二十四日致余坤珊、黎锦熙函。

珏良处午饭。下午寢息。甚不舒，又臂以注射痛。殷炎麟来。

夕，珏良处晚饭。既寝，8:30 德锡来，示桂林复函。知彦现在广西三江县香山慈幼院，视察院务，未到桂林。是日下午及夕，多思彦事，寝未安。

夜雨。

八月八日 星期二

晴。 8:00 友谊早餐。李瑞年送信封来(邵可偈婚帖用)。8—10 作函 No. 8 致彦，仍请求一晤。举三理由：(1)宓郁结之情感须宣泄。(2)如彦决与宓绝，则“亲口晓谕”之后，宓当默息，不再湊扰。如彦忐忑未决，更应与宓详商共计。(3)宓今病且弱，赴港、沪实不易——故务祈在西南会晤云云。另代邵可偈作函致彦，述熊鼎捐款报中误登熊芷捐事，解释，并请教。并附邵君婚帖，一同封入。航邮直寄三江县慈幼院彦收。10:30 访珏良，托代写信封，作为邵寄(由珏转)，然后投邮。即在珏良处午饭。倦极。

下午寢息。夕殷炎麟来，托电荐浙大任教职。

珏良处晚饭。偕珏同访 Pollard 及 Empson 于孝园。偕 Pollard 来

密室，以清华聘书付之。必遵郑医命自八月二日起，至今午晚止，共服 Quinine 18 粒。又服 Plasmoquinine 二盒（值 \$ 16），计 1/6 gr. 者共三十粒。连日倦极，早寝。

接心一七月十八日函，知北平共汇去 \$ 940。本年应付款 \$ 1440 已全收清矣云云。

夜中雷雨。

八月九日 星期三

半阴晴。晨 8:00 友谊早餐。整理邵黄婚帖寄出单，交叶桢、王殷写寄。陈嘉来，偕嘉至昆中南院。宓就郑医诊病，给以开胃剂，L. Sodamint^①。11:00 访珏良送信。

正午偕珏至 Carleton（卡尔登）午餐。宓食全份，共 4.50。宓带款不足，由珏付账。微雨。伴珏购药，同步归，已 3:00 矣。而贺麟来，谈在渝一年情形，及《善生》难以举办。慨然知用世救世之无望矣！4:10 卧息。接 K 函，知八月中结婚。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不日将来此矣！

夕作日记。晚，食面包，以为晚餐。服 Quinine 之影响已去，身体略舒。

晚 8-9 张志岳来，决赴浙大就职云。

八月十日 星期四

阴。小雨。8:00 友谊早餐。8-9 校对王殷、赵瑞霖所写缮之邵黄婚帖，约九十封，即亲投邮筒。

① 苏打明。

朱木祥来。周正仪来。颜锡嘏^①来。

9:30 赴校中,取款。访珏良,以 \$ 50 贷与之。次访德锡于由宅,未遇。以雨甚,乃归本室。奉父谕,及王十伯谕,即作稟复。未完,倦甚。1—3 寢息。德锡来,示十伯谕。

3:15 出,至外交部,取得过境护照(单程)。乃至卡尔登便餐(0.70)。洁新取衣。归途晴。遇容琬、张婉英。

5—7 寢息。7:00 友谊晚餐。遇赵世宛、世燕姊妹,请写纪念册。晚归,即为写就。8—9 黄维来。

夜中雨。

八月十一日 星期五

阴。8:00 友谊早餐。8—9 作函 No. 9 致彦。幼之以情。引晏殊词,仍求返港之前,一会晤。9—10 张志岳来,乃命代书信封,托为毛子水寄。而以航函寄广西三江县慈幼院彦收。张婉英来,带来慈柬,为拨款事。10:00 入工校送函件。次入城,送信。至昆中南院,见郑医诊病。领取补药 Iod. Amom 二瓶。医命多食,以复体力。

至珏良处。正午,晴。偕珏良、郑侨至富春街北口洞天饭店午餐。侨点菜,珏付账(2.80)。归途 1:30 在钱局街,遇雪梅,邀至其寓宅。以《飘零集》卷轴强命必携归书写。归后 3—5 寢息。5—6 作函 No. 10 致彦。假定彦不见宓而径返港,仍恳来电约宓即赴港一会晤。另作函复 K,贺婚,以航邮寄 K 港。致彦函即托 K 留存面交彦云。宓对彦十道军书,八面埋伏,彦必收阅宓函,在势当不能不复。且静

^① 颜锡嘏(1915—1990),原籍江苏苏州,生于河南开封。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 1939 年毕业。曾在中学及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任教。1946 年复员回北京大学任教。1952 年院系调整到山西大学任教。后调回北京,在外贸系统专科学校任教。

待结果可耳!

6:00 至珏良处,偕珏至福照街口平津美的食堂晚餐。珏付账(1.60)。次陪珏至光华街购物,归。8:00 至昆师校门外。珏行泥路,退,滑倒于泥中,索然而归。

晚,浦江涛来。

八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7—8 稟复王十伯,并写完上父稟。航邮寄去。

8:00 友谊早餐。9:00 至云南大学楼上,参加评阅统一招生英文卷。到者柳无忌等,本系凡14人。宓分得(I)题,系英译汉 Bismarck 轶事。自9:30起,工作至11:30,宓已倦极。盖日来仍患心口痛(饱食则止,过顷又痛)也。

正午,用公膳。毕,偕姜桂依等至青云街167号柳无忌宅中小坐。柳夫人以桃饷客。1:30 仍回云南大学续阅卷。宓是日共阅约150本。至3:15,以倦极,乃先归昆师本室。卧息。

夕,小雨。5:30 德锡米,邀至友谊,共珏良三人晚餐(珏良付,共\$1.65)。归后即寝。夜雨。

八月十三日 星期日

阴。晨8:00 友谊早餐。9:00 至云南大学。9:30起,续阅英文卷。宓是日上午共阅100本。正午公膳如昨。饭后与秦瓚等闲谈。1:30 续阅。至2:00而(I)题已完。乃与姜桂依、叶怪等冒雨步归。

宓抵本室,2—4即寝息。心口仍痛。5:30 至珏良处,偕珏友谊共餐(珏良付\$1.55)。宓食麦片及包子。饭毕归室。电灯毁灭,即寝。夜雨。

八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晨，以邵、黄婚柬等，及账，整理送交孙承谦。8:00 友谊早餐。9:30 至昆中南院校医室，就某女上行三次预防注射。步归。与郑之蕃谈，食月饼。

正午，至珏良寓中午饭（女仆患疟已愈）。1—2 開箱，为珏良取 Classical Literature 书。小雨。归本室，途甚泥泞。尤以大门外街中积青泥，与大门内操场软土泥水，为甚。

2—4 寢息。大雨。仍患心口痛，且倦甚。自觉吾身甚衰，未知能度过 1939 年否？于是万念俱灰，更思彦必且安于其贵妇之生活，且诚心为熊公事业之继承者，乐任斯役。而对宓则极端冷漠，终必不复一信。至拙身归港、沪后，乃使宓知其已逸去。……信如斯也，则宓将不宜远赴港、沪访彦。况以宓之身病而财困乎！呜呼，使彦能飞到昆明看宓，宓病可立脱体，而精神更生。然此何可望之于彦！宓多情，终自苦耳。今犹昔也！

4—5 衣家瑛来，阻其入研究院。6:00 赴珏良寓中晚饭，行经大门内操场，值诸兵士（侨兵）为足球戏。一球自右来，直击宓颊，痛。泥沾宓面，幸未伤及眼鼻。宓心伤无已。以宓近日病深且久，对一切悲观，已亦毫无生趣矣。

饭后，偕宁归，途泥甚。归后乃大雨。宓寂郁，早寝。甫入寐，又为信差惊醒。甚怒。久思，极悲愤，作诗《病中》一首（另录）。

八月十五日 星期二

晴。晨 8:00 友谊早餐。归后，仍觉胃痛，胸膈塞压。10:30 至昆中南院，就郑医诊病，给以开胃药（无色液，味酸涩）。又就徐校医写给《注射预防霍乱伤寒证明书》（外出见彦之预备行事，尽具矣）。

即至珏良寓中午饭。缴付珏良宓七月中至八月中(连外出同餐)饭费\$25,比赋宁等较多。

归,接卫士牛复函。知所荐诸人皆不成。2—4 寝息。雨。夕又大雨。6:00 至友谊食包子。珏良处晚饭。其房主之妾发痼疾,状甚不堪。

晚早寝。——明晨近晓,梦以雪梅介绍与杨天德表弟或碧柳为婚。宓为主持婚礼。又遇彦于某宅。宓对彦极诚坦。彦对宓亦亲厚,不究往事,而情意殊浓……

八月十六日 星期三

阴。晨觉比昨较舒。6:10 起。8:00 友谊早餐。遇新加坡华侨杨君,代付宓账(0.50)。上午作诗一首:《己卯生日,珏良等将以诗为祝,先此赋谢》(另录)。读书,休息。接润函,知(Ⅰ)心一已预收1940年款\$160,而收据中竟不叙及。(Ⅱ)拨款宓受损太多。顾今年共汇心一\$1100,其汇兑贴水(以伪币换国币)竟去\$300,即宓实付出\$1400。以宓今之经济情况,吃亏更甚。念人皆自私好利,无信无义,中心痛伤!

正午赴珏良处午饭,听《玉堂春》等唱片。又与杨周翰等作诗游戏。下午2:00 归。殷炎麟来。2—4 寝息。

晚5:30 赴珏处晚饭。饭后与众谈中国小说。8:00 归。10:00 寝。

夜雨。

八月十七日 星期四

阴。8:00 友谊早餐。上午张志岳来。整缮联大转学考题,11:00 送交教务处薛德成收。

正午珏良处午饭。下午 2—3 寝息。

接 K 与陈永龄八月十日在港结婚喜帖。又接 K 八月五日港函，云已将宓三航函另航寄桂林民政厅邱昌渭转交彦收云云。由是知彦近日尚在广西也。

3:00 至玉龙堆访敬。而子水及沈有鼎等亦在。4:30 至珏良处晚饭。众往观《原野》剧，故早。6:00 归，早寝。帐中读《孟子》。

夜中大雨，几于通宵不止。

八月十八日 星期五

阴雨。8:00 友谊早餐。上午大雨。9—11 出拟清华研究院外文部入学考题《西洋文学史》及《名著》。吴达元送法文题来。

正午，赴珏良处午饭。昆师操场多为水淹没。穿行，履袜为湿。而校门口街中淤积泥水更深，甚不易行。宓冒小雨往。饭后归来，途遇景慧灵，言其津家已以 \$300 国币送交颐，换回伪币。有函来报告云云。

2—3 卧息。读《徐澄宇论著集》。

接浙人郭斌龢电云：“浙大已电聘周煦良君为外文教授，月薪三百元。乞航信敦劝。龢。”3—5 即写一详细之航函致煦良（成都）介劝。夕 6:00 赴珏处晚饭，操场略干，但校门外脊路益泥泞且滑，更不易行。晚归即寝。

夜中大雨。

八月十九日 星期六

阴。8:00 友谊早餐。9:30 至工校，访潘光旦、薛德成，送缴考题。10—11 考生（转学）邱振寰持沈履片来见。函颐。接陈寒光等函。

11:30 赴珏良处午饭。

下午晴。周正仪来，付以 \$20（连前共 \$30）。

3—4 聆向达述浙大内部情形,令人失望。旋接毓函,知国文系聘黄淬伯而不聘徐英,实难为解!

4—5 至翠湖东路24寓宅,访赵凤喈^①,见其夫人,辞今夕邀宴。盖为招待于望德夫人胡瑛女士也(寓青云街,裴家巷,五号,王公弢宅)。次访敬于玉龙堆,取所托张志岳带往浙大交清常之物。芳亦旋归。必至珏良处,珏等外出。顾宪良邀必晚饭。

6:00 归。晚8—9 王般来,谈甚畅洽。

八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8:00 友谊早餐。9—10 与向达谈必在清华、联大近年情形,并续聆向达述浙大内情实况。10:00 陈嘉来。又邵可倡、黄淑懿夫妇来,偕访叶桢。

正午珏良处午饭,以\$50付珏(共付\$200)。并以函示珏,约定以后由上海偿付整数。

下午2—3 寢息。大雨。旋颜来,知(1)月薪已增至\$105;(2)现正进行资源委员会事。

5:00 邀颜、宁至富春街口洞天晚餐(\$3.30)。偕宁归。

晚7—8 黄维来,送还《诗集》,见其颈肿大。金克木来。偕黄、金至楼下访于宝桢。8—9 张志岳来辞行,明晨赴浙大去。必以敬托带物及《徐英论著集》一册,托带去。临别,不觉凄然。10—11 与向达续谈。必读必之《诗集》,至深夜始寝。

夜雨。

^① 赵凤喈(1897—),字鸣岐,安徽和县人。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毕业。曾任中山大学法学院讲师。1932年到清华大学,先任法律学系专任讲师,后改任政治学系教授。抗战中随校南迁,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阴。上午小雨。9:30 赴工校。见朱荫章，知公超确已出研究院英文题。宓以杨业治之德文题送交薛君；又见沈履，荐刘振华至贵阳军医学校。至今日起，工校正门锁闭。宓只得由凤翥街之北口外，绕道入。其路窄而污秽，多粪泥。入侧门，更须绕行，始达办公楼。不便甚矣！

10:30 陈嘉来。11:00 吴仲贤来，宓邀之至卡尔登午餐（\$2.90）。小雨。在翠湖游步。议论多不合。宓嫌其 Cynical，多酸辣语，使宓精神久久不快！遇张德昌，知于夫人情形。

3:00 回校舍。小雨。3—5 为雪梅书写《飘零集》卷轴。缀写近年赠雪梅（未刊）诸诗，以为题记。将近 5:00，大雨，久之。屋漏道泥。6:00 冒雨，踏泥，至珏良处晚饭，即归。珏等均不在，宓独食。

晚晴。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晴。8:00 友谊早餐。上午读《书经》。小雨，旋止。将近正午，德锡来。以嘉定被空袭甚重，为忧。偕往珏良处午饭。

下午 2—3 卧息。3:10 至青云街裴家巷五号王公弼宅，访于望德夫人，知适才外出，留名片而返。盖瞰其亡也而往拜之也。宓即至玉龙堆访敬，谈甚洽。宓略述《忏情诗》之意旨及对彦之真爱，敬甚表同情。敬对室居住之熊瑜女士，为熊公之侄女（前北平金城银行职员），曾告敬，谓彦不日将来昆明云云。宓闻之甚喜。旋顾良亦来，敬以肉菜汤饷客，甚美味。

将近 6:00，宓乃出，遇雪梅（昨遇于青云街，偕马幼初）。告以《飘零集》卷轴已送朱白清书写。雪梅邀宓明日下午往访，共用点心，

宓允之而未赴约。……至珏良处晚饭。归后更食饼干等。读《吴宓诗集》，思彦不置。11:00 寝。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晴。晨起，作长函 No. 11 致彦，历述宓之心情，及今后专诚爱彦之决心，并拟力行安静忍耐谨慎周密，以求得彦。末述私拟彦到昆明后会晤之办法，约定：宓先隐藏不出，而候彦由知友（水与敬）传达消息，约宓会晤。如此为因顾虑彦之环境及利益也。又附去写就之信封二枚，俾彦可用以函宓而不露笔迹也。……

函将写完，珏良与郑侨来。宓致彦函写毕（时约 9:00），乃至友谊同珏、侨早餐。珏付账（代宓付 \$ 0.45）。次偕至钱局街 74 号，访姜桂依，取购滇越三等火车票半价证明书，为侨姊邵循正夫人之用。遂至珏处，请珏代写致彦之信封，仍托名邵可倡。以航邮寄广西三江县香山慈幼院彦收。宓归舍，毕所写函。又一函，致滕固，告以此事近情。接父谕，张貽志、钱学熙复航函。又公超自港航函。

正午，珏良处午饭。下午 1—4 偕珏、宁至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拟购书。又至乐群社剪发，珏付账，代宓付 \$.80。归途在大众电影院前陶陶居，食甜酒鸡蛋及包子。穿行翠湖而归。

4—5 独访敬，与作笔谈。(1) 述对彦心情及计划，乞请援助——敬答：遵命。(2) 询熊小姐之详情，敬未能全答。

5:00 归，理杂务，晤周正仪等。6:00 至珏良处晚饭。7:00 归舍。早寝。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晴。8:00 友谊早餐。10:30 王曼明来，为贷金事。11:00 至工校，代公超领薪金，即存银行。正午珏良处午饭。

下午 1:00 虚传警报。西南兵士纷逃,汽车开走。宓亦随众出避,遇姚从吾、李博高等。至农校西堤上树荫立避。宓从姚君坐地上少顷,蚊竟入身,嗣后以勿坐卧地上为宜。4:00 归舍。复张君川函。又为颜锡嘏介见王瀛洲接洽呈贡昆华女中教职。

6:00 珏良处晚饭。7:00 归。读《吴宓诗集》。10—11 邵可偈来。旋同至楼下叶桧室中,访王般,劝留此为邵君难童学校筹备处职员。般卒未能。明晨,留函与宓而去。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晴。8:00 偕宁友谊早餐。上午读《书经·禹贡》。以地图按之,皆合。11:30 张清宇(芝眉)来,示友复函,知熊小姐名瑜 etc.。

正午珏良处午饭。

下午 2—3 寝息。3—6 仍续读《书经》。

6:00 整备出。遇黄维及其表弟王宇斌同行。宓为言“为财日益,为道日损”。宓于 7:00 赴邵可偈夫妇婚后酬客之宴于昆明大旅社。10:00 同李瑞年等步月归。11:00 寝。是晚顾良请宴于六华春,宓以邵约,未能赴也。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晴。8:30 友谊早餐,无包子、鸡蛋。9:00 偕赵忠尧^①至云南

① 赵忠尧(1902—),浙江诸暨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德国哈雷大学研究。1932 年起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6 年奉派参观比基尼岛原子弹试验,随即赴美国购置核物理实验仪器设备。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地磁研究所和加州理工学院进行科学研究。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0 年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任高能物理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大学、与众阅香港统一招生英文卷。宓仍任英译汉一题。

9—10 偕邵可偕至校内李家花园其夫妇之寓楼，小坐，甚爽适。念宓“十载经营未有家”，今生难望如此境界矣！

正午，约近 1:00，在云大食堂公膳。毕，与姜桂依等游步，又在树下坐谈。1:30 续阅考卷。5:00 出，访敬于玉龙堆。坐谈片刻。闻 K 等今夕可抵昆明。

6:00 珏良处晚饭。7:00 归舍。复滕固函。又函颀，约宴。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晴。晨 8:00 在凤翥街口小馆中购豆沙包子六枚食之，每枚价仅三分。稟复父（航邮）。

9:00 至云南大学，遇子水于该校门外，约宴。询悉，水得其在桂林之堂弟某复函，云：彦嘱寄语水转知宓，谓“旧日朋友，均不愿再与接近交往”云云。又悉彦已由桂林直乘飞机返港。宓闻之深为感痛。

一月来种种经营与希望，均成泡影。所预拟彦所可采取之诸途径，彦乃采取其最辣狠者，即不复宓函而竟返港沪。彦此复言，与七月三十一日命仿梅函告者全同。当是彦所审慎坚决所定之政策。虽然，细味其词旨，则此言与重庆报载妓女从良者《启事》“新知旧好，一概谢绝”者何异！

宓对彦痴情如此，所以为彦而牺牲自己者又如彼，而彦毫不感动，只知保全其熊夫人之地位，以享受老人所遗之金钱与财产。嗟乎，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又，性相近，习相远。由近二年彦之所以应付宓者推断，则安知昔年彦非有意弃绝宓以嫁熊公，又故委其责与我乎？又安知熊公之遽歿，彦为自由舒适富厚之寡妇，坐享老翁亡夫之财产，此非彦心心念念所希求者乎？今彦对我如此，则昔之对我如彼，又不足怪矣。彦之所求所宝，既为金钱，则其品性与宓根本鸿沟

径庭。宓以一生宝贵之爱情用之下彦，是真愚极可悯，而有负自己之一生矣！……如是思潮涌结，十分痛伤。强步登阶，至云南大学，偕众续阅香港统一招生英文卷。正午，仍在云大食堂公膳。

下午1—3续阅，略竣。3:00因罗文柏之姪罗明远来见，知罗文柏（节若）昨夕到此云云。乃于3:00返舍，柏率其女翠玉及幼子明扬守候。乃导之至孝园公超宅中居住。柏述近二年中行止，及今远赴青海探辟水道，以利国家运输，并兴办羊毛业之计划。以柏之跛蹇，真可谓壮哉此行矣！4:00归舍卧息。6:00再至孝园，邀请柏及其女翠玉、姪明远、子明扬至卡尔登西餐（\$14）。乘人力车往，步月穿翠湖而归。送柏至孝园。8:30归舍。9:00寝。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晨作《怨情诗》八首，未完。仍在凤翥街口小馆中早餐，食豆沙包子（每枚三分）及豆浆（每碗三分）。嗣后日以为例。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晨8:00德锡来，偕至文化巷，约同珏、侨，偕至绥靖路菜市（旧藩署）某馆中，食米线（4.70）。次偕德锡至美生浴。次至曲园定座定菜，而馆中经理人无礼，若不屑者，乃拂然去之。宓遂独至柏庐定座定菜，为宓生日宴诸君。……

时已正午，于是步至富春街口洞天春，食洗沙包子六枚（0.30），且饮茶而甘之。乃叹人生实在之享受，极廉而易得。然以为人之故，不得已而繁费且受气苦，是可哀也！

拟访雪梅于武成路264杜宅，未果。出小西门，经胜因寺前，步归，休息。函膝固，以《怨情诗》钞寄。又函颀，约宴柏庐。3:00至玉龙堆，访敬，示以诗稿。见喜帖，知雪梅与马曜（幼初）定于明

日下午 4:00 在金碧路 80 锡安圣堂结婚。6:00 在西南大旅社宴客。旋陪敬及李天真小姐外出。请其在卡尔登用茶点, 必便餐 (\$2.70)。菜价近又增矣! 次陪敬等购物。于国货公司门口, 遇 K 及其夫婿陈永龄并 K 母赵懿修女士, 昨甫由港来者。已而大雨, 乃陪敬等至汇康避雨。又送至青云街北端, 然后急趋珏良寓中晚饭。

晚, 修改《怨情诗》, 重录以示珏良。寝迟。

八月三十日 星期三

阴。晨餐如前记。昨得贺麟宜良函, 知房太太鲍六芳亦居宜良, 重叙旧情。而 1931 同车东归之侣, 若彦则弃宓于不顾, 相形益觉伤怀矣!

9—10 赴工校(绕道凤翥街)联大金城银行, 欲取款以汇贺麟(来函索借 \$100), 而银行人不按时趋公, 立待一小时犹不至, 乃去之。在收发处取得来函多封, 内有: (一) 周煦良成都长函, 辞浙大聘。(二) 祥弟航函, 转寄爹八月十二日谕。又心一八月十六日函。即访珏良, 未遇。以《怨情诗》留珏阅。即如约至玉龙堆 12, 访德锡, 诉说心一来函所与宓之痛苦, 及宓多年待心一之仁厚。时已 11:30, 急如约至大兴坊 28, 访 K 及其夫其母。接谈后, 百感刺心。K 出示其在港结婚照片多幅, 又以宓寄去托 K 在港留交彦(八月十一日)之致彦函 No. 10 面还宓收。宓是日悲愤已极, 勉强隐忍。邀 K 及其夫其母, 乘人力车至柏庐便饭(\$8.00)。时已过迟, 肴饌菲劣, 而宓更招待不如式。2:30 散。宓如约, 步至玉龙堆敬宅。原约陪敬同赴雪梅婚礼。而久待, 敬仍未归。天阴甚, 将有大雨。宓又身倦心恶, 乃于 4:00 径偕顾良同至珏寓休息。

晚饭后归舍。8—11 雨。宓勉作长禀及函, 上 爹爹大人, 并致

心一」。引咎自责，而恳求爹爹大人劝留心一；又恳求心一勿迁出，仍同居，毋以宓六月底生气之言，认为宓之真意。盖宓惟冀心一及三女之安适。宓之一切权利名誉皆可不计较，盖宓已自视为已死之人矣。该函又附述宓近来身体生活经济详情。呜呼，凡读宓函，悉宓之苦，知宓之仁，而不为洒一掬同情之泪者，其人必无心肝者矣！——此长禀及函，寄港（航空）交祥弟转寄至沪。未知（欧战旋起，影响交通）能寄到否也？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晴。 上午 10—11 赴工校内联大办公处，见潘光旦，欲知明日研究院考试日程，卒未得。至银行取款而归。（以 \$ 100 付珏良，计共拨借珏良 \$ 300 矣，以前之 \$ 800 已清。）

正午，珏良处午饭，聆德锡述昨夕雪梅婚礼详情。雪梅疑宓故意不往参加，以免开罪健群。实未知宓自己之痛苦也！宓以 \$ 100 付德锡欲汇与贺麟，卒未能汇出。

宓于 1:00 访敬。旋陪敬与李天真小姐同出，乘人力车，2:30 至西南大旅社 24 室，访雪梅与马曜君，未值。留片达意。次，同步行，曲折而至富春街北口，别。宓独至陶陶居，食洗沙包子及米酒冲蛋（0.50）。4:00 回舍休息。6:00 珏良处晚饭。

晚 8:00 即寝。10:30 公超接眷归自港，呼宓醒。乃起，助超料理一切。在宓处浴身服药，又与其妹夫林兴鄂君宿于邻室。12:00 始再寝。校中考试事，超仍托宓代办云。

九月一日 星期五

晴。 今明两日，在昆华中学北院（前此艺专校址）举行联大转学考试及北大、清华研究院入学考试。宓于 8:00 至该处监考。上午

9:20—11:20 考转学《欧洲文学史》及研究院《英文》。10:00 梅校长来，言在华山西路见预行警报之红旗过市。一时人心惶惶。考毕，与朱荫章等踏勘空袭时避难路径，遂至云南大学邵可侣夫妇宅，里楼交谈片刻。

正午与赵觐侯、朱荫章等公餐。赵以白酒劝饮。饭毕又与赵谈办事经历。2:00 回舍寝息。下午 3—6 考研究院《法文》《德文》。宓亦往监考。取得考卷，转交各该阅卷之教授。……

是日，本处西南运输处卫兵举行毕业检阅式。……

6:00 珏良处晚饭。7—9 偕珏良、郑侨、赋宁、德锡等至翠湖步月。遇雪梅，白衣，滔滔叙说伊与马曜结婚之经济情形，及伊之感想。似愤激之情远过于和乐之心，宰制之威殊胜夫怜爱之意。德锡认为雪梅别有苦衷，心境失恒。宓则窃喜其未与雪梅结婚为私幸也！宓等在湖心亭楼上茗坐，久久乃步月归。

九月二日 星期六

晴。 仍如昨赴昆华中学北院监考。上午 7—9 考转学《英文》。7—10 考研究院《西洋文学史》。宓多在转学三年级之《英文》场中。题乃公超所出。有诗一首，甚难解释。群疑为宓所出题！10—11 作函分致诸教授，请来同阅考卷。交考场办事处专差分送。11:00 归舍 作函，上公超，各列考试阅卷应办各事，送至超宅中。

正午，珏良处午饭。下午 3:50—5:50 考转学《法文》《德文》。又本系三年级转学《口试》。3—6 考研究院《西洋文学名著》。3:00 至邻室呼超醒。而 Pollard 来。又孙晋三来，偕至考场。……途遇陈慈，告宓，言汪志华北平家中，今又欲以法币换回伪币，因今伪币在平之兑换价值高于法币云云。宓以此事吃亏已甚，而汪等予取予求，不守信义，已甚可恨；而宓为心一牺牲如此，反遭诋斥，尤觉痛心。只可不思

不问，听其自然！……到考场后，遇刘缘子^①。《口试》由超自任之。

宓与珏良等，候至6:00，赋宁完卷出场，乃相偕至珏处晚饭。为慰解宁考事之困疲，乃与珏、侨晚陪宁游步翠湖及正义路，至近红楼而返。遇颀等。宓等至武成路陶陶居进糕点米酒等，宁作东。约10:00归舍，寝。

九月三日 星期日

阴。 上午，在舍阅考卷。珏良处午饭，下午寝息。续阅考卷。是日（阴历七月二十日）为宓四十六岁初度。珏、侨、宁、德锡各作诗一律为祝。步宓八月十六日《赋谢诗》韵。初宓有与彦晤会之希望，故颇欣奋。近则彦对宓告绝，而心一复来函讥侮，使宓痛苦愤激，意兴索然矣！

下午4:00勉至敬宅，欲邀敬等早赴席。仅见徐萱，留语，遂至珏处。5:00同诸君出，于翠湖遇敬及李天真小姐，宓欲返寓一行。宓等6:00至柏庐。宓设席（见八月二十九日记）宴客（共费\$32）。客为徐芳、张敬、李天真三小姐，滕固、毛準、顾良、陈之颀、周珏良、郑侨、李赋宁、王德锡。惟艺专校女生某，今晨触电，死于浴室。致滕固应付为难，心绪不属，先食而早退席。敬等来迟，故席散已9:30。宓仍与珏、宁等步归。与颀仅略谈而已。抵舍即寝。

九月四日 星期一

晴。 晨作《文化巷即事诗》，赋赠珏、侨，凡四首。8:30早餐

^① 刘缘子（1918— ），女，浙江绍兴人。刘大白之女。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3年毕业。原任天津外语学院《文化译丛》编辑，退休后赴美国定居。

后,至昆华中学北院,参加联合评阅转学考卷。外文系公超以下,均全到场,甚踊跃。故上午11:00即竣事。宓初到,阅翻译之二题。某君随意授宓考卷若干本。宓依序阅至第五本,即发见其为刘缘子卷,喜可知已!评定,给予89分(二年转学《英文》)。并于今夕作函告刘缘子(玉龙堆二十五号)知之。……

正午,珏处午饭。下午寝息。续在舍阅卷。6:00珏处晚饭。黄维来见。乃与偕归宓室中谈,并以《怨情诗》示之。10:00寝。

九月五日 星期二

阴。晨起,早餐。续阅卷,完。9:00陪从公超夫妇、子女、仆同至小西门内,府角道菜市买菜与肉。又至张奚若夫妇宅中。然后宓乃与超至昆华中学南院外文系办公室,将考卷一一加盖超与宓之名章。然后由宓汇齐,于11:00送至工校内联大及清华教务处收清。于是转学、研究院考事悉毕矣。

正午珏处午饭。下午1:30偕宁出,遇雪梅(衣咖啡色西服)与马曜于正义路,立谈片刻。宓等至护国路中央银行,拟为宁取西安汇款。以须联大盖章保证,未能即取。归途3:00在东月楼,由宁请食面与包子。4:00回舍。孙晋三、周覃拔^①来,未克休息。

晚6:00珏处晚饭。晚,在珏处举行椒花诗社第一社集。珏良备酒菜与果点,为本集之社主。同饭之五人,各作七绝一首。复同记分评定甲乙。宓是晚所作《赏桂》一绝,又代德锡作《杨贵妃死于马嵬坡》一绝,均另录。……其时,天雨。10:30雨止,乃偕宁归

^① 周覃拔(1910—)安徽桐城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35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商学七。曾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1942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商学系讲师,1943年任经济学系副教授,1944年任商学系教授。

舍，寝。

九月六日 星期三

阴。晨，起迟。早餐。9—10 罗文柏来，告别，约宴。10:00 至工校内金城银行，托代取宁中央银行汇款。适遇朱白清，取得雪梅《飘零集》卷。归舍。阅报。12:10 至珏良处午饭。

1:00 访敬于玉龙堆寓宅，以《飘零集》卷示之。陪敬出。步穿螺峰街，遇燕独行，觉其雅静之美，当冠联大。至平政街口，与敬别。折回，访刘健于螺峰街 148 寓，未值。见其夫人及内弟。始知健已改就资源委员会器材厂文书事，月薪 \$ 120 云。

3—4 至平政街 68 访赵紫宸、陈梦家。适梦家、萝蕤夫妇在厨下制蒸馍，并煮牛肉。须臾熟，乃奉必饱食，至以为美，而不易得也。

4—6 至宝善街 222 贵州某堆栈，2 室，访雪梅与马曜夫妇，奉还《飘零集》卷。盖其伉俪即于日内赴镇南矣。房中满堆行李及新购之物。又来三四客，其中(1)黄铁生，青云街，水晶宫，红花巷，三号。(1)晋羲廷，青云街 195。此二人，皆军官，而曾由雪梅为代购《吴宓诗集》者也。雪梅衣粉红衫，展示《飘零集》卷。仍对客絮说不休，贬斥马君，不稍顾忌。惟我独尊，不改厥初。又自述此次婚礼，雪梅自费 \$ 1500，马君仅罄其所有 \$ 400，以证伊之重爱情而不厌清贫。又指示新购各物，如浴盆 \$ 80，西蒙蜜 \$ 8，法国香水 \$ 22 等，皆极奢侈。婚礼毕，新夫妇至国际照像，乘汽车，过市，费 \$ 30。……凡此，皆应省免。而有识有才之留学生贵家，亦不必需者也。而雪梅恒以贵族为非，平民为尚，宁不令人齿冷。宓之不婚雪梅，诚宓之幸也。临别，约明日再来。……

6:00 至西南大旅社，访罗文柏。柏邀宴于柏庐，并其子姪女等。以候公超故迟。宓甚怏怏不乐。

席散，偕超及超妹夫林君步归。10:30 抵舍，即寝。

九月七日 星期四

阴。晨早起。8:00 前，至孝园超宅，候送罗文柏行，先赴重庆。至 10:20，所定汽车犹未至，宓乃归。仍入市早餐，郁郁不欲有所为。正午，珏良处午饭。下午，补作日记，亦未成。

5:00 宁来，约同珏、侨至绥靖路保定东方酒楼宴，举行椒花诗社第二集。宁为社主。仍拈题作七绝。宓作《航空信》一首，另录。盖由宓昔年之经验而成者也。

8:00 归舍，见邵可偈留片，约明日陪 Rose Fong 夫人熊鼎女士出游，并附言：“Rose 云，其继母（彦）不来昆明矣”。即寝。

九月八日 星期五

阴。晨 6:00 起。7:00 入市早餐（右对街另一小馆）后，即至翠湖之中心，徘徊守候。约近 8:00 遇敬与天真，陪行一段，约入诗社。敬执谦，而去。宓即转至翠湖饭店（Rose 寓此）门口。邵可偈雇来汽车。Rose 亦已出，遂同乘。至云南大学，邵入内迎其妻黄淑懿。车中仅宓与 Rose，宓乃询彦在重庆，见否？答：彦未到重庆，仅至广西。宓云：闻彦已回沪，确否。答：君何以知其回沪？宓对曰：闻诸友间接言之耳。……宓今日之出，目的乃欲从 Rose 探知彦情形。然观伊似不愿谈此，且未必赞成宓之意向，遂止于此。坐汽车中（并有淑懿之母黄老夫人），郁闷不乐。车行 26 公里，至呈贡县境邵所拟建筑难童学校之地。步行田野，登山，涉溪泉（Rose 跣足，径涉。余人绕道越石而过），探洞。又绕山之后。忽来大雨，急赴山边窟穴（甚大）中，坐立避之。衣已湿矣。久之，雨犹未止。Rose 先行，懿随之。宓等遂亦继出。冒雨，踏泥，还登汽车。归途在呈贡

县城停车，又拟观市集，已毕。时雨已止，11：30矣。正午，归至昆明，邵请至再春园便饭。又雨。1：30散。Rose等乘人力车去，而宓独步归。

下午，张起钧携所购滇产围棋来。陪弈一局，实无心。雨不止。在舍无所为。5：00至珏良处。珏、侨皆寝，乃归舍。6：00复往晚饭。途遇慈，告宓以景慧灵^①今址：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

夜中大雨，甚寒。秋矣！

九月九日 星期六

阴。雨。晨仍在原来之小馆早餐。读《书经》甚少。珏良处午饭。

下午郁郁。复汪志华长函。盖拨款事，汪等平津亲眷皆付新币（伪币），致宓受损\$300之多。宓提出补偿办法，汪之亲眷又不肯照给。来函磋商。宓乃函述实情，并另提出折衷办法，期于稍得补偿，受损略少。按宓苦心为人，而世人则只持商业权利观念；且宓凡此皆为心一，而心一对我如彼情形。此事一再拖延，又不能忘记。宓甚苦矣！作椒花诗社第三集诗一律，题曰《烟》。

珏良处晚饭。早寝。夜中，雨。枕上作椒花诗社第三集诗一律，题曰《南霁云乞师》。二题郑侨所命也。

九月十日 星期日

阴。雨。晨，早餐如例。上午读《书经》。珏良处午饭。

下午，难面，刷衣上之泥痕。仍极郁郁。3：00至玉龙堆4宅，访敬。聆沈有鼎教芳、敬吹笛唱昆曲《佳期》《琴挑》二出。曲之移人心

① 景慧灵，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毕业。

志,甚于诗与词。读《尼姑思凡》之曲文,真有似于《地狱》曲五 Gallehaut^①之感矣!敬、芳对室,熊瑜所居。而 Rose 率其长女(甚美)移此暂寓(明晨行矣)。宓为 Rose 换银币 \$ 110。……

是夕,清华诸教职员约宴集,庆马约翰任职二十五年纪念。宓卒未往。而于4—5陪沈有鼎请芳穿翠湖至黄公东街7四川铺,吃元宵(每碗五枚,值一角)。又同归。微雨。

5:00 受 Rose 托,往访邵可偕夫妇于云大本宅。邵示难童学校计划书。旋送宓由捷径出,穿行人家。临别告宓言:曾与 Rose 谈及彦。Rose 自述,其父死后,仅见彦一次。当时 Rose 曾以戏谑之态度语彦云 You better be Mrs. Wu Mi than to carry the name of a dead man^②。彦大怒。……总之,宓若进行彦,Rose 必无反对,或不嫌之处云云。宓为 Rose 订购人力车四,导车夫 565 往见 Rose,由伊付给定银一元。

6:00 至珏良处晚饭。7:00 同出。宓以珏处所得 \$ 60, 送交 Rose 互换。以伊欲多得五元十元之中国、中央币也。窃以宓有机缘为 Rose 服务,惜彦独不来此,俾宓效力!

与珏、侨、宁游步至正义路近日楼,欲食元宵,而该肆早关。9:00 归舍。即寝。夜中大雨。

九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宓甚虑宓为 Rose 所订之人力车夫不可倚恃,或没收定银

① 加勒哈德(《亚瑟王传奇》中的圣活骑士,因品德高尚圣洁而得圣杯);在但丁作品中这是一本书名,是一本用法语写的传奇。但丁叙述意大利拉文纳大公之女弗兰切斯卡被迫嫁给马拉泰斯塔,因与丈夫的弟弟保罗一同阅读这本传奇《加勒哈德》而相爱,被丈夫双双处死。此爱情悲剧被但丁写入《神曲》,成为歌曲、绘画等的题材。

② 与其带上已故丈夫的姓不如当吴宓夫人。

一元，而竟不来，误事。故晨早起。6:00 至玉龙堆探问，则 Rose 等已行赴车站。女仆云：所订之人力车未来。另雇车，去矣。宓乃深叹中国人之无信义，而宓处事无一不失败也！

归舍。8:00 早餐如恒。9—12 在系主任室，陪赞公超审定通信转学生之去取。暹罗华侨女生陈其英（寓西南大旅社 14 室）持陈仰贤函来见，请求入学。陈生为“暹京，黄桥边，四七二号，”陈绎如大律师之女。贤函则系八月二十三日所写。附寄泰国（暹罗）风景片三张，贤家照片三张，苏迪受佛戒时照像五张。盖苏迪与贤已有子女三人，其名曰 Ausa, Sayree, Ausorn。而苏迪此时方暂为僧也。……

正午，珏良处午饭。

下午 1—2 访邵可伋于云大宅，为代撰公函事。

3—4 林文铮^①来，谈欧战及世局，极有见地。谓苏俄阴鸷深悍，如战国之秦。无论德此战胜败若何，俄必转而击德而摧毁之，如剥死虎之皮。至波兰则如生羊之被吞耳。故此战结果，德必衰亡。而诱德使战英法者俄也。希特勒之愚莽实甚，不如史达林之老谋深算，故堕其术中。至东亚之日本正如西欧之德国。中国则无殊波兰。俄坐视日本残灭中国之后，乃乘日本之疲敝而攻削之。异日俄之国力及其共产主义，将大扩展于东西，而将雄飞独霸于世界。诸国反戈，联合修好，恐尚不足敌俄也！云云。

① 林文铮（1903—1989），广东梅县人。1920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高中毕业后，入巴黎大学学习美术批评及美术史。1927 年回国，任大学院秘书，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教务长。1939 年西南联合大学聘为外国语文学系讲师，1943 年任教授。1946 年任北平中法大学教授，旋转至中山大学任教。1952 年调任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反革命，判刑劳改。1979 年改正错划。1981 年退休回杭州故居。

4:00 颖来，偕出。至翠湖北路 8 号，探林同敬病。次至黄公东路四川馆食元宵。又至平津小食堂晚餐（\$1.20）。散步翠湖而别。宓归途访敬，未遇。

九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早餐如恒。上午读《书经》。11:00 至云大邵可倡宅，取文件。途遇涂文。正午珏良处午饭。

下午 2—5 禀父，甚长（航邮）。备述近事及所苦。

偕宁至珏处晚饭。晚 7—9 偕顾良至玉龙堆。又在芳处晚饭，再乞针。又与鼎及李云凤等闲坐，乃归。敬病卧，未见。李天真送至二门。……

是日上午，接滕固补祝宓生日诗一绝（另稿存）。

九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早餐如恒。上午读《书经》。10—11 公超邀陪其至昆华南院系主任室办公，取定投考二三年级转学生若干名。12:00 珏良处午饭。

下午，写《世难容》新曲，以示滕、顾二村。4:00 出，至大兴街 28，访 K 夫妇等。窗门闭，似不在寓，留名片而去之。在知味轩食甜酒鸡蛋。5:00 至马市口，遇珏、侨、宁，同步至近日楼外。宓独至曲园，赴滕固邀宴。肴饌精美。客有余建勋及其德国夫人及女荣华（Lib），等。9:00 席散。复同滕固、徐芳、顾良至金碧。又改至平安第（东寺街，昆福巷内）江宅固所寓处坐谈，甚畅。所谈为水与敬之恋爱婚姻问题，及类此事件。至夜半始散。固送至近日楼。宓偕顾良步归，抵舍就寝，已十二时有半矣。是晚，因谈水、敬事，而甚思彦，决继续积极进行。

九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早餐如恒。郁郁且困倦，不能有所为。8—9 谢文通来。读《石头记》，益觉其悲而真。10:00 刘缘子来，谢助成其考入联大，遂告以昨已取定。缘便衣，不施脂粉云。同室王竹溪君是晨往西山小住。

11:00 至珏良处。午饭后，开箱取书。宁助宓携书归舍。

下午 2—5 编理近一年中《诗稿》。5:00 宁来，偕至珏处晚饭。

晚 7—9 访公超夫妇，取借书。因在其宅中再用晚饭。9:00 归即寝。

九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早餐如恒。8—10 读 Jespersen “Language”^① 该书 364 页，列举近世语文之有进 (progress) 于古者各条。按中国之文言实为有进于古昔之语文；而中国近今之白话，则为文言之所退化 (decay)。其条件正与此所列举者合也。

10—11 陪公超至工校，查悉罗翠玉（文柏女）已取录。宓在银行取宁汇款。次陪超至昆华南院系中办公室。陪超夫人携子女至医院就诊，又陪超夫妇子女同至钱局街 76 号姜桂依室中小坐。

11:30 至珏良处午饭。下午，1—3 寝息。3—5 续读 Jespersen 书。

夕 6—7 珏处晚饭。7—9 如约至超宅，再用晚饭。同罗明远兄妹等。10:00 寝。欲函彦未果。十年前 1929 此日，宓离婚广告登各

① 耶斯佩森《论语言》一书。Otto Jespersen 奥托·耶斯佩森 (1860—1943)，丹麦语言学家。

报,回溯今昔,不胜悲慨也!

九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早餐如恒。读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9—10 邵可伧来,核对中法文难童学校章程。10—11 孙晋三、周覃祯来。正午珏良处午饭。

下午1—3 寝息。3—5 阅《石头记》。陈永龄来,送柬,请宴。5—6 至超宅,与其女叶彤戏。6:00 珏处晚饭,久谈中西小说。宓言过多,甚倦。宜切戒。8—10 复与珏、宁、德锡出,在四川馆食元宵(0.70)。又绕行武成路、青云街,穿翠湖而归。

接到汪奠基君转下南郑鄂陕甘边区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傅意士君(素未相识)《柬吴宓教授》五律四首(另稿存),勉以作诗报国。“不图君寂寥,直使我烦忧。应为诗歌奋,勿因病苦休。”呜呼,吾滋愧矣!

夜中,大雨。

九月十七日 星期日

阴。上午雨。早餐如恒。读 Bloomfield “Language”^①。刘健函约 9:00 来,乃 10:30 始至。适宓将外出,赴椒花诗社集,遂邀健同往。先至玉龙堆,拟邀敬入社。见芳,乃知敬赴呈贡二日矣。不胜慨叹。于是径至武成路富春街口洞天饭店社集。是日,由郑侨为社主(作东)。除健外,杨周翰新加入本社,共六人。由侨钞整前作,众评定甲乙。并推定宓为下次社主(第四集)。出题如下:(1)《无题》七

① 布龙菲尔德《论语言》一书。Leonard Bloomfield 伦纳德·布龙菲尔德(1887—1949),美国语言学家。所著《论语言》(1933)一书,为20世纪前半叶普通语言学学科最重要的论述之一。

律。(2)《昆明竹枝词》七绝,至少二首。

下午2:00散归。拟寝息,而(一)孙晋三来;(二)杨立达来,商事,致未能有所为。4:30晴。至珥良处饮汤。盖昆华师范厕近井,水污,饮之辄病,故不敢饮也。

6:00至曲园,赴陈永龄、高棣华夫妇招宴,肴饌甚丰。客为袁守利、邓衍林^①夫妇等。9:00散。宓陪送熊瑜、高韵琇(似系熊鼎、熊瑜之表妹,任职联大图书馆。闽籍。)二女士至玉龙堆四号,乃归。宓多识熊家之戚党,而独不获见彦,可惜也!

九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晨出,早餐如恒。捐九一八纪念金\$1。上午读钞Bloomfield书。正午珥良处午饭。房主妇与顾良争吵,逼迁。1—2偕侨、宁来室中。与侨弈一局。甚为郁悒。3—4寝息。4:00至工校,赴清华研究院会议,取录宁等。极厌列坐之侗等。宓并以所出工科研究所考题(英文)交付。5:30散。珥处晚饭。

报载,俄既攻占波兰,与德平分土地于西;又互承认满、蒙,与日订约修好,划分中国于东。则林文铮君前日之言适中。而中国鼎足分割,不幸蜀(依英、法)且最削弱矣。哀哉!少年人犹膜拜苏俄如斯之甚也!

晚,又得贺麟函,即复一长函,述所苦。奉父谕,知杨仁天监察使,在渝遭空袭伤亡。又顾函,云云。

枕上作《何事》七律一首。五六句乃叙明目前国际大势及中国所处之困境。明晨,天未明,起书之,复寝。

^① 邓衍林,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第二部教育系1939年毕业。

九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晨，早餐如恒。上午读钞 Bloomfield 书。珏良处午饭。

下午半晴阴。扰扰无所为。3—5 读《石头记》。6:00 由小西门，步至近日楼南，在簇云楼便餐。然后至曲园，赴余建勋夫妇招宴。宓与滕固同座。席散后，9—10 偕徐芳至平安第江宅周寓处坐谈。10—11 陪芳步行归。周送至近日楼。宓送芳至玉龙堆宅，乃独归舍。

11:30—1:30 作长函 No. 12 致彦，以航邮寄上海爱麦虞限路 46 熊宅彦收。函中前半述宓对彦之心情及态度，不失望，不着急，而期于久后结合。后半杂述诸女士 Rose、雪梅等之近情，甚为详几摺。又将 K 缴回之致彦函 No. 10，亦附入此函寄彦。直至明日上午 2:00 A.M. 始寝。寝后地震一分钟。宓初疑有人迟归，脚步重踏，使楼板震动也！

九月二十日 星期三

阴。晨起略迟。早餐如恒。上午复汪志华昨函，赞成其戚所提议，即由彼方在昆明直交付必法币 \$ 30，了结拨款之案。宓虽吃亏，亦以“一鸽在手，胜于两鸽在林中”也。又复沈履函，以宓未奉明令为清华代理外文系主任，故未能指定本系某员代徐锡良办英文文书事。至菲律宾大学邀请梅校长赴会事，宓即遵为撰就代梅校长辞谢不赴之英文函稿，备用。……按宓不能为系主任，而此暑期中，一切职务，悉集于宓之一身，今且充英文文书之役，负屈忍辱，可谓至矣！

正午珏良处午饭。下午 1—3 寝息。3—5 为邵可伢，根据法文底稿，撰拟致万国红十字会之英文函。

夕 6—7 珏处晚饭。7—8 至云南大学访邵可侣，不遇，以函稿等留交。次访敬，适晚饭。王逊在座。芳旋归，逝去。宓陪敬至翠湖中心住宅，乃步微月而归。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未晓，作《无题》七律，以应社卷。7:00 起，早餐如恒。阴，微雨。

上午，读 Jespersen 书。11—12 整理衣物。11:30 K 忽至，短装，婀娜流动如昔。约明晚往饭其家。宓陪送 K 至昆华南院。乃至珏良处午饭。以 \$ 50 (由宁手) 付珏良，计共借给珏 \$ 350 矣。

下午，偕宁至华山南路新新店，宓以西服一套付其熨平，取价 \$ 0.80。又在某肆购 Waterman 墨水一瓶，价 \$ 3.00。归途在吉庆祥购洗沙月饼二枚 (每枚 \$ 0.30)，与宁至翠湖湖心亭茶座中，饮茶而食之。3:30 回舍，小雨。宓整理屉中案头函件。

6:00 珏处晚饭。毕，珏备肉肴二味，及香花酒，久谈。多述恋爱故事。8:30 回舍。接公超片约，即至其宅。悉因钱锺书辞职别就，并谈商系中他事。9:30 归，寝。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阴。雨。颇寒。7:00 起，早餐如恒。8—10 陪超至系中办公。

10—11 归舍，函清华会计部，为王曼明发薪。又函辞十月二日监考事。

12:00 珏处午饭。雨。

下午 1—2 在舍寢息。2—3 整理衣箱，换装。4:00 至平安第江宅滕固处，读诗小聚。徐芳诵徐志摩诗及其自作之新诗，均佳。罔诵宓作《海伦曲》及李白诗。6:00 宓与余建勋夫妇先别出。雨。宓趋至大兴街，赴 K 夫妇招宴于其宅。K 母自治肴饌。便餐，而极美适。

客有屠双^①、金永和。雨不止。9:00步归,即寝。雨。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阴雨。早餐如恒。作《昆明竹枝词》二首,以完社卷。无所事
事。

正午珏良处午饭。饭前,访超夫人,付\$10,为中秋晚请宴之费。

下午1—3 寝息。3—5 读书。6:00 珏处晚饭,进甜酒。谈谜。

晚,翻阅邵循正君之 Arabic Grammar^② 及 Persian Grammar
(Gaspary - Otto - Saner Series)^③。

9:00 寝。同室王竹溪君归白西山。

夜雨不止。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阴,雨。早餐如恒。上午读 Jespersen 书。11:00 孙晋三来。

正午,珏良处午饭。社集因雨改期。

下午2—4 仍读 Jespersen 书。4:00 偕沈有鼎至玉龙堆宅,聆鼎
教芳唱《牡丹亭》游园一出。芳写诗一篇赠鼎,又赠宓。且以糖煮之
山药、白薯饷客。是日为敬生辰,而敬偕李天真午晚均外出赴宴,未
及多谈,但述病而已。雨虽小,迄未止。

① 屠双(1915—1960),字仲鱼,江苏武进人。清华大学政治系1937年毕业后,在重庆西南运输处、战时运输管理局任职。1946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运输学,获硕士学位,后到华盛顿大学读博士学位。1948年回国,在上海复兴航业公司任职。1951年在华东交通部工作。1956年调交通部人民交通出版社任编辑。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黑龙江虎林农场劳动。1960年以克山病、心力衰竭在农场逝世。1979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

② 《阿拉伯语语法》。

③ 《波斯语语法》(加斯帕利—奥托—萨纳丛书)。

6:00 珏处晚饭。7:30 独归舍。院中操场,水泥平铺。而上校门口街中,黑泥渐积,污秽潮湿。出入往来,甚不适也。

夜中,雨。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阴,雨。 早餐如恒。以雨不止,甚为郁郁。读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1:00 林同赓来。雨中遇超,邀至其宅中午饭。

下午2—3 与朱自清闲谈。下午仍读《中国大文学史》。

晚,因雨甚,未能外出就膳。命仆购面饼大小三枚(0.25)而食之。电灯灭,久之复明。

8:00 寝。终夜大雨。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阴。雨。 早餐如恒,仍觉郁郁。上午读《中国大文学史》。11:00 陈嘉来,偕访超,不遇。正午珏处饭,德锡述传闻俄调停中日战事,促成和议云云。

下午,续读《中国大文学史》。大雨不止。夕,食昨购之面饼,以当晚餐。

晚作长禀(航邮)复上父,述雨泞情形及雪梅等嫁事。

夜中,雨。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阴。小雨。 是日为己卯中秋。寂郁寡欢,作诗未成。上午,外出早餐如恒。读《中国大文学史》。正午,珏处饭。

晚5—9 在超家中过节宴客。先是宓以\$10 付超夫妇,以当请宴,为超夫人洗尘。超乃主张超与宓合宴客于今夕,让有邵循正、杨

业治、王宪钧^①、谢文通、林兴鄂及其弟，并超夫妇及女彤，凡十人。食甚简单，且电灯坏绝，勉强终席。

雨。归舍即寝。欲函彦，未果。甚念彦也。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阴。上午微雨。早餐如恒。上午读宁所记之钱锺书 Contemporary Novel^②讲义。11:00入城，遇K夫妇，同行至昆华南院。必赴系主任室取函件，与杨周翰接洽。此乃超所命也。时已将正午，珏处饭。陈慈来，送交汪志华所愿补给拨款宓方损失之半数\$30。汪拨款之案全清。午饭时，即以此\$30付珏，为宓八月半至九月底之饭费。下午，在舍续读钱君 Contemporary Novel讲义。3:30整备衣物。5:30至大兴街口知味轩食甜酒鸡蛋。6:00至K家，食枣泥月饼，与K母谈彦事。

综记K母所述情事如下：(一)彦之嫁熊公，乃由朱曦(朱庭祺夫人)一力促成。其时熊公已有续弦意。而彦曾表示，欲嫁名流，俾嫁日高轩上驷、贺客盈门，煊赫焜耀。(必按此受1933春朱曦嫁时之影响。)故曦自任介绍，彦即时首肯。(其函宓时，恐已内定矣。)熊家亲友悉未之知。1935一月中旬，熊芷在香山，接沪电，传其父命，速携带第二外孙(熊公所钟爱者)来沪。时芷甚忧急，尚疑父病危笃也。(二)彦嫁熊公时，熊公病已甚。胃病，且胆中有石，非似可永年者。

① 王宪钧(1910—1993)，山东烟台人。南开大学理学院193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以研究生资格毕业，随即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1936年起，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德国敏士特大学，学习数理逻辑。1938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1945年后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1952年调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

② 《当代文学》。

(此层彦当知悉。)婚后，伉俪甚笃。然熊公恒在病中，彦无殊一看护士。1937 国难起时，熊公身体始略好，其速殁，亦固意中事耳。(三)熊公卸显职已久，惟事慈善，且多捐助。故其全部财产实止二十万元，多为房产及股票。且在未续弦之前，早已分配停妥。(凡此皆彦嫁时，所已明知者。)由一委员会管理，(查良钊亦其中要员。)而按时送款与各方。熊公当分配时，极廉且慨，每月自取三百元。续弦后，众议增给，月为六百元。及熊公殁后，众以彦守节继志，又熊长公子亦殁于津，并合所得，今彦居沪，每月实得八百元。其在北平之家用汽车亦已运沪，今供彦乘用。彦所获者此耳。(四)彦继助熊公，主办慈幼院事，甚为忙碌。彦极有才，且能称职，众亦欣服。惟彦去岁北上，止于津，以过于审慎，未至北京，亲友及院中人员不无失望。慈幼院经费，原由财政部按月补助一万元。国难起后减半，每月五千元。彦 1938 六月偕芷赴武汉谒孔祥熙等，即为此。今其确数未知。但彦每函慈幼院中人员，必重言经费拮据，聃令省俭云云。今在桂林设分院，无非国难时内迁，以得政府资助之意，而以所得之款，分济香山本院焉耳。(五)彦为夫人不久，故与熊氏旧日亲友，多未熟识。熊公殁后，众议纷纭。鼎谓北京西山墓已筑就，主即葬于该处。芷则主先行火化，以骨灰运北京葬西山。彦亦不敢决。遂乃薰葬香港，俟国难终时再议。是故彦在熊氏，身实孤单。虽物质充足，精神当不免寂苦。彦母已殁。今春，彦父病重。彦回籍省视，道阻，不得回沪。在籍约两月。适敌袭闽浙，日日奔避空袭，颇为狼狈云。彦家有庶母，其庶出之弟，甚顽劣不成器。彦之三妹辅文，已离婚，并挈一孩，依彦居沪为伴。彦之二妹同文，其第二女，彦所最爱，抚之，以为己出焉。……

次宓述以往与彦交涉之梗概，至最近为止。K 母谓：宓与彦之旧情，众人尽知。熊公亦知。熊公续弦之举，为之惋惜者不少。而彦之弃宓而嫁熊公，即就其本身言，实为错误。盖重浮名与虚荣，以及些

小物质之舒适,而不计爱情与幸福。彦乃一极聪明人,而不谓其乃为此甚愚之事。然而事已至此,环境所制限,今后彦恐将安其固有,不愿改移。宓企图仍为朋友,原极正当而光明之事,彦犹且不肯许,况宓欲与彦结婚,岂非绝对无望。故为宓计,宜即舍去,云云。……

宓闻 K 母所述,如饮冷水,甚为憬悟而懊丧。其时已过 7:00,遂伴 K 夫妇及 K 母,乘人力车,至曲园,赴袁守和夫妇招宴。席间宓仍多思彦事。9:00 席散。宓仍伴 K 夫妇与其母步行至青云街,乃穿翠湖独步归。10:00 即寝。

夜中雨。甚寒。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阴。早餐如恒。上午读宁所记钱锺书 Contemporary Novel^①讲义,完。甚佩。9—10 刘昌民由宁导来见,刘默庵之子也。10—11 韩斌女士来,知仍在艺专肄业。

正午珏良处午饭。珏良曾借用德锡款 \$ 150。德锡以将去此他适,求宓转账代还,宓允之,遂付德锡 \$ 150,而作为珏良借用宓款 \$ 150,于是宓第二段借与珏良之款共计 \$ 500 矣。宓作一清账,付珏良收阅。

下午,无所事。3:30 访邵可偈夫妇于云大寓楼。小楼秋寒,布帷纸窗。而邵夫人懿适病。伉俪幽居,别饶佳趣。宓尚恨无此清福也(cf. 一九二五年春,刘永济婚后所作《浣溪纱》词)。进柠檬茶。

5:00 偕邵可偈夫妇同出。宓至大兴街,见 K 夫妇及母。告以拟荐韩斌女仆高妈,约明日上午同来接洽。宓旋即步至绥靖路保定东方酒楼,赴椒花社第四集之宴。是日值宓为社主,作东,便宴(\$ 11)。

① 《当代小说》。

客(社员五人外)有德锡及颢。评阅社稿而外,并以东字飞觞,行酒令。

9:00 归舍。接钱学熙九月二十二日航函,情意殷切,遂即作复,拟以近两月日记稿寄钱君阅。卒不果行。

九月三十日 星期六

阴。略有晴意。早餐如恒。8—10 读宁所记钱锺书之 Renaissance Literature^①讲义,亦佳。10:00 出胜因寺,入小西门,访韩斌。略坐,即偕韩斌率其女仆高妈,步至大兴街 K 宅,见 K 夫及 K 母,商定女仆雇用事。(斌将移住女青年会。)

11:30 偕斌出,遇(1)容琬(2)衣家瑛于途。斌邀宓在五华楼上西餐,价增为 \$ 2.50 矣,而菜仍菲劣。正午, K 夫陈永龄来至五华门外街中,为迎候 K。已而 K 自图书馆散归,遇龄,相对欣笑, K 挽龄左臂,伏龄肩,斜倚而行,状极欢洽。宓与斌在五华二楼,座适临窗,观之历历如绘如剧也。

1—2 陪斌至兴隆街艺专校。斌导宓观该校艺展。其西画一部,以教授为立体派,故画皆粗恶。惟斌所画雅淡明细而匀净,实属鹤立鸡群也。2:00 别斌步归舍。

3—4 陈铨来,甫由蜀携眷飞回。谈及宓七月十九日致铨函,铨坚谓该函中未见附有宓致卢冀野、周光午函。宓以此函既未达二人,须宓再受痛苦,另写一函,殊为怨愤。铨又述蜀中强征壮丁之各种流弊。总之,好利恃强,备极残虐。呜呼,中国人心道德如不改良,终于无望。若如此法驱民而战,则虽胜日本亦无意义与价值,况由今之道必败乎?宓观于西欧、俄、德等国之诈横,及日本、中国之虐用其民,

^①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

乃益明悉孔子、孟子抑霸重民、主德斥利之学说劝教之正人切要，于今之时势尤为合宜。而 Babbitt 先师与穆尔 More 先生，以及黄晦闻师之主张，正即孔、孟之旨，而为今日中西世界对症之良药。宓阅历愈多，于此益知之明而信之笃矣。……

4—5 俞大鲲^①来，谈询研究院课程。5:30 至珥良处晚饭，途遇黄维。晚 7—8 访公超不遇。在其宅中，陪超夫人等晚饭闲谈。又食糖煮桃片。盘桓久之乃归(超女名叶彤，子名叶炜)。

8—10 作函致卢冀野、周光午二人，申明宓不喜心一而忠爱彦之本意。痛斥二人撰印《恼毛女峰曲》之非，且以恶词辱骂之。(非是，不能泄宓之愤怒也。)并以宓七月十九日之日记钞示之。虽结怨于二人(已声明绝交)，不暇顾矣！又复夏启贤(昆明：邮箱十八号)函，告以钱学熙君之近况。乃寝。方宓作函时，宁导李博高来辞行。

十月一日 星期日

半阴晴。颇寒。晨，早餐如恒。补作日记。

10:00 赵淞自成都回校，宓助其布置一切，仍同室居住。

宓旋即如约，由小西门入城，至平安第访滕固。值客多，宓乃暂出，在金碧路徘徊，遇莫泮芹、金岳霖。已而固来，邀至平安第寓宅，谈。宓略述 K 母所言彦及熊宅一切情形。见九月二十八日记。固静聆之后，乃云：人世文明价值，即在真实不欺，发乎至情。苟能为此，即是有功于天下后世。而足自慰自安，初不必计及其间之成败利害得失种种。今宓之对彦，似能有合于此标准，故应勇往坚持，不宜移易。

^① 俞大鲲(1916—)天津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6 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部肄业。曾在重庆中央信托局工作。1949 年后，在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工作。

至今后对彦表现宓之爱情所当用之方式，固以为不宜急躁，不能激烈。盖生人初交，或可以变化不测，出其不意，而取胜；然在熟人久交，则彼此一切尽知，只有忍耐持久，逐渐而有恒，使之徐为感动。如檐际滴水，积久可以碎石成穴。舍此无他道也。且宓对彦之爱，既由本心所不容己，超乎一切实事利害之上，则虽连续表情，至老至死，而彦犹不感动，不通信，不晤面，不结婚，在宓亦当无悔无嫌。盖其表示爱情之过程，即为有价值者也。而按之实事，彦即仍受朱曦之影响，或因循苟且，不愿或不敢毅然自行改易其生活之方式，解除其本身及环境中各种束缚，与宓结婚。彦即使因不拟婚宓，遂有所顾忌而不与宓见面通信，其心必不至无所感动。自叹年老身衰，孤单寂郁，一切渺如云烟，而此一故友，犹始终念念不忘，宁非私幸？故若仅止于友谊，宓之爱情已非空施枉费。况世事多变，前途难以预知。则他年环境未必不改易，束缚未必不能解除耶？总之，宓对彦仍宜连续不断，自由表示宓心中之真情，而不问其结果如何。先求真情能通，两心互相联系，则已事倍功半矣。而其事实上之结果，亦未必不佳也。云云。……宓聆固以上所劝励宓之言，中心为之振奋，不觉情志勇往，欢欣鼓舞。盖人之需朋友之援助同情也如是。又杂谈久之。

正午，固邀宓至再春园便餐。固日内赴渝，遂别。

宓于下午 2:00 步归舍。适遇珏、侨、宁将游大观楼，乃与同往。乘舟来回。近以积水涨，堤路几全淹没。至大观楼，游人颇多。遇余建勋夫妇殷殷相招，乃至其寓楼小坐。食包子，啜茗。日前同席之汤博士夫妇亦在座。宓旋与珏等乘原舟归。5:00 抵舍。

晚 6:00 在舍内楼下晚饭。盖宓由今日起，加入本楼诸教授之食堂，月付饭费 \$ 25。（早餐仍外出，食洗沙包子与豆浆，费 \$ 0.15）。较为近便而省时也。

宓下午外出时,巫宝三^①偕其妻孙家绣^②,持张泽熙函来访。为琇求教职也。

赵淞来即病。晚,宓命制姜汤,为之调服,宓亦自饮二孟。作日记。10:00寝。

宓今晨徘徊金碧路之顷,作成椒花社五集第一题《秃笔》七律一首,录此更待修改。诗云云,盖自寓其身世也:

挥洒磋磨过一生,身如麈帚有枯荣。

参阅 Swift 之 A Meditation Upon A Broomstick^③一文。

新兴难比柔钢锐,旧念常随悬、怀、依。水墨清。

曾梦焦花呕锦字,未容草檄起雄兵。

汪中多恨冯唐老,只合投闲住管城。

十月二日 星期一

晴 晨函韩斌,为所托事。早餐如恒。

今明两日,联大各系学生选课。宓于上午9—12陪超至昆华中

① 巫宝三(1905—),在校名宝山,字味苏,江苏句容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32年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先后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兼中央大学教授。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错划改正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研究员。

② 孙家绣(1914—),女,浙江余姚人。燕京大学英文系肄业。美国米尔斯大学文学士。蒙特霍留克大学戏剧文学硕士。哈佛大学剧本创作班学习。1939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讲师,金陵大学、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教授。1949年后,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编译室主任、戏剧文学系主任。

③ 斯威夫特之《关于一把扫帚柄的沉思》(这是斯威夫特1710年发表的一篇深刻的散文随笔)。Jonathan Swift 江奈生·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政论家和讽刺小说家。

学北院，助办审查外文系学生选课之事，兼有清华学生，宓代陈福田主政审核。

止午，回舍午餐。下午 1:20 复往。在朱荫章处，为超借取文具。5:00 归舍休息。晚，早寝。

吴曾愈希之。现住上海愚园路 668 弄 309 号(陈达寄言候问)。

十月三日 星期二

晴。晨，早餐前，晤金岳霖归自蜀，劝游峨嵋。

上午 9—12，下午 2—5，仍往助超办学生选课事。林同巖来，以其妹同梅^①入学事相托。上午刘缘子来，服饰朴素，不施脂粉。一切禀命于宓，如痴而笑。

下午陈慈、张婉英来，特求通融某件，宓曲从而旁助之。林同巖滇缅铁路副工程师，兼工务课设计股主任。住翠湖东路八号。同济弟。率高训铨^②其未婚妻。选课。又下午湘生程绥楚来，求为《宇宙风》撰文，遂谈及遑。

5:00 事毕回舍。读章太炎《国故论衡》。

晚饭后 7—9 至文化巷 11 号访珏良、郑侨、赋宁，并偕出，至黄公东街，食元宵及面饺(\$1.40)。又沿正义路游步至近日楼而归。倦甚，即寝。

十月四日 星期三

半阴暗。早餐如恒。上午 9—11 偕公超等至凤翥街之东联大

① 林同梅(1918—)，女，福建福州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2 年毕业。留校任助教，后去美国。

② 高训铨，女，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2 年毕业。后去美国。

新校舍，参加联大始业式及精神总动员集会。梅公主席。不备记。

归舍午餐。下午1—2 寝息。微雨。孙晋三来，辞行。又梁祖荫^①住青云街99号赵九章处。导戴镗龄^②江苏泰兴，生圆通旅社二十一室。来。戴留英，习文学，欲求职位。客去后，3—5 评阅清华工科研究所英文考卷。5—6 查良铮等来补选课。

晚饭后，至文化巷珏、侨处，略坐，饮汤。即归。凌宁所记钱锺书 Renaissance Literature 讲义完，并甚佩服。而惜钱君今年之改就师范学院教职也。

十月五日 星期四

晴。早餐如恒。以后不悉记。上午9—12 陪公超至系主任室办公。昆中北院视察。工校内银行取款。清华教务处送还考卷。又接洽张君川事，即复张函贵阳油榨街（南门外）职业学校，教育科。命勿来研究院复学。

下午2—3 率校工姜光祖雇三挑夫，自文化巷珏良寓中，运宓之大书箱至超宅中存放。又甲乙二小书箱至宓室中。费\$0.90。付珏良\$100。连前共借与珏良\$600。

下午3—5 靳文翰来，述与衣家瑛订婚及平日生活详情。瑛之乖僻暴怒，诚爱情中之冤孽。而翰之忍耐痛苦，平心静气，不叛不争，善能自克，弥可钦重，亦情海中之大贤矣。

① 梁祖荫(1908—)，河南宜阳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35年毕业。后甫自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回国。

② 戴镗龄(1913—)，江苏镇江人。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1939年至1953年在武汉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任教，其间曾在安庆安徽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兼课。1953年后，在广州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任教授。“文化大革命”后期，曾调整到广州外国语学院，后又回中山大学任教。

晚饭后,电灯熄者近一小时。宓今日编讲义。于各国文字之源流,多请教于邵循正君。其绩学可佩也。

十月六日 星期五

晴。上午 9—12 陪公超至系主任室办公。学生来补选课者颇多。在超宅中午饭。约以后在超宅用午晚膳,月纳饭费 \$ 30 或更稍多。

下午,编理讲义。3—5 至系主任室打印。5:30 赴邵可偕之约,至其云大寓楼晚饭。会晤自黔来之孙伏园^①,商难童学校事。

昆华师范之井近厕。井水污臭,经医化验有毒。饮之者恒泻。宓素戒不饮。近在舍与同居诸君共食,遂恒觉腹痛。自今晨起,且泻。9:00 急走回舍,如厕。即时退出同舍诸君之食桌,由杨业治处取回膳费馀款 \$ 20。编钞讲义,寝颇迟。

上午 K 来访,不遇。留短柬。宓遇 K 于途,未知也。

十月七日 星期六

阴,间晴。上午 8:30—12,在系主任室助超办公。仍有学生补选、改选功课。雨。正午偕归舍。宓乃至富春街口洞天饭店赴邵可偕约便宴,续商难童学校事。同张起钧等。

大雨。下午 2:00 偕孙伏园、林文铮至翠湖饭店。而宓腹痛欲

^① 孙伏园(1894—1966),原名福源,浙江绍兴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 1921 年毕业。先后主编《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中央日报副刊》,《贡献》《当代》杂志,并曾创办《语丝》周刊。1928 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1931 年回国后,任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河北保定实验区主任。抗战期间,曾任湖南衡山实验县县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齐鲁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同时主编《新民报》副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华全国文联委员。

焉，乃急走归舍。叶彤来。又邓铿章来，以深灰色绒西裤一条售与宓，付价\$28。云是海防制。盖昨宓曾托其赴港代购也。已而大雨。深阴。今午席间，闻苏俄不惟以重兵开入新疆，且致牒中国政府，要求(一)蒋公下野；(二)全国赤化等。呜呼，前虎后狼。中国之瓜分覆亡，不可免矣。……

夕，小雨。6—8至文化巷11号珏良处晚饭。此为末次，盖珏、侨明日将迁寓中和巷2号矣。饭后，进甜酒。又聆珏良唱京戏。归舍即寝。

十月八日 星期日

阴。早餐如恒。读《埃及文学史》。9:30率姜光祖至文化巷珏处，取回红漆凳。宓乃至云大邵可偕宅，送还手电筒。得函，约下午四时会议。

邵君既外出，不遇，宓乃径至大兴街28，见K母女，留饭，并约同游大观楼。展阅K幼时逐年照像册。宓旋至光华街正义路，购黑线襪一双(0.70)。又练习簿一册，凡16页(\$0.50)。仍返K宅，K夫陈永龄已归。旋其友杜增瑞来，同午饭，甚佳美。饭时，雨。1:30警报传，乃与杜君陪伴K及其母、夫，同由北门街出北门，在田野避空袭。时，阴欲雨，已而渐晴。约近5:00，解除。宓乃独沿环城马路回舍，如厕。盖仍腹痛、泻未止也。途遇陈念。

夕6:00出，遇王瀛洲，立谈，宓至友谊晚餐，进麦片及面包。

早寝。

十月九日 星期一

晴。早餐如恒。晨8—9与陈福田谈系务，昨晚至白檀香山者也。

9—11 赴昆中北院第二次教育部统一招生考场英文。监考。11—12 至昆中南院就郑校医诊病，断为痢疾。给以药 Epsom Salt^①。遇 Gapanovich 夫人及女 Verta 等。

正午回舍。宁来。偕至大众电影院前嚼芬食铺，进牛乳麦片及面包（\$1）。又至正义路购挂面，劣者，七角。遵校医嘱也。次至中和巷二号新居楼上。访珏、侨。3:30 乃出城回舍。钞笔记。晚食挂面及面包。苏国桢迁来。

是日共泻痢四次。即上午 6:00，正午 12:00，下午 3:30，7:00 是也。自正午起，饭后服医给之 Epsom Salt 一小包。正午函林文铮，报告其授课时间表。

下午铮来，上午韩斌小姐来，宓皆未在看。又 1:30 在华山南路，遇 K 夫妇。又遇敬，往办公云。

十一月九日 星期四^②

晴。上午读 Zucker 本之“Acts”^③。叶宅午饭。

下午 2—3 寝息。

4:00 至中和巷二号访珏良，以写就之付款办法一纸交珏良，请其在沪直付法币与心一，出具收据。付心一之款，为壹仟元整。心一沪寓址为“康脑脱路，733 街，绿杨邨，十二号”……即偕珏良至护国街、维新街，74 号吴文藻宅，访日昨到此之周叔昭。

6:00 宴叔昭及珏良于冠生园（\$12）。郑侨未到。8—10 再至叔昭寓中坐谈。食柿。见吴文藻，瞿同祖。

① 泻盐。

② 作者 1939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8 日日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未归还。

③ 读楚克（原北京大学教授，著有《西洋文学选读》，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之《圣经·新约全书》中《使徒行传》。

10:00 步归舍。续读“Acts”完。12:00 始寝。

十一月十日 星期五

阴。微雨。小寒。晨 8—9 上《欧洲文学史》课。10—12 读书。叶宅午饭晚饭。

下午 2—3 寝息。3—5 至地坛图书馆借书,为朱经农夫人,又为学生参考。

晚,读 Arthur Waley^① 英译“Tales of Genji”^②《源氏物语》。之首章。甚似《石头记》云。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上午作长函复钱学熙,备述必今年暑假中(一)雨(二)病(三)忙(四)M^③(五)心一等情事。未完。

下午 2:30—3:30 上《欧洲文学史》课。举行第一次小考。归后,阅考卷。午晚叶宅饭。以后不悉记。晚,早寝。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上午续作复钱学熙长函完。另一纸,由熙转交心一:内详列取款办法。侯珏良之伯父梅泉先生以 \$ 1000 拨交时,由熙偕心一同往领取,当场写具收据。盖心一无才,累宓滋甚,不得不为周详布置也。……此函(航空)即于上午发出。寄沪爱文义路一六九号。熙收。

下午,校改金平宙为吴经熊所打印宓撰 Homer 及希腊文学史讲

① Arthur Waley 阿瑟·韦利(1889—1966),英国汉学家,汉语和日语翻译家。

② 《源氏物语》,日本古典文学名著。

③ 毛(彦文)。

义凡三份。晚读曾毅著《中国文学史》。早寝。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一

阴。微雨。上午 8—10 上《欧洲文学史》及《古代文学》课。10—11 偕 J. J. Gapanovich 君至新校舍，寻访校医室新址。又请事务分处罗岐生君代为查觅必在昆华北院 9 教室壁间粘贴之《欧文史》讲义，近连图钉为人取去。乃归。11—12 与郑之蕃谈。叶宅午饭晚饭。

下午，续昨校改 Homer 及希腊文学史讲义稿。

晚读曾著文学史。

8—11 吴仲贤来。步谈 M 事，久久，甚为郁愤。贤意仍以与 M 见面，方可定夺。否则另求配偶，云云。非必志也。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二

阴。雨。晨 8—9 上《人文主义》课第 7 教室。归后，批阅该课中吴玉所作自述《故吾今我》等卷。叶宅午饭晚饭。又上午 11—12 靳文翰来。

下午，作长函，复潘式，十月三日来函，并诗多篇。任内政部秘书。——重庆，通远门外，（下）罗家湾九号。女友名静君。兼复胡微。四月三日，又七月三十一日来函，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秘书。——重庆春森路，雄庄，一号。备述宓今年暑假中（一）雨（二）病（三）忙（四）M（五）心一（六）卢冀野、周光午等情。附寄《怨情诗》八首。有序。此函于明晨以航邮寄去。

晚，早寝。雨。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三

阴。雨。昨夜雨不止。道路泥泞，如暑假时。晨 8—10 上《欧

文史》及《古代文学》课。叶宅午饭晚饭。

下午稟父明晨发出,航空。复父十月十二日、三十日两航谕。盖未稟上父者已五旬,甚歉疚矣。

晚,早寝。

十一月十六日

晴。精神为之一快。晨8—9上《人文主义》课。9—12至昆华师范学生理发室,久坐候,卒未得理发之机会。读林徽音选《大公报文艺副刊短篇小说集》数篇,均佳。叶宅午晚饭。

下午1—3寝息。3—3:30,吴仲贤来,谈宗教等。3:30—5:30至工业学校,赴外文系会议。公超命任记录。

晚,又往剪发,未成。9—11作函No.13致彦,明晨发出,航空。寄沪宅。大意,祈求彦速来信,详述彦之生活实况及真实意向。有爱则结合,而事实之困难不足虑。即一时不能结合,为友亦乐。无爱则各行各事,不再干扰。然宓在未见面晤谈,又未接到彦亲笔详函以前,宓终不敢断定如何,而自定方针云云。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

晴。晨8—9上《欧文史》,讲《新约》。

10—12朱宝昌^①来,谈甚畅且洽。

叶宅午饭。2—3寝息。4—5在叶宅读“Mowrer in China”(Penguin Special 1938)^②。5:00出,在中华书局为叶彤购书。即至维

^① 朱宝昌(1909—1991),字进之,号希曼,江苏黄桥人。燕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曾任教于燕京大学、云南大学,讲授逻辑、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教中国古典文学。长期任教于陕西师范大学,1957年曾被错划为右派。

^② 《墨热在中国》(企鹅丛书1938)。此处原稿磨损,Mowrer一字已辨认不清。

新街 74 访周叔昭，赴呈贡，不遇。与珏良及瞿同祖坐谈。

7:00 至冠生园，赴 A. L. Pollard - Urquhart^① 请宴，介识其姊丈新任英国驻昆明总领事 H. I. Prideaux - Brune^② 君。肴饌甚丰，酒亦佳。而宓深感必近者与公宴，论年则几为最老，叙座则降居最末。今晚即然。其上皆校长、馆长、教务长、院长，必仅教授而已。愈可见宓在此世间之失败而不容恋恋矣！

与叶企孙同行一段。11:00 抵舍。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阴。上午 10—11 张企泰来访，略述歆海夫妇情形。杨荣春来，昨晚已来一次。请参加明日下午与蔡洁珊婚礼。叶宅午饭。

下午 2:30—3:30 上《欧洲文学史》课，精神不振，颇郁悒。下课时，刘缘子近被降为一年级生。钱懿格近仗其父钱宗泽势，不考而入学，且插二年级。二女生并见宓接洽课业。而刘之可爱，钱之可厌；刘之负实学而遭屈抑，钱之仗官势而获高列，实令宓感愤已极。本校不讲公道，舞玩法律，至于如此！而宓亦只得强颜以敷衍钱女耳！噫。

夕 4—6 读《周作人近作选集》。叶宅晚饭。晚，早寝。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晴。

上午读《印度哲学宗教史》。11:00 至叶宅。邵循正请宴于兴宝园，因其英国狼犬 Blackie 走失而复寻归，设宴志庆也。与超夫妇女同步往。宴毕，又陪同在市中购物。2—4 偕林兴鄂君公超之妹夫，住超宅。步至翠湖中心莲笑楼茗坐。遇胡□□偕其新婚之妻并婴儿。

① 即吴可读(1894—1940)，时在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任教。

② 俾德本。

又遇王玉章,谈久之。

归舍,剪发,未成。杨荣春婚礼,未赴。送贺仪二元。

叶宅晚饭。晚7—9陪公超至云大寓楼,访邵可倡夫妇。张翰书亦在。知起钧率难童二十人十六男,四女。明晚到。进“中国咖啡”,当是石厥明,及点心。超饮二巨杯,出后大吐,且如厕泻。缓步而归。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

半阴晴。晨8—10上课如恒。归舍剪发,又未成。叶宅午饭。谢文通来,邀宴。

下午1:30出,先至景星街100乐群社剪发。后始知该社已易发匠,技术粗劣,甚为怏怏。次至光华街美生浴身(\$0.80)。4:00至护国路302文利昌柴炭铺,为超宅传命送炭来。久寻始得,然后步归。至翠湖中心茶座,遇贺麟与任继愈^①,坐谈。宓述拟设讲道之学会,拟名曰“心社”。麟极赞成,共商分途进行。

6:00归。叶宅晚饭。晚撰作《心社简章》。又改阅《人文主义》学生课卷。至12:30始寝。

晚奉父谕。又接含弟武功函,请购寄网球。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风。晨8—9上《人文主义》课,讲“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颇能发挥而明其正旨。以《诗集》假吴玉读。

9:00往访赵紫宸,为“心社”事。途遇寅恪等。在知味轩食米

① 任继愈(1916—),字义之,山东平原人。193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39年在昆明读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42年起,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年筹建中国科学院世界研究所,任所长兼研究员。1987年,调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酒。遇陈梦家于途。及抵平政街 68 赵宅，而紫宸适外出。萝蕤陪待，并进茶及蜜枣二枚。谈至 10:30，乃辞归。过圆通旅社，访吴仲贤。旋偕出，行至翠湖中心而别。

必至叶宅午饭。下午 2—3 寢息。3—4 衣家瑛来。读书。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晨 8—10 上课如恒。归后 11—12 赵紫宸偕其教友白约翰(John Baker)、吴盛德君来访，谈“心社”事。

下午 3:30 至昆华中学北院约贺麟。宓先至翠湖海心亭下茶座。4:00 赵紫宸来，述其传教工作原理及办法。4:30 贺麟来。共商“心社”事，决以文林堂为集会之所。将近 6:00 散。

是晨杨清告宓，雪梅已到昆明。及夕，宓乃遇马曜幼初。与雪梅夫妇于翠湖北路。盖曜来省入联大进修班也。邵可偕约，未及往。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晴。晨 8—9 上《人文》课。9—11 至青云街 217 后院二楼，访雪梅。适曜赴校上课，宓得与雪梅静谈。雪梅述说曜之卑鄙情事。又述伊与健群通函内容。宓仍以伊之嫁曜为多此一举也。……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 1—3 寢息。3—5 读书。5—6 朱宝昌来，偕出。行过翠湖，略谈“心社”事。

6:00 遇胡光炜小石。于华山南路。从其意，乘人力车，6:30 至同仁街曲园，赴滕固招宴。座客多谈书籍版本及古玩损失事。9:00 散。宓偕余建勋夫妇等步行至北门街，宓至毛子水寓斋坐谈。谈敬等事。11:30 乃步月独行回舍。又念及彦，百感重生矣。即寝。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晴。晨8—9上《欧文史》课。上午读书。叶宅午饭。

下午1:30 吴仲贤来。偕出，至翠湖海心亭下茗坐。谈贤恋爱事。宓卒劝贤致函刘静华联大三年级女生。约宴。5:00 偕贤访敬。又访邵可侣夫妇，均未值。各留函。6:00 别。宓归叶宅晚饭。

7—8 偕超全家外出，至翠湖步月。而宓与超至敬宅中取回宓代超留托敬转交包昌文夫人蒯彦范之函。敬未在家，见徐萱^①焉。

8:00 宓先急归，而吴仲贤已来，以致刘静华函付宓转仆送交。又在楼下操场步月，谈至11:00始去。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晴。精神不振。上午作《文学与人生》稿，未成。叶宅午饭晚饭。下午2:30—3:30上《欧文史》课。为Outline事，责学生嫌太急切。3:30 吴仲贤已来，坐候。乃再至翠湖海心亭茗叙至6:00。贤以刘静华不回信，甚愤慨。宓力劝之，并自陈所苦。再遇雪梅夫妇。

晚饭后，宓由叶宅回室，而仲贤已在。先与王竹溪共谈国家社会事。宓继乃陪贤在操场中步月，直谈至中夜12:00始别去。宓甚不以贤之愤激态度为然。劝之不听，故几于不欢而散。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阴。风。微雨。上午读书。10—11 邵可侣来，商难童学校

^① 徐萱，女，江苏无锡人。清华大学经济系1939年毕业。曾任重庆交通部驿运管理处统计课课员，台湾语文学院及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教员。后去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大学图书馆任职。

事。叶宅午饭晚饭。

下午 3:30 至翠湖海心亭。贺麟已先在，茗谈。麟极赞赏之《人生哲学大纲》，而力劝宓屏除百事，专力撰成《人生哲学》一书，谓书成则宓身健心乐。且嘱宓勿以《大纲》稿示人，恐被他人窃取误用，云云。至“心社”事，麟认为无益有损，遂议决婉辞取消之。

6:00 归。叶宅晚饭。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半阴晴。晨 8—10 上课如恒。10—11 走访吴仲贤于圆通旅社，未遇，留柬。又访寅恪、锡予于璇花巷，亦未遇，乃归。叶宅午晚饭。

下午寝息。3:00 吴仲贤 Matthew J. S. Wu 来辞行。郑之蕃邀同至黄公东街四川馆，食汤圆二碗。又至翠湖海心亭楼上茗坐。大风颇寒。5:00 散归。晚早寝。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晴。晨 8—9 上《人文》课。学生吴玉读宓《诗集》，作评文一篇，又书四问。归舍。9—11 乃为之批答。11—12 颢来。其办公处及宿舍，现在拓东路兴仁街 42 号楼上。

正午，叶宅午饭。下午 1—3 寝息。4:00 往访超，同至云南大学医学院，赴难童学校会议。大风骤起，寒甚。6:00 至邵可偕夫妇寓楼晚饭。7:30 偕张起钧同出。宓急至文林堂，赴“心社”筹备会。议决，不用社名及组织，仅于每两星期在赵紫宸宅中聚谈一次。凡六人。是晚，谈宗教与哲学之关系。9:00 归。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阴、微雨 颇寒。晨 8—10 上课如恒。10:00 代公超送柬与

吴可读。10:20 归舍，接超函，因病缺课。遂复往昆华南院外文系主任室，告助教曹鸿昭为超布告学生无课等情。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整理床铺。又开小箱取书。晚 8:00 即寝。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四

阴。午后晴。因思今晚演讲内容，未明即醒。久久不寐。晨 8—9 上《人文主义》课。归后，迄午至夕，徘徊无所事事。不能读书，但思今晚演讲稿。叶宅午晚饭。

晚 7:00—8:30 以赵紫宸约，在文林堂演讲《文学与人生》。听众约 60 人，皆联大熟识之学生，而必所讲殊空疏，甚为愧悔。盖山久久怠废不读书之故耳。

十二月一日 星期五

晴。晨 8—9 上课如恒。下午，借超打字机，在室外楼角打印讲义。风大，颇寒。叶宅午晚饭。

晚 7—9 至玉龙堆四号，则敬已迁居女青年会矣。拟劝阻，不及。遂与徐芳、顾良谈，知宓之《人生哲学大纲》及《石头记评赞》二稿，均在顾良处。甚为欣快，盖久寻不得者也。

十二月二日 星期六

阴。风。上午，改昨所打印讲义。叶宅午饭。

下午 2:30—3:30 上课。4:00 至超宅。偕珏良及超散步于翠湖。珏良邀至景虹街内翠湖咖啡馆进糕面。6:00 陪超至登华街取物。又至才盛巷，赴北京大学教职员俱乐部之公宴。必本不当往，超强宓与偕。入宴，宓独为外宾。而杨、傅、郑诸君频来劝酌。宓饮黄

酒十五六杯，尚称欢洽。9—10 归途，复陪超至登华街刘泽荣^①宅中饮红茶，谈中国战事及外交。宓倦甚，思寝。又同步归。

十二月三日 星期日

晴。晨起略迟。无所事事。10—11 水天同等来访。约近正午，偕邵循正至翠湖咖啡馆，则超夫妇子女及林兴鄂君已先在。宓如约宴超等于此，仅食糕面肉等，费 \$ 13。

下午 2—5 至云兴巷三号，访 K 及其大其母。进咖啡糕点及饺，又玩纸牌，馀客未在。宓久未往访 K 等。昨晚接 K 来函，故即往。

5—6 步归。6:00 超宅晚饭。

十二月四日 星期一

晴。晨作《岁暮诗》，未成。上午 8—9，又 9—10，上课如恒。宓原拟宴客，以滕固复函，请缓期，故复一分函取消原约。至芳宅留函。次至大兴街邮局为公超发信。在知味轩进米酒冲蛋。遇余建勋夫妇于途。10:40 访毛子水于北仓坡寓宅。久坐。即在其宅中，与吴大猷^②夫妇同午饭，进饼及面。下午 2:00 归。缝补衣被。

① 刘泽荣(1892—1970)，字绍周，广东高要人。俄国圣彼得堡大学毕业。曾任中华旅俄联合会会长。十月革命后，参与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曾三次会见列宁。1920 年回国，任中俄交涉委员会秘书，哈尔滨市自治会监察委员长，东省铁路理事会稽核局局长，中俄会议专门委员。1933 年至 1946 年，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西南联合大学俄语教授。1949 年 9 月，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后任新疆临时外交办事处处长，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和外交部顾问，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

② 吴大猷(1907—)，广东高要人。南开大学毕业。美国密西根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 年由军政部借聘，赴美研习。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嗣留美国，任教于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1956 年去台湾，在台湾大学及清华大学任教。1962 年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代理所长。1967 年任“国家安全会议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78 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退休，定居台湾。1983 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十二月五日 星期二

晴。晨8—9上《人文主义》课。讲两种世界，一多之是一是二之关系，颇多新喻。上午9—12打印讲义。下午续为修改。

十二月六日 星期三^①

晨8—10上《欧文史》及《古代文学》课。下午函熙（补寄心一长函）。晚，超宴蕙。

十二月七日 星期四

晨8—9上《人文》课。午饭，超不在H。晚，偕超访邵可倡，商定开难童学校董事会事。

十二月八日 星期五

上午8—9上《欧文史》课。超宅午饭，食油饼。

下午，函熙，转心一拨款函。又函贻志。禀父，附函须曼、含曼。函何墨林。

十二月九日 星期六

上午，改郑临川文。午间食油饼。

下午，考学生。4:00至子水处，同至K家。诸人到，松鹤楼宴客（\$20）。禀还颀。颀送宓与陈慈等出城，归。

十二月十日 星期日

阴。晨读《佛史》。10—12访寅恪，得诗（录）。未及与彤谈。

^① 1939年12月6日至12月30日日记，系作者未加整编誊钞之日记草稿。

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

陈寅恪

管仲忽别谓大人唐虞。表注。意如何，
三月昏昏似梦过。
先刺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埋狐搯催亡国，鸡飞犬升送逝波。
人事已穷天更远，只餘未死一悲歌。

下午，阅考卷。5—9 田德望来，翠湖晚饭。又步于翠湖东路。
归后 9:30—12:30 阅考卷，完。迟寝。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一

晴。 8—10 上《欧洲文学史》及《古代文学》课。超宅午饭。
下午，钞《佛史》完。重读 Grousset^①。超宅晚饭。
正午，周榆瑞至，赠宓被面。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 8—9 角室上《人文主义》课。遇雪梅。9—10 至马曜、雪梅宅谈，读曜诗。10—11 偕梅翠湖小餐。超宅午晚饭。
下午读 Grousset。夕闻向达云云，深为浙大诸君痛。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三

阴。 8—10 上课如恒。超宅午饭。午后续读 Grousset。

^① 格鲁塞 René Grousset 字乃·格鲁塞(1885—1952)，法国远东史家。著有《远东的文明》(Civilisations de l'Orient, 1929—1930)。

3:30 出,爽赵约谈。陪超工校访蕙,见林立。即至超宅晚饭,钱林兴鄂。陪超等久谈,至9:00后。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四

微雨。8—9 无讲堂。9—11 访雪梅,偕仲华至翠湖咖啡店,梅请小餐。超宅午饭。

下午1—2 偕超探倡病,欲止迟会,不从。2—5 在彤^①室中盘桓,读《中论》释。5—7 赴云大难童学校董事会。7—9 文林堂听赵紫宸讲《宗教与人生》。小店食四鸡蛋 etc.以当晚餐。归途遇钱君。于是11—12 起钩来,谈倡事。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晨8—9 上课。雪梅来,言约韩斌事。超宅午饭。

下午,偕朱宝昌同出。必偕郑之蕃吊蒋公之丧。然后3—5 与昌三人,在翠湖久坐,谈小说 etc.。

超宅晚饭。晚,宁米。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六

上午读 Grousset。11—12 颀来。超宅午饭。

下午2:30—3:30 上课。3:30—5:00 访倡。倡卧病,颇误会。

晚5—7 宴周榆瑞 etc.于卡尔登(\$13.50)。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读 Grousset。超宅午饭。

^① 指汤用彤。

下午 2—5 偕沈有鼎访徐芳，不遇。偕鼎坐翠湖。超宅晚饭。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一

阴，甚寒。8—10 上课。微雨。超宅午饭。

下午 2:00 访雪梅，偕访韩斌子女青年会。又梅请至四川馆食汤圆。5:00 宓独归。超宅晚饭。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二

阴。始着厚外套。8—9 上《人文》课。9—11 访彤，以读佛书笔记求政。归途遇麟，立谈。超宅午饭，食大饺。

下午 1—3 钞 Grousset 笔记。3—5 读元曲《秋雨梧桐》。

超宅晚饭。晚，陪超赴耀龙。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三

晴。8—10 上课。偕 Reicher 为廖草函。又为超送件与罗。超宅午饭。读宓《诗集》。黄维来。3:30—5:30 赴生活委员会。

超宅晚饭。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8—9 上《人文》课。珏(?)来上课(?)归，钞 Grousset 笔记。超宅午晚饭。晚复李慧可函(?)。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阴。风。8—9 上《欧文史》课。郑侨来。珏良旋来。10—11 与珏步绕翠湖，知其屡言皆虚。其父不肯偿补，且 \$ 700 无归还之望。甚愤苦。

超宅午饭。下午抄 Grousset 笔记。4—6 宴郑之蕃、朱宝昌于某云南馆，又食汤圆。

超宅晚饭。晚，复吴仲贤函。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阴。雨。寒。上午，稟姑母，详述近况。超宅午饭。

1—2 周覃菴来，同至校。2—3 上课。超宅晚饭。

晚 8—11 完姑母稟(三纸)，寄由心一转呈。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阴，雨，微雪。寒。开箱，取裘。钞佛书笔记。

11:00 彤导黄华来。密宴之于翠湖咖啡店(\$4)。又至市中，购物(每人\$2)合送叶彤叶炜。接函，3—5 赴邵可倡宅。旋有客来，归。叶宅晚饭，进酒。谈及韩□华等。9:00 归，即寝。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阴，雨，微雪。寒。放假。起迟(8:00 后)，无所事。叶宅午饭。取热水归，煮面。2—3 宁来。4:00 送裘与叶夫人，为缝补。围炉坐。读《佛论》。晚 9:00 归，即寝。

夕，共和春东大公宴，未赴。

汪华东词(录)。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阴。小雨，雪。寒。泥。8—9 上《人文》课。9—10 访雪梅，不在。与马曜谈诗。出，遇梅。归后，无所事。叶宅午饭，进酒。

下午 2—3 寢息。3—4 读 Ruskin “Pathetic Fallacy”^①。(上午 10—12 精神动员。下午 4:30 茶会,欢迎陈部长立夫。宓均未往。)

夕 5—8 形宴黄华于同义楼。卖烟妇(白秀英)纠缠。宓怒,且苦。黄华责宓乏修养。8—9 偕超步归。微月。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晴,仍寒。 8—10 上课。沈克家^②述家况。11—12 田德望来,辞行。叶宅午饭。

下午 1—3 作函(一)致郭斌龢。(二)复张志岳。均托田德望带交。4—5 在欧美馆晤滕固,读《宇宙风》。5—7 田归,宴田于保定东方酒楼。行至马市口而别。淡月如大金盘。归。

于操场遇陆家驹^③、王原真新夫妇,及陈慈、刘永理一对。宁来。9—11 与榆瑞操场步谈。欲介绍其四姑与我。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寒益甚。 8—9 上课。叶宅午饭。复黄冠群函。2—5 读 “Great English Prose Writer”^④。叶宅晚饭。汤^⑤在。

晚 7—9 听赵紫宸讲《诗与宗教》。

① 罗斯金《感情的误置》。这是一篇散文,批评赋予自然界现象或无生命事物以感情,如把汹涌的大海称为 the angry sea。John Ruskin 约翰·罗斯金(1819—1900),英国艺术评论家、社会改革家。

② 沈克家,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1 年毕业。

③ 陆家驹(1914—),浙江嘉兴人。清华大学经济系 1938 年毕业。美国纽约大学硕士。曾在香港理工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学院、美国德弗瑞工业学院任教,后为德弗瑞工业学院计划及开发部顾问。

④ 《英国散文大家》。

⑤ 疑指汤佩松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晴。仍寒。8—9 上课。10—11 颀来。付 \$5, 为须妹购寄钢笔。叶宅午饭。下午 1:30—2:30, 始代上《英文散文》课(昆北二室)。下午, 拆床帐 etc.。

5—8 宁约宴于日新西餐馆, 同颀。步归, 接缪钺、郭斌龢都匀函。复。又陈寒光函。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六

半阴晴。上午读 Bazeiot "Pure Ornate & Grotesque Poetry"^①。

10:30—2:00 警报, 在超园宅, 坟上, 午餐。汤佩松^②之盲夫人, 携婴及子来避难。

下午续读前书。4—6 访寅恪, 陪至华山西路, 配电筒。6—10 余宅宴。又玩 Meusch Argere dich nicht 之游戏^③。倦极思睡。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阴。寒略减。上午, 拟作函复 Harriet 等, 未果。读《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作者吴沃尧(一八六五—一九一〇), 享年与迄今岁适

① 巴塞奥《纯粹的, 词藻华丽的, 和怪诞的诗歌》。

② 汤佩松(1903—), 湖北浠水人。清华学校 1925 年毕业留美, 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哲学博士, 哈佛大学生理教研室研究员。1933 年回国, 先后任武汉大学、贵阳医学院、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 清华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评议员。1949 年后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北京植物生理研究室研究员兼主任,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

③ “嘿, 别生气”(德语)之游戏。

同。所作小说多且佳，而宓之小说尚未着笔，恐终无所成就矣！

午，函蒙自李伴梅君，慰昨轰炸受惊。

叶宅午饭。下午续读《怪现状》。3—5 靳文翰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长吴俊升来，略坐即去。黄维来。

5:00 至翠湖东路十一号，楼上，杨绍曾石先。宅。盖超夫妇，与杨君夫妇、王赣愚夫妇，并刘崇镛、崇乐兄弟等均互有戚谊。约，诸家合宴于杨宅，以度新年除夕。诸夫人自治肴馔，每人纳费 \$5。宓亦参与。小儿女众多。众皆立食。王还等亦被邀。宓与诸家多旧籍。皆不甚熟。以超故而来，故微觉索然寡兴。

9—10 偕超等至西仓坡五号梅贻琦校长宅，赴除夕迎年茶会。10:00 出，宓独归舍。倦甚，即寝。枕上作《民国二十八年 1939 除夜》诗一首。录左。

战乱兵火。余生幸苟全，滇南伏处又经年。

忘机已近知非岁，寻梦初通无着我。玄。

儿女室家随友乐，郁愁衰病枕书眠。

添薪天火孰仁智，立教兴邦望后贤。

此诗三句谓宓一生经济爱情等，处处皆受人欺，吃亏无限。四句指今年八月对彦之追求及其结果。至八句则谓今世之无贤才耳。

明晨，以右诗示郑之蕃。桐荪，吴江。承郑君《和作》如左。

累卵如何策万全，忍看急景又拟改选。残年。

坚兵未遏西秦暴，放论犹传东晋玄。

斗室有朋同证道，千山飞梦独愁眠。

汉家威武今安在，读史徒嗟卫霍贤。

1940 年 11 月

民國 廿九年

一月一日 星期一

阴。晨8:00起。9—10与郑之蕃谈,承和诗。10—11刘健来,谈诗。

11:30警报至。乃与邵循正君伴超夫妇子女,携馒头热水瓶及橘等,出。由农校外,登西南运输公司之载货汽车。开往西山,七公里外,止。下午3:00仍乘原车回。略读书。

夕5:00超夫人命阿彤送提盒来,中实馒头、肉丸,及糖粥,为必晚餐。以必不愿再赴杨宅故。即在本室中食之尽,认为极甘美云。

7:00即寝。

一月二日 星期二

晴。上午读Craig & Thomas合选编之:“Great English Prose Writers”^①。叶宅午饭。下午,续读此书。叶宅晚饭。晚黄维来,顾良托带还必所撰《人生哲学大纲》及《石头记评赞》(均英文)二稿。甚喜其无失。

晚,仍早寝。中夜起洩,月明疑昼,霜华满院,甚寒。再寝,则久不成寐。将曙,梦与彦遇。诸友同坐叙谈。而必与彦意见多相左,终乃怅然离分云。又梦至虚玄之境界,黑天圆转,万星灿布。必得窥宇宙之秘奥,知常变相关之真象,至为明密。必既彻悟,又为人指画述说。旋醒。过顷,则又茫然不能省记矣。盖必年前曾语汤锡予君,言近感(一)世事如密网,处处相关。故虽终身辛勤致力于某事,然所成究甚小。牵一发不能动全身,胜一角终且输全盘,故一切努力似皆无补。All efforts are fruitless, because life in the

① 克雷格和托马斯合选编之《英国散文大家》。

world relative^①。必欲有真实之成就，只有超然世外，为根本之整理，此即宗教是也。若陶诗所谓孔子欲“弥缝使其淳”者，亦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已。(二)我以前所作之事，所历之生活，如婚姻恋爱、编杂志、作诗、资助朋友等等，每一事似皆值得作，且皆立意甚高，而以全力赴之。然其结果无不失败。My life is a complete failure^②。失败之原因，乃由方法之不善，或材料对象选择之未精。而此二者，则又因必在当时学问识见之未充足，或偶然事境之所拘限，固亦莫可如何。即今后或重返于昔日，淬励精神，再作一遍，譬如下围棋，再试一局，结果仍必亏输。而不免于自悔，自责，自嗟，自怨。诚如是，则宓之正当途径，乃至一切人之正当途径。惟有逃世，弃世，出世。惟有归于纯正之宗教，而为内心之锻炼修行。即欲有所作为，如著述之业，亦必以出世后之所见所得，且用超然离世之态度写出之，方可成佳作，如《石头记》是也。由是以谈，宓欲撰述《人生哲学》，其目的为救国化世，仍不免于上所言弥缝之失。(cf. Carlyle “Sartor Resartus”^③)用力多而成功甚少，可以预知。不若专吾力以作成《新旧因缘》小说。上窥《石头记》之宗旨与方法。即以世外人(已出世者)写世中之事。虽材料只限一端，而心目中恒有全体在，所写庶几不至流于卑琐而拘执欬。今后决当于此一事努力。按宓《除夕》诗见上页所录。之三四句，即系撮述兹所记之(一)(二)两种观感。然此种观感，并非悲观或消极。盖宓深信薪尽火传之理。宇宙恒存，至情真理长在。然亿万之人，则倏生倏死，接续递代。物质方面，无时不在破坏中，而能力不减，光热不息。同是，精神方面，亿万之小我(个人)虽生死一瞬，渺小无成。甚至国家、种族、文明、典

① 所有的努力都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人间的生命只是相对的。

② 我一生是个完全的失败。

③ 例如，卡莱尔的讽刺小说《被别人量体裁衣的裁缝》(1833—1834)。

籍,全归湮灭,而影响终不可掩。至情真理变换其形式而且生且现。此吾最后之乐观信仰而不杂以宗教中之神话迷信者也。夫既视个人之生命,为一过程。则如薪既成灰,不能再燃。又如围棋既输,再下一盘亦仍必输。吾既老既衰,亦不必希冀重度他生或复返于年少。缘只此一次之涉历最有趣味。若停留不进,驻颜有方。则感觉烦闷,而若从头再走此路,则更索然乏味矣。进而言之,薪既成灰,是已发散其光热,吾已尽吾之人生职责矣。围棋一局,已略知棋法与棋理。欲著作棋谱,便可动笔。即再下二三盘,所得未必能胜过今兹。……

综上所述,必今后决以超然离世之态度自处。而专力于《新旧因缘》小说之撰作。以此为必一生经历之报告,藉完职责,而所成之精粗优劣在所不计。至于日常实际生活,则力求简捷,随缘应付,不使为必烦累。对人对事,则力求实际。尤其经济钱财,不再与人通假,免蹈以前之覆辙,而扰吾心。对彦拟听其自然变化,不再辛勤用力。以实际猜度,彦盖视生活经济为重,而视爱情道德为轻。既未深爱必于昔年,又安望圆满甜蜜于今后?知之既明,则勿庸牢缚吾心。外此新交旧识之女友女生,随处用情,但决不再以室家婚姻自加烦累,惟以理想的道德情谊对人。如此,亦可无憾矣。总之,于实际生活,应力求实际,轻便应付,不动心,不费力。而一切重要深厚之理想与感情,则全于《新旧因缘》小说中发挥之,表现之。如有暇,则勉力多读书。以此为必本年1940之新年决心(New Year Resolutions)可也。

一月三日 星期三

晴。上午,续读“Great English Prose Writers”。叶宅午饭。

下午2—3 黄华、褚凤章偕来,访超未遇。3—4 邵可偕来。

晚接郭斌龢自“贵州都匀都匀师范,浙大办事处”来函。即复,荐张君川为一年级英文讲师。8:00 即寝。

一月四日 星期四

晴。寒大减。晨8—9上《人文》课。上午，补作日记。

下午，读书。叶宅午晚饭。午饭未终，初次警报至。饭毕，偕超夫妇子女及邵君，并携犬，沿公路及滇缅铁路出避，止于堤岸。食梨。遇李天真女士及新由美回国之张骏祥君。4:00解除，归。为骏作函致李蓉，托助购欧亚机票。俾得早日赴渝就职。张与陈汉标偕来。

夕略读书。

晚8—1与周榆瑞散步操场，长谈。宓为详述宓与心一结婚离婚及与彦之往事。毕，榆瑞谓宓之失，只在（一）1931二月未赴美；（二）1933八月赴杭访雪梅；（三）1935正月复电“不能来沪”之三事。彦之失，只在未能曲体深会宓之情境及心理。然此爱究为有历史有价值，不宜放弃或休止，而当竭力进行，以图结婚云云。榆瑞之见解与钱学熙君略同。谓彦今兹之冷淡，非真拒绝，乃望宓仍如昔年之热烈追求云云。又言，自熊公歿后，榆瑞之学友，如周世光、吴富恒^①等，皆相共审计，宓何时与彦结婚。可见世人关心此事者实不乏。吴富恒曾述，熊公歿后其遗产十之九为熊芷攫去。彦所得无几云云。……直谈至上午一时始寝。

一月五日 星期五

晴。上午8—9上《欧史》课。学生尹士伟呈《读吴宓诗集敬题

① 吴富恒(1911—)，河北滦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35年毕业。美国哈佛大学硕士。1942年回国，任云南省立英语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1943年起，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外文系主任。1947年赴山东解放区，任烟台英文报社副总编辑。1948年任华东大学教授。1951年任山东大学教授。1953年任山东大学教务长。1959年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79年任山东大学校长。

赠》诗五古。三首。另录存。学生沈克家作说帖，求向湖南当道关说，禁其乡之豪另开俾谷牙行。宓喜沈生能作文言工楷，乃于10—11谒梅校长。不遇，留函，请函朱经农说项云。又领取清华1939十一月份薪金。以\$100假超，留\$100自用。叶宅午饭。

下午1:30甫上《英文散文》课，警报至，乃偕超及王曼明至超宅。即在金墓后坐息，以避之。远闻炸弹声浪越铁路北段，某处。约4:00解除。

晚6—10叶宅晚饭。超特治饌宴粵生梁华炎友誼饭馆主人。及阮、马二君。阮生为海防华侨，述安南人之风俗及虐待华侨一九二六年始。情事甚详。

一月六日 星期六

晴。上午起迟。坐廊下，浴日光，读《蒹葭楼诗》。

叶宅午饭。炜病。下午1—2陪超至天君堂巷访寻郑校医寓宅，未得。2:30—3:30上《欧史》课。夕，续读《蒹葭楼诗》。5—8至冠生园赴陈福田招宴，陪张骏祥。独步归。

9—10在张振先、鲍志一、周榆瑞室中，为橡皮弹小枪射击之戏。榆瑞述十二岁时偕友拟入山修道行侠之故事。

一月七日 星期日

晴。上午读“Sartor Resartus”。叶宅午饭。

下午2—3寢息。续读前书。叶宅晚饭。

晚早寢。萎靡不能自治也。

一月八日 星期一

晴。上午8—10上课。精神疲散。女生刘长兰来求免考。归

舍后，女生李云湘^①来，为奖金事。11—12 张起钧来，携示难童学校改订章程。叶宅午饭。

下午 1:30—2:30 上《英文散文》课。2:30—4:00 至天君殿巷 17，访雪梅。示宓以健群 1939 八月二十八日致梅十二纸之长函，情意沉挚。自述一生爱梅。一切牺牲，而终于失败，梅且将别嫁马曜君……云云。宓读之深为感动。以宓一生爱彦，而彦终别嫁熊公。熊公歿，且不肯与宓接近。宓之遭遇痛苦，正与健群同。呜呼，世之以真诚热心从事于爱情者，其结局殆莫不如此。而怨女旷夫，到处有之。何世间男女之不善自谋且误人至于斯极也哉！健群函，腰以一偈，赠雪梅云：“洋洋十二篇，都是俗人语。将谓乐无极，宁知苦到底。匪惟男女情，世事皆如此。公说公有道，婆说婆有理。苦海不回头，转瞬长别耳。慈悲种善因，痴嗔何时止。汝今随尘转，我且觅真体。但自修己心，不再言他矣。原作已。一旦豁然通，昨非而今是。幸得了了时，再来相告语。原作与。”跋云：“今生未必见，见亦两无益。此偈聊作新婚赠品。白云苍狗，人生靡常。他日若遇苦厄，或世趣乏味时，装置座右，偶一阅之，未始非佳也。”

归舍后，5—6 噶邦福 J. J. Gapanovich 携其女 Verta 来。宓导至超宅，与超女彤共嬉戏。宓在超宅晚饭。晚仍早寝。浦江涛来。

一月九日 星期二

晴。晨 8—9 上课。归后略读书。洗笔。叶宅午饭。

下午 2—4 朱宝昌来，读宓撰之《石头记评赞》稿。又宁来。

① 李云湘，女，湖南零陵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3 年毕业。后任武汉市 25 中教员。

一月十日 星期三

半阴晴。晨8—10上课。10—12访汤用彤。留函致任继愈。遇黄华，偕华访褚凤章，并散步翠湖。

下午1:30—2:30上课。夕，读曾琦著《藏云室诗集》。托华携赠。接吴仲贤函，慰宓，而劝宓另求新欢。读之甚郁郁。

晚6—10赴陈嘉及其夫人黄友葵艺专校唱歌教授。招宴于翠湖南路21寓宅，客皆清华外文系同事。归来即寝。王竹溪君之妻，由故乡来。晚九时来访，详情未悉。

一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上午8—9上课。下午2—6作长函致刘健群，大意以健之爱梅与宓之爱彦实同，故对健有同病相怜之知己之感。函分四段：（一）述梅嫁曜前后及近半年中情形。（二）述宓爱彦始末。（三）询健知许宝驹否。（四）劝健仍出而任军政界职。

6—7叶宅晚饭。7—8文林堂听赵紫宸演讲《陶渊明的哲学》。

8—9与周榆瑞在操场步谈。榆仍力劝宓对彦努力进行，且谓结果必成。盖彦此时只是疑惧之心，欲对宓更加试验而后始逐步接近耳，云云。又晚饭后，听演讲归。遇戚长诚来访，面还宓1938一月（阴历除夕）在长沙所借\$10。殊为难能已。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晨8—9上课。叶宅午饭。张起钧来，为难童学制蜡烛事。

1:30—2:30上课。2:30访曜及雪梅夫妇于其寓楼，闲谈。3:30曜出，宓乃以健群长函还雪梅。而曜旋归。雪梅仍絮谈健群不休。

夫健群固一生爱雪梅，而雪梅所爱亦惟健群。即今仍念念不忘，语语不离健群，其嫁曜亦为与健群赌气而已。顾何以不能忍让，而必与健群睽离，使二人皆苦。一则别嫁，一则弃世。无殊自残，尔我共毁，而不肯幡然改图。宓劝之终不省悟。即彦之对宓亦有类是者。呜呼，由是知（一）凡真正之爱情，真正之事业，必为失败之悲剧，而使局中人终必自残或弃世。（二）一切爱情，一切事业，其失败皆由局中人仁、智之不足，于情于理有所未到。故道德实为一切爱情一切事业之基本，所不容疑。……

4:00 归舍，接电二通：（一）云，“西南联大吴雨僧先生。敝校敦聘先生为教授、兼文学学院院长。敬祈惠允。俾西□学府有所推进，无任盼祷。弟胡庶华①叩。渝。真。印。”（二）云，“昆明西南联大吴雨僧先生。国立西北大学胡校长，拟聘吾兄担任文学学院院长，面嘱代为促驾。尚祈惠允。俾为西北学术文化建树基础，无任盼祷。盼即首途，并先电复。弟顾毓琇叩。□□真。印。”5—6 与周榆瑞商谈。榆谓西北大学学生横暴。各教授互不相下。胡校长乃一巧宦。其聘必为息压争端，示不偏袒。且接洽者必不止宓一人，故切不宜往云云。宓从之。叶宅晚饭，以其事告公超及邵循正知之。

一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风。早餐后 8:00 入城。至近日楼外，访寻至报国街建设厅对门。电报局，发出复电云：“重庆，教育部，顾次长，并转西北大学胡校长，鉴。未能胜任。敬谢雅命。吴宓。元。”电费 \$4。时已 9:30，

① 胡庶华(1885—)，字春藻，湖南攸县人。早岁留学德国，习工业。曾任武昌大学总务长兼教授，汉阳兵工厂厂长，同济大学校长，湖南大学校长、重庆大学校长、西北大学校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副书记长，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立法院立法委员。

乃至光华街美生浴身(\$1)。11:30赶回叶宅午饭。

下午2:30—4:30《欧文史》课,举行小考。4:30至青云街167号访林同济。何永佑外出,未值。方以茶点款待云大政经系诸教授,坐谈久之。Reicher来言,Winter已到此。急至楼下Pollard室中相见。诸人外出。宓独与Winter谈叙。Winter先言:“In Shanghai I saw the lady in whom you were interested some years ago—Mme Hsiung”^①谓彦也。宓仅答“I hope she is very well”^②。未及详询。Winter述其所见中日战事前途及国际大势。略谓中国此时断不宜求和,而当勉力支撑。结果,旷日持久,中日两疲,恐将延长现状,而以不了了之云。至国际形势,主要者为英与俄之对峙。德尽有转入英法侧之可能,意亦必亲近英法,以防俄而自偿所欲。日前俄德日必相结。其在东方,英首重防俄,甘愿以华北与日。法则惧日,已屡促迫云南当局实行中立,勿过忠于中央,免日人侵害法人在云南之权利云云。(由是,吾侨退处云南者,已不异居于外国之领土,如安南之河内、海防。而滇越铁路已炸毁,法人已不允为中国运械云。)至美国对日,只欲空言恫吓,而决无以实力抵抗日本之志,日人固已明知之也,云云。宓闻之,甚钦服。Winter次述华北及北京近况,及南来旅途情形,并其在北京援助中国各方面抗日工作,及救护诸多中西私人友好之仁侠行事,闻之更为佩仰。不悉记。……

晚7:00独辞归,在友谊购面包四枚,以当晚餐。至陈福田及陈总室中,告以Reicher约茶叙,以晤Winter。福田烹乳茶饮宓。……

9—12作长函凡二长页。致彦。No.14。明晨以航空寄沪。函中大意:第一段,仍求婚并求通信,力言(1)以前种种皆宓之咎。(2)今

① “在上海,我见到了你几年前感兴趣的那位女士——熊夫人”。

② “我希望她很好”。

我已死心塌地爱彦。(3)今深知彦之可佩可敬。今后一切愿受指挥，并绝对服从。(4)宓之脾气已全改良。去暴躁，而能温和忍让。且近者在叶宅吃饭，见其夫妇之圆满生活，已学得居家治事及相处之道。第二段，但今昔尔我异势，欲彦破除一切、牺牲一切，而嫁我，其事至难。念此，不免悲观失望。第三段，暑假中，与彦必须会晤。如何办法，请早为筹备，云云。

一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晨 9:00 入城。10:00 至巡津街商务酒店 Hotel du Commerce 访 Winter。坐廊下，久待。俟其事毕，时已正午。乃邀之至冠生园午餐。Winter 谓昆明气候佳而风景美，晴和静丽，有类义大利 Firenze(Florence)等地。居此之我辈，如在外国。生活思想无殊昔年，一若不知有中日战争者！其安逸怠惰情形，与华北人民，从事游击，且争由 radio 中聆知国内消息，以及重庆国府人士，工作紧张，亦各由 radio 中刺探前线战况，及国际政局形势者，大有天渊之别也。云云。宓按，徵 Winter 言，吾侪亦滋愧矣！宓又询彦处详情。Winter 谓，“此次南来，友托携带一十四岁之中国女儿与俱，由津至港，在沪则使该女寄居熊宅。以此与熊夫人相见，往还四五次。承邀在宅茶叙宴叙，均以事忙未及赴。但观熊夫人恒直坐仰视，毫无活泼神态。其心若有甚深之烦扰，而致神志不清。质言之，已近疯狂(insane)者。熊夫人托带微物与 Nora^①（重庆），云系药品之类。及送来，则一大手提箱。由港飞渝，增垫运费五十餘元之多。抵渝，受军警检查，开箱，则满贮 Quaker Oats^② 之类，皆食品也。熊夫人以权术(tricks)相

① 娜拉，熊希龄之长女熊芷英文名。

② 贵格牌燕麦片。

加，不肯明以实告，殊为 dishonest^①。令人不快。该箱托友送交 Nora，亦未得见 Nora”云云。以上乃 Winter 之言。……

下午 2—3 陪导 Winter 至才盛巷二号叶企孙处，宓独归舍。欲为 Winter 代发航信（挂号），而邮局未开，须再入城，又倦不可支，幸于楼下遇宁乃托其带往。叶宅晚饭。早寝。

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 上午 8—10 上课。叶宅午饭。

下午 1:30—2:30 上课。3:00 至翠湖堤上，遇雪梅。同至华山南路华山餐室 Hazelwood Café，赴韩斌女士约茶叙。介见其姊夫孙陵^②君，谈甚畅。孙君为一壮勇而精细之少年，曾从郭沫若等助办政治宣传部事，身历晋鄂桂各战场，又曾至陕北，述其中情形甚详。又论及郁达夫与王映霞二人伉俪间本质之矛盾。令我思及薇。孙君谓宓倘乐赴战地一观，彼可为介绍。军事及政治工作人员必竭诚招待，与以种种便利，亦不为甚苦云云。宓念战争、政治与恋爱为人生三大事。无此涉历，则不能了解人生实况，亦不能著作小说佳篇，故亦颇怦怦心动，欲往战地一行。……孙君述说在鄂亲见，败退之后，有重伤之兵，卧道旁，不能行动。乡民不惟不异而救之，且以菜刀斩杀此伤兵，而劫夺其身上之衣物财械。呜呼，世事之惨酷有如是者！

夕 5:00 散，归。叶宅晚饭。

① 不诚实。

② 孙陵（1914— ），山东黄县人。少年时期在哈尔滨。1931 年开始创作。1936 年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抗战期间，曾赴华北战地采访，在桂林写小说《大风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从事文艺创作。后去台湾，写有长篇小说《莽原》、《觉醒的人》。

一月十六日 星期二

阴。晨 8—9 上课,述西洋今古人文主义变迁之大概。归后休息。11—12 阅《欧文史》考卷。叶宅午晚饭。下午 1—2 寝息。2—6 及晚 7—11 续阅考卷,中夜始毕。

一月十七日 星期三

阴。上午 8—9 上课。叶宅午饭。难童来,即作函复张起钧,介见汤佩松。下午 1:30—2:30 上课。约近 3:00 至靛花巷中央研究院,在任继愈室中寝息。4:30 醒,即至青云街 167 Pollard 室中,见 Winter,对李景汉述说日本人及其鹰犬中西人兼有。在北京所行所施,及 Winter 援救多人出险脱逃之情事。已而超亦至。6:00 偕超赶归超宅中晚饭。

晚 7:30 独赴平政街 68 赵紫宸宅中心社会集。赵君以茶及糕饼款待。由宓讲述《石头记一书对我之影响》。继由诸君自由讨论人生爱情各问题。到者贺、任、石^①三君。

10:30 散。宓偕任、石二君步归。11:00 抵舍。即寝。

一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上午 8—9 至校。遇开李二生,而未上课。归舍休息。读

^① 指贺麟、任继愈、石峻。石峻(1916—),湖南零陵人。北京大学哲学系 1938 年毕业。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任研究助教、专任讲师。抗战胜利,随北京大学复员。1948 年赴武汉大学,任哲学系副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52 年回北京大学任哲学系副教授。1955 年调中国人民大学,翌年兼任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1963 年升教授,兼校务委员会委员。1973 年调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 年调回中国人民大学,任哲学系教授兼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文选》。叶宅午饭。

下午2—3李瑞年来，知己就艺专教职。3—6朱宝昌来，邀宓及郑之蕃君，至大众电影院前嚼芬室，食五子粥、八宝饭。又至础基巷五号朱君寓中小坐。遇同居之曹保颐夫妇及靳文翰、衣家瑛等。6:00归。叶宅晚饭。

晚读溟人会泽刘治雍尧民。之《废墟诗词集》，一九三八年出版。未为杰出。晚7:00—8:30至文林堂，听赵紫宸讲《诗人王维的宗教》。

一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上午略读书。11—12与周榆瑞谈。宓告榆以宓年来对彦实有二种并行之心理。（一）为 Idealistic Supposition^①，即认为宓负彦，彦实爱我。我当努力不息，而彦终必归我。（二）为 Realistic Supposition^②，即认为彦本不爱我，自愿嫁熊公，有意绝我。今我继续追求，徒增彦之烦苦与怨恨。我当默尔而息，自寻出路。此二种平行线，愈延愈长。在昔年一九二五以前。我因热烈真诚太过，此二种心理相问而来，即时以所思所感，一切直陈于彦。结果，使彦心境烦乱，莫知所从。如热汤冷水，相间而饮，徒致痛苦而乏功效，悔之已晚。今则宓较昔大为冷静，有自治之能力。今后对彦，只将第一种热烈追求积极进取之心情，写信告彦。而将第二种怀疑失望消极退守之心情，一概藏之心中，不使彦知。俾印象单纯而易得效果。且于此亦不求速成。静待达于高温时，釜中之冰，必一变而为水汽矣。又如此办法，若结果彦仍对我冷淡拒绝，则可证明彦始终不爱我。吾力已尽，亦可对人对己两均无憾也矣。……榆瑞深以为然。榆瑞仍持乐观，

① 理想主义的看法。

② 现实主义的看法。

劝宓进行。认为彦此时只是心烦意乱，并无定见。又劝宓约彦会于海防、河内，且筹备出洋息居云云。

叶宅午饭。

夕 5—11 赴青云街 167 何永佑、林同济约宴(西餐，家制)。先与佑略谈及薇等。客有贺麟、陈铨。谈至深宵。辩尼采 Will to Power^①之是非，盖济甚主此说也。

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疲倦甚。上午略读书。正午，叶宅饭。黄华偕彤来访超。2—3 陪二人在友谊便餐。

夕读《大般泥洹经》。南本。王殷来。

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上午读《大般泥洹经》。叶宅午饭。

下午 2:00 出，访曾琦。未值，留片。次访陈永龄夫妇于云兴巷。已而陈戚二人偕妻儿来，未及与 K 母女多谈。5:00 怅然出，访贺麟于才盛巷二号。麟请饭于兴宝园。即在旧督署辕门空场步月久谈。麟力持平行线之说，谓宓不当再求与彦接近。只宜置之理想境界，作诗怀念，而实际则须不相闻问，方合。且为之终必不成云云。10:00 归寝。

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寒甚。夜 2:00 醒。久不寐。5:30 起。7—9 考《古代文学》。

① 权力欲

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叶宅午晚饭。下午2—4考《英文散文》。

晚7—8月明,赴校中医院为叶彤等取药,未得。空返。

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晴。晨8—9赴校医院取药,送交叶宅。上午阅英文卷。同室王竹溪移居文化巷19号。宓邀苏国桢归居本室,经营久久。

叶宅午饭。

下午3—6访曾琦墓韩,四川隆昌或富顺。著有《藏云室诗集》。于北门街79杨宅,并见其秘书程光复。江都。谈诗及政治,多国闻轶事。

晚6—9叶宅晚饭。超宴请陈国华、杨立达二君。归后即寝。

上午,盛澄华^①浙江萧山。来。

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晨,怒苏国桢不来归,以吴达元补居本室空位。

阅英文卷。11:00吕湘^②导梅光迪来。迪轻肆如昔,惟求玩乐,不谈正务。宓对之极失望。宓导迪访汤用彤、陈寅恪于靛花巷。邀同宴于聚丰园(乘人力车往),彤争先付账(\$17)。宓饮酒独多。

下午2—3陪迪至其寓处文明街大中旅社小坐。见浙大新聘法文教授黄尊生广东。等。宓归途遇雪梅于华山西路,立谈。忽曹珽铭先,番禺。来告黄华被捕。宓行至翠湖中心,遇盛澄华。3—5陪盛访

^① 盛澄华(1912—1970),浙江萧山。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35年毕业。赴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的大学研究。曾任西北大学副教授,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教授。

^② 吕叔湘曾用名。

超，久谈。5—6 袁守和来超宅，命宓常年任校阅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① 理由 K 编撰。之役。宓甚愤怒。

晚饭后，7—9 文林堂听赵紫宸讲《义和蔽日玻璃声》，就其诗集自述撰作之义法。宓亦发言，赞宸之为人与其诗。宸答辞。宓是夜甚悲郁。

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晨错怒姜仆水湿皮鞋。上午阅卷。叶宅午饭。

下午 2—4 迪偕黄尊生来。宓导迪访皮名举于文化巷 41 号宅。约明日午宴。文林街中遇殷炎麟，介见迪。又至昆中北院，访刘晋年^② 等，晤郑昕、房季娴^③。4:00 自访盛澄华于青云街 67 三楼，观其所携来法国文学史书籍。旋周覃祓归。二人邀宓宴于同义楼。与盛君步谈而归。9—10 访彤，商营救黄华事。彤陪宓寻靳寓，未得。

11:00 归寝。

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宓因对迪失望，故今晨走访皮名举，辞宴。上午阅卷，珏良来，借去 \$ 50，连前共借 \$ 800 矣。10:30 赴工校，送成绩单。11—12 与宁步谈，大风，且尘土。12:00 黄尊生来。

叶宅午饭。超允托李晓生等探询黄华案情。

下午 1—3 寢息。3—4 黄维导尹炎武硕公。之子尹方伯多。来，呈硕公写寄近诗。殷炎麟来。

① 中国书目提要季刊。

② 刘晋年(1904—1967)，字伯蕃，天津人。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算学系教授。复员后，回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③ 房季娴(1918—)，女，安徽桐城人。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 1944 年毕业于。曾在北京大学教俄语。

5:00 访彤，留柬。即至础基巷五号赴靳文翰、衣家瑛请宴。读靳志先生近诗。客为昨见之盛、周二君。饭后，共畅谈流亡情事。

11:30 归寝。

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晴。上午校阅陈述《狷馀诗草》。尹士伟来，问所读书。超招往，告宓所闻黄华案情。叶宅午饭。

下午1—3 费巩原名福熊。来。至翠湖茶座，久谈。甚洽。巩述浙大详况。宓甚为逴愤且怜，而益恨迪之尸位溺职，不足与有为。

4:00 访彤，述超言。旋曹珽铭先。查良钊来。宓眷缙彤所撰公函，托钊询市府。又函何墨林报告华事。

夕6—8 珽请宴于家庭食堂 Chez Nous，见主人朱馭欧夫妇。归后，作片致逴贵州，定番县，乡政学院，汪德亮转。箴慰甚至。

9—10 王般来，步谈。嫌其人亦非理想一流。趋鹜实利，乃中国人之通病，鲜能自拔者也！

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上午，补作日记。叶宅午饭。

下午，2—4 寢息。4—6 陪超至新校舍图书馆，又访汤佩松。次至汤用彤处，谈黄华案情。共断定华之为人“志广才疏，离奇散漫”。而宓则以华性行如此，乃由于不婚之结果。归叶宅晚饭。

晚7—9 复陪超访徐芳，又访姜桂依于竹安巷五号，未遇。

上午杨荣春来辞行。夕王玉章来，留柬，约宴。

一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上午，禀父。一月一日，奉到父十二月二十五日谕。盖未作稟

者已将两月矣。叶宅午饭。

下午 1—2 整书。2—3 盛澄华来，呈已贴邮票之航空信封二枚。3—6 为盛君作荐函二。(一)致中央大学楼光来；(二)致武汉大学陈源。附盛君履历寄去。叶宅晚饭。

一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晴。上午无所事事。偕邵循正至西仓坡五号清华办事处领薪。邵君请在府前街早饭。叶宅午饭。

下午 2—5 陪公超夫妇子女及谢文通妻女至圆通公园游玩。5—6 至大中旅社与梅光迪谈。旋王玉章来，宴迪及宓于华山(西餐)。

归舍后 9—11 作长函致郭斌龢，述宓对于迪此次在昆明会晤后之失望。

二月一日 星期四

晴。风。晨函珏良，促其向家中请款。女生李云湘来。宓《大纲》仍未编印，甚急且愧。黄维来。

10:00 费巩来。偕出，且行且谈。以逵《猗馥诗草》及《玻璃声》一部，交巩带往浙大。陪巩访赵紫宸于平政街 68 寓宅，并邀宸至大中旅社，见迪。宓饯宴迪、巩、宸于聚丰园(\$11)。再至大中旅社盘桓。3:00 迪等送行李至汽车站。明晨离此。而宓独归。途遇警报，乃至翠湖中之会心亭坐避。有短装滇人吸卷烟。宓请其易座，彼不肯。且谓宓为有“神经病”。4:00 归舍，为尹士伟改诗。

7:00 偕郑之蕃赴梅校长夫妇招宴于西仓坡五号新宅。厅中壁间悬清华园风景照片若干帧，睹之神伤。客为查良钊等。女客则有年二十馀之刘小姐，三十馀之陈女生管理员，四十馀之冯文潜妹。称曰冯小姐。形态各有差别。因此剧感年华易逝，老境悲寂之不可逃

避。……饮黄酒甚多。11:00 偕蕃归。枕上作诗一首,纪今晚之宴。

梅校长及夫人招饮,客厅壁间,见清华风景

照片,有感。归后赋呈,并谢

园林雪掩倍清新,玉砌雕栏入画真。

竟有沧桑劫蕃改尘。到眼,犹留迹象梦回身。

南迁蕃改来。岁月匆匆过,蕃改随愁过。北望燕

云莽莽蕃改付劫。论。绿酒红梅祝福

好,蕃改堪祝福。更听儿女话蕃改佳话说。兰因。

二月二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读 Ruskin 文。叶宅午饭。下午缝衣,刷皮鞋。

4—5 访雪梅未遇。叶宅晚饭,独食。

晚 7—9 接雪梅来片,遂再走访之。见曜及联大学生王恩楷等三人。雪梅云将赴宜良买宅居住云云。归后即寝。

二月三日 星期六

晴。风。 上午略读书。黄维等来,商茶会事。导访超于园宅。又周榆瑞来,劝宓内热情而外冷静。又勿以彦事函告朋友,恐流传害事。……

叶宅午饭。下午 1:00—3:30 警报。即在超园宅中坐息。观弈。

归舍,寝息。晚读书。

二月四日 星期日

晴。风。 叶宅午晚饭。上下午及晚,均读“Great English Prose Writers”中所选 Matthew Arnold 之文。晚 9:00 寝。

二月五日 星期一

晴。风。上午 9—10 尹士伟来借书。10—11 雪梅来，为宓缝补衣服，甚感之。送至城门。叶宅午晚饭。

下午编讲义《欧洲文学史》。大纲。

二月六日 星期二

晴。上午续编讲义大纲。叶宅午饭。

下午 1—2 袁守和来，托校阅稿件。是日下午 2—5 联大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假叶宅园亭，开茶会。请诸教授。黄维主席，张振先领导游戏。会散后，陪诸教授在草地坐谈。

叶宅晚饭。超述说其家族中各种奇趣之人与事，其庶祖母与尼共口杀，等事。及超少年之经历。娓娓动听，亦可为小说资料云。

晚 10:00 始归，寝。

二月七日 星期三

晴。阴历除夕。晨 8:30 访雪梅，送皮袍去缝补。旋至府前街菜场，雪梅请宓吃元宵。既去，宓另进早餐。乃至翠湖。久待雪梅饭后重来，不至。乃于 11:00 径归。

叶宅午饭。与邵君各以 \$ 10 呈交超夫人，添补本月饭费。米价已涨至百零五圆。旋警报至。1—3 与邵君陪超夫妇等，至农校西野地中坐避。风。归后 4—5 盛澄华来，以今晨所接楼光来复函示之。

5—9 在超宅中晚宴。饮酒。超宴诸助教及世交女生等。宓。宓先归寝。

二月八日 星期四

晴。阴历庚辰年元旦。晨写讲义大纲。10:30 至超宅，即在

其膳室中打印之。午饭后续作。4:30 毕。超出万巾腋膏等，助宓雍面修容。5:30 偕超夫妇子女出，先访吴可读。次赴青云街 107 谢文通夫妇招宴。约近 10:00 陪超夫人率子女归。轮流抱幼子炜（“弟弟”）而行。

二月九日 星期五

晴。风。 上午 9:00 至超宅，续行打印讲义大纲。柳圣和在超宅午饭。下午续作。4:00 完。4—5 陪超及柳君参观新校舍图书馆杂志室。5:00 归超宅。其诸戚眷来，晚饭。

晚缮改讲义大纲。读《蒹葭楼诗》。

二月十日 星期六

晴。风。 上下午，续行缮写讲义大纲。叶宅午饭。下午 4:00 完。珏良等来。黄维来。王祖德来。又陈永龄、高棣华夫妇来。4—5 刘健来。叶宅晚饭。

雪梅片招。乃于晚 8—10 往访，谈述宓对彦之爱之今昔情志。雪梅谓即幼初病歿，伊亦不愿与健群复合。揆情度理，无论心情如何，彦当不愿与宓复合。其两年来不复宓一字之函，似即胸有成算，完全拒绝宓之意。故宓再续行写信追求，一半年后，仍无结果。则宓应即舍彦而另与其他女子结婚云云。宓告雪梅，决为彦守节终身，以在家出家毕此馀生矣。约续谈而别。

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

晴。小风。 晨 7:00 至超宅早餐。伴超夫妇子女及外文系教授刘泽荣、学生赵瑞霖等男女约三十人，同游西山（\$ 1.3）。8:00 至船埠。约 9:00 乘二舟出发。正午至太华寺下，步行登山。至云栖

寺，即华清寺。在此午餐。更步行至三清阁，饮茶休息。即由石路下山，乘舟归。舟中诵《蒹葭楼诗》，又念及彦，甚觉悲苦。

既抵城。6—8 偕男女学生赵瑞霖等（凡十人）。福照街西华春饭馆晚餐（\$1）。诸生询宓对并世中国文人之品评。

同步归，甚倦。读《晓珠词》。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风。 上午 9—11 访雪梅畅谈。宓补述爱彦情事，且告雪梅，言：宓之诗文不足称，更乏处世才。宓一生所志，惟在道德。思辩工夫在此，所竟竞力行者亦惟此。宓以宗教为道德之源泉，诗文为道德之表现。爱情尤当与道德合一。宓之些须价值在此。知宓论宓者，亦当着眼于道德方合。宓痛感世间千百男子，对女子或凶暴欺凌，或负心骗诈，始乱终弃，自纵自私。宓窃欲师法耶稣，为此等无情无义之男子担负其罪恶。故对彦惟事自责自咎，愿为彦守节终身。虽苦不息，虽劳不怨。盖欲倾注道德于爱情之中，而使爱情成为有光辉、有价值也云云。大浪漫诗人之恋爱行事，宓犹嫌其浮纵，况今中国男女老少人之卑鄙狡诈，残暴玩弄之恋爱哉……雪梅甚以为然。自许为知宓最深之女子。雪梅又述伊与健群往事。而杨清来访，旋同辞出。宓至叶宅午饭。

下午殷炎麟来。盛澄华来。殷以宓荐，得为云南大学英文讲师。

叶宅晚饭。晚 7—8 再访雪梅，送绍华来电报。而雪梅已寝。由门际递入。

二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风。 连日仍在超宅打印讲义，并午晚饭。如恒。

二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 午饭后,朱宝昌来,读宓 1935—1937 间《诗稿》。

3:30 珏、宁来,导二人至青云街 67 号三楼,访盛澄华、周覃拔,观所藏法文书籍。进茶点,并约明日宴。

晚 5—8 至平政街 68,赴赵紫宸生日约宴。对酌,读其《天遣》(自述)诗 200 韵。宸醉,送宓下楼,倒梯底。宓步归。

二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 上午改缮讲义。靳文翰来辞行,明晨离此赴英留学。

下午 5:00 宁来,待珏不至。乃偕宁访盛澄华、周覃拔。约之同出。先为超购电灯泡,又发电报。乃至聚丰园,未开市。遂至护国路安南人所开设之日新西餐馆,宴诸君(\$ 12.50)。徐步归,即寝。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

晴。 是日下午,陈福田等,归自昭通之游。

晚在张振先室,陈福田来。超亦来。旋同至楼上陈福田室中,并有金岳霖、陈总等,久久谈。宓倦甚。至 11:30 始寝。

二月十七日 星期六

晴。 上午至超宅,欲打印讲义。昨已约定,而超命宓久久待。10:30 径回本室。而雪梅率长子绍华来。又邵可偕夫如来,自港、越归。赠宓牙刷一柄,黑女牌牙膏二瓶。陪往超宅,与超夫人坐叙。宓在超宅午饭。

下午改缮讲义。又接某君致雪梅电,乃于晚 8—10 送往。王恩楷适在。绍华读俄文。雪梅多言不休。宓倦而归。

二月十八日 星期日

晴。晨至王祖德宅中，送发讲义（班、葡、荷）。尚寝，未起。是日超郊游。宓在其宅中打印讲义。夕 5:00 再往，久待超不归。乃伴超夫人，挈抱炜，步入小西门（遇 K 夫妇及夏坚白^①郊钓归），直至正义路《遍华日报》馆，陈国华请宴于东月楼。超亦至。

宓偕杨立达步归。途访盛澄华（已寝）托告梁祖荫聘约，乃归。

二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晴。仍在超宅打印讲义。

下午梁祖荫来。命见陈福田，旋受聘为讲师。

二月二十日 星期二

晴。缮改讲义。在超宅午晚饭。而正午雪梅送米花糖来。晚饭时又来，均不遇。

晚 7—9 陪超访邵可侣夫妇，送《董事会章程》稿。归后，雪梅三遣绍华送米花糖来，以雪茶报之。

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晴。改缮讲义终日。上午张苏生来。夕与超子女戏，而盛澄

^① 夏坚白（1903—1977），江苏常熟人。清华大学工程系 1929 年毕业，留任助教。1934 年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土木工程系。1935 年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测量学院学习，1939 年获工学博士学位回国。曾任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教育处处长，同济大学教授、校长。1949 年任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校长。1956 年起，任武汉测绘学院副院长、院长，并任中国科学院专门委员，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

华来。示孙晋三电。

守和派人函索。晚乃为改英文 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稿。

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晴。

是日为阴历元宵节。续改昨稿，（超宅午饭）。下午 1:30 毕，待守和不至。2:30 送往。行至翠湖，遇 K 衍命来取。乃同至黄公东街四川馆购元宵（\$1）。送稿至图书馆，然后同至云兴巷 K 家。夏坚白来，食元宵。晚餐，食水饺。

晚 8—11 坐谈。宓详述与彦相爱始末，及 H 情事。

11:00—11:30 偕夏君急行，步月归。枕上作诗一首。

庚辰元夜

明月深宵絮语稠，伤神忍更记从头。
多情只致无情悔，清福难同艳福修。
意境光华云照水，生涯迷惘梦行舟。
沧桑历劫吾心定，遥伴孤栖到死休。

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 本学期开课。晨 8—9 上课。下课后，访雪梅。知己迁往宜良居住。归编讲义。叶宅午晚饭。

下午盛澄华来，已受西北大学之聘。1:30—2:30 上《英文散文》课，寝息。

晚作函 No. 15 致彦，撮述前占。申明永爱，求来信，预定会晤之约。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晴。 上午 9—11 写近年所作诗一长纸，由尹方寄呈其父硕公。

下午 2:00 赴校上课。致彦航函发出。K 及夏坚白如约来。3:30—4:30 陪游。夏君邀进咖啡糕点于翠湖咖啡店。

日来超夫人病。是晚炜不来同食，云恐累宓等。宓以情多，极愿为友牺牲，况此区区。因之怫然。

杨立达来，以 K 译稿交杨，得刊登《遍华日报》。聆超谈说至 11:00 乃归寝。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晴。 晨写诗片寄 K 等。K 母读之，甚感动，至片刻不能出言。(K 函告云云)。10—12 访彤。渝友函来，欲捐金以助碧柳子女读书。宓伤心往事，终觉宣扬碧柳之诗文志节，为正事也。又访寅恪。患心疾(怔忡)，甚似非轻，不觉黯然。超宅午晚饭。超夫人病起。

下午打印讲义。沈克家来送代钞之文件。晚钞补人名字典。

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半晴阴。 晨 8—10 上课。叶宅午晚饭。

下午 1:30—2:30 上课。3—4 寝息。4—5 陈慈来。

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阴。 晨 8—9 上《人文》课。9—10 访林同济，谈《战国策》^① 计

^① 《战国策》为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林同济与雷海宗、陈铨等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在昆明合编的综合性半月刊，于 1940 年 4 月创刊。

划。10—11 访邵可偕夫妇，代领吴玉译件酬金 \$ 12 转付。11—12 访皮名举借书，以归。叶宅午晚饭。

下午，钞补《人名字典》。

晚接迪电、巩函，为遼受人控告，已辞职他往。即复。主张三条，为遼辩护。

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阴。雨。 8—9 上课。上午续钞补《人名字典》。叶宅午晚饭。

下午 1:30—2:30 上课。夕晴。读“The World Since 1914”^①。接刘健群复函。参阅一月十一日记。甚长，中多一针见血之言（函存）。宓深悔往日对彦进退皆非，心甚烦苦。

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阴。风。 晨未往上课。（嗣后星期四之《人文》课均未上。）9—11 作致彦长函。下午 1—3 续作。3—5 贺麟来，述在宜良见房思亮夫人鲍六芳情形，及房夫人欲与其夫离婚等事。叶宅午晚饭。

晚 7—10 续作致彦长函 No. 16，凡七纸，约万言，逐层分析，陈述宓之情形，揣度彦之心理，极为详尽。大旨以彦之不复宓函，当由对宓之态度未决定之故。又或爱许君或其他男子，未知所趋从。故今者宓细陈宓之一切情事，详尽无隐。请彦就彦之爱好及利益着想，速即决定方针，函电复宓。当遵照奉行云云。按宓此函，仍本平昔情意。但其方术则采用健群昨函之忠告。

作此函毕，倦甚，即寝。将晓，梦彦二次。（一）在一近代大旅馆中会谈。不合，分离。（二）其多人在内地逃难。栖止乡镇戏台前。

① 《1914 以来的世界》。

席地卧。彦晨妆竟，来就必语，甚亲洽。……

三月一日 星期五

阴。风。微雨。晨 8—9 上课。9:30—11:00 再作续函 (Post-script) 一纸致彦，述今晨未晓二梦。并列途径四，请彦决择其一行。函、电示复。叶宅午晚饭。

下午，微雨。1:30—2:30 上课。下课后，至大兴街邮局，寄发 (挂号)致彦 No. 16 航函。归后，倦甚。读《蒹葭楼诗》。

晚读赵紫宸著《巴德 (Karl Barth, born 1886, Swiss)^① 的宗教思想》。接 K 复书，知彦顷又丧父。闻之惊痛。K 等对宓二月二十二晚所述，甚为敬佩同情。K 母读必寄诗，尤感动，至不能成语云。

三月二日 星期六

晴阴不定，风。上午 8—10 作航函 (一页) No. 17 致彦，唁慰丧父，并深表爱情。词意婉挚，愿其速来信向宓发泄怨苦，以得安舒。

温课。叶宅午晚饭。

下午，微雨。1:30—2:30 访雷夏 (E. C. Reicher)，并访黄钰生于文林街一号，换书。2:30—3:30 上《欧史》课。讲但丁“Vita Nuova”^②，中有 Beatrice^③ 丧父，已而 B 亦逝世之语，适与彦合。令宓感动忧戚。

晚读昨巴德书，完。

① Karl Barth 卡尔·巴德 (1886—1968)，瑞士神学家。

② 但丁《新生》。

③ 贝雅特丽齐。

三月三日 星期日

晴阴不定，风，微雨。上午读 The World Since 1914。叶宅午饭。

下午 2:30 出，至云兴巷，访 K，还书。全家皆外出，留柬而归。
4:00 遇皮名举，同赴西仓坡五号梅校长宅清华校友会茶会。晚 6:00 归。是晚，方钜成、姜桂依在超宅吃饭。

三月四日 星期一

晴阴不定。风。 上午 8—10 上课。叶宅午晚饭。

下午 1:30—2:30 上课。归后 3—4 寝息。

晚，仍读 The World Since 1914。

三月五日 星期二

晴阴不定。风。 晨 8—9 上《人文》课。讲小说。深叹学生之偷惰庸劣。宓虽有热心奇思，而不能利用之也。归途，与蔡竞平同来。谈黄华事。叶宅午饭。续读 The World Since 1914。

夕 5:00 出，遇彤。翠湖游步。次至知味轩，女主人未。见其夫，欲食甜酒冲蛋。议价，言语不合。宓大怒，径走出。至北仓坡六号，赴毛子水约便饭。与余建勋夫妇现亦居此宅。同食。

晚 9:00 归。

三月六日 星期三

晴阴不定。风。 晨 8—9 上课。归后，接 K 函，即复一片，写一诗呈其母。叶宅午晚饭。

下午 1:30—2:30 上课。微雨。4—5 盛澄华来辞行。宓怒梁祖荫之模棱。朱馥欧来约宴。

晚,续读昨书。接张君川函,知浙大已电聘为讲师,月薪\$180。

三月七日 星期四

晴阴不定。风。 上午,未上课。续读昨书。9—10 卢绍华来,步谈。未为证明请求战区(浙杭)贷金。

叶宅午晚饭。取水来难面。2—5 徐锡良来。接陈遼激江函,知任教中山大学。即复,转函去。又函浙大巩、迪、觥^①,告知之。

晚,接巩函,仍欲劝遼回浙大。即复。巩函告,章用俊之。君于十二月十六日,病歿香港云。

三月八日 星期五

晴阴不定,风。 未晓作《赋赠陈遼》诗。

知君龙性本难驯,郁郁多年甚苦辛。

谣诼蛾眉人共妒,烈馨芳草味恒真。

休疑爱美非常德,应念能刚始近仁。

藹理斯亡罗素老,雪莱神似又劳伦。

Havelock Ellis^② (1859—1939)去年歿后,所著

"My Life"^③ 始出版。 D. H. Lawrence^④。

即写寄之。晨8—9上课。归后,读《吴宓诗集》。叶宅午饭。

① 指费汎(福熊),梅光迪、郭斌觥

② Henry Havelock Ellis 亨利·哈弗洛克·藹理斯(1859—1939),英国心理学家和作家。

③ 《我的生平》。

④ D. H. Lawrence 劳伦斯(1885—1930),英国小说家。20世纪英国最独特和最争议的作家之一。

下午 1:30—2:30 上《英散文》课。此为末次，盖徐锡良已归，宓等可免庖代矣。归后休息。5:00 至北平图书馆访袁守和，愿仍为校阅英文《季刊》稿。知 K 未来，乃至 K 家，久坐。商夏坚白事。已而 K 母始出，述与熊瑜谈，乃知彦遭父丧。瑜亦谓，彦今为富家太太，生活丰裕，决不能改嫁宓矣云云。时已 7:00，乃至海棠春，赴 Winter 招宴。客凡二桌，饮绍酒甚多。10:00 散。随超、F.T.、徐锡良陪侍梅校长同归。梅邀至其宅（西仓坡）中坐，进茶与咖啡。宓倦甚思寝。而闻超与 F.T. 进言于梅，对钱锺书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

夜半 12:00 始归寝。

三月九日 星期六

晴。上午 9—12 至光华街云瑞中学中国正字学会 The Orthological Institute of China，访 Winter，见水天同等。Winter 来，办公甚忙，无多语。宓颇悔此一行，即归。超宅午饭。（超还清欠款，仅欠港币 \$ 10。）

下午 2:30—3:30 上课。归至城门，遇杨业治陪李唐晏来访，乃至翠湖海心亭茶叙。知卢月化已在渝秘嫁某人。又述说昔年在京裙屐宴游之事。旧梦重温怅触心绪，不觉惘惘。杨业治谓宓昔年应专意于黄伟惠，必可成功，结婚，则宓此时早已幸福矣，云云。

6:00 后别，约再叙。宓乃至北门街 70 家庭食社 Chez Nous 赴朱馥欧招宴。席间，先由朱述说五华办理经过，深致憾于顾谦吉。继由林徽音述航空学校杂事，及空军作战新闻，滔滔不绝。

10:00 偕蕃步归，即寝。

三月十日 星期日

晴。上午 9—10 读书。10—11 超夫人挈炜来顽耍。11:30 复至

超宅。午饭后，饮茶，与超夫人及炜盘桓。2:00 归。3—4 寝息。5—6 吴世昌子臧。来，述西北大学及党化教育情形，极恶劣。幸宓之未往该校也。

6:00 至北门街 79 杨宅，赴曾琦招宴。（同时袁守和招宴曲园，已谢却。）欣悉黄华已交保释出。9—10 归途，走访彤告之。又与姚从吾略坐。探寅恪病，示所作《庚辰元夕》诗。粘存。十时归寝。

三月十一日 星期一

半阴晴。晨作《和寅恪庚辰元夕》诗。

十年万事马牛风，《吴宓诗集》卷十一，12 页，有庚午《上元夜清华园步月》诗，参阅。苦乐兴亡一瞬中。

昔梦鹏飞逐海阔，今同鹿走泣一作火。林红。看人妾妇成功业，老我诗书悟色空。

匝地兵戈独温饱，良宵敢复怨飘蓬。

晨 8—10 上课。是日讲欧战后德国复兴之经过，以证《论语》去兵去食而不可去信之义，并与柏拉图之國中三级人比较。

叶宅午饭。下午 2—3 寝息。4:00 出，访彤及寅恪，均寝。又访贺麟，亦未在舍。乃访 K 母谈。为述宓与心一订婚结婚始末（未完），而 K 夫妇归，陪晚饭。略食。

7:00 至冠生园，赴钱端升、梁思成宴，钱 Winter 北归。诸人谈说，皆刻虐。宓所不喜。与 F.T. 等同步归。F.T. 拟聘张骏祥，而殊不喜钱锺书。皆妾妇之道也，为之感伤。

三月十二日 星期二

晴。孙忌。放假。上午徘徊无所事，与周榆瑞略谈。

下午2—3 寢息。3:00 出，访彤，未遇。乃访曾琦知黄华今居金碧路七十二号。读琦近诗及联语集，进糖包。5—6 归途遇寅恪，行翠湖。再访彤，不遇。寅恪教宓“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谓钱锺书也。而宓则有感于彦。

叶宅午晚饭。晚接芮麟寄《校刊》等，并知董维杰消息。读 Shelburne Essays I, 叙论 Carlyle 性行之二方面^①，自觉甚似之。宜宓之遭遇如斯也。

三月十三日 星期三

半晴阴。晨 8—9 上课。9—10 访皮名举还书（未遇）。读 Heath《欧洲文选》中 Boccaccio 撰 The Story of the Hawk^②。其中故事及结论云云，感彦所处境同。而对宓不肯如书中人之行事！

叶宅午饭。下午，取水来，薙面，濯足。4:00 偕杨业治入城，至青年会四楼，访李唐晏。承赠美国 palm oil 胰^③一块。又借得卢月化关于《石头记》博士论文（巴黎大学）。宓与杨合宴李唐晏于南丰（各出 \$5）。步谈。马市口如新号取熨裤，发怒。

是夕甚郁郁。9:30 归寝。

三月十四日 星期四

阴。上午复逢函，详告到昆明访宓之途径。微雨。叶宅午饭时，客有张奚若夫人及朱自清夫妇二子。宓因感于婚彦不成，鳏居以终。见此诸人，甚觉悲郁。而饭后茶叙，朱又对宓言：“浙大今亦授新

① 《谢尔本论文集》第一卷，叙论卡莱尔性行之二方面

② 希思《欧洲文选》中薄伽丘撰《鹰的故事》。Giovanni Boccaccio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著有故事集《十日谈》。

③ 棕榈油胰。

文学，命丰子恺^①教授。丰函请问教法于我。”宓横受此刺激。世人何皆如是恶毒。与他人以痛苦，而不思慰助之。又因超怒其妹寄来\$ 500(且婉函)，认为侮辱，欲退还(而欠宓之港币，仍不见还)。遂益觉超似曹操与 Jonathan Wild^②一流，专行霸道，尚权术，不用感情(其夫人亦同)。家人骨肉犹谿刻如此，对友更有何恩义可言？只重事实与权力，其教子女，亦惟使其精明强干，甚或横行霸道。勿存畏怯。超既富有，乃恒计算小账。宓历见多财者往往贪且吝(彦亦如此)。因益佩顾亭林先生“弥谦弥伪，……弥奢弥吝”之言，为深透人情。……

3:00 归舍，读书。叶宅晚饭。

晚，编讲义大纲。接稣、巩函。

三月十五日 星期五

晴。未明即醒。念世人皆贪而吝。重私利，而无复道德与感情。彼彦宁能独异？彦之不复宓函，对宓冷淡。无非嫌宓清贫而已。与贪财之人言爱，如缘木求鱼，故当听其自然反应，不再用力。遂作《感事》诗一首。

凤只鸾孤自取之，沉冥一世异恒痴。

①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曾任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上虞春晖中学、上海立达中学教员，开明书店编辑，桂林师范教员，浙江大学讲师、副教授。1941年任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1942年暑假后，专门从事绘画写作，并举办个人画展。1952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1954年当选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60年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1962年当选上海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

② Jonathan Wild 乔纳森·怀尔德，英国小说家亨利·费尔丁(1707—1754)所写同名讽刺小说(1743)中的主人公。

劫来频为伊深痛，老去谁怜我顿衰。

十载云泥成易势，几人慷慨肯捐一作损。贻。

早知人事皆前定，缘木求鱼未敢辞。

晨8—9上课。归后略读书。叶宅午饭。

下午1—4作长函复龢、巩。(一)对梅公隐忍求全。(二)宓以不来浙大为宜。(三)条复所询聘教员各事。

4:00李唐晏来，5—8同出。李宴宓及杨业治于兴宝园。遇彤、麟与王维诚^①。晚，同访徐芳于玉龙堆四号，见熊瑜、高韵琇。知芳已改就盐务局新职，移居该局中云云。遂各散归。

8—9宁来，叙谈。

三月十六日 星期六

晴。晨校订Jameson《文学史》^②。10—11赴校，领二月薪，并存款。统计近四个月中，宓每月只用\$70，亦可谓俭矣。

叶宅午饭。下午2:30—3:30上课。3:30—4:30为郭楚丽^③讲英诗。

叶宅晚饭，同林兴鄂，适归自桂黔。述战事种种，使宓深为感伤。

^① 王维诚(1904—1964)，福建长汀人。30年代初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曾在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40年回国后，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育系副教授。复员后，任南开大学教授。1952年，转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1958年调任辽宁大学哲学系教授。擅长中国思想史料考证，为西南联大“儒学会”发起人。

^② 指翟孟生《欧洲文学简史》。R.D.Jameson翟孟生，原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美籍教授。

^③ 郭楚丽，女，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2年毕业于。

三月十七日 星期日

晴。晨8—9至府前街菜市某小馆早餐，以为恒。出，遇尹士伟，翠湖步谈。9—12云南大学，赴吴瞿安先生（梅）逝世周年追悼会，并展览遗著遗墨。借得《霜庄诗录》一部归读之。

叶宅午晚饭。下午2—5补写日记。

晚早寝。

三月十八日 星期一

晴。晨得悉乡村疏散某宅，夜遭匪劫。主妇以着金钏断腕，旋被杀。伤幼子。今吴达元等纷纷欲迁回城中矣。

上午8—10上课。宓所授《古代文学》及《人文主义》二课，学生皆懈惰异恒。宓亦无力振作，自惜淑世之热心无从表现焉。

叶宅午晚饭。下午2—6补写日记。

三月十九日 星期二

晴。晨8—9上《人文》课，讲现世学术之分派。9—10至北门街79访曾琦，已赴渝。见其友杨貽士，安徽。中央信托局昆明寿险主任。详述魏被捕始末。盖任中央特务员，迄今犹未得释出。

归途访彤，未遇。

三月二十日 星期三

半晴阴。风。寒。晨8—9上课。张苏生来言，以头痛未上诸课，独上宓《欧史》课。宓悦其姻淑温雅，拟介绍与宁。

下午3—6林文铮来，谈宗教之不能磨灭，尤深仰佛教之宏大，信其必兴。又陪铮访超，久坐。叶宅午晚饭。

晚7—10至平政街68宸宅。心社聚会。麟讲《道德标准之进化》，甚精密。讨论时，宓甚愤激。

10:00回舍。同室二君已酣寝。接彦三月十日自沪复书。不着一字。仅剪取宓函中数语，粘贴信笺上，为复。略谓伊“决为熊公守节终身。祈宓勿再接近”云云。宓甚悲苦。即寝。夜中少眠。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阴。雨。 编钞讲义。晚7—8黄维来，告以暑中拟偕维赴遵义之计划。以但丁书二册(1. Norton translation of “Divine Comedy”^①。2. Dinmore “Aid to Study of Dante”^②)。交维代邮寄田德望收用，寄单存。(五月十二日田君收到。)

三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阴，微雨。 晨8—9上课。苏生未到，郊游议作罢。接巩三月十五日函，即复毓、巩。附寄《朝报》吴梅先生追悼会各件。

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晴。 上午10—12访寅恪，明日赴渝。为至西仓坡及工校代领薪金。见熊瑜在联大出纳组任职。

叶宅午饭。鼻翬。

下午2:30—5:00《欧史》小考。晤林同巖。5—6访寅恪，送款。同容肇祖散步。

① 诺顿(用散文形式)翻译的《神曲》。 Charles Eliot Norton 查尔斯·艾略特·诺顿(1827—1908)，美国学者。

② 丁斯莫尔《但丁研究辅助材料》。

叶宅晚饭。超宴林兴鄂及其同事陈、张二君。饮茅台酒。

10:00 归寝。

三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晴。上午打印讲义大纲。10:30 颢来。偕颢、宁入城。颢述硕招回沪计划。宓推测颢之行事，劝颢慎重。

是日为宁生辰，宓请宴于聚丰园（\$ 13），与堂倌怒骂。又至翠湖海心亭下茶叙。超偕松行过。

4:00 归舍。续打印。至晚毕一页。4—5 柳圣和导陆元诚来，访超。叶宅晚饭。

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晴。风。上午 8—10 上课。叶宅午晚饭。终日打字，至晚毕三页。

下午 3—4 珏来，还宓款 \$ 200（尚欠 \$ 600。损耗未计）。旋以此 \$ 200 假朱自清，约五月底还。

晚接固函，即复。

三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晴。风。破晓，枕上作《感事》诗一首。

困穷乚现情难隐，雾散云消凌宴池。一九三五年秋《住庐山寄雨僧》诗云：“庐山真面终能识，要待云消雾散时。”今其时矣！事可休。

犹写万言通款曲，不遗貽、还、存。一字足风流。

语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金银夜气鸳鸯冢，水月空花海市舟。

垂老孤生血泪尽，只馀诗卷许长留。

晨8—9上课，讲人之三类。

叶宅午晚饭。终日缮改讲义大纲。

晚接龢三月十八日函，即批复。龢住遵义，老城，忠字卡十二号。

三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阴。小雨。晨8—9上课。午雨。叶宅午饭。

夕4:00出，小雨。至北平图书馆留函，致守和。荐珏，并介见。即至K家。大雨。密谈次，述彦三月十日复函云云。此局结束，K母深为感叹。

6:30至冠生园。F.T.约便宴，并开请华外文系会。决聘张骏祥，并商定研究生毕业考事。9—10同步归。宓终憾人之度量不广，各存学校之町畦，不重人才也！

三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晴，风。精神萎靡。阅考卷终日。叶宅午晚饭。

下午1—2与榆瑞谈。珏偕宁来，促珏谒守和。3:00盗潜入，偷去赵君圆钟。

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晴。放假。晨8—10阅考卷。李唐晏招宴，乃于10:30出。11:50至青年会四楼，值晏外出。乃留片，至青年会食堂自行午餐(\$1)。即沿城墙，出小西门，步归。

2—3寢息。旋李唐晏来。4:00偕晏及杨业治、沈有鼎出。步至万钟街，耳巷，盐政局访徐芳。未遇，留片。次导晏等访陈梦家于平

政街 68 宅，并见宓与黄燕仪女士(Leatrice Wong)。必请晚饭于家庭食社(\$6.30)。朱馥欧谈述与顾谦吉同居并办五华之始末。顾娶立法委员王之离婚夫人为妻，携来离婚费一万元。

9:00 偕杨步归，即寝。

三月三十日 星期六

晴。自接彦无字复函后，郁悲者多日。是日将晓，梦彦。晤于内地某处小楼上。先在外间与超陪彦立谈。楼室布置精巧。已而宓走入内室，尤铺陈雅丽。彦着红色寝衣，迎于门次。见宓，以双手承肩，便互偎抱，极亲昵，遂有鱼水之欢。……其情景似新婚云。按宓年来诸梦，咸与事实违反。记此以验后日。

上午续阅考卷。叶宅午饭。超等大扫除。

下午薙面更衣。2:30—3:30 上课，发考卷。4:00 欲访寅恪，旋折归。李唐晏偕芳来，在杨业治室中。于是偕出，与李、杨步行。访晤张敬、韩斌于女青年会。6:00 至盐政局迎芳，晏请宴于松鹤楼。又请观京剧于昆明大戏院。……剧终，送芳回局，乃偕杨业治急行步归，颇有戒心。抵舍，已近午前三时矣。

是晨《朝报》载加入汪氏伪组织任要职之“汉奸”名单，硕名赫然在内。而适得心一沪函，则四月初将移居硕宅楼下同居。宓自愧未能护助心一与三女，阻之亦不及。同居不无危虑，只能祈天佑而已。

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晴。晨 6:00 即起，为守和改蔡元培先生纪念文(英文)。9—10 送往。遇守和于华山西路，同访铨、彤、寅恪。陪寅出。

10—12 至西仓坡梅校长宅，赴难童学校董事会。未能开会，仅商改会章。12:30 偕超回宅午饭。

下午2—5 脱衣寝息。6:00 叶宅独膳。9:00 即寝。

四月一日 星期一

晴。 上午8—10 上课。以十六世纪法国政治文学，比拟近今中国。以胡适比 Pleiades，鲁迅比 Rabelais，而白比 Montaigne。^① 10—12 评阅学生笔记。宁来。知颢已决不回沪。

下午3—4 陪超赴工校领取薪金。叶宅午晚饭。晚，再请超夫人为缝系西服上衣胸前钮扣。

四月二日 星期二

晴。风。 晨8—9 上《人文》课。由“Jonathan Wild”讲君子(The Good)小人(The Geat)之大别。多举例证。归后休息。

叶宅午晚饭。

下午2—3 寝息。3—4 珏来。4—6 补写日记。

是日，同室吴达元迁居登华街。约暑假再来。晚早寝。

四月三日 星期三

半阴晴。大风，甚寒。 晨8—9 上课。归后，整备《世界文学史讲义大纲》。命黄维代付邮寄郭斌龢收用。叶宅午晚饭。

是日上午阅报，载四月二日国府明令，任命 父为监察院监察委员，私心极为欣忭。

下午2—4 作禀上 父，父二月二十八日航渝，前于三月十一日奉到，不上禀已两月矣。送投城内邮箱。

4—5 黄维来，为述道德进化问题之意见。

① 以胡适比七星诗社，鲁迅比拉伯雷，而白比蒙田。

晚 7:00 访余建勛夫妇于西仓坡宅，辞宴。未遇，留柬。即至平政街宸宅，心社聚会。朱宝昌主讲《释悲》。黄女士亦列席听讲。众复讨论，语皆精正。10:00 归舍。

四月四日 星期四

晴。晨 7—8 作函致雪梅，寄宜良小棚子巷里仁镇 29 号。上午读书。叶宅午晚饭。下午 1—2 与周榆瑞谈。

晚 7:00 陪沈有鼎在文林堂演讲《孔子、墨子、孟子》。8:30 毕。急即奔至北仓坡 6 号余建勛夫妇宅，与诸客谈。以雪梅《飘零集》卷，交姚从吾带交。滕固夫人携子监视其夫。固惟与寅恪等谈版本。

10:00 散归。子水送宓，言：吴大猷夫人，闻人传述彦与熊公食日之秘书某恋爱，甚为宓愤愤不平，谓宜告宓即对彦断念云云。

四月五日 星期五

晴。晨 8—9 上课。叶宅午饭。

上下午整理各书及宓《诗续集》稿本等，备固阅看。

晚 6—10 陪超夫妇子女由小西门入城，赴杨立达留别招宴于卡尔登。

四月六日 星期六

阴。晨餐后，为 K 译书目。10:00 出，遇毛玉昆、黄伟惠等。宓送上课用书至昆中北院。送 K 函至北平图书馆。乃于 11—12 如约访滕固于欧美同学会。其妻旋携子出，同坐监视。妻阅《朝报》，并劝宓阅。子喧闹不休。固惟纵谈学术。宓原拟乘机约固出宴，晤芳。至是都休。

正午，宓独在聚丰园便饭（\$ 1.50）。1—2 至盐务局访芳，坐楼

上大客厅。芳与寇淑勤即居其旁之室。芳甚同情固之遭遇，但言对固仅为友谊，无爱情。又述罗隆基之故事，未复谈及敬。遂乘人力车至小吉坡下。2:30—3:00上课。为郭楚丽讲英诗。4:00归，休。

晚6—9在超宅陪宴黄伟惠及其夫、兄，谈在故都旧事。并悉遼患症，又已另娶，携其新夫人似非唐月莹。至激江同居云。

四月七日 星期日

阴。晨，于枕上作《寄慰若渠》诗二首。

惊闻幻境起楼台，消息无端误鸩媒。
划地为牢随辗转，迎宾对簿缚囚来。
诗书文字成疑谤，恩爱自由付劫灰。
鸚鵡前头知己感，伤心往事共低徊。一作私怜
往事为君哀。

璀璨天人作赋才，沅湘千古尚流哀。一作沅湘
流恨意徘徊。

玉孌湖上春愁重，王母云中法驾回。
已痛蓬茅当路长，更看荆棘满园栽。
防川不虑终横决，忍辱全功是圣胎。

昨必访固送书。其夫人当场翻检诸书，察其中有无夹藏之书简。故第一首五句云云。第二首一句，用固咏但丁诗，“黄金百炼雄词赋，璀璨天人尚有愁”。指固与德国女士之情事。第二首二句，指固前年在长沙沅陵拒绝湘人某女士之爱事。三句指芳，用固去秋“寒蛩夜泣

玉龙堆”诗。四句指固妻去冬乘飞机由渝来滇。五句指艺专校中仇敌众而办事难。六句谓家庭中之纠纷及痛苦。七句用宓昔年对心一之言，而佩固之能忍辱全节也。……

8—9 至府前早餐。狂笑，倾碗浆。翠湖散步，遇陈舜年，颇赞卢绍华。叶宅午晚饭。下午 1—3 寝息。上下午钞诗，并作函，致顾良秘示固，函中比论宸、固、碧柳、宓之婚姻爱情之遭际，不免“千红一窟”矣。

晚复巩函并函毓，荐杨宪益^①。泗县，肄业牛津大学 Merton College。静如之兄^②。（Mr. Julian H. Y. Yang）^③

四月八日 星期一

晴。风。晨 8—10 上课。正午偕超赴邵可倡夫妇招宴于福照街华南饭店，商难童学校改名事。3:00 偕超归。少息，宓即赴师范学院黄钰生约茶会，欢迎王维诚。议指导学生读书。

叶宅晚饭。晚，续成昨函，并复李源澄。

四月九日 星期二

半晴阴。风。晨 8—9 上课，讲男女问题。10—12 阅学生笔

① 杨宪益(1914—)，安徽泗县人。天津新兴书院毕业，入英国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1940 年回国，任重庆中央大学副教授。1941 年任贵阳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1942 年任成都光华大学教授。1943 年起在重庆北碚及南京国立编译馆任编纂，翻译《资治通鉴》。1953 年调外文出版社任翻译部专家。1963 年翻译《红楼梦》。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外文出版局《中国文学》社翻译。

② 牛津大学默顿学院。静如之兄。杨静如(1919—)，女，现名杨苡。原籍安徽泗县，生于天津。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44 年毕业。1956 年至 1957 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1960 至 1980 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讲授英国文学。

③ 朱利安 杨宪益先生。

记。叶宅午晚饭。

下午1—2 学生马元鸷甘肃陇西。年二十六，历史系三年级。来，呈《悼亡》诗七律八首，祈改。并述与重庆富家某女相爱，女只身逃婚来滇，病两月而死。生为诵经，且决归葬。述说时，泪随声下。世中究不乏多情之男女，特爱与命妨，情随年尽耳！是晚即为改诗毕。

四月十日 星期三

晴。晨学生王恩治来，同出。8—9 上课。9—10 早餐。又访任继愈。上午补作《日记》。叶宅午晚饭。

下午1—2 探周榆瑞病。2—3 再到文林堂，接洽陈铨演讲布告事。由大众影院绕青云街归。购黄柑赠周榆瑞，又购墨水一瓶。

夕读“A Short Handbook of Literary Terms”by George G. Sloane (1923) T. Fisher Unwin pp1—191^① 完。

晚读叔本华文。即学而不思则罔之义，然特重自思与自得。8—9 卢绍华来。

四月十一日 星期四

晴，风。晨8—10 作航函 No. 18 致彦。钞示三月二十六日《感事》诗。略谓

宓虽悲苦情伤，然冷静思虑，觉 君自一九三五年一月将与熊公结婚时（尤以一九三八年初，熊公逝世以后），直至今兹，态度始终一贯。即对宓一意断绝，远远推开，不使近前。

^① 乔治·斯隆编著《文学术语手册简编》，费希·恩文出版社，1923年出版。第1—191页。

甚或望宓自然消灭，不生存于斯世，俾毋为君地位财产名誉之危害或障碍。延及今日，似更无怀疑或希望之余地。宓虽自许真诚情痴，今世无两。然君意如此，在宓除看破一切人事，诵读佛经，勉强应付世务而外，亦更有何办法？至于

君是否真欲守节，或仍爱许君，或如某夫人所传，君恋爱熊公之旧日秘书某君，凡此皆与宓无关。（因君既不属于宓，则一切等视之矣）。如果君他年由于新经验新环境之刺激，情意有变。思前想后，觉得在君一生中，宓终为一难能而可贵之朋友。不忍不交一语，就此长别（两人各自死去）。……届时请即函宓达意，又或现时宓仍有误会君之真意之处，则祈速函指正。君有所施，或君需要宓之时，宓自信当必有以报君。否则宓为尊重君之意旨及情感计，拟不再来书以烦渎君矣。此上。虔祝康乐。

10—12 贺麟来。同出，再共早餐。翠湖步谈，论终不合。盖麟宁不顾鲍六芳之情，而不愿离弃室家以与之结合。遂仍不赞成宓与彦通函。且谓彦虽不能忘宓，然宓对彦求婚，可决其必无结果也云云。下午以此甚郁悒。

叶宅午晚饭。晚 7—9 陪陈铨在文林堂演讲《叔本华与红楼梦》。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其盛夙所未有也。

四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8—9 上课。群社请宓讲但丁《神曲》。宓自请改讲人生观。10—11 赴校文书科填写汇款请求单。见朱洪，而忆及 1929 七月三次南游访彦之往事！

叶宅午晚饭。下午读 Enc. Brit.^① 梵文学史。夕大风。

四月十三日 星期六

阴。午饭后,方蕙面,沈克家来。2:30—3:30 上课。归后遇晏与杨业治出。宓于 5:00 至女青年会待敬不至,留片。遇 Irving T. Hu^②。宓乃入市为彤、炜购国旗,急回叶宅晚饭。时深阴,未雨。

四月十四日 星期日

阴。微雨。8—9 加上《欧文史》课。归途与张苏生谈,乃知遑之今妻为张墨娟,松江人,浙大原教育系三年级生,品貌出群。与苏生为好友云。

叶宅午晚饭。下午 2—5 李唐晏来,陪访陈雪屏^③、黄伟惠等,多不遇。遇敬偕罗常培行翠湖凡三四次。晏邀食甜酒于大众影院前。访珏良取书。见方缙^④等跳绳嬉戏于院中。

四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晨 8—10 上课。下午,作 No. 19 航函致彦,较短。仍用息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

② 伊尔文 T. 胡。

③ 陈雪屏(1902—),江苏宜兴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1930年回国,任教于东北大学、北平师范大学。1932年起任北京大学心理系、教育系教授,系主任及训导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1948年12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1949年5月去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台湾大学教授。“考选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

④ 方缙(1920—),女,福建福州人。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肄业。1950年到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1977年退休。

挚之词，冀其感动。

夕 5—8 至女青年会，候敬归。请敬宴于华山(6.50)。

宓述对韩斌之忠告。

宓步归。于翠湖滨，遇珏与绂挽臂而行。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晨 8—9 上课，讲“平均分配，守法息争。”叶宅午晚饭。

下午 1—3 陈兆枋^①行健。来，访宓于超座中。宓遂陪导枋往见邵可倡，作函介办护照。并导至一丘田 12 萧蓬宅，久坐，而返。

夕读刘大绅《老残游记作者行述》，甚多感触。

四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晨 8—9 上课。因将演讲，心甚不安。足征学养未有所得。叶宅午晚饭。

夕接滕固复函，知其无意离婚，以明智自处。既异宓对彦之情，亦不至如碧柳之为树坤牺牲身命矣。

宁于晚间来，言北京《新民报》有人作文赞扬宓之诗。甚欲得读之也。

四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心甚不安。晨 7—8 独步翠湖，然后早餐。终日竟不能有所为。

叶宅午晚饭。下午 2—3 寢息。5—6 朱宝昌来。

^① 陈兆枋(1911—)，字行健，陕西高陵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4 年毕业。

晚7—9至昆北6教室，赴群社邀，讲《我之人生观》。主在殉道殉情，将近二小时。听者满座。而宓自以为甚不佳，归后反滋不乐。

四月十九日 星期五

晴。晨8—9上课。上午读宓《诗集》情思勃然，甚觉奋发。宓惟于诗可养勇也。

午饭，超宴姚夫人，锦新母。客已多，而谢文通复续至。

下午2—3寝息。叶宅晚饭后，7—10陪超乘人力车至火车站，送姚母赴港，并送张振先赴海防迎其未婚妻蒋智存^①。宓不免思彦。偕超步归，至昆明大旅社访陈兆祜，留片，荐张婉英为成都清华中学英文教员。旋得复，允聘。

超请食汤圆。遇敬偕罗君行市中。

四月二十日 星期六

晴。晨7—9读《吴宓诗集》。早餐后，9—10在校内剪发，易滇匠。雍式未合。

叶宅午晚饭。下午2:30上课。又为郭楚丽讲诗。4:00归。觉眩晕。刷皮鞋。而李铿忽偕其弟若友来，云将留学美国。

晚为黄维改诗，早寝。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晴。晨8—9加上《欧史》课。9—10改剪发。10—12胡先骕率其子来。畅谈其所译所作诗。并导见超，超处客甚多。是午，超宴

^① 蒋智存(1915—1986)，女，北京人。北平师范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助教。后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图书馆工作。

邵可偕夫妇,及刘泽荣。

下午 2—3 寢息。读法文书。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晴。晨 8—10 上课。归后,易夏装。下午复改回秋装。阅学生笔记。叶宅午晚饭。超及家人,近日方于园中从事耕植,艺番茄等物,冀得菜蔬自食,以省费而获利。此正如福祿特尔小说 *Candide*^① 结处之行事矣!

下午 2—4 晏来。4—5 颀来,今晚因公赴河口。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晴。同陈舜年晨餐。8—9 上课。讲殉道殉情之义理,颇为激昂。见某生似读《吴宓诗集》。

寅恪持还宓诗稿,并示新作一首。

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

陈寅恪

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
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陇生马元鹗呈所作《忆真记》请政。同步归舍。

叶宅午晚饭。是日下午超全家,以邵可偕邀,往游扬宗海,车坏道阻而还。读法文书。

① 《老实人》(1759),一译《赖第德》。伏尔泰所著哲学讽刺小说。

晚7—8与周榆瑞谈父之德行，及骊所传杨宗翰恋爱等事。与石同居，不婚。又爱诸女，分期接近。云。

早寝。月明如昼，寝未安。将晓，梦与彦同居和合，甚为酣适。彦较昔胖且晰，亦甚洒脱。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晴。晨8—9上课。遇钱端升，赞宓神色好。归舍，出考题。

叶宅午晚饭。下午1—3李唐晏来。在杨业治室中盘桓。尹文复函到。

奉简雨僧先生尹文字炎武，号硕公。江苏淮安。

援庵座上逢之子，忠信堂中一举杯。

岂谓佳辰难共保，独怜近局更轰魁。

劳劳强聒酬孤剑，历历微言认劫灰。

试靠点苍山在大理城西五里。上醉，同昏犹见

日先颓。往者，张薰痴出国，援庵祖之于旧京忠信堂，曾

与末席，得接雨僧先生风采。后于张孟劬斋中，复闻声

款，行十年矣。昨辱枉书，并示新作。因赋长律奉简。

夕补撰日记。晚赵仲邑来，知以愚诚失职。早寝。

夕5—6林同济来。原允为《战国策》撰稿，顷见其中沈从文诋毁文言及浙大之文，而恶之。遂止。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晴。晨7—8读贺麟《文化之体与用》一文，甚佩。上午补写日记。10—12警报来，在超园中盘桓，看二水牛耕园地。

叶宅午晚饭。下午 2—4 作航函 No. 20 致彦，语极婉挚。述昨梦 Balzac 婚 Hanska 夫人故事^①，并与逵、翰、麟^② 等行事比较，以申明宓爱彦之真诚。且言宓之爱，为能纯粹永久专一。而以道德为旨归，更视彦之利益及幸福为重于一切。故望此爱之能有结果也云云。……作函方半，而贺麟忽至。片刻即去。言已在宜良晤雪梅云。

晚 7—9 陪浦江清在文林堂演讲《中西戏剧之比较》。融会贯通，言皆中肯。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晴。晨 8—9 上课。上下午均读书。

叶宅午晚饭。午饭后 1—2 赴课堂，为超宣布因病不上课。又送超信与师院本系助教曹鸿昭。

晚复徐芳十四日来函，所托事不成。并以《寄慰若渠》诗寄示芳。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晨 9—10 宁陪导宓至校中图书馆检阅本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新民报》第一版王叶君接见王荫南君。撰文，斥驳胡适之白话，而称道宓与梁实秋之介绍人文主义。结处盛加励勉。谓不患此二三子势力影响之小，而惟忧其志气信仰之不坚云云。又至本系图书馆借得梵文学史数册而归。

^① 巴尔扎克婚韩斯卡夫人故事。 Honoré de Balzac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1799—1850)，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 1832 与波兰韩斯卡伯爵夫人结识，20 多年中写给她的信件收在《给一个外国人的信》中。两人最后于 1850 年 3 月结婚，同年 8 月 18 日，巴尔扎克于巴黎与世长辞。

^② 指陈逵、杨宗翰、贺麟。

下午2:30—5:00《欧文史》课举行月考。英人历任马来各地英吏 Protector of Chinese^①多年。今在假。Arthur Alexander^②君，持介绍片来见。命学生导见超。考毕，忽阴风。原拟往K家，兹乃改访水于北仓坡宅。水邀往郑华炽处，而遇郑于途，仍回水宅。即在楼上余建勋家晚饭。9:00归。宓服薄衣。风，甚寒。幸未受病。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阴。晨9:00起来，邀同出。访英人A. Alexander君于Hotel du Lac^③（并遇邵可倡）。陪导，步出小西门，至大观楼游览。在园外华盛饭馆午餐。是日招待之费，超与宓各出六元，共十二元。又雇船入湖，一周而归。至小西门外登陆，而别。各归。

是日下午清华成立纪念会，未往（此时已晴）。

晚，作长函致钱锺书。荐殷炎麟为国立湖南师院英文讲师。并复函殷炎麟告之。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晴。晨8—10上课。下午读书，并阅卷卷。

叶宅午晚饭。晚饭时，林兴鄂君忽大声谓彦今者不知作何活动。超答“闻专心办理慈善事业”。宓力持镇静。饭后，散步园中。宓故询鄂“彦在复旦任女生管理员时，学生对伊如何？”鄂答“尚好”。又言“其人系小脚，曾见伊嫁后，服金刚钻戒，二护兵随侍，乘汽车，入市购物，甚出锋头云”。宓以此深为感触。

① 中国人之保护者。

② 亚瑟·亚历山大。

③ 翠湖宾馆。

四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晨将晓，梦彦，似 1931 西伯利亚火车中情景。又宓寝，肩冷。彦来为掖被角，护宓右肩。……

8—9《人文》课。讲殉道之事实，未畅。兼及小说中忠厚之意。9—10 与李廷揆^①立院中，日光下，谈文言与白话之争。

叶宅午晚饭。下午阅考卷。

五月一日 星期三

晴。8—9 上课。讲 Sp. Lit.^②。发卷(半)。11—12 顾良来，在操场步谈。知艺专校中两派争持，固惟事敷衍劝和。而固妻某日又直到校中探查，肆意喧闹而去。

叶宅午饭。下午，易夏衣。赴校，领薪，取出 \$ 250。归告超夫人。随邵循正至昆北课堂。遇超，偕归宅。再易秋衣。6:00 偕超至同仁街厚德福酒馆(途遇秦缵及徐文孚，深觉徐貌似彦)。杨振声、陶履恭、张奚若及超合宴熊佛西夫人朱骧君允。于此。席散，众陪送骧至昆明大旅社。途中，宓乘间询骧曾见彦否？答“此次在沪，即住彦家。”又答“彦一切甚好。”宓知骧不愿多言，遂止。同诸人步归。

10—12 作航函 No. 21 致彦，词甚婉挚。先述晤骧情形，次述前夕鄂所云云。乃正告彦。(一)倘爱宓，则百事可解决，幸福必圆满。而宓今昔对彦之爱，为有价值与意义。且宓有年少貌美之机会而终

^① 李廷揆(1906—)，祖籍河南叶县；生于北京。194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留校任助教。1947年赴瑞士洛桑大学研习心理学，从师皮阿瑞。1949年到法国巴黎大学研究。1951年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任教授。

^② 西班牙文学。

不舍弃彦。彦已得位高财多之享受而或仍感空虚。是二人之爱，已经锻炼至极深纯而坚固之境界。（二）倘彦不爱宓，则一切适得其反。而宓仍系恋于彦，似不合理，改弦另求，不为非是。总之，为（一）为（二），祈彦速速函复，以诚相示。（私拟，此函去后，宓不再函彦，惟静待彦之复音。如终无复，则当认为（二）决绝之表示。）次日，晚饭前，读香港《大公报》副刊《综合》所登叶紫遗作小说《菱》之一段，以为“断章取义，可见人情不甚相远。真心话无分于雅俗高下也。”遂剪取此段小说，附入函中寄示彦，该函于五月五日发出。

五月二日 星期四

晴。晨，阅考卷完。叶宅早餐。由小西门入城，先至护国路48建筑公司，为超夫人取回眼镜。次至中国农民银行持核准单，欲汇\$150与心一。行中人以该单已出月，无效。拒之。满怀悲愤而归。途为超夫人购邮票等，送往。归舍，倦且苦。读Foch传^①。叶宅午晚饭。

下午3—5函复张志岳，贵阳，青岩，浙大分校。并寄示1939十一月十四日宓致兔公之长函。

晚7—9在文林堂陪朱宝昌讲《佛教与文学》。又与黄维共朱君谈。朱君所述三法印（一）无常（二）空（三）苦之说，可为评著一切文学之标准矣。其尊崇禅宗智慧机锋，解脱超虚之境界，则宓以为甚似Goethe及晚近欧西少年智识界之性行，窃以为尚非正途。至朱君述佛家意见，以为强凌弱，强为恶，必得祸；而弱之受侮，亦必有其因，是亦弱之咎也。宓按此正儒家之正解，持此以论日本侵略中国衰亡之一段大史事，庶可见其真而得其平已。

① 《福煦传》。Ferdinand Foch 费迪南德·福煦（1851—1929），法国陆军元帅。

五月三日 星期五

晴。晨 8—9 上课。讲 Don Quixote^①，颇能发挥。9—10 赴校中文书科，为汇款心一事，求作函请求农民银行通融准汇。又填具五月份请汇单。10—12 独坐室中，读《吴宓诗集》，甚怡然。宓凡独居读书，则乐。一接人事，或念及国事世事，则苦。倘为求乐，出世与自戕乃最善之办法也。

叶宅午饭。张振先已迎接蒋智存至。在其室中小坐。

下午 2:00 偕超至西仓坡梅宅，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吴景荣^②毕业。另一名俞大鲲，未到。夕 6:30 始毕，甚倦。而 F. T. 语宓，彼 6—9 月仍回檀香山，而命宓主阅留美考英文卷，约 300 本。宓殊厌苦，坐是悲愤，不能酬对。

蒋、梅两校长设公宴。至晚 9:30 始得归舍，益悲郁。即寝。

五月四日 星期六

阴雨，甚寒。一如去年雨季。超等为谋利，在宅园中，耕地，以种菜蔬。驱其夫人子女同劳作，致超夫人前日患病，仍不休息。久盼雨，今日得雨，喜可知也。又前夕忽由沪传外汇增高，法币低降，甚且法币不复购买外汇。此乃国家之危象。而超等立即醴资一二千元，趋赴市中，购求大批纸烟及布等，将待时出售而获赢利。宓无才，不

① 《堂吉珂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长篇小说。

② 吴景荣(1915—1994)，浙江平阳人。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1936 年毕业。清华研究院 1940 年毕业。赴陕西城固西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任讲师。1941 年到重庆，先后在四川教育学院、四川白沙女子师院、中央大学任副教授。1947 年入英国利物浦大学，研究英国文学。1949 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1952 年调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任教授。1955 年 5 月自外交学院建院起，即在该院任教授，副院长。

能附骥，而窃叹“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中央如此，地方亦然。“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不德，宠赂彰也。”黄师诗云：“岂知亡国在官邪。”宓观今之中国殉财、殉名、殉欲者，比比皆是。而殉道、殉情者几于绝无仅有。而国社危亡至此，何能挽救？况士子方暴戾恣睢为教，而以破灭中国旧文化为能。革命、共产……种种口号，相炫相蒙，而中国之希望何存？中国如此，全世又如彼。将奈之何？宓一己安身立命之道，惟在逆来顺受。乐天知命。勤俭自足。不侥幸，不营谋，不求增财，但求寡过。清心无私。读书养神。凡所遭遇，皆所应受，而无尤怨。至若国亡种灭，尤其中国文字礼教全体崩丧，此亦天命之难违，人孽所自造。宓一人独奈之何，亦只有安心承受而已……

10—11 王维诚来谈，知道之上也。11—12 颀来，知颀至不得已而出任某职。约宴叙。

叶宅午晚饭。下午 1—2 李唐晏来。补写日记。

是日五四运动纪念，放假。上午精神动员会，庆祝五四。宓未往。读沈从文等之文，益增感痛矣。

五月五日 星期日

阴。雨。寒。上午读书。9—10 刘健天行。来，示以诸友之诗。

叶宅午晚饭。下午读书，仍觉悲郁

晚，读萧乾短篇小说集《灰烬》。其中《刘粹刚之死》一篇，令人感动。论刘君致死之因，亦中国人治事不敬之过也。

五月六日 星期一

阴。微雨。晨 8—10 上课，讲一元、二元、多元及心物离合关系之理。简明切要，使人易解。

叶宅午饭。下午晴。宓于 2:30 入城。途遇守和，交宓在港购物

账，并还馀款越币 \$ 4。访李唐晏于崇仁街愉园楼上，并见其局员崔自新等。钱端升亦至。4:30 晏陪宓至中央银行候见经理李筱庄。就宓之请汇原单上，提笔改四月为五月份。次至农民银行，晏投刺径求见经理。由襄理张伯琦浙江。君接待，即按原单张云，且仍可作为四月份汇款。纳汇费及航信费 \$ 3.42，将现钞 \$ 150 汇沪，交钱学熙收付心一。次至农工银行为超送物。晏邀进咖啡于冠生园。宓为彤、炜购奶油花参糖二小包(\$ 2)。

5:30 独至维新街 102 楼上访林同嘏，而廖增武及颢亦旋至。宓如约宴三人于冠生园后厅，进绍酒(\$ 17)。廖谈在沪见学淑等并携至兆丰公园游玩等情。颢送宓至马市口。

10:00 归舍。接钱学熙函，知心一等已移住陈宅。又接滕固专函，约晤。10—12 作长函致熙与心一，述汇款详情，并应心一之请，托其制衣。另一纸，专致熙，报告对彦近情。

五月七日 星期二

晴。晨《人文》课未上。7:00 出，访滕固于欧美同学会。其夫人未同来。并邀固至冠生园早餐，进茶与粤式糕点(\$ 3.50)。固述其婚姻经过，及对其妻之心情与办法。大致主以诚感化，不愿离婚。但不许其妻干涉校务。又谈他事。步至马市口而别。10—11 访毛子水，告以固来晚餐。11—12 遇寅恪，翠湖游步，述及驩之谄谀鄙俗情形。

回舍。叶宅午饭。

下午批答学生课卷，颇为详尽。比较儒佛短长，及柏拉图派及佛教轮回及死之异同。叶宅晚饭。未于晚间赴水宅聚会。

五月八日 星期三

晴。晨 8—9 上课。黄维谈留英学生行至沪复返滇事，其中更

有不德情形。中国之亡，亡于道德之沦丧，盖莫能救矣。

上午补作日记。

五月九日 星期四

晴。叶宅午晚饭。下午1—5警报至。在叶宅，与超家人坐坟台上。敌机分四批来袭。仰见其一批27架，整列飞过，如银梳。旋在航校及近村投弹，死伤云二百余人。

晚7—9在文林堂，陪王维诚讲《耶稣之死》。

五月十日 星期五

晴。8—9上课。叶宅午饭。下午1—3寝息。托鲍志一借书，交存姜仆处。终日不能得，颇愠。

夕6—10顾良来。邀良宴于聚丰园（\$11）。途邀朱宝昌，未在寓。良述艺专校中风潮，及良爱李云凤等情。送宓归至舍。

五月十一日 星期六

晴。上午10—12朱宝昌来谈。叶宅午晚饭，进杂果酒。

下午2:30—3:30上课。晚早寝。

五月十二日 星期日

晴。起迟。宁来传语，并请宓至文林街兆丰馆早餐。

上下午，编讲义。

夕5—11顾良、黄维来，同赴朱宝昌请宴于曲园。畅叙，并行红楼梦酒令。石社成立，以研究《石头记》为职志。顾良任总干事。众同步归。维独送宓至舍，且立谈久久。遇李唐晏，盘桓片刻。

五月十三日 星期一

晴。晨 7:00, 陈舜年送刘文典复函来。8—10 上课, 讲《佛教与印度》。叶宅午晚饭。

下午 1—3 寝息。3—4 至昆北, 介绍顾良见刘文典。邀入石社。良米舍, 借宓款 \$ 30 去。

晚 8—11 偕杨业治赴李唐晏邀, 至木牌坊巷四号寓宅。饮咖啡及白兰地酒, 进糕点。徐芳亦在座, 与谈固近情, 及诸女士事。送至翠湖南路而别, 各归。

五月十四日 星期二

晴。晨 8—9 上课, 讲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之别异。马元骥来见, 同至翠湖海心亭坐谈。10—12 彤偕姚从吾来, 茶叙。宓陪彤访晤邓以蜚之公子。

叶宅午晚饭。下午 1—3 寝息。3—6 作英文长函致杨宪益, 牛津 (Mr. Julian Hsien Yi Yang, c/o Miss Gladys M. Taylor, 109 Woodstock Rd., (Oxford^①) 劝就浙大聘, 为副教授, 月薪 \$ 280。

晚 8—11 偕超赴友仁难童学校董事会于梅校长宅。宓任记录。归后, 接 K 函, 即复。K 曾函邀宓宴其家, 惜该函宓竟未能收阅云。

五月十五日 星期三

晴。晨 8—9 上课。上午, 改作致杨宪益英文函稿。叶宅午晚饭。超为校改函稿, 多所匡益。超谓宓函词意恳切, 杨必来浙大。但

^① 朱利安·杨宪益先生, 牛津伍斯道克大街 109 号格莱苔丝·M·泰勒小姐(即后来的杨宪益夫人戴乃迭)收转。

闻其人为 smart 少年^①，恐宓不免失望云云。1—6 打印该函三份，又致 Mr. J. B. Taylor^② 成都，陕西街，二十九号，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函三份。以（甲）份寄 Taylor 转由航邮寄杨君。（乙）份寄梅、郭二君。浙大。另附函。（丙）份于次日亦寄梅、郭，请其附函直寄英国杨君收。

张振先、蒋智存同来，赠宓带来北京荣宝斋笺纸一匣。

晚 7—8 李唐晏来，步月。

五月十六日 星期四

晴。晨，至文林堂未见布告，怒。归，函宸责诉。再往，则布告已贴出。急毁函，幸未发。此宓躁急之失也。与榆瑞立谈。然后早餐。上午，补撰日记。叶宅午晚饭。

下午 1—3 寢息。整理衣物。

晚 7—9，在文林堂陪刘文典讲《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的背景》。听众极多。典谈次，对诸生赞宓“所言皆诚而本于经验”云。

五月十七日 星期五

阴。微雨。上午 8—9 上课。补写日记。

下午，禀父。复四月九日航谕。四月二十日奉到。

五月十八日 星期六

晴。旋阴。略寒。上午编讲义。

下午 2:30—3:30 上课。晏至课室，邀陪往青云街 67 赵诏熊宅中闲坐。宓于 5:00 乃得至 K 家。家人均外出，留函。出，遇于巷

① 英俊少年。

② J. B. 泰勒先生。

口。再同归宅。夏坚白邀宓同 K 夫妇陪宴袁慧焉守和之妻妹。于正丰西餐馆。8—10 再回 K 家叙谈，多所感。

归后，接盛澄华函，甚欲即往西北大学任文学院长兼外文系主任。盖宓在清华受 F. T. 之压迫，终将益甚。不另求发展，徒增俗人之轻侮耳。夜中大雨。

五月十九日 星期日

大雨。阴寒。上午 9—11 入城。兆丰早餐。访彤与寅恪于靛花巷。彤有所教益。又劝宓在抗战期中勿改就西北大学或他校事。归途遇陈慈偕刘生。

叶宅午晚饭。下午 2—6 批答学生课卷。

晚，楼下张振先、鲍志一被窃西服等。与郑之蕃谈，深忧国忧世。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一

晴。晨 8—10 上课。路尚湿。10—11 偕至 Reicher 宅中谈，进茶点。甫归自重庆。劝宓就西北事，谓 F. T. 已将清华外文系弄坏。即他日宓有再起之机会，亦恐无以善其后也。归途遇靳文翰、衣家瑛。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 2:00，从公超至师院外文系筹办开会事。3:30—5:30 外文系会议。宓任记录。宓心恨 F. T.，故出言愤激。旋甚悔之。盖器量不广，而对敌亦应慎秘也。

晚，大雨，旋晴。月出。访马文珍于楼下，答《宇宙风》征稿。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晴。8—9 上课。结论。劝诸生于儒、佛、耶、柏拉图之四大宗传，择一而归依，终身研究受用之。顾诸生多未喻信，宓心甚悲郁。

10—11 寢息。

叶宅午饭晚饭。见石淑宜^① 讣告登报。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晴。 8—9 上课。上下午均读《梵文学史》。11—12 接彦函，未拆阅。F.T. 命办清华研究院事，宓甚不悻。得辞去留美英文出题阅卷事。

叶宅午晚饭。超告宓，已派宓为出考题人。宓益郁怒。拆视彦命其秘书挂号寄还加封。宓致彦 No. 19 函，并未启视。原函封外批云：“熊夫人已于月前离沪，故退。熊宅附言。四月二十九日。”按月前熊佛西夫人过沪，居彦家。所云离沪，诈也。彦如此薄情。宓怒甚，欲绝之矣。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阴。 兆丰早饭。叶宅午饭晚饭。晨至夕，连读老舍著《骆驼祥子》小说，甚感动。以为此小说甚佳，脱胎于《水浒》，写实正品。描叙人力车夫之生活心理环境，甚详且真，而不乏忠厚之意。法之 Zola 等实不及也。又此书能摄取北京之精神及景色。留恋故都者，当深赏此书。宓读毕叹曰，宓昔以教授比妓、伶，今亦可以教授比较人力车夫。其中之成败高下苦乐得失无以异。彼祥子被诱，误娶虎妞。晚爱小福子，终于离散。甚似宓之悔娶心一而爱彦终失之也。余生何乐？操劳以待衰老倒毙耳！

下午 3—4 晏来。5—6 冯友兰来。

^① 石淑宜(1913—1940)，女，湖北孝感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36 年毕业。

晚 7—9, 文林堂陪刘文典讲《庄子哲学》。二学生伴宓归舍, 9—10 在操场伫立久谈。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五

阴。微雨。晨读由云龙、姚安。《定庵诗话续集》。8—9 上课。师院送课表。

叶宅午饭晚饭。以后省, 不记。上下午为守和改英文《图书季刊》稿。3—4 送往馆中, 守和未在。见敬, 略谈。清华研究院会, 未赴。束。归途 4—6 在北新看书。

晚接张志岳函, 劝招学淑等来随侍, 又与心一复合。使宓愤苦, 多日不宁。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

阴。大雨。上午编讲义。宁来为珏良借款, 拒之。

下午 2:30—3:30 上课。又为郭楚丽、彭衡初^① 二生讲书, 5:00 始归。以大雨, 未如约访敬。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

阴。大雨。晨 8—9 上《欧文史》加课。9—10 仍为郭、彭二生讲书。归后 11—1 晏来, 邀宓至凤翥街京沪面馆午饭。下午大雨。

五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阴。雨。8—10 上课。10—11 赴校中金城取出 \$ 300, 缴叶宅(六月)饭费 \$ 50。

^① 彭衡初, 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41 年毕业。

下午,小雨。至交通银行,以顾介绍片,投见汇兑股主任张禹吾“七哥”,以批准之\$150汇沪交熙转付心一。(其后得心一六月九日收据。本年共收款\$760整。)3—5至欧美同学会。见招,访固。谈。固述蒋复聪参观江津展览会,必早年致碧柳函件咸列。因述昔与碧柳交争情事。归叶宅晚饭。

晚接毓函,赞同志岳,亦望必与心一复合。大感痛。遂复志岳长函,历述必不爱心一,不能复合,及厚待心一各项。而深叹诸友不能为必慰助,且苦必实甚。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二

阴。雨。8—9《人文》课,教室中屋瓦堕。必立廊檐下,为诸生讲“以德报德”之义。上下午批阅课卷。

晚雨。作函(一)复J. B. Taylor,转达浙大为其女Gladys谋兼任教职,月薪可得\$200之办法。(二)复毓,批示J. B. Taylor来函,寄去,存案。

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

阴。8—9上课,女生竞问考事。11—12寝息。

下午1—3寝息。3—5至梅宅,赴F. T.约系会。又款待T. H.毕业生。压言,煦良已至港,送眷回沪。与慈等同归。

晚,超家宴F. T.及侗等。饮酒。归甚迟。必倦且厌,盖F. T.明晨即回檀香山居家消暑去矣。

五月三十日 星期四

阴。起迟。函煦,成都谢文炳转。约赴浙大。兆丰早餐。遇杨周翰同归。宁来。9—12函钱学熙,二次汇款。附(一)致心一及

学淑函，命淑勿来滇。(二)致煦良函，上海，爱文义路，一四七五弄，12A号，周伯鼎转交。浙大聘约。

下午，寝息。晴。函敬。4—6 同邵送信。访寅、彤。偕彤坐翠湖海心亭读熊十力《新唯识论》。

晚，与榆瑞谈林语堂之为人可比探春。今者载誉回国，如探春之远嫁归来，比前更为超逸俊爽。而适逢家难，未免伤心。又见惜春道姑打扮，尤觉难以为怀。惜春者即宓也。

在鲍志一室中改公函，出考题。大雨终宵。

五月三十一日 星期五

阴，大雨。8—9 上课。9—10 为学生复习。遇罗常培，谈张清常职事。归途兆丰早饭。雨甚。

朱自清还借款 \$ 200，清。叶宅午饭晚饭。下午 1—3 寝息。

六月一日 星期六

晴。上午读《西域记》，刘文典君批校注本。叶宅午饭。

下午 2:30—4:30 考《欧洲文学史》。归舍，遇朱宝昌，邀陪郑之蕃、师拙父子，宴于聚丰园。途遇 K 大妇。约明午往访，未赴。

晚 8:00 回舍即寝。

六月二日 星期日

晴。晨 8—9 在超宅盘桓，取件。9—10 至小富春街 24，访杨业治。送吴景荣论文。见其新由上海来之母妻。

10:00 访敬于女青年会。步出，同至商务，购《日本之文学》、《原始佛教思想论》、《西域之佛教》等。共约 \$ 10。盖书价加 110% 也。宴敬于冠生园。为叶彤、叶炜购糖(\$ 2)。送敬至女青年会，乃独归。

已2:00矣。途遇定者二次。热甚，狼狈。

3:00送糖至叶宅。饮茶。批改课卷。5—6送杨所代购之钟与锡予。与寅恪同散步翠湖。叶宅晚饭。

六月三日 星期一

晴。晨8—10上课。讲印度梵文学史，未周洽。闻人言，日军将攻安南以入滇。吴景荣来。

下午2—3入校。取薪，存。送书与冯钟珪。并填写请汇款单。5—6整理书籍。晚，早寝。

六月四日 星期二

晴。晨阅《欧文史》考卷，至下午始毕。3—6读La Botta^①等。以书尽还系图书馆。夕接熙复函，附心一收据及熙告学生文一篇。

叶宅晚饭，陈慧君在座。晚，大雨。

六月五日 星期三

阴，雨。晨8—9上课。9—10为学生讲书。与潘光旦谈毕树棠事。

下午读《日本史》（寻常小学教科书）。夕，接心一五月十二日函，言三女奢纵，伊不能管束云云。令必气愤久之。心一之无用乃至斯极也。

晚，与马文珍谈毕树棠事。灯灭。未赴心社会集，听任君继愈演讲。

^① Carlo Giuseppe Guglielmo La Botta 卡洛·朱塞佩·古烈尔莫·拉·博塔（1766—1831），法籍意裔历史学家。主要著作作为一部美国革命史。

六月六日 星期四

阴。雨。终日读《日本史》，钞。又翻读谢六逸《日本之文学》三册。古代太简略，又无图表，且为谈话体。晚，寝迟。

六月七日 星期五

阴。小雨。8—10上课，略讲印度、日本、中国文学史。归舍。

10:30 韩斌来，偕出，遇珏良与方缙。约至翠湖咖啡店茶点（\$4）。谈次，知孙陵妻日内到此。陵虽向斌求爱而无意离婚，且对斌遽来责言。宓因感世人之如宓诚心负责离婚爱彦者鲜矣。

叶宅午晚饭。

六月八日 星期六

阴。雨。晨，改削难童学校募捐启。送超处。缮写本学期学生成绩单。10—11亲送至注册组。并分函诸生催还借书。叶宅午饭。鄂夫人叶崇德至自沪、港，客多。因念倩妹。

1—3阅课卷。3—4西仓坡清华会议研究院招考事。4—8赴清华教授会，并选举评议员。少壮派得势，惟求加薪。重利。宓仅得四五票，未获选。

8—9灯灭，与邵可侣君至叶宅，特备晚饭。

六月九日 星期日

阴。雨。起迟，上午为慈、婉写纪念册，诗一首。叙南来行程，并畧勉语。

叶宅午晚饭。3—4偕超、鄂等入城。拟访K，遇雨，宓折归。

夕读“Tom Jones”。晚，早寝。

六月十日 星期一

晨，微雨，旋晴。 郑之蕃招食粽。是日端午节。上午读《西域记》。10—11 洪绂^① 导洪绅来访。又马元鸷来。

下午，稟父。宁来。寝息。

3—5 赴清华毕业成绩审查委员会。

夕，晚，雨。读《西域记》。

六月十一日 星期二

阴，雨。 晨，读《西域记》。9—11 访寅恪，同步翠湖。

叶宅午晚饭。下午2—3 赴工校，为寅恪送成绩。又为超送信。夕，为刘厚醇写纪念册。读《西域记》。

晚，读《慈恩传》，略慰心忧。

六月十二日 星期三

忽晴忽雨。 上午读《西域记》。9—11 施畸天俸。来访。述口人在华北设施，外示怀柔，内行严密，根深蒂固。吾土不易返矣。施畸君昔作《英雄安在吟》，为韩文佑现寓北京宫门口，中廊下，四十五号。之师。韩托寄意。

叶宅午饭。拟访 K 母，以雨未果。4—5 访曾琦，仍在渝。乃访子水。5—9 赴宸家宴。慰宸，言颇激昂。见朱友渔及麟。偕周振禹医生同归。

^① 洪绂(1899—1988)，字思齐，福建闽侯人。法国里昂大学博士。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晚年在加拿大贵尔福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六月十三日 星期四

晴。读《慈恩传》。9—11 兆丰早餐。访彤，借得佛书数种。决拟潜心佛理，离世绝缘。视世乱国亡，皆为事理之所当然，道德因果所致。……

下午 1—2 寢息。2—5 在清华办公处，考研究生吴景荣毕业，并进茶点。

六月十四日 星期五

阴。上午 9—11 刘健来，以未得实授科长愤愤。并偕杨周翰参观大图书馆。雨。叶宅午饭。超奉叔电促赴港。

下午朱宝昌来，邀蕃父子及朱宴于大都会（\$16）。偕朱步翠湖，又至其宅。商所事。宓劝其回燕京。

大雨。雨止，月明，乃归。已 10:30 矣。

六月十五日 星期六

阴，小雨。叶宅晨餐。9—11 至系图书馆，为超择借三书。又至工校文书等组，为超送件填单。

叶宅午饭。下午 1—3 新校舍，代超考《语言学》。3—4 昆北代超考《作文》。归后 4—5 郑之蕃请，同诸人，天晓得食肉面。每碗六角。

叶宅晚饭。

六月十六日 星期日

阴，雨。晨 9—10 在超宅。梁方仲述西北之行。云，吾族安吴堡今为共党青年训练团部。宓与谢文通论不合，几冲突。10—11 归舍，而邵可偕来。

11:00 雨，出。访水，偕行至 K 家。即偕 K 及其母其夫，同至冠生园之梅厅。众客陈慈、刘永理、张婉英、王曼明及颀已到候。是日宴客，费 \$37。菜非劣。绍酒一瓶即 \$5.50 云。宓颇有快快之意，而 K 逾日来函，亦深感“charged”^①。

散后，同归。与颀步正义路，谈。盖宓日前六月五日。曾接心一函云云。湖滨饭店访施畸，不遇。叶宅晚饭。

六月十七日 星期一

阴。晨作介函与王曼明、张婉英，并代王垫付月薪 \$20。九时，二人来取辞。即陪超至系中，交代公事与柳无忌。黄钰生讥宓十年敝衣，恐系出洋时所制云云。至系图书馆借书。又至校中各部，为超送函取款等。叶宅午饭晚饭。午饭前晏来，借 \$10 去。

晚，接盛澄华六月十二日城固王史巷四号。函，西北大学仍欲聘宓为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命盛劝询。先是盛到西北大学后，五月十三日来函，即陈此意，并述校中情形。宓当时未注意，此次却怦然心动。去留终难知也。

六月十八日 星期二

阴。晨 9:00 至超宅。送超飞港，坚握而别。即出，送超与郑天挺函于靛花巷。次访任鸿隽、陈衡哲夫妇于青云街中央研究院，商谈遼、翰^②事。宓拟荐翰至西北自代。晚作函致翰，寄香港德辅道中，东亚银行大楼，三〇八号，中基会香港通讯处。（未发）。次至北平图书馆，遇诸女于门。见守和。劝宓勿往西北，谓“抗战期中，一动不如一静。他年

① 宰客，挨宰了。

② 指陈遼、杨宗翰。

再大举可也。”

次访刘文典于其寓宅（丘田五号）。还书。又借书。久谈，极佩。决留昆明读书矣。时已下午2:30。雨，日月新午餐。乃归。

六月十九日 星期三

阴。雨。上午至校内金城银行汇款\$1000千元，（汇费，五元）呈父。为赴渝就职旅费。遇慈等。

叶宅午晚饭。十四日奉父六月八日航渝。有云“安命无营，有同心焉。”今晚稟复，劝父速赴渝就职，恐迟久生变也。

六月二十日 星期四

阴，雨。上午9—11作函，上于公右任，求促父入都就职。并略述宓婚姻爱情事。叶宅午饭。

下午，晴。易衣。寝息。3:00伴超夫人率彤、炜出，入小西门。在吉庆祥比邻之胜利店买糕点。遇严继光陪缪云台^①。宓独至报国街，发电，上父。“汇呈千元，赴渝旅费，宓”。

5—7访麟于方盛巷，麟力劝宓赴西北大学。宓意亦欣奋。7—11赴K家招宴，家饌极美。诸客先后去，复久谈。K母等亦劝宓往西北。步月归。

① 缪云台(1895—1988)，名嘉铭，云南昆明人。留学美国。曾任简旧锡务公司经理，云南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实业厅厅长。创立云南炼锡公司及富滇新银行。抗战期间，任云南经济委员会主任，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顾问。1946年，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947年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美援救济物资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员。1950年赴美国。1979年返国。曾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六月二十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8—10作航函复盛澄华转达西北大学当局。宓决即来西北。并商询(一)薪金(二)旅费(三)助教各端。并拟(四)行程(五)书籍(六)张君川(七)周榆瑞各种办法。10—12宁来。作宓至图书馆,阅牛津赠书展览。谈西北事,宁亦赞成宓往。归,急易衣,叶宅午饭。致盛航函,未发。

下午2—6访麟细谈。麟仍劝宓往西北。宓意决矣。6—7访朱宝昌,础基巷七号。告以西北事。朱劝宓往,且欲同往。7—11赴林同济、何永佑青云街一六七号。招宴,西餐。陪美国正领事 Perkins、副领事 Brown^①二君。旋王信忠^②来,谈及时局危迫之至,不胜憬然。

归后,以杜诗占卜,得《垂老别》中“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及“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二句。决往西北矣。

六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

阴,小雨。上午9—11作长函复龢,六月十一日函。并详述宓应否赴西北之理由及心情,请诸友代为审决。而宓述说之时似已决不往矣。主因,则以宓倾心宗教,欲潜读佛书。视一切为不足为,而求功禄名尤甚愚也。

叶宅午晚饭。下午发片,约颉及靳文翰。而致盛航函,则未发。

① 美国正领事普尔金斯、副领事勃朗。

② 王信忠(1908—),江苏南通人。清华大学历史系1931年毕业。清华研究院1934年毕业后,赴日本东京大学研究院研究。1936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任教。抗战开始,任教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1942年赴美国进修。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任副秘书长。1952年离职,留日本经商。

1—3 寢息。晏来,取卢月化论文去。3—5 以决意留此,向道读书,甚可自乐。心殊和怡。翻读“Dialogues of the Buddha”^① 而杨立达来,与坐廊下观雨。劝杨自修读书,勿入大学。不省。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日

阴。晨翠湖散步,遇陈舜年。8:30—10:30 文林堂参加晨祷。宸演讲《临别赠言》,众感动。朱友渔则俗鄙不堪。无学无文,相形大异。宓思去就问题,心极烦郁。遂翻《新约全书》祈卜。得《约翰》第五章 14 节。略谓病者不得入池。耶稣救之愈,戒以“病已愈,当勿再犯”。今宓心境渐超舒,如溺于名利情欲,皆“再犯”其病。是则宓之不当为院长而往西北,昭昭矣。

归后,张定华^② 来,托询在沪借读办法。上海福照路。康乐村,五号。靳文翰如约来,约偕行赴渝。靳力劝宓往西北。谓昆明势危。而宓再回清华,非 F. T. 之力所能尼也。云云。

叶宅午晚饭。下午 1—2 出。以前日所作复盛允就西北事之航函投入邮箱,盖决往矣。2—3 函龢,为李源澄遵义古式街,十五号。荐碧柳子汉骥为助教事。3—5 出研究院考题。而珏良来,坟间步谈。珏商研究题材。宓告以西北之行,珏极不谓然。宓亦深悔之,欲不往。盖舍昆明学问之好环境,而远赴西北求院长、系主任之虚名,殊自惭也!

夕徐萱来,为毕业成绩事。

叶宅晚饭,与彤、炜嬉戏。甚依恋,不欲远行矣。

^① 《佛陀对话录》。

^② 张定华(1920—),女,安徽合肥人。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 1945 年毕业。先后任上海、北京《大公报》记者,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办公室秘书,《北京戏剧》编辑,北京曲剧团编剧。

六月二十四日 星期一

晴。晨函達，以二月八日寄来之诗稿改正寄还。途遇张定华，知滇越火车停开，未行。盖日占安南。滇省消息渐紧。行止安危，未易言也。10—11出，访柳无忌交送信件，文化巷十七号。见其夫人。赴清华注册部送件。为徐萱询事。

叶宅午晚饭。1—3晏来。萱来。尹士伟来，为改诗持去。为慈作蚕业公司推荐函。3—4叶桢、李鲸石来。李赠宓丽江土产之黄铜，及金木耳一包。读《聊斋》。

晚7—9访邵可伧。劝紧缩，不听。

六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晴。晨，函鮪。柳无忌来。赵绍熊来。吴景荣来。钱懿格送来 Jameson "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① 书一部。宓拟为西北购买。谈述身历各地轰炸之惨状，尤以西安去年三月为甚。

叶宅午晚饭。下午稟父。述西北事，乞决示。附寄心一函，并诸女照片。为马元鹗改诗，旋来取去。补写日记。

晚陪超夫人谈家常，与彤、炜玩。九时后始归，甚为依恋。

六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

晴。晨为慈另作蚕桑改进所荐函，慈来取去。在校内剪发，（\$0.80）极劣。洗头。易夏衣。萱来辞行。

叶宅午晚饭。

下午1—3寝息。3—5补写日记。

① 翟孟生《欧洲文学简史》。

夕，大雨。晚凉。读 Karlgren “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①。又办超系中杂件。

六月二十七日 星期四

晴。上午为林兴鄂及阿彤写纪念册，信笔成《赠阿彤歌》一首。另录。靳文翰来，商同行事。

叶宅午饭。超夫人等读宓之《赠阿彤歌》，毫不兴感。宓颇悔之。3—4 入市。补衣，未成。访敬于图书馆。敬力劝宓往西北，4—5 至才盛巷，先在吴有训室中略坐，周旋。遇端。次访叶企孙，5—6 细谈。企孙力劝宓勿往西北，谓：（一）胡校长名誉不佳。（二）任行政，非宓才所近，且无部队拥护。（三）地当国共交界，必有兵乱。且党化甚烈，无言论之自由。不如联大。（四）清华关系不宜斩，团体不宜散。宓惟当潜心著书，遇难同逃云云。宓深服企孙所见之深刻切实，即决留此矣。

6—8 访麟。邀麟至金碧牌楼华北饭店晚饭（\$5）。麟仍劝宓往西北。宓又奋然思动，遂同访宸明日飞行。略谈，而晏来，鄙劣可厌。雨。8—9 陪晏访张葆恒未遇，偕晏步归。略告以西北事，晏劝勿往。然宓意决往矣。

六月二十八日 星期五

晴。9—10 赴工校送信。10—11 与何炳棣立谈。棣甚愤愤于清华之群小。且谓众皆不满于外文系之日坏，与 F. T. 之设施，故甚赞成宓赴西北。

① 高本汉《汉语的音和符号》。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 克里斯·伯恩哈德·约翰内斯·卡尔格伦(1889—1978)，瑞典人。汉语言学家。

叶宅午饭晚饭。缴纳七月份饭费\$50。读 Karlgren 小书,完。
3—4 赴校内银行取款,遇黄维,林中立谈。维亦赞成宓往西北。4—
5 归舍。颢如约来。再至新校舍林中步谈,颢亦赞成宓往西北。

晚,接浙大诸友电云:“宜往,昀、巩、钺、稣。”宓意已决。此次必离联
大清华。倘西北情形恶劣,或聘约中变,亦决止于浙大,为一教授矣。

六月二十九日 星期六

晴。晨,遇张振先,告以将往西北。9—12 作长函致盛澄华,
详询西北校内情形。凡二十条。拟待盛复函到后,乃作最后行止之
决定。又附函致高文源、唐得源质询。10—11 张葆恒来,求函荐之
于中央大学。俞大鲲来,谈杨宗翰事。知其姊大酉尚未嫁。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 2—4 在室中,以冷水洗澡。夕,王竹溪来。

六月三十日 星期日

晴。上午函周榆瑞重庆,南岸,弹子石,操坝子巷,三十六号,周士观(叔)
交。商往西北事。遇吕湘于城门,力劝宓往西北,并告宓寄运书籍方
法。归舍,遂函教部顾次长毓琇,言决往西北。以二事商之胡校长
(一)月薪。(二)代运书籍。

是晨又遇周颜玉于城门,伊今日与伍正弼订婚矣!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读《人境庐诗笺注》。宁来,欲从宓赴西
北。4—6 整装,易衣。赴叶宅。待超夫人同赴邵可倡生女满月。茶
会。而超夫人归来已晚,遂未赴。宓读赵萝蕤译 T. S. Eliot《荒原》
(Waste Land)^① 诗一九二三。完。

① 托·斯·艾略特之《荒原》。 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原籍美国的
英国现代诗人和批评家。

晚与超夫人弈一局，负。

七月一日 星期一

半晴阴。上午，蔡可选、赵访熊、华铃、殷炎麟等，客来甚多。无所成就。张振先求携往西北任教。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亦无所事事。4—6 偕宁访珏，未遇。访靳文翰。读其父仲云谕，力阻赴渝，以轰炸甚危。

晚与袁永熙^① 弈，负。头痛甚。

七月二日 星期二

阴。小雨。上下午均补写日记。吴景荣来，亦欲随往西北。

叶宅午晚饭。夕，大雷雨。

七月三日 星期三

晴。晨，抄整《诗稿》未成。李云湘来。9—11 赴校领薪，得熊瑜办理招待。11—12 遇彤，略谈。彤力劝勿往西北。

叶宅午晚饭。下午 1—2 晏来，甚厌之。2—3 寝息。周正仪自玉溪来，赠豆腐乳一罐。3—4 赴校，填汇款单。候见樊际昌教务长，为钱懿格事。5—6 钱懿格偕李云湘来。

晚，7—8 黄维来告艺专风潮。宓即作航快函，上教育部次长顾毓琇、司长吴俊升报告，以援救固。维持函送邮局。大雷雨。宓以清华聘书交鲍志一，为愤激之言。又以楼下食堂之竹门帘撕下，掷入泥

① 袁永熙(1917—)，贵州修水人。袁永熹之弟，排行十二。1938 年入西南联合大学。1949 年前为中共北平市青年工作委员会南方系统负责人。曾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学生工作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到河北省南宫县中学教英语。1979 年改正错划后，任北京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

水中。实怒清华之用 F.T. 而不尊礼密也。

七月四日 星期四

半晴阴。终日整理函件，一一分类，或毁或存。至夕始毕。殷炎麟来。10—11 吕叔湘、浦江清来。同至新校舍图书馆。宓日来以小木箱(汽油箱)之破坏者，与赵淞君易，得其较完整者。拟以六七小箱装运书籍赴西北。而今日吕湘则劝宓仍留旧用之大木箱，勿改动。宓审其故，从之。盖湘谓客车不许多带行李。又邮包亦易遗失，仍以整运为宜云云。

叶宅午晚饭。4:30—6:00 师院送信。访雷夏不遇。访彤，述艺专风潮，托转告固之知友等。

晚，陪超夫人及子女在楼上廊间顽耍。7—8 卢绍华来，坐谈。

夜雨。

七月五日 星期五

阴雨。晨 7—8 杨清来，约其在小馆早饭。谈西北大学事。清述所闻。谓胡校长人甚贤明，在校似以破坏旧日师大、平大之小团体为方针。但陕省教育情形极腐败，学生程度甚低，而党中小组组织勾结学生为务。故清意，宓为私人计，宜留联大。若为陕西教育改进，则宜往西北云云。黄维来，告顾良将来访，维又劝宓留此，盼从宓受学。

叶宅午饭。1—2 寢息。甄露茜^①来，求办免考入学。2—3 良来，同步翠湖。良述艺专风潮及解决经过。又劝宓勿往西北。以宓

① 甄露茜(1916—)，女，祖籍广东台山，墨西哥华侨。1928年返上海，入暨南大学附中。1939年入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为特别生。1941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任翻译官。1942年复学，1946年毕业。曾任教于中山大学。1949年去香港，任中学英语教员。

已老，只宜静息也。小雨。3—4 遇姚从吾，告以固已来此。访彤。

4:30—6:30 赴梅校长茶会，接待德人鲁雅文 Erwin Rousselle 等。回叶宅晚餐。晚，接毓函。六月二十七日。劝往西北，不必郁郁居人下，云云。

七月六日 星期六

阴。大雨。读 Grousset 中国史。晏来。下午，编抄日本史笔记。

晚，悲甚。函毓诉苦，以宓生性原系阳刚积极，热心而乐有所作为。今诸友生惟以消极保守，谨让安居勗我。我之恋爱生活事功经验一概放弃，生世何乐？不如速自杀之为愈也，云云。

七月七日 星期日

阴。晨再函毓，答陈诸教员聘请事。续抄日本史。10:00 出。小雨。遇赵瑞霖等。行至凤翥街口小馆前，右足滑于倾斜石版上，跌倒，伤左掌。幸得联大学生二人，抱扶必起。满身污泥，踉跄而归。今春，某晨，骡队过此。一青骡亦滑于此石上。倾跌，半晌挣扎不能立起。馀骡马旁驰过，几于践踏。迨青骡既起，忍痛前行。御者至，复以棍痛击骡股。宓见之伤心。今以宓之痛，更知骡痛。而宓得学生抱扶，可知人间同情援助，终胜于骡之生活也矣！急归舍易衣履。11—12 往见超夫人，以玉树神油赐拭。陪携儿女至张振先室中玩。

叶宅午晚饭。下午稍卧息。续抄日本史笔记，至夕完。黄燕仪女士函托为毛丘昆荐教职，即复。托袁永熙送函樊教务长，为钱懿格退学事。早寝。对舍学生所居。灯亮通宵，寝未能安。

是晚宁米久谈。劝宓且先读书自乐，勿忧诸事。

七月八日 星期一

晴。晨刷皮鞋。上午刷衣,以去昨之污泥。10—11 俞大鲲来,谈小说及戏剧。11—12 晏来。

下午1—3 寢息。4—5 出。清华办公处,料理公务。遇良于翠湖。遇颢于威远街。5—8 访K母,知日内即将赴渝。已而K夫妇往访必归来。即在K家晚餐,不胜惜别之意。

9:30 归舍。接盛澄华七月一日航快函,知西北校内方有纠纷,胡校长赴西安。诸事未能商洽,等情。又奉父七月一日谕,知监委已同就职。\$1000 收到。又悉西安复有轰炸。是日叶宅午饭时,邵循正言政府将迁都兰州。值今大乱,不如安命待时,留此勿动之为上也。

是夜蚊多,寝仍未安。

七月九日 星期二

晴。晨,函复毛玉昆。微江,仁东镇,一百三十号。杨立达来,陪往叶宅借书。出,遇宁,请往兆丰再早餐。9—10 访 Reicher, 约晤。10—12 作长函复盛。决拟不往西北,止勿进行商洽。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1—3 寢息。3—4 函固。未赴 Reicher 约。4—5 雷雨。良来,还书。再劝勿往西北。

晚,大雷雨。未如约至水宅晤固。是日午饭时,邵言,联大亦将迁徙云云。夜雨。

七月十日 星期三

阴,雨。上午补作日记。11—12 晏来,强必陪往系图书馆。未允从,且厌之。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 1—3 寝息。读 Grousset《远东史》^①。杨武之来。

晚 8—12 师院送件。梅宅，代表超赴友仁难童学校常务董事会。邵可倡君，先于上午 10—11 来过。是晚，到者尚有龚自知厅长。改定校章，宓任纪录。踏泥而归。

七月十一日 星期四

阴。晨查富準来。上海，贝勒路，梅兰坊，二十九号。吴景荣来。晴。9—11 雷夏 Reicher 来，邀至其宅。文林街一号。食煮桃。见朱玉珍。浙大外文系毕业。又至大兴街买邮票。访水不遇。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作函致盛澄华。言宓仍欲来西北。可静俟胡校长回校后，告以“宓有函，大概可来。”而待胡来函敦请。届时宓再为最后之决定。只拟请求运书，不提其他条件云云。盖昨晚接周榆瑞重庆，南岸，弹子石，操坝子巷，三十二号。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部驻渝办事处。七月七日复函，亦劝宓往西北，并愿随往云。又复黎锦熙四月二十七日函，寄诗。荐吴景荣。

5:00 吴景荣来。又冯友兰来，片刻即去。早寝。

夜中大雨。

七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晨，读 Grousset《远东史》。怒姜仆。出，晨餐。焚旧函件。

10—11 靳文翰来，先赴渝矣。重庆，外交部（或十八梯，四号）靳文格，转交（衣家瑛同往）。承告中国运输公司日日有汽车开，止于重庆。代运行

^① 读格鲁塞《远东史》（1928—1929 出版）。

李每十公斤取费\$18.40。旋于11:00接盛等城固电云：“此间校务纠纷，事不定。千万缓动。华。晋。”按宓本计虑不定，且惮跋涉。今西北既如此乱，又获此电，则宓自可止而不行，此心反觉安适矣。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1—3顾良来，导至系图书馆借书。3—5独至K家，见其母、夫，未见K。刘永理亦来。宓归舍，殷炎麟来，约宴。辞之。又午饭后，李云湘来，言钱懿格原拟从宓转学西北。其父钱宗泽为运输司令。宓乘车及运书物，伊均可赞助无忧。云云。

晚，接麟宜良王家山巷二十号。函，谓宓“应完全以自己之意态兴致为准，其余均可不必顾虑”云云。又曾访雪梅于新建之“飘零室”云。

夜，雨。

七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外出兆丰又旧馆早餐。小雨。8—11客来甚多。(一)朱陶偕友。(二)甄露茜。(三)李永和。(四)珏。(五)晏。

叶宅午饭。晴。热。

下午2—4访水于北仓坡宅，询西北事。又对彦表示不满。4—9至先生坡树勋巷二号南楼内院新寓，访珏良及方缙。邀食缙制之dough-nuts^①。同至华山西路购书，未得。再至珏寓，晚饭。缙又制油饼，甚佳。已而杨周翰、徐孝通来，共谈。9:00回归。宓复至杨周翰处，观杨宪益、邵挺驻丹麦公使馆参赞。二人诗函。

昨宵思往见梅校长，直陈F.T.与宓之优劣比较。请(一)梅公即罢免F.T.，以宓为系主任。否则(二)以后勿以任何代F.T.行之事务委宓。若皆不能，则(三)宓立刻辞教授职，前往浙大云云。如是、

① 炸面饼圈。

则宓郁屈之意或可略舒也!

七月十四日 星期日

晴。晨8:00出,入小西门,至万钟街耳巷盐政局。候见徐芳,邀至冠生园早餐(\$3.20)。遇赧及张葆恒,久谈。芳杂述李天真及晏等事。终乃细述芳与空军军官徐君相爱始末,并将赴成都就职等情。将近正午,宓送芳回局。由原路归舍。而晏来。寝息。

3:00天晓得便餐(\$2.20)。宁来。刷鞋。作日记。

晚7—9整装,赴林同棧请宴于青云街裴家巷五号宅。坐宓于高训铨、高训馑之间,对李民慧。共饮黄酒三瓶。薄醉,旋解。步微月归。

七月十五日 星期一

晴。上午作长函致赧等,荐盛澄华为浙大教授。前日遇吴景荣,悉孙晋三已就中央大学聘。又细叙宓在清华郁屈之心情,亦欲往浙大,请赧等代为审虑。王佐良偕妻徐吟哦^①来。

叶宅午晚饭。下午读 Grousset《远东史》。

晚接函多封。中有严景珊为指示并介绍行程各事,妥存,备用。

8—11步月出,访靳文翰。送交重庆清华中学寄来衣家瑛聘书。次访钱懿格于青云街183寓宅。李云湘与钱之表兄某君在座,久谈。钱谓其父为军事运输总司令,军品统制局局长。如宓赴西北或浙大,伊与李生愿随往,只求收录为试读生。若夫宓之旅行及运载书物,伊

^① 徐序(1919—),女,字吟哦,浙江鄞县人,贵阳医学院及中央大学医学院肄业。1947年任清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系助理。

可以自用车及军运车相助，毫无困难云云。

七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晨作快函致浙大迪等，自陈宓愿来浙大为教授，并请收录钱懿格、李云湘为外文系正式生云云。10—11赴工校，取\$100，假匡良，为方纲用^①见樊教务长，为钱懿格、甄露茜、徐吟哦事。已而甄来，询悉，哭泣不已。

叶宅午饭。超夫人率子女乡居。下午2—3函复张志岳，并函张清常。李鲸石、王殷来，未及接待。朱宝昌来。3—5偕朱大兴街送信，又坐翠湖茶叙。朱赞成宓往浙大而勿往西北。

叶宅晚饭。鄂夫妇宴客。又坐月下坟台共谈。与张尔琼^②琐话。晚早寝。

七月十七日 星期三

晴。晨，读Grousset《远东史》。遇宁。11:00颀来。

叶宅午晚饭。下午1—3寝息。王殷、李鲸石来。殷欲随宓往西北。续读G史卷一完。

晚，宁导学生孔庆吉、刘宗国均陕西华县人。来，翠湖茗谈。二生述西北大学风潮，主因（一）学生责胡校长聘不到名教授。（二）法商学院，教部委张某为院长，以党为事，到任即解聘教授十余人。继者又无学无名，纯由党援。故学生殊不满云云。9:00归寝。

① 作者旁注：（七月二十九日，还清）。

② 张尔琼（1915— ），女，四川长寿人。清华大学生物系1936年毕业。时任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助教。

七月十八日 星期四

晴。晨，作函致龢，促办钱生等入学，而自陈欲留联大不动，不往西北，亦不去浙大，而乘暇研读佛书，或以书籍寄交龢保存云云。英日签约，滇缅路断。闻教部命联大迁西康省之西昌县。旧四川省之宁远府。在昆明正北，仅有旧式石路可通。9—10 黄维来，昆华北院大门内坐谈。宓述将来世界文化必为融合众流(eclectic)，而中国文化之特质，既为纳理想于实际之中之中道(Ideal in the Real)。吾侪就此发挥光大，使中国文化得有以贡献于世界，是为吾侪之真正职责，亦不朽之盛业。而若西北大学等，名位虽崇，实同虚妄，无设施影响之可言也，云云。10—11 访 Reicher，承示法人 Dr. A. F. Legendre 所著“Au Yunnan”(Plon 书店出版)^①一书，述辛亥革命时宁远府之乱，多得地方官吏按王幼农丈时任知府。救护云云。又与朱玉珍谈浙大情形。朱谓一切不及清华。偕归。

叶宅午晚饭。下午 1—2 入小西门。晤颉于近日楼，以借款 \$200 交付。颉办公处，在兴仁街，四十二号，二楼，中央电工器材厂。次至 K 家，见 K。其母与夫旋归，托代介绍购买赴渝车票。宓即于 4—6 访靳文翰、衣家瑛。见翰之表兄张瞰字同明，住太和路广东省银行二楼。允在中国运输公司为力。次访周覃祓，交件。由赵绍熊招待，食煮桃。陈嘉来，述教部密令在滇各国立院校即日退迁。联大则迁往四川省之宜宾县(旧叙州府)云云。遇陈铨于途，交件。归叶宅晚饭。倦且悲。

早寝。夜雨。

① A. F. 勒让德博士所著《在云南》(普华书店出版)

七月十九日 星期五

阴。雨。晨作日记及琐函。宁偕刘宗国来，述西北大学风潮方烈。教授、学生各分二派，一维护，另一驱逐胡校长云。

倦甚。11—12 寝息。

叶宅午晚饭。2—5 出，访曾琦并见杨彤士。于北门街 79 楼上。魏事无消息，似亦不关心。琦述近年外交举措之乖谬，及其设局译书之计划。宓遂略述一己经历感愤。然琦究为政客，而非上人，宓颇悔失言。今后当力行沉默，免多悔而伤气耗神。

晚，读《高僧传》。作一联自况(或自挽)云：

终为污渎池中物 自许高僧传里人。

上句言宓之宁甘困辱，留居清华。非如蛟龙而为池中物。污渎盖袭用黄晦闻师挽王静安先生诗“寻常谿径多污渎”。原出贾谊《鵩鸟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吞舟漏网之鱼。”总之，自伤生死皆为平凡庸俗之人也。

早寝。夜雨。

七月二十日 星期六

阴。雨。晨，片函巩。9—10 赴工校转学考试考场中略为巡视。代钱懿格作呈，上樊教务长，请给成绩单及修业证书各二份。知钱件已批准。归舍。10—11 周覃拔来。

叶宅午晚饭。鄂夫人治饌，甚佳。

下午 1—2 李云湘来，知钱懿格允助 K 家乘军车赴渝（补）昨晚 7—8 李云湘来，宓托其与懿商。急即冒雨出，乘人力车至 K 家，具告之。偕 K 写行李布条。K 小病。K 母制饼干为饌。4:00 偕 K 夫陈永龄

乘人力车雨不止。至青云街 183 宅访钱懿格、李云湘，商洽乘军车事。懿赞父办理军运公务，甚有才略。谓必“无论赴遵赴叙，运书及乘坐，均可以军车供助。请勿忧”云云。

5:00 归舍。晴。夜中又大雨。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阴雨。上午 9—10 早餐后，冒大雨，至靛花巷访彤。不遇，仍冒雨归。衣履尽湿，乃易之。抄 G 史笔记。刘宗国来。又宁来。

叶宅午晚饭。终日雨。下午及晚，续抄 G 史笔记。宁送来珣赠练习簿一册。马元鹗来。杨立达来。借去宓《诗集》一部。联大迁校事，闻蒋、梅两校长均主暂不迁徙云。

七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阴。微雨。上午 8—10 至靛花巷，遇郑天挺总务长，知联大拟以一年级学生迁激江上课。宓等教授宿舍今尚未决定如何配布云云。访彤偕出，彤谓宓宜留此，但书箱可送浙大交龢保管云云。归舍 10—11 俞大鲲来，谈“*Mill on the Floss*”^①。

叶宅午晚饭。下午 1—3 寝息。3—4 顾良来。雨。

晚，函敬候病，劝勿以乃弟清常职事忧急，而当善自为谋。云云。夜雨。

七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阴。雨。上午 8—11，下午 2—4，赴新校舍第二食堂，会阅统

^① 《弗洛斯特河上的磨坊》(1860 年出版)。英国女小说家乔治·艾略特(1819—1880)所著小说。

一招考一年英文卷,约1400本。阅卷者外文系25员,独F.T.与超远适。由柳无忌主领。校中每员日送车费餐费\$8。宓仍在叶宅午晚饭。是日上午,宓以鲍志一略迟到,宓出言评责,殊觉过严,深为痛悔。沉默之戒,恨不能守。盖由宓中心愤郁,有触即发。不啻有意抵触F.T.。然F.T.横暴固可恶,而宓以无权失位,居恒不平,亦仍存鄙吝之心者。况宓之怫郁易怒,半由婚姻不遂,恋爱失败,独居寂苦,性欲遏抑之所致。不治本去病,随意发泄,不特缺乏修养,且易增仇招怨,速谤危身,可不慎哉。……

下午1—2寝息。4:30归舍,偕嘉行。适逢大雨。夕函复梅校长,为王岷源续学事。又为马文珍改诗。晚交马君。

晚读《绿野仙踪》,道家之书。故(一)主修炼求仙,则多迷信。(二)叙人情诡诈,则工写实。正具备中国道教之二特点焉。

夜雨。

七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阴。雨。上午8—11,下午2—4,续阅统一考卷。是日宓兼阅转学《欧文史》考卷。冒小雨,经由凤翥街,踏粪来往。

下午归途遇祝宗岭^①,含笑点头为礼,未及立谈道贺为歉。盖祝生于六月三十日在渝与生物系教授姜成后^②结婚。闻由人介绍,两月即成礼云。曾亲寄喜柬来此云。

① 祝宗岭,女,南开大学生物系1939年毕业后,在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任助教1946年到清华大学生物系任教。1952年调北京农业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

② 姜成后(1911—),浙江绍兴人。清华大学生物系1932年毕业,岭南大学理学硕士,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清华农业研究所教授兼西南联合大学植物生理学教授。194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1948年冬回国,复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1952年调北京农业大学任教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归后 4:30—5:30 珏良来问学。叶宅午晚饭。毛玉昆所介绍之考生齐声乔^① 再来见。

是日闻校中又将以文法学院迁往徽江云云。晚 8—9 访马文珍，悉清华当局已为疏散并迁移乡间之计。

早寝。夜雨。

七月二十五日 星期四

阴雨。上午 8—11 续阅统一考卷，偕巫夫人孙家绣归。叶宅午饭晚饭。

晨，接 K 二十三日告别函。知 K 全家已于二十四日乘军车离此赴渝，未免凄感。渝通信处重庆，北碚，中山路，十五号。中国地理研究所。附来，必即复一邮片。下午 1—3 寝息。

晚杨立达来。7—10 王维诚来，邀宓至师院小图书室儒学会^② 演讲。宓综述世界文化之四大宗传，儒教对今后世界之价值。以今世比战国时代，而揭示白璧德师以及顾亭林、黄晦闻师之学说教旨。并力陈文言之不可废，古书之必当诵读云云。沈有鼎继讲中国文字之功用及儒教之必昌盛等。宓即自署为儒学会会员。偕石峻归舍。白思王、石、任^③ 诸君，皆渊和沉笃之少年英俊。留居联大，与此诸君切磋学术，讲明义理。并从彤学读佛典，共麟述论理想，不但我确有所得，内心恬适，且可感化一部分学生，使之倾向仁德。若此者，宁非高僧之正行，西北、浙大均不必劳碌跋涉前往矣！

① 齐声乔，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 1944 年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部肄业。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副系主任。

② 儒学会为一纯学术团体，由王维诚发起，曾不定时请当代前辈著名学者小范国作专题演讲，有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参加，自由讨论。

③ 指王维诚、石峻、任继愈。

归舍，接敬二十四日复书。忠纯婉挚，殊深感佩。又附来清带函，力谏宓勿往西北，谓宁往浙大之为得云云。亦甚可感。

夜雨。

七月二十六日 星期五

阴，微雨。晨餐后8—10访彤，取Grousset《远东史》，偕归。兆丰再早餐。宓归舍。11:00得龢七月二十晚快函，谓已与迪商定，聘宓为浙大教授，月薪\$380。迪初不肯，以（一）《学衡》派共集一校，恐遭人忌诋。（二）迪与宓性情不同，将如昔在东南互有抵牾，云云。旋允从龢议。迪即日赴筑，稟商竺校长，即当发聘电来。龢切盼宓径即允聘，勿再迟疑反复云云。按宓已决留此，而浙大又决聘宓。行止两难。而浙大之来聘，又出于宓之自求。反复失信，使最亲厚之朋友如龢等，亦将对宓厌弃而疏冷。《论语》曰，朋友数，斯疏矣。我真自诒伊戚者矣！我既不愿行，今晨彤且劝宓勿往浙大，恐与迪不谐。而此函适来，使宓深自悔责，极为烦苦。……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1—2函复梅校长，仍为王岷源续学事，并封还文件。3—6赴清华毕业成绩审查委员会。

晚吴仲华又来。查富準来，为刘友谔求介函。

晚接二电，（一）西北大学胡校长聘电：“本校敦聘先生为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月薪460元，祈惠允，并电复。弟胡庶华。漾”二十三日发。（二）西北大学盛澄华私电：“聘电已发，盼来。馀详航邮。澄华”按宓方欲留此静居。而浙大、西北聘电同日交至，实不知何以应之。总由宓庸愚而乏明决果断之咎。宓自视益卑微矣。

七月二十七日 星期六

晴。晨，函龢，叙情诉苦。声明不欲来浙大。窃冀聘电竟不发来！

早餐后 9—11 访贺麟于才盛巷，详叙近事。麟劝我（一）浙大不宜往。因动静两俱不适。（二）西北侯盛函到后，再决。如欲动，则西北可往，毋须过虑。如欲静，则留联大亦得。去留皆可。惟察宓年来心境，似以一动为宜，云云。归途，柿花巷图书馆与敬约晤。

叶宅午晚饭。下午 1—3 寝息。续读《高僧传》。

七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半晴阴。晨 6—9 作长函 No.22 致彦。即晚发出。凡四页，语极诚挚。大旨在说明宓所谓“另行结婚”云云，乃逼彦复宓函之方术。宓决不能与他人恋爱或结婚。宓终爱彦一人，并请求彦（无论如何）至少勿再退还宓之来函，而必阅读之，云云。写后，甚觉舒畅。

早餐后，10—1 访敬于女青年会。托敬补西服裤，并邀敬至福照街松鹤楼午餐（\$7）。宓述近事，敬仍劝宓往西北，谓宓尚未到静止之时期，宜经事变以励其气，云云。敬之和厚殊可感。

归舍 1—3 寝息。3—4 谢文通夫妇来，商居宅事。宓因询西北大学情形。补衣。钉小钮扣。

叶宅晚饭。超夫人率子女归自乡间。晚 7—8 宁来。8—9 以校舍将迁，再访超夫人，商定暂迁超宅祠堂中居住。

夜雨。

七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阴。雨。晨欲赴嘉定，助马一浮^①先生办理复性书院，并从

①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号湛翁，浙江绍兴人。清举人。1903 年赴美国，主办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牍，习英文。1904 年赴日本，习日文和德文。返国后，撰文投《独立周报》。后蛰居杭州，精书法。揉合草书、汉隶，自成一家。1937 年抗战爆发，迁往江西泰和，被聘为浙江大学教授。1939 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设复性书院于四川乐山乌尤寺，任为院长。1953 年任浙江文史研究馆馆长。1964 年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受业。一年中，于儒学佛学必有所得，且可享山水之清美之趣。宓之精神，当可充实贞固矣。……

殷炎麟来，为函熊校长，求续聘。王瀛洲来。

叶宅午饭。抄《诗稿》。下午3—7赴清华教授会，审查毕业生。徐萱未能毕业。又因评议员选举运动事，互有诤议。会散甚迟。

叶宅饭。即寝。而是晚接浙大费巩、张其昀、王焕镳^①诸君分别来函，并笃厚纯挚，欢迎宓往浙大。甚可感也。夜雨。

七月三十日 星期二

阴。雨。晨函龢，并附Taylor来函。另函直复。告杨宪益在英国得讲座之类，来昆明授希腊、拉丁文，故不愿到浙大。宓则拟往西北之意为多云云。抄《诗稿》。11—12冒雨至农校。由王瀛洲导访校长李澍君。沛群，剑川。谈次，允以农校西楼2室，借与宓居住，不取租。超宅园祠堂，郭夫妇将居之。

叶宅午饭。下午1—2李云湘来。2—8田德望来，将赴沪迎娶。偕至昆北及翠湖坐谈步谈，并在西域楼晚饭（\$4）。田述浙大情形极详，甚劝宓往浙大，与诸知友聚处。且支持外文系于不坠云云。

8—9访超夫人取件。缴付八月份膳费\$50。又以阅卷所得车、餐费\$24，全数增付为添菜之资。即寝。

七月三十一日 星期三

晴。颇凉爽。晨9—11麟来，同赴校中领取七月份薪金。

^① 王焕镳(1900—1982)，字驾吾，江苏南通人。1924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系。曾任江苏国学图书馆编辑部主任，浙江大学、贵阳师范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之江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浙江师范学院教授，杭州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麟亦欲往浙大。

〔补〕二十九晚，珏良来。除还清七月十六日为方纲所借之 \$ 100 外，又还旧欠宓款 \$ 200。今珏仍欠宓借款 \$ 400 整，其划拔所致宓之损失约 \$ 100 珏应补偿者，未计云。

叶宅午晚饭。下午 2—3 寝息。3—4 吴景荣、俞大鲲同来。4—5 出，遇黄维、尹士伟，劝留勿行。5—6 访钱懿格于青云街 183 宅，并见李云南，昨所代约者。商办转学借读事。悉其父钱宗泽君墓霖，杭县。现任军事委员会全国运输总司令。年五十五岁。胃病复发，颇重。懿格已定明晨飞渝省视云云。重庆，国府路，三四七号，钱栖初转钱若簪。又述其家事甚详，而别。明晨阅报，始知其父宗泽已于今晨逝世。懿格此时尚未及知，到渝已不及见矣！昨钱思亮之父鸿业在沪被刺殒命，亦懿格之族叔云。宓是日西函徐芳，报告豈不得毕业事。

晚 7—8 杨立达来。又殷炎麟来，为作电致钱锺书上海，中央银行，钱锺英转。荐任湘师院教员。

是晚宓接（一）西北大学校长胡庶华春霖。七月二十八日航快函，豫电已先来。谓外文系主任不便更动，仅聘宓为文学院院长，月薪 \$ 460。或可与众同增至五百元。运书可由校支付运费云云。（二）西北师院教授高文源城固，上蔡院，四号。七月二十六日航快函，述西北校内派别及风潮。函存。谓“胡去西大不能即时平静，胡留则必有轩然大波”。劝宓“先接聘书，暂缓到校，俟过二三月，局势澄清，再临城固，则一方固可慰同乡期盼之殷，为陕西人争一名誉地位；一方又可免除麻烦。迟迟其来，最为妥当”云云。（三）吴仲贤武功，西北农学院。七月十五日航函，劝赴西北。（四）缪钺七月二十四日函，力劝即赴浙大，与诸友共图志业。又（五）于右任丈七月二十四日航快函，似系手书。并存。宓于是决留此不动，西北、浙大两皆不赴矣。

八月一日 星期四

晴。晨，作长函8—10致赣及浙大诸知友，说明决留此而不受聘赴浙大之意。大旨以弈棋及用兵之形势立言。宓留联大可为浙大之驻外代表，招纳人才，报告消息。可自由独立讲学，感化昆明一部分少年学生。可免与迪冲突，两感不快。兼可伺F.T.之隙，在清华待时而重起。以上均为吾侪之全盘志业着想，故非为雄图大略而出兵进取。西北日前形势不宜。实不宜轻弃清华而去联大云云。

10:30 田德望偕浙大工院教授王师羲上海。来。偕出，访邵可偈夫人。取介绍片。至外交部办事处，而今日放假。乃邀二君至福照街松鹤楼午饭（\$10）。于是步行至大观楼游览。途遇田君之旅伴徐君军官，粤人。等及郑雁群小姐，闽籍。大夏学生。入乘其舟。同抵，共游。3—4与田、王二君乘舟归。

抵舍，遇黄维、尹七伟如约来，久候。告以决留此，无须相助罄书。休息。叶宅晚饭。早寝。

八月二日 星期五

晴。9—10 师院阅书。见所谓学衡社壁贴，声明与昔之《学衡》杂志毫无关系云云。宓滋不悦。10:00 至外交部办事处，遇田、王、郑三君，同谒马汉宗科长，托其早办护照，而散。宓访赵诏熊于其宅，为钱懿格转入云大事，偕至云大询问。

宓正午归舍，接来电数封：（一）城固盛澄华电，“聘书存华处，应否转寄。盛。”（二）西北胡校长庶华。漾电，重复。（三）遵义七月三十一日浙大聘电，“浙大聘兄为英文教授，月薪380元。祈俯允，并电复。弟竺可桢、梅光迪。世。”（四）八月一日浙大又来聘电。“浙大聘兄英文教授，月薪380元。万祈惠允，并盼电复。弟梅迪生、竺可桢。

东。”

叶宅午晚饭。是晨邵循正约请日月新早餐，劝宓住玉龙堆三十五号，即刘缘子旧居之郑不留宅。勿作农校。又云，或可仍居昆师今室云云。下午1—3 寝息。作日记。头痛。晚饭时大雨。早寝。

八月三日 星期六

晴。上午8—10 函复浙大竺、梅二公却聘。拟暂留联大。又作长函致龢，托以函转呈竺、梅。10—11 维来，为邱生借读事。

叶宅午晚饭。闻昆中南北院亦必收回。联大文法学院亦将迁往徽江云。昨晨八月二日。托田德望代发一电。“城固，西北大学，胡校长，聘约敬辞，另函复谢。吴宓，冬。”

下午待田德望，不至。大雷雨。夕5—6 偕宁赴农校，访晤校长李澍，借得西楼54 室同住。

八月四日 星期日

半晴阴。微雨。上午作函均航空。分致（一）西北大学胡校长庶华，却聘。先述拟就之意。次以学校风潮，及外文系主任靳不余畀，知遇难言，之二理由，敬辞不往。稿另存。语颇激昂，一以自占身分；二为不使西北教职员中之清华校友陕西同乡，认宓为胡之私党也。（二）复高文源，抄示宓复胡校长却聘函稿。言宓今已决然辞聘。异日若西北风潮平息，局势澄清，而乡友属望，新任当局诚意招聘，则必明年仍可前往矣，云云。（三）复盛澄华，事同上。

12—2 赴柳无忌招宴于其宅。文化巷十七号。陪张葆恒。张述徽江生活交通情形，盖中山大学已迁往广东南雄。将次迁毕矣。归舍，田德望来。宓送越币四元为婚仪，并托购物。宁来。昆师所住联大学生，今日均迁往新校舍暂住。李云湘来，谈钱懿格丧父事。

夕,大雨。函复周榆瑞,述西北聘请经过。附寄胡、高来函及宓复胡函稿。叶宅晚饭。

晚,读《高僧传》完。夜雨。

八月五日 星期一

阴雨。晨6—8函龢等,述宓不来浙大之意。盖以吾侪理想志业之全体大局为重,初非为小己私人之利害苦乐着想。留联大亦可为浙大尽力也。又提议再聘周煦良、孙大雨。沪局变,或可来。上午接盛澄华七月二十六日城固航函,极长。述西北内情及接洽经过。始知胡校长地位甚稳固,反对者实无理。而胡校长对宓聘请亦出诚意。外文系主任不动亦是暂局。盼宓即往,云云。宓乃知盛电所云“航邮”,乃指此函,非指胡函。宓未等待,遽即函电复辞,殊太躁急。一误也。宓过信高文源函中一面之辞,遂认胡聘宓为被动之敷衍。二误也。即使介立二派之间,有所轩輊,或迟徊不欲往西北,亦应徐徐婉言谢却,且留后步。不当盛气激辞,几于对胡挥斥凌夷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不但政治之认识及步骤错误,即道德之修养亦缺乏。三误也。今已悔之不及。只有安心留联大,以俟明年之时机耳。以此甚为悒悒。抄《诗稿》。整书。

11—12毛玉昆、黄伟惠夫妇来。求商职事。小雨。叶宅午饭。

下午2—3田德望来。知护照已得。明晨即行矣。介田见杨周翰、查良铮。3—5王师羲来。偕田共坐翠湖咖啡馆。5—8陪田访吴可读于英领馆。毛、黄夫妇亦来,旋去。大雨。留晚饭,进和合洋酒。谈甚畅。吴可读谓陈铨志为清华外文系主任,比F.T.更为难处矣云云。

宓归舍。作函致龢,荐杨周翰为浙大副教授或讲师,授《英国文学史》及《英诗》等课。是晚接浙大诸知友八月二日。电云:“浙大聘电已发,师生一致欢迎,务必复电应聘。昀、巩、钺、龢。”又接巩七月二十

九日。力疾来函，屈宓“即复电应聘”。词意恳挚。又张婉英成都，惜字宫，新巷子，二十号，吴宅。来函。

八月六日 星期二

阴。上午吴景荣来，已受西北师院聘。10—12 至湖滨旅馆，访毛玉昆、黄伟惠夫妇，谈校职事。并见英人蓝思德 R. F. Lankester，徽江，住西镇七十七号。徐芳来访，未遇。

叶宅午晚饭。下午为超夫人拆衣。食藕粉。

晚 7—8 黄维来，命以 Jameson “Short Hist. of Europ. Lit.” 一部邮寄赠送。盛澄华收。

夜雨。

八月七日 星期三

晴。郁郁不乐。10—11 黄维来。阴。小雨。偕至农校见李澍校长，荐维为英文教员。叶宅午饭。杨绍曾之父及妹在座。

下午 2—5 至中国银行，以七月份 \$ 150 汇沪交熙收付心一等。共汇四次，\$ 600。计本年共付心一等 \$ 1060。并为超汇款。与行员言语冲突。次至盐政局答访徐芳，未遇。为超夫人购物。叶宅晚饭。

晚，接 K 自重庆林森路一〇六号。柏林旅社八月四日。航函，知己安抵。即复一长函，述钱小姐丧父事，并托随时报告彦之消息。前数日，于城门遇周颜玉，着橙红色衣，盛施脂粉。圆晶轻小，如樱桃正熟。惜其未婚夫行。今又遇于凤翥街口。着月色衫，斜垂红带，淡施脂粉。另有一种清艳飘洒之致。与其夫购晨餐杂品。宓甚感其美云。

八月八日 星期四

晴。仍不乐。欲不顾一切，而出世自得。

上下午,读“Henry Esmond”^①,甚多感触。数年前,遑谓宓对薇如书中 Henry Esmond 之对 Beatrix^②。近者宓对 K 母及 K 颇似书中主人之对 Rachel^③ 及 Beatrix 母女。而日前麟言,宓对彦极似书中主人之对 Beatrix,其性行均合。宓故重读此书,深以麟言为是。……

11—12 毛玉昆、黄伟惠夫妇上海,法界,白赛仲路一百三十号,黄伟惠。来。同至叶宅访超夫人,午饭。

连日虽晴而肃寒,颇有秋意。

八月九日 星期五

半阴晴。时雨。决不顾一切,读书自怡。上午抄笔记。下午读 G 史第二册。

叶宅午饭晚饭。晚饭时,陈慧君等来。宓因设座,几与鄂夫妇争执。

晚,接蕪八月二日平快函,谓宓“此次论理论事,非来浙大不可。吾人情绪可倏忽变化,而见之于行为,则绝对不能前后自相矛盾,有同儿戏。……弟等盼兄来此,其最大目的,在创办刊物,负起指导学术思想之重任。兄一生光荣在办《学衡》。自入清华,即渐消沉。清华生活,于兄害多而利少。……兄之性格,应为基督式之斗士,而不应为印度式之和尚。……”又谓浙大聘宓“须费一番周折,机缘凑合,甚不易易。兄此次不来,以后机会极不易得。……兄不来,吾辈即缺一勇毅精勤之指导者。为不可补救之损失耳”。云云。又接费巩寄来所撰《施行导师制之商榷》石印稿。宓即晚复蕪一函,复述宓留联

① 《亨利·艾斯蒙德》,英国小说家萨克雷所著小说,1852年出版。

② 如亨利·艾斯蒙德之对比阿特丽克斯。比阿特丽克斯是《亨利·艾斯蒙德》小说中的女主角。

③ 雷切尔。

大乃为吾侪全局理想志业计。同八月一日函之意。而若外文系课程表之草订,杂志之撰稿,则必居昆明即可效力云云。

夜雨。

八月十日 星期六

阴。雨。读 G 史。上午 9—10 何炳棣来,询宓近情。劝宓如不往西北大学即留清华,毋须赴浙大。

查富準来,颇约饭。11—12 至南通街 16 号楼上颇与廖、林、施三君新寓,午饭。客有查富準与女生姚念华。以演新戏著名此方。查述故事。杨周翰拉胡琴,颇与啸天馆主林夫人。唱京戏。4:00 进茶点。大雨。5:00 雨止。宓归叶宅晚饭。

晚,彭衡初来借书。王瀛洲来。

八月十一日 星期四

阴。雨。晨,浴。拟如约访芳。而 9:00 黄维送来取回敬所补衣,及《民族诗坛》五册。阅之大痛苦。盖其中第十六、十七辑,载有周光午所撰《婉容词本事笺证》上下一文,极为恶劣。不仅深文牵附,有伤碧柳原作之美。而故意录入宓民国九年七月十二日致心一函。直录原文,而改名曰余泾曼致陈次壹女士书。又云,泾阳余曼,留学美国哈佛。以暴宓之短。其中词意多幼稚偏陋,且事未必确,而直书人名,开罪当世。实则据光午文中引证碧柳《日记》“《婉容词》于民国八年十月十七日告成”。而宓致心一函乃在该诗作成后一年,焉得以宓函为诗之所缘本事?而宓登布宓函者,无非为心一泄愤,蓄意害宓耳。又查该函原系宓致心一之私函,何以能落光午手?而光午即为考证《婉容词》,又何必将宓函全文登出,不加删节?可知光午之意,惟在表曝该函,藉考证碧柳诗以为掩饰。光午真残毒阴狠哉!夫宓费力离婚,今十载已过,犹不

能摆脱此事之恶影响，而受光午之攻诋污蔑。宓生平对碧柳最厚，而今光午借刀杀人，碧柳与其诗，适成为刺我毒我之工具。宓主张文言旧诗，而《民族诗坛》反成为攻诋宓之机关报。宓爱彦，未能结婚。生活失败空虚，补救无术。坐视他人之成功安乐，而谤毁污辱独加于宓身，使宓蛰伏超尘，韬光养晦，犹不能得心日之洁净！呜呼，此其矛盾，苦宓甚矣。……宓于是函芳，说明失信不能奉访之故。

11—12 偕邵循正出，请在日月新早餐。至福照街南口，购茅台酒一瓶。每人各出二元五角。送鄂夫人寿礼。归叶宅，午饭。任之恭、赵访熊夫人来。鄂夫人备饌。进酒。饭前遇郑天挺，谈校舍事。

下午2—4读Henry Esmond，欲终以读、作小说为寄托。4—5宁来。偕访珏良，并见方缙。

叶宅晚饭。雨。

八月十二日 星期一

晴。上午9—11作《责斥周光午书》，附函寄龢等阅。又函张君川，托抄出一份示龢等。而以原书寄光午收。吴景荣来辞，赴西北师院。宓本可与同行赴西北大学，今已矣！俞大鯤偕来。

叶宅午晚饭。下午2—3樊教务长来，劝赴微江。3—6访敬于女青年会，不遇。遇黄伟惠于途。至商务，购《佛教史》等。又为彪购教科书。加价二倍。至玉龙堆24楼上，访毛玉昆、黄伟惠夫妇。后日赴上海。

晚黄维来，知师院学生之《学衡社》见八月二日记，已改名拓智社。间接从宓劝也。接盛澄华八月一日。城固函，益自悔却西北聘之急遽而错误。宓盖毫无处世应事之才识，除沉没逃世外，无他途矣！又获慈函，知就欧亚航空公司事。

晚访马文珍不遇。初欲以《责斥周光午书》登《宇宙风》，旋止。

八月十三日 星期二

晴。晨，发寄张君川函。上午、下午、晚均读 G 史。

下午 1—3 寝息。尹上伟来还书。

晚，以倒水桌前，怒萎仆。实则由于宓身心不宁，生活枯郁耳！叶宅午晚饭。

八月十四日 星期三

晴。上午复王焕镛驾吾。七月二十二日浙大来函。附函再致龢等，述离婚及光午攻诋宓之冤愤。王君来函，有“形弥近而心弥远，迹愈疏而意愈亲”之语。又赞宓（一）勤于著述（二）称引后进三点。复冯友兰函，清华近日交办之事。

叶宅午晚饭。下午 3—4 赴工校登记教员宿舍，请求汇沪款。并为超夫人银行取款。

夕晚读 G 史。

八月十五日 星期四

晴。上午复煦良上海，福履理路，华福新村，七号，三楼。六月二十八日来函。见七月六日记。并附致钱学熙函，托告心一二事：（一）辞职，家居。（二）三女勿改校。将来即在沪入教会联合大学。（三）责心一以宓函示光午之非是。愿心一速函光午制止刊登。云云。

叶宅午饭。下午 1:30—6:30 至女青年会访敬。详述周光午于《民族诗坛》撰文诋辱宓事。又与韩斌叙谈。夕，斌、敬合宴宓于好莱坞菜馆。昆明大戏院对门。其对宓之情意均甚厚也。宓送斌、敬回舍。

归途遇晏，上午 11—12 晏来访，还宓款五十元。云尚欠宓一百元。邀至劝业场东兴楼，陪宴张保恒改寓北门街，端拱巷，一号，郑宅。黄仕俊新任中山

大学秘书长,寓商务酒店。二君。二君劝请宓往任国立中山大学今迁粤北南雄。文学院院长。

9:00 归舍,月明,极美景。作函 No. 23 航邮致彦。快述爱彦正反面诸层意思,嗣彦速以详明真诚之函见复云云。迟寝。

八月十六日 星期五

阴。晨,发彦函。于城门遇定及颜等。盖女生群由工校移住昆华南院也。上午读 G 史。昨在超处读 Eminent Victorians^① 一书,第二册中录 Coventry Patmore^② 之 Poetry - Love - Religion^③ 一文,极合愚意。又叙 Newman^④ 之性行,为“Elaborate sincerity”^⑤ 因见解深细,故处事反多迟疑。窃以宓正同此。如宓与彦不即结婚,遂至失彦。及最近赴西北、浙大之行止去就问题,皆其例也。

叶宅午晚饭。下午 2—3 寝息。顾良来。3—7 赴联大教授会。梅、蒋诸公报告迁校事。一年级迁徽江,更须某学院亦往。而众皆留恋昆明,未有成议。晚接徐英诗函。重庆,南泉,青年会宿舍。

夜中大雨。

八月十七日 星期六

阴。微雨。上午读 G 史,完。10:30 黄维、顾良来,同赴农校。

① 《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1918 年出版,为英国传记作家斯特雷奇(1880—1932)之名著。

② Coventry Patmore 考文垂·帕特莫尔(1823—1896),英国诗人,中年皈依天主教。

③ 诗歌—爱情—宗教。

④ John Henry Newman 约翰·亨利·纽曼(1801—1890),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牛津运动领袖,后改奉天主教,成为天主教会领导人。

⑤ 拘谨多虑,客气。

宓访李澍校长于其宅，以郑天挺总务长之托，商请联大租借农校校舍事。李校长慨允，并示应如何进行云云。宓出，宴顾良、黄维、陈舜年于城闾文林食堂（\$8.40）。

下午1—2偕黄维访郑天挺于璇花巷。报告见农校李校长商谈结果。2—4与维散步翠湖及昆师操场。为维详述光午历次诋毁宓事，又述宓与心一结婚离婚始末，未完。而4—6汤用彤、王维诚来。又林文铮来，独与铮久谈。铮述近一年余，悼亡后，研读佛书，笃信佛教，所获之实益及受用。宓亦述一己事业理想婚姻恋爱著作之过程。知铮与宓生活皆已至第三段，专以宗教为归宿。深相契合。铮谓自抗战以来，彼杭州家产破毁，朋友乖忤，爱妻夭亡。彼以夙有信心，归依佛教，恒读佛经。结果，明乎世事皆幻，人我皆假相，贪嗔痴皆空，于是尽除执著，脱离烦恼，而心广体胖，获得净乐。诚所谓一切尽失之后，反得生活之真乐。按此如耶稣所说，失者必得之，得者必失之。云云。云云。若宓则尚未能至此境界，然可心向往之也。……订后约而别。

叶宅晚饭。晚倦甚，早寝。

夜中大雨。梦至西北大学，已就职。赴茶会交际等。

八月十八日 星期日

阴。晨8:10易装出。访芳于才盛巷3号，盐务局新宿舍。已早待。先是十六日夕，芳导端木恺^①铸秋。来访宓，未遇。于是偕芳回

^① 端木恺（1904—1987），号铸秋，安徽当涂人。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士，东吴大学法学士。美国纽约大学法学博士。1927年回国，曾任上海各大学公法教授，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行政院会计长，国家总动员会议副秘书长，粮食部政务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司法院秘书长。1949年8月，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同年去台湾，任“总统府”顾问。1969年起，任东吴大学校长。国民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评议员。

访端木恺于榆园，先至清华电气研究所，拟通电话，旋决有往。亦适外出。留片。乃偕至冠生园，芳请早餐。楼上楼下客座皆满。见啸天馆主，未及招呼。入园即遇晏，旋晏先去。而芳之八弟徐宝潭来。芳示其妹萱来函，商谈芳爱某空军军官及赴成都事。敬尝自比黛而面讥芳为钗一流。实则敬与芳代表重情重理见仁见智之二派。芳事理明通。然芳与良、晏诸人，皆不免互相诋诮。宓与芳、敬等周旋，所感虽不同，然宓自觉为“已出世之人”则一也。只进叉烧面以当午餐。

12:30 出，送芳等回寓。宓乃于 1—3 访彤于靛花巷，细述近顷接洽经过。彤谓（一）西北大学风潮，确有其事。即不如高函言之甚，亦不宜往。（二）为办杂志，宓应往浙大。既有成绩，且必快乐。但须取得主持编辑此志之全权，而独断独行。然以经费印刷之困难，杂志未必能实现，则宓仍宜留联大。（三）中山大学尤不宜往。又谓（四）光午作恶，可叹恨。云云。

3—5 如约访王维诚于师院，草拟《书日》。诚治儒学，谓（i）儒家《中庸》诚则明矣，（ii）道家庄子神而明之云云，与（iii）耶教之《约翰福音》，均已到宗教神秘之高深境界。异途同归者也。

归。叶宅晚饭。超夫人与鄂夫人日来几于尹邢避面矣。

天将晓，大雷雨。

八月十九日 星期一

晨，晴。旋阴，微雨。发前晚所作致龢函。附寄杨宗翰论学旧函。9—10 赵诏熊来，云大聘陈逵为教授，宓即函告逵。

11—12 珏良来。

叶宅午晚饭。下午 1—2 顾良来。2—4 寢息。4—5 赵仲邕来。宁来。共借款五十元。

晚 8—9 卢绍华来。夜中雨。

八月二十日 星期二

阴。晨为顾良作《吴宓诗集》题记。上午抄读书笔记。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黄维来。3—4 偕访良于师院，谈《石头记》。宓访钱懿格于其它，以病未见。

晚，读《中国佛教史》。黄忏华著。

夜中，大雷电雨。

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

阴。晨，大雨。积水不得出。作片致珣。10:00 早餐。10—11 皮名举来谈。

叶宅午饭晚饭。下午 1—2 晏来。2—5 至云南服务社剪发（\$ 1.50）。遇李云湘同归。知钱懿格昨午甫至自渝。神经失常，已昏厥多次，且欲自戕。家人严为防守云云。宓访柳无忌于其寓，坐谈时许。

晚奉 父渝。八月五日。知六月十九日汇呈之 \$ 1000 已作各项开支，仅以 \$ 30 为弟妹存于中央储蓄会，冀得奖以供学费云。父之无计划而不能节约，盖数十年如一日也！又接逵函，甚欣奋于中山大学之聘宓往。宓已无功名利禄之心，惟羨他人之神仙眷属或伴侣耳！

读《妙法莲华经》。中夜，大雨，醒。细思，颇有所悟得。盖万物与人皆具佛性，或曰宗教心。即宓《大纲》中之 God 或 One 之本质。特多少有差。而宓天与佛性原不为少，有启即发。况生活恋爱之失败愤激，更有以刺激逼迫之耶。今后当勉力用功，必求能读通佛书，能取得佛意。……又思及宓之家庭及身世，益觉孤苦可怜，不胜慨然而悲。宓今殆已中乡魁而却尘缘之宝玉，即亲厚如父，深爱如彦，似皆能割舍，而觉其与宓非同心一体，况他人乎？况俗事乎？

八月二十二日 星期四

阴。晨雨。9—10 偕华罗庚访王竹溪。文化巷十九号。至云南大学必访文学院长胡光炜小石。值开会，留柬。次访郑天挺，亦留柬。归抄《霜崖诗录》笔记。

正午，张葆恒、黄仕俊来，以汽车迎宓至商务酒店。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① 君约午餐。西餐。又在其室中久谈。许公邀宓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研究院文科主任，兼外国文学系主任。黄助劝说。宓辞以才性非所长，愿从旁赞助计划，并代荐贤才云云。

4:00 步归。微雨。途遇周雅纶。

叶宅晚饭。夜雨。

八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晴。上午9—12 至云南大学访胡光炜，小石。在其室中晤楚图南^②、王玉章、周光倬汉章，昆明，平安街，华兴巷，十五号。共读炜近诗稿曰《盼夏草》。七绝必所素爱，而以挽陈散原丈及吴瞿安君五律为最佳。诸客既去。宓乃为炜述宓爱彦之诚与失彦之悔痛，近年对彦之行事，及光午为文讥诋等情。炜本诗人，极为同情。嗟伤不止，并云，炜知

① 许崇清(1888—1969)，字志澄，广东番禺人。1920年夏，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毕业，回国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广东省政府委员、教育厅厅长，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山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广东省教育工会主席，中山大学校长，广东省副省长。

② 楚图南(1901—1996)，云南文山人。北京高等师范1923年毕业。曾任暨南大学、云南大学、上海法学院教授。抗日战争期间，在昆明参加民主运动。1944年任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彦深。彦嫁熊公必由负气。而嫁后必甚痛苦，可以断言。至于“图财害命”胡适语。之说。真不知彦者之澜诬，甚可恶也云云。宓得炜如此为彦辩护，中心殊慰。时已近午，宓乃急归叶宅午饭。

下午 1—3 黄维来。贺麟来。宓倦甚，将病。卧床，为麟述与西北、浙大、中山交涉，及光午讥诋之事。麟仍劝宓不必赴浙大。从此一番风波，而能长久安心静居，亦佳。云云。宓欲寝息，未能。4:00 易衣出，邀叶彤，偕黄维，并历访顾良。遇张敬于若园巷，至云南服务社观梁鼎铭画马展览。得顾良，同访徐芳于才盛巷，不遇。遂邀以上四君宴于好莱坞（\$21）。盖今日为宓四十七岁生日，敬、维皆牢记。而陈毓善来柬拜祝。又斌已回校，皆不及邀也。与诸君步归。在永康购糕点（\$2）赠叶炜。

既送叶彤回宅，宓归舍，则逵已由徽江来，在宓室中坐候。

9—11 与逵操场步谈。宓倦甚。分整二床铺，使逵卧于宓帐榻。而宓卧于吴达元床。无帐，大为蚊所齧苦。中夜恒醒，不能成寐。甚倦苦。如是者凡三夜。逵去，乃得息云。

八月二十四日 星期六

阴。晨早起。邀逵兆丰早餐。7—9 与逵翠湖步谈。9—11 导逵访任鸿隼，坐谈片刻。访赵诏熊夫妇，青云街，六十九号，二楼。接洽云大教职。宓见周覃拔，结婚柬。由诏导逵访胡小石院长。旋熊校长亦至，面填应聘书。

11—2 偕逵访张葆恒于北门街端拱巷一号。同访黄仕俊中厘。于圆通旅社，未遇。出，遇于大兴街口。同到圆通，黄休息。而宓邀逵、恒在翠湖酒家家庭食社分设。午餐（\$8）。次访贺麟于才盛巷，雨。偕麟同到圆通黄室中，谈中山大学事。决定不往就，而由黄函许校长，达吾侪之意。5:00 回到端拱巷及玉龙堆，为逵觅宅。麟欲请宴，

而宓倦甚，独辞归。遇柳无忌夫人、挈女，同由翠湖步归。

宓至叶宅晚饭。饭后即寝。8—9 遑归，坐床头，低声叙谈。

八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

阴。晨，遑自出。9—11 赴云大监考研究院，外文部只珏良一人投考。(遑偕女生潘君来一晤。)11:00 访诏，以送周覃祓、钱志渊婚仪(\$4)托代交。今夕商务酒店之婚筵不赴矣。又以《吴宓诗稿》1935—37、1937—38 二册，送交胡光炜阅。

叶宅午饭。下午1—3 偕鼎及遑访晏未遇。与遑坐翠湖。遑多述浙大之劣点。3—4 云大监考。4—6 伴遑访陈嘉、黄友葵^① 夫妇于其寓。文化巷十三号。楼上。遑抒其孤愤，诋浙大诸公。宓以彦故，拟访来昆之顾静微，未果。

叶宅晚饭。晚7—9 与遑及黄维在操场步谈。遑亦以 D. H. Lawrence 白比云。

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晴。晨，送遑回激江去。小雨。9—10 寢息。10—11 朱玉珍来访遑。住大梅园巷二十二号。叶宅午饭。

下午1—3 寢息。宁来，借去\$50。共借\$100。3—5 赴云大监考研究院。为赵凤喈改诗，并进茶点。

叶宅晚饭。孙晋三函述西北内情，并改就中央等情。又接函多封。晚，早寝。

^① 黄友葵(1908—1990)，女，湖南湘潭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东吴大学肄业。美国亚拉巴马州亨廷顿大学毕业，主修音乐、兼习美术。回国后执教于东吴大学、昆明国立艺专。1940年后任国立音乐院声乐系教授兼主任。1949年后任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声乐教授。

八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晴。一起迟，觉应往浙大。杨清来，为昆中求教员。访王殷等，未获。9—10 偕同居诸君，察视玉龙堆 25 新居。然后访郑天挺于骀花巷，议定二十九日迁居。次访彤，劝不必往浙大。但书籍可寄交龢保存。归后 10—11 珏来。又曹葆颐导女生孙孟君来，求补考。11:00 维来云云。宓即至农校，见李校长澍。谓已指定西楼一室与宓居住，但忘其号数云云。

叶宅午饭。下午 1—2 寝息。3:00 维率挑夫来，助宓拆整床帐书物。两次以三挑夫（\$ 2.5）运宓之大部行李及木器至农校。宓随往，手携脸盆等。至则房屋仍未派定，宓乃以各物移存王瀛洲室中。并助王迁入该室 41 居住，以资防守。时已晚。7:00，乃邀维至文林食堂晚饭（\$ 4.3）。仍回昆师原室居住。幸尚留一榻及馀物，勉可度宿耳。甚倦，觉农校居住非宜，而宓之作计恒拙也。

蚊患，灯明，夜眠未适。

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阴。晨，杨清来。7—8 作函致龢。逾数日，始发出。9—11 访守和于北平图书馆。柿花巷。见昆中女生，鱼贯成长列，注册。为守和改英文稿件。守和劝用邮包寄书至浙大。并言竺公将于 Sept. 14—17 来此。可附乘其汽车前往浙大云云。向达、陈梦家来。11—12 访麟。麟赞成宓往浙大。谓决定即行，毋须多虑。宓到浙大，环境虽改，心情（mood）及态度可不变也，云云。途遇钱能欣及吴世昌。赶回叶宅午饭。

下午 1—2 以浚整书，寝息未安。3—4 偕正等往见毕正宣昆南。郑天挺骀花巷。接洽明日迁居事。4—5 云大访邵可侔，为何炳棣家人

求办护照。见孙福熙，适来自浙。言战区情形，使人悲叹。又见张起钧，方病。5—6 奔至农校，物皆锁置王瀛洲室中。未能取得。遇维偕友出，劝必勿往浙大。

叶宅晚饭。倦，且心乱。晚，何炳棣来。7—8 再赴农校。瀛出，仍未能取物。留柬与维。归途再遇陈毓善、周雅纶。

是晚接信多封。尤以钱懿格八月二十一日渝函，言二三月内，仍可以军车借助。请径与陈科长小溪接洽云云。甚可感。此函益坚宓赴浙大之心矣。可谓天缘。又 K 夫妇八月十四日、二十四日。合写自渝来函。甚长，读之喜慰。

夜中大雨。仍为蚊、光所扰，眠未适。

八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晴。晨孙孟君来。罗洪孝来。上午 8—11 与昆师楼上同人，迁至玉龙堆 25 宅居住。校中甚厚待。维来，助宓办诸事。漱另迁至北门街九十八号。拈阄结果，宓与郑之蕃其子师拙代。同居新宅楼上之北室。里间。布置床榻以为行馆。倦甚。与正赴叶宅午饭。行途，谈浙大事。正力劝勿往，言“为友牺牲，殊不可行”。以今乱时。祸福难测，一动不如一静。昆明纵有轰炸，未必失陷于敌。毋须引去。至书籍可托潘光旦、李继侗由清华保管，移存乡间。云云。宓亦以为然。

下午至农校，则维等已将宓之书物床榻床并以沸水消除臭虫。妥贴安置于宓所居之西楼楼上。四十二室(42)。2—3 陈毓善、周雅纶及维，又为宓撑竿，设帐，铺床，相助情殷。又使宓不忍离诸生以去矣！

3—5 卧息。5—7 叶宅晚饭，同鄂。归农校。独步晚景中。风物不殊，而居人稀少，茂草丛生。比之去年春联大师生聚居之时，甚觉荒凉寂寞矣！

室中无电灯。早寝。眠甚适。欲函彦，未果。是日日兵在越南

登陆，又传华军亦入越云。

八月三十日 星期五

晴。晨出。维言，校务会议决迁校云云。访柳无忌，谈系事。访顾良于师院。次至玉龙堆 25 新寓，晤正等。接芳复函，甚喜能结伴赴遵义云云。益促动宓赴浙大之心。

独至叶宅午饭。下午 2—5 至昆南总办公处领取八月份薪金。四百五十元。实得三百六十一元。即至中央银行以 \$ 150 汇上海托熙交付心一，并戒勿寄衣物来。小雨。访钱懿格，不遇。

坐玉龙堆寓舍，读《白香词谱笺》。按两世界之说，为一切宗教、哲学、文艺之根本，固矣。然此两世界者，是一是二，未可划分。不仅因个人身经巨变，由入世变为出世，由事实世界进入理想世界。如贾宝玉之变（即 converted）为曹雪芹，一生分为两段，前后界限分明也。即每人平日之生活，亦浮沉于两世界中。有如游泳者之忽而水底，忽而水面。经此易彼，观感顿殊。如李后主词“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其一晌之梦中贪欢，亦是真生活。但为事实世界中之生活。今此刻憬然省悟（disillusioned, sober mood），则已入于理想世界中之情境（mood）。凡深于情，明乎道，而稟赋宗教性，于文艺有大成就者，盖莫非对此两世界具有强烈之感觉之人也。

6—7 叶宅晚饭。晚，回农校宿。维留柬，已为设电灯。作函致稣，暂未发。寝后，学生私开电灯，以为苦。旋去灯泡而眠。

夜中雨。

八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阴。起迟。刷鞋。9:00 手提小黑箱，至玉龙堆寓舍，见正。

10—12 谒梅校长于西仓坡宅。面陈请假一年，赴浙大授课。梅

答：“俟 F.T. 归来再决。”宓甚恚，仍恭敬续述。已而大雨，杨振声率其女来。梅对宓较和易。谓彼不反对宓往。学校借才以助浙大亦义所应为。故宓此刻可即往遵义。但若将来系中要宓归，宓即仍需归来。不要宓归，则留教浙大可也。云云。又命具函陈请，候批示。又命宓检选清华书籍。……

叶宅午饭。作片告龢。下午 1—2 对超夫人细陈宓赴浙大之事。超夫人谓“超九月半即归。宜待其归，乃商行止。”云云。3—4 访张德昌于地藏寺巷六号内院。张述其爱陈淑谐事。宓为称道李天真及张定华。4—5 如约，访敬于女青年会。敬不肯赴水招邀，而赞成宓送书至浙大，旋即归滇云云。

雨。5:00 至北仓坡，赴水约茶叙。客为徐芳及滕固、顾良等。余建勋夫妇请晚饭。又进甚精美之西式糕点。大雨，雷电。同参观中德学会会所。约夜 11:00 始散。

雨不止。宓留宿于余宅楼上内室。卧地板草茵上。复毡及絮，甚适。而久久不寐，数醒。雨仍不止。是夜，囑送芳归后，有《不寐》诗。次日写示，粘存。

九月一日 星期日

阴。甚寒。晨 6:30 起。至水室中盥濯，进糕点。由城北大道，绕郭，回农校。8—11 作日记。叶宅午饭，又欲留此，不往浙大。补成昨所作一偈云：祸福难测度，生死等埃尘。读书且自乐，随缘莫忧身。

念宓之真乐，惟在读书。惜近顷所读甚少，故精神散漫耳。

下午 1—2 访柳无忌。至玉龙堆寓舍，见正。休息。3—4 访钱懿格。知今晨飞港。翠湖遇林同棧及高氏姊妹。4—6 访吴可读，留茶叙，进火腿月饼，同 Reicher 及其女友朱玉珍。小雨。

6—10 赴林同济、何永佺邀晚饭西餐。于其宅。客为滕固。沈从文先去，冀朝鼎^①继来。畅谈林语堂、王际真等。

归玉龙堆寓舍宿。陈省身同室，窗外路灯光，可代电灯云。

九月二日 星期一

阴。晨，府前街早饭。赵覲侯代付帐(0.40)。作片致龢。遇李云湘，愿代接洽乘军车事。9—10 至清华办事处，与唐贯方至新校舍外文系图书室检定应送大箴箕地方疏散之书籍。10—11 遇麟，同步至才盛巷。商谈浙大等处函电聘麟事。宓劝麟不必往浙大。而麟亦劝宓待他日梅下台后，始往浙大，继其职位，云云。

两访芳未遇，旋遇之街中。

12—3 宓宴胡光炜、固、芳、麟于聚丰园(\$25)。宓饮酒甚多，畅谈宓对彦之往事，及爱彦之诚心，并及薇等事。炜深为嗟惜云。3—4 偕固步归。宓至玉龙堆休息。

叶宅晚饭。农校宿。晚，维言，三日不见，殊念。其情甚可感也。

九月三日 星期二

阴。上午读书，作日记。叶宅午饭。

下午仍回农校，续作日记。杨周翰来，求作公函证明陈福英毕业论文。夕雨，叶宅晚饭。

① 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清华学校1924年毕业留美，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法律、外交，1928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美国共产党《工人日报》及美共中央中国局工作。1940年回国，曾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热河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银行副董事长等职。

晚,至玉龙堆告省,乃至师院小楼,赴儒学会。石峻讲《理一分殊》。大雨。9:30至玉龙堆寓舍宿。夜中大雨。

九月四日 星期三

阴。雨。上午在玉龙堆读《原始佛教思想论》。雨不止,废早餐。正命作函荐邵景洛^①何炳棣夫人。为南菁教员。

叶宅午饭。下午雨不止,在叶宅续读书。遂晚饭。超函云,归期尚远。

晚,再至师院小楼,听王维诚为学生讲《论语》《公冶长》章、《里仁》章。大雨。9:00至玉龙堆寓舍宿。夜中雨。

九月五日 星期四

阴。早餐后访彤,未遇。挺言:彤今日葬其亡儿一雄!

上午在玉龙堆续读《佛教思想论》,益佩佛教之崇伟中正。可为吾侪之归宿皈依处。是日报载越局紧张,越已拒绝日本最后通牒。日海军将于明日登陆云。在势宓当速赴浙大安居,而殊懒于收检书物。只欲自由读书,不问一切人事,因循过日。

正午晴。遇柳无忌于街中。叶宅午饭。下午,至农校1—3寝息。大雨数次。叶宅晚饭。

晚7—10在师院小楼读书。雨,宿玉龙堆寓舍。

九月六日 星期五

阴。晨闻省言,前日教部汇给联大三十万元,电令“急迁”。则

^① 邵景洛(1916—),女,浙江绍兴人,清华大学历史系1939年毕业。曾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

留联大亦未能安居也。作片致翦，转竺、梅二公，言决应聘来。至主任就否，俟到后商定云云。8—10 访彤。彤赞成宓往浙大，仍虑与迪冲突。宓请彤开示应读佛学书目。同出。宓至府前街早餐。欲赴北门街，未果。遇王玉章。10—12 在玉龙堆读书。与正谈。正仍力劝宓勿赴浙大。其意亦至可感。

叶宅午饭。知超归期又迟。

下午 2—4 入城。晴。上海银行为鄂存款。遇查富準，辞行。次至报国街发电。复浙大：“……竺校长梅院长：冬电奉悉，遵即应聘为教授。候车运书即来。吴宓。”（\$5）。又再作片致翦。声叙（一）已电复应聘。（二）主任可为不可为，无成见。（三）倘无车运书，则终不来。云云。微雨，归途吉庆祥购月饼（\$5），赶回叶宅，以饷诸人。金岳霖在。5—6 维来，欲追随宓赴浙大，可感。

晚饭后，至农校宿。未得见维。

九月七日 星期六

晴。晨 8:00 偕维出，遇宁来访。邀二人至兆丰早餐。然后与宁步翠湖，详谈赴浙大事。宁赞成宓往。遇张德昌，决为介绍定。

10—11 偕宁访珏，就珏处作函致定树勋巷三号。约宴。11—12 至玉龙堆，待李云湘不至，送函往。城门遇陈舜年，立谈。昆帅旁门钉扁，绕道至叶宅午饭。

下午 2—5 在叶宅整理大书箱。读《佛教思想论》完。仍留恋昆明与孝园叶宅。

晚饭前后 5—8 李鯨石来，为作南菁及正字学会荐函。晚同赴农校。折回帅院小楼。8—11 访彤，遇向达。谈述浙大情形。

玉龙堆宿。

九月八日 星期日

晴。7—9 作函致龢。白叙全部心情,声明欲留联大不来浙大之意。9:00 至南通街,访颀、嘏等。即在其宅中午饭。颀赞成必往浙大。为如囑购来油纸 10 张(\$8)包皮纸 14 张(\$7)。又谈宴定事。盖姚念华已传布消息矣。

下午 2:00 归抵农校,见维。休息。5:00 阴,微雨。偕维出。必至叶宅晚饭。仍归农校宿。

九月九日 星期一

阴。雨。上午在农校读 Hoffmann “Histoire de la litt. russe” (1934)^①。复张志岳函,附寄刘健寿诗,卢葆华寿词。叶宅午饭。下午,雨不止。留叶宅读书。“Eminent Victorians” Vol. II (Penguin Bks)^②。有 Herbert Read 撰之“Coventry Patmore”(1823—1896)^③一文。谓此君作诗,力求真挚,且注重天人之间的关系。诗含哲理。而上趋于宗教。以 Religion→Love→Life^④ 为人生及诗之主材。以由恋爱而获得解脱,为精神向上之途径。凡此均与必之素性及夙习相合。有缘。当更细读其“Religion Poetoe”^⑤等书也。

晚饭后,晴,月出。8:30 偕张尔琼、陶维正步入城。必至师院小楼,听王维诚讲《论语》。10:00 雨。至玉龙堆寓舍宿焉。

① 霍夫曼《俄国文学史》(1934)。

② 《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1918年出版)第二卷(企鹅丛书)。

③ 赫伯特·里德撰之《考文垂·帕特莫尔(1823—1896)》。Sir Herbert Read 赫伯特·里德爵士(1893—1968),英国诗人和评论家。

④ 宗教→爱情→生命。

⑤ 《宗教诗人》。

是夕接张志岳函，以宓未有专函明复，竟却中正 \$ 200 之聘。而勉就浙大 \$ 120 之续职云云。宓甚急且怒，以志岳之拘泥而不真率，宜前此至劝宓与心一复合也！急复片命即往中正云云。又接黎锦熙自渝复函。言为国语运动，不就西北文院长云云。

寝时，感于人事烦复多变，徒劳无益。即欲留联大不动矣。

九月十日 星期二

阴。邵循正、邵循恪^①邀早餐。兆丰。即于 8—9 访顾良于师院。

9—11 访张德昌新迁文化巷三十号。告以定有复函，允赴宴。宓至甬道街滇缅铁路工程局楼上军事运输司令部，访陈科长小溪，未遇。留片。今晨遇李云湘，昨晚并见其函，告以接洽结果。次至聚丰园订座，遇陈舜年。访珏、细。叶宅午饭。李鲸石来。

下午至农校，整理甲乙两小书箱。

叶宅晚饭。晴。晚宿农校。维愿相从赴浙大，在彼校借读，一路伴送。宓甚为感慰。宓本畏长途孤征，于是赴浙大之意决矣。

九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晴。晨 8—9 卢绍华来，谈赴黔旅途情形。无所成事，旋即入城。早餐后，访柳无忌。至玉龙堆见正等。得悉联大决迁校。先以一年级置于江津、白沙。以后将理工文法师各院分期迁徙至四川各地。一方先在昆明开学上课。闻教部已汇来三十万元，并将续汇百

① 邵循恪，(1901—1976)，字恭甫，福建闽侯人。清华大学政治系 1930 年毕业。清华研究院 1933 年毕业。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

万元，为迁校费云。

叶宅午饭。知超拟过遐庵先生六十寿辰后，十一月中方回校。下午在叶宅作函致毓，并转迪等。言“决来浙大。但愿以客卿自居，只为教授，不为主任。”并维伴送同来等情。即至昆南金城银行取款。偕鼎访珏、绂。何梅生^①在焉，方习字。至玉龙堆，候张德昌。昌于5:00便服来，同入城。宓独至商务看书。

6—9 宴张德昌、张定华、周珏良、方绂、李云湘、黄维、叶彤于聚丰园。未到者李澍沛群。校长。一席费\$60。盖宓精神不佳，为堂倌所左右，致耗费太多。而昌方溺于陈女，对定冷淡。又复不辞而先退。礼貌欠缺，情意毫无。宓深悔为人作嫁，费力耗财。此举乃一愚蠢之行。宓甚悔。愿此为末次。……9—10 偕李云湘等步归。知懿对宓极诚厚，八月三十一日，曾待宓三小时之久，而宓失约未往晤。今为昌无行无礼之人设宴请客，宓真可鄙可贱哉！

偕维送叶彤至宅，乃同归农校。途遇陈毓善。三人坐农校园中月下，久谈。谈《石头记》及诸生恋爱事。夜半始寝。

九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晨，复钱鍾书函。告以已荐为浙大外文系主任，宓则往为教授。作诗一首，《辞清华，赴浙大，将离昆明，感成一律》。

叶落归根十五年，予《西征杂诗》云：“柳色
青青西直门，水流到海叶叶根。”言一九二五春
到清华母校任职也。戴舟负壑上亦迁。
怆情久矣衰心死，破国何能恋世缘。

^① 何梅生，女，广东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3年毕业于。后去美国学习，寓居美国。

响咏相从犹有地，穷通由命渐知天。
假车钱懿格 旅伴黄维。同高谊，回首
昆明一泫然。

即写寄钺。入城，早餐。访昌未遇。9—12 在师院阅转学考英文卷。忌、嘉等留宓。正午，城门遇王琬瑛。又途遇李鲸石。

叶宅午饭。下午，访珏送信。至玉龙堆，见总、伺等。正仍力劝勿行。谓（一）日军必直攻桂黔以指渝都，昆明及滇省反为战线以外之地区。（二）联大迁校时，有给予教授之种种津贴及权利。宓去均不获享。云云。正言极有理，然宓已决，不能瞻顾矣。2—4 访冯友兰文学院长于小东城脚 16 号寓宅。细陈欲往浙大等情。冯谓清华外文系应聘钱锺书归而主持。今 F. T. 为主任，非经“革命”实无整顿办法。浙大阵容较整齐，故宓宜往。一年后回清华任职，毫无问题。云云。又托宓作公函，为清华外文系购陆侃如、冯沅君之 Larousse Encyclopaedie^①。凡六大册，作价千元。宓立允从。宓又至聚丰园取回定钱。云大访胡光炜取件，未遇。

叶宅晚饭。归农校宿。倦甚，早寝。晚尹方来，维奉月饼为食。

九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晨珏再进月饼，并偕陈毓善、周雅纶同出。宓访昌，遇于门，方偕陈淑谐同出，勉约再会。宓访忌。次至文书科见朱洪，办旅行证明书二件。银行取款。师院遇尹士伟谈。至玉龙堆舍，遇晏。李云湘来。旋任泰东伯。来，与泰同访友。晏宴泰于家庭食社。

宓于 1—4 访余建勋夫妇及水。在留德同学会办公室，作函，上

①：拉若斯（出版社出版的法文）百科全书

梅校长。请准假一年，赴浙大任教授云云。又在水处用茶点。5—6访胡光炜取《诗稿》，仍未遇。旋即送茶。访正。访王维诚，谈学，取书。

叶宅晚饭。是晚袁守和招宴曲园。谢未往。归农校宿。与维谈。良欲同行，有所未便云。

九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晨，入城。8—9访昌。昌述珏、绂等与曾生斗殴事。解释十一晚宴席之失礼，盖仍恐有妨陈淑请也。10—11至甬道街运输司令部如约，见陈科长瑞龄。小溪。陈留函，命汽车载必至太和街滇越铁路交通司令部。晤陈君，商定如下。(一)必待钱懿格归来晤后，乃行。至迟九月底。(二)书物可全带运。良亦可同载。(三)行之前夕，命车绕至农校装运箱件。(四)行之晨，陈君当亲送。登车时地，临时通知。又遇司令沈昌。于是陈仍命汽车送必至护国街北口。11—12访冯友兰。议聘钱鍾书回清华事。决今年不举动。

必至叶宅午饭。饭后张振先来见。1—5归农校寝息。整理新增小书箱(丙)。

叶宅晚饭。晚续整书箱。贪恋此地之幽静安适，又有欲留联大不动之意。故昨上梅校长函久未送发。

九月十五日 星期日

昨夜雨。今晨雨止而晴。8:00入城早餐。至玉龙堆候颢，而逵来，略告以故。逵力劝勿往浙大，即去。9:30偕颢到兆丰早餐即至叶宅，祠堂中坐息。颢即为必封钉大书箱。携木匠器械至农校，颢为必封钉(甲)(乙)书箱。

下午1—2同颢文林食堂午饭(\$5)。颢送必至玉龙堆即去。

3—4寝息。4—6至圆通旅社16室访逵。见逵新夫人张曼娟及

女婴。与逵坐楼廊久谈。逵历述浙大内部丑恶情形，并谓龢、巩等但求文学院克能抵抗理学院之侵略兼并，不惜以宓为牺牲。宓往，必受小人之污辱攻诋。终于无所成功而为人腾笑，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故宓断不可往。且宓今者一有愿舍清华他就之意，F. T. 等必利用此机会，以怂恿宓行。而其后则竭力齟齬，使宓不得再归。宓此行，直是授人以柄，为敌(F. T. 与铨)驱除。不可不慎也。云云。宓日来原拟候 F. T. 归来，与 F. T. 和婉商谈。如 F. T. 乐许，则宓往浙大。如 F. T. 拂然见阻，则宓止。总之，必使对此方关系融洽，后顾无忧，始赴遵义。今闻逵言，甚为感动。即决定留此不往。

6—7 访水。7—10 赴留德同学会，室中方有常书鸿画展。欢迎兵工署长俞大维之盛宴，饮酒甚多。

夜宿玉龙堆。多异梦。梦王原真被匪劫杀，托梦与宓求为复仇云云。盖由日间报载新闻故耳。

九月十六日 星期一

晴。是日为中秋节。晨 8—9 逵来取衣包。宓告以决不往浙大。即草电文，致浙大“竺校长梅院长，未能离滇。敬辞前聘。吴宓。”交托逵代发(S4)。旋偕逵府前街早餐。

已而冯文潜来。如约，偕潜至翠湖南路 50B 军政部兵工署驻昆明办事处处长王受祺，即王庚^①。见《吴宓诗集》诗话陆小曼、徐志摩条。犹似辛亥

^① 王庚(1895—1942)，字受祺，江苏无锡人。清华学校毕业留美，先后毕业于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西点陆军大学。1918 年回国，在北京政府陆军部任职。1919 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后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护路军副司令，哈尔滨警察厅厅长等。1927 年后，任国军编遣委员会编组部设计处副处长，淮北盐务缉私局局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研究员，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1942 年，随军事代表团赴美途中因病留埃及治疗。同年 4 月，病逝于开罗。

年少时面容。会集，陪伴俞大维署长郊游。分乘汽车四五辆，宓与水、潜等乘大汽车。出东门，过金殿，而抵龙头村。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宅。傅君方在渝，由傅夫人俞大綵及李济夫人，又李方桂夫人徐女士树铮之女。款待。在其宅院中午餐。宾主44人，分三桌。下午三时毕。复进茶。李方桂夫人貌甚似黎宪初，甚可爱。王赓亦已续娶，夫人年甚少。有一孩。赓且奉吃斋之老母同游。

此地风景清幽，桂花馥郁，极合隐居。而方议迁移避兵，中央研究院之书正在全部装箱。可伤叹也。观王君□□所制汉车模型，又睹殷契龟版文字。夕6:00归抵城中水宅。归途乘51兵工厂长周自新君汽车，甚舒适。

宓在水处小坐。7—8访王维诚。赴儒学会听讲。旋改期。宓乃至岭南食堂晚餐，而归农校。9—3维邀度中秋节，进茶点。顾良、陈毓善凡四人，先在维室中坐叙。继在校园里月下阴而复晴。步谈。多谈《石头记》，各述所见，直至深宵。宓先寝。

九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晴。晨7:00起。9—11维邀进茶点。与良商谈行事。良以为宓请假离联大一年，无须畏沮。同出。宓至叶宅午饭。知联大将迁四川之叙府。接熙函，附寄心一函，自辩未尝以宓致伊旧函资周光午。然则光午何由得之？

下午2—3寢息。作日记。叶宅晚饭。晚早寝。

九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晨8:00入城。早餐。至玉龙堆，见芳由平彝来函，道阻。托转固函。即复。重庆林森路四一九号丁宅转徐芳。李云湘来。逵来，偕至其青云街165楼上新寓，见逵夫人张墨娟貌甚似刘缘子。及女婴陈

俊云。10—11至清华办公处，交办冯托以千元购陆侃如法文大字典，见十一日记。图书馆即照购。实则近顷汇率，仅值五百元耳。读《宇宙风》第一百期纪念号。11:00归玉龙堆。李唐晏来，翠湖游步。同至渣寓。遇何炳棣，助买木炭。

正午，宓与晏合宴遼夫妇于湖滨饭店（每人\$8.3）。归玉龙堆2—3寢息。3—4作函致龢，说明仍留联大之因由。未完。而颢来，同出。旋宓访柳无忌，未遇。

叶宅晚饭。农校宿。与维谈小说。晚读《金瓶梅词话》，略一翻阅即止。

九月十九日 星期四

晴。昨赏农校仆一元。而仆复不送水来。晨8—9卢绍华来，喜其取入联大。同入城早餐。

宓至王维诚室中读书。写儒学会规约。

正午，叶宅午饭。食西瓜，超夫人所自种者。宓因清华注册部送考卷至叶宅，甚怒。

下午，回农校，寢息。阅清华研究院入学考卷。作日记。

叶宅晚饭。晚7—9赴儒学会。任君以病未讲。宓倦甚。至玉龙堆，早寝。

九月二十日 星期五

阴。雨。晨，伺告，F.T.已抵海防云云。朱荫章来，命取回英文卷，另送。照办。幸未因怒伤人。见厂民著《当代中国人物志》一九三八版。书中二五六页熊希龄传，末载“民国二十四年续娶毛彦文，亲制定情词一阕，一时传为佳话。先生结婚时，年已六十六岁。”宓为感动。9—10访遼未遇。途遇陈舜年，托荐事。宓即出城，至叶宅。

雨，留终日。午晚餐。与炜嬉戏。读英译《梵网经》。

终日雨。晚与袁永熙及孙女士冒大雨，至师院就阅览室读书。寒甚。冒雨至玉龙堆早寝。宓披超雨衣，衣履尽湿矣。

夜雨，梦彦。似在某城友宅，宓曾僦居。旋彦入寓其宅，宓知之，决函彦约晤于某食肆云。

九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阴。雨。晨遶来。兆丰早餐，导至菜市。9—11在师院小楼，读英译《圣经》。雨。至遶宅，久待，方院积水。遶宴宓及张葆恒等于湖滨饭店。

下午3:00雨止，渐晴。宓回农校，见维。作日记。

叶宅晚饭。晚7—9在师院小楼，读英译《阿波经》。玉龙堆宿。接信多封。内有九月十四日麟二函，筹备接待之事。

宓近日生活及心情，真如行脚僧矣。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阴。晨尹士伟来。莫德吕来。陪侗、总等坐，何基谈南来情形。10—11刘健来，翠湖游步。健述改就航校职事。遇陈舜年。

叶宅午餐。

下午1—3至农校。刷鞋，易衣。而徐东学来，宓颇不悦。晴。至玉龙堆，偕赴云大。3—6梅校长任教清华25年庆祝会。与良同坐。告冯以宓决留此。

会散时，滕固邀同胡光炜至福照街松鹤楼便宴，进醇酒。遇韩斌。8—9偕炜步街衢久久。炜劝宓多作古诗，谙习各体。又赞散原先生之诗学，及其诗确能“惟陈言之务去”为不可及云云。

玉龙堆宿。

九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阴。晨，访逯不遇。出城早餐，回玉龙堆。F. T. 率练北胜^①等归来，同众握手寒暄而已。略读书。

10:00 如约，至女青年会访斌。晴。斌服装雅丽，态度活泼而真诚。必若非决志学佛出世，又始终对彦专爱者，则可从敬劝，与斌结婚矣！观斌近作之画。正午敬归，不愿同出。斌邀必宴于香宾，点菜亦能悦必。送斌归，乃至玉龙堆，休息。

2—3 F. T. 归，与谈。F. T. 已闻梅、冯云云，遂致挽留。聆必述说毕，谓功课无关系。但人望及对学生影响至重。盼必勿行云云。必趁风转舵，遂不再言去。临别，F. T. 问：要梅校长函竺公祈留必否？必答：不必。必可函浙大诸友自辞，足矣。……

为邵良写证函。4—5 访忌，食新制之 Pancake^② 饼。

叶宅晚饭。晚宿农校。7—8 罗宗明来谈。9—10 与维、善谈。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晨，浴身。绍华来辞赴宜良。8—9 同至城门口早餐。9—11 师院小楼抄笔记。知法、越屈服，日军已据越南。11:00 至玉龙堆，见邵循正。正甚喜必之留此不赴浙大。并述“清华章制，教授请假过二年，即以去职论。而当局甚不喜教授之他就。如浦薛凤、王化成等，今已欲归不得矣”云云。

必至叶宅午饭。下午 2—3 访典（丘田五号）。还书。方整装，将移家乡居。3—5 才盛巷访麟谈。麟谓行止宜早决。从此静息，亦佳。

① 练北胜，美国檀香山华侨，西南联大 1941 年聘为外国语文系专任讲师。

② 薄烤饼。

又述昕爱姻事。5—7 访固，良在。固亦赞成宓留联大。且谓书籍不必运往浙大托觥等保管。固授宓《九日日记》。宓宴固、良于香宾(\$11)。同步归。

8—9 访彤。杨振声在。杨云：“宓赴浙大为助友，如从井救人。今年纵有妥善接洽，到明年又将如何栖止？宓之不去浙大而留此，极是。”彤谓始终惟忧宓与迪冲突。觥等或欲借宓以攻摧迪。此外均不足虑。今不去亦佳，云云。

晚宿玉龙堆。舍中始有电灯。

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晨，为良作函介见陈小溪科长，商洽乘车。并告宓与维留此不行云云。旋良来，邀至兆丰早餐。遇舜。9—11 在小楼读固之《九日日记》。感叹固之爱芳，何异宓昔之爱彦。而芳意早已别有所属。爱情者，在己虽真，而在人不可深究底蕴。大抵如斯也！11—12 至玉龙堆，函李云湘。正言，联大虽已领得迁校费百万元，或将不迁移，而久留滇云云。

叶宅午饭。下午1—4 在农校作长函致觥，说明最后决定不来浙大之理由及经过。并荐舜继志岳教职。又函志岳劝就中正聘，等。

叶宅晚饭。晚宿玉龙堆。得志岳函，即再复。劝促。又复张君川所托其友在此为宓备车运送书物赴浙大之曾鸾昌君昆明。沙朗巷，三十号，杨达三，收转。告以留此，且已得车。兼函君川。按宓乘车运书事，原应竺、梅诸公着急，而乃赖君川热心经营，相形弥增感慨！

读悟真道人撰《红楼梦索隐》民国二年，中华书局印本。大旨以(1)顺治为董小宛出家，及(2)吴三桂爱陈圆圆事，为《石头记》本事，其多牵强附会之处。

九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晨 8:00 王兆俊之侄女王年芳^① 并代表其未婚夫凌仁^②，字子寿，寓富春街六十四号。持介函来见，求助入联大肄业。9—11 钞笔记。11—12 访逵。街中食米糕。银行取款。复刘缘子函。又以函片投邮，而不知今日邮费已增矣！

叶宅午饭。下午 1—4 玉龙堆钞笔记。4—5 访吴可谈取考卷，遇雷夏。叶宅晚饭。宿农校。

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晨，浴身。补作日记。11:00 至叶宅午饭。

下午至玉龙堆。张清常来自青岩浙大分校。翠湖步谈。知清常之见斥于浙大，实龢主之，而钱赞之，龢在浙大有王熙凤之绰号。盖以龢间用权术，而容人之量未宏。龢之苦盼必往，欲藉必倒迪。而迪亦欲引宓以压龢。又述胡品清案，断定宓之留此不赴浙大实为正当云云。宓按龢等为宓知友，其苦邀宓往，为公为私，亦皆美意。惟在此尘世中，做人行事，因果纠纷，无能有圆满纯洁者。此世只能作此世观。欲求真正圆满纯洁，必须超世出世。是故宓此次不去浙大而留此，未可自视为幸脱陷阱，免祸全身。只能更进一解，知世间之理想朋友，理想事业，亦当舍弃。惟归依宗教为上进之正途耳。3—4 归舍。麟来。良来。寝息。

4—6 林文铮来，同访袁昌鸿寿，苏州。年三十。于云大教授新宿舍。初识。袁君案头有自购之《吴宓诗集》。于是谈佛教之伟大。袁君盖

① 王年芳，女，江苏扬州人。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 1943 年毕业。

② 凌仁，字子寿。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 1943 年毕业。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

依密宗而曾获传授者，劝必先读《楞伽经》，后读《华严经》。袁能诗词，且工书法篆刻。风流自赏之名士也。闻亦曾失恋。

归舍，得钱懿格港电。“……陈小溪转吴教授：关怀为感。因事暂不返昆。乞商觅妥车动身。余函达。懿。”

晚6—9赴陈嘉及其夫人黄友葵Eva^①招，陪顾良便饭。进而及馒头，至佳。其女，二岁，名小勋Evelina^②。

偕良至农校宿。维、善设茶点叙别，并约宁来。议为宁介绍金丽珠。拟定郊游计划。谈至午前3:00始寝。宁宿密室中。

九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晴。晨8:00偕宁入城早餐。在玉龙堆阅研究院清华。英文考卷。11—12访逵。叶宅午饭。

超夫人有飞港之计。同超夫妇送徐锡良、陈玉英婚礼明日下午，吕生园。不赴。各\$4。卞之琳^③来。又珏来，同至珏宅略坐。仍至玉龙堆阅卷。既毕，5—6偕逵夫妇翠湖游步。叶宅晚饭。宿农校。

九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晴。晨偕良、维入城，邀至昆华食堂早餐(\$2)。玉龙堆钞笔记。叶宅午饭。下午1—3玉龙堆续钞笔记。3—5偕逵访固于才盛

① 艾娃。

② 艾琳娜。

③ 卞之琳(1910—)，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英文系1933年毕业。在保定、洛南中学任教。1937年任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1938年8月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1939年9月回成都。1940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讲师，后升任副教授。1946年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1947年赴英国牛津大学拜里奥学院研究。1949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2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改属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巷。接恺致芳函。

晚6—9 偕逵夫妇赴赵诏熊与其夫人林筠因^① 请便饭，钱嘉夫妇、而晏来，请明日茶叙。以轰炸未果，复于 9—10 与晏湖滨步谈。

玉龙堆宿。

九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晨舜来，呈诗。作书日，为参考用。免装箱，致图书馆。凌仁来。兆丰早餐。访忌于其宅，夫人亦作飞港计。9—11 在昆北食堂举行选课，宓助忌办理。F.T. 亦在。

11:00 警报至。宓至叶宅。同超夫人全家至农校西树堤旧地坐避。约 12:30 见敌机投弹，黑黄烟起，久久团升。事后知弹落于金碧路、南屏街、大小东门等处，死伤不少。已而食糕果。既归，将抵，复随众涌出。避于农校西田中陇畔。卒亦无事。

约近 5:00 同归叶宅晚饭。宿农校。

十月一日 星期二

晴。晨作日记。8:00 警报至，即往叶宅。于宅外遇超夫人等，同至农校西树堤上坐避。珏、缙同来。宓等仅食超夫人所制面棒数枚。约正午，敌机轰炸开远，未至昆明。

解除后，徐归叶宅，进粥。已下午 2:00 矣。宓旋至玉龙堆，获（一）芳致固函。（二）宏度词函。4—6 至才盛巷访固，不遇。送（一）函。叶宅晚饭。

^① 林筠因(1912—)，女，福建福州人。南开大学英语系 1935 年毕业。1939 年至 1946 年任教于南开大学英语系，1946 至 1986 年，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晚8—10被邀至儒学会。任继愈讲《儒家所以胜过诸家之故》。宓附述《评三民主义之缺失》：（一）民族、民权、民生并举，如德、智、体育一切包涵，殊嫌笼统广泛。而（二）此三者，均属于第二方面 Many，其未包括，又未注重第一方面 One之弊，与共产主义同。

雨。宿玉龙堆。

十月二日 星期三

阴。雨。出大西门外早餐。至农校，见良、维。旋同出。赴系中，助办选课事。11—12取薪金。叶宅午饭。

下午至玉龙堆，遇胡光炜、曾昭橘^①女士留英，治考古学。同来。见固留片，即往才盛巷途遇橘，同行。访固，畅谈。固出示芳1939夏秋致固各函，并述爱芳之经过及心理。宓以成都空军军官徐某为芳所属意之事告固。固更述其一生三大爱史。沅陵不与焉。大率固为各方面之通才。其于爱，亦善用术。多所成功，而不自沉溺痛苦。适可而止，当机即断绝，有类 Goethe 也。

夕晴。固邀宓宴于状元楼，再至才盛巷叙谈。宓述对彦情事。固言，许宝驹现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事。1935年曾任古物保存会科长。时固在其上，为委员云。固又谓，必若直接明白与彦接近，彦虽欲迎而必拒。只有时时去信，尽其在我。而俟他日有便，直到上海突然寻访，或可望彦回心转意。然平日不在一地，终易疏远。云云。10:00始奔归玉龙堆宿。

^① 曾昭橘(1899—1964)，女，湖南湘乡人。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1933年毕业，执教于金陵大学附中。1935年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考古，1937年获考古学硕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又去德国实习。1938年8月归国，去云南大理研究考古业务。1940年任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专门委员。1941年起，任中央博物院代理总干事、代理主任等职。1950年起，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院长。

十月三日 星期四

晴。晨，出城早餐，遇尹士伟。即至叶宅，读英译佛经，并与小儿嬉戏。

午饭后，至玉龙堆，钞笔记。寝息。接九月二十日上海爱麦虞限路四十六号。熊公馆航函。“迺启者，本宅于九月底退租。以后请勿来信。此致吴宓先生。”按迁宅而不以新址见告，知此函仍是彦实欲绝宓之意。迁宅之事恐非真，重在阻宓去函而已！宓如此爱彦，而彦之对宓如彼决绝，能不感伤？幸宓力读佛书，日趋超旷。且厌世之心益深。如彦者，亦浊流中浮沉之木石块，与 Dulcinea del Toboso^① 相去无几耳。……

凌仁、王年芳来，将入华中。5—6 访述。送件与琇。叶宅晚饭。

宿农校，寝未安。中夜 2—3 忽病。起，凭窗呕吐。又远赴东厕大泻。归室又呕吐二三次。维因送良外宿。乃乞烛与水于对室之学生，旋得之于王瀛洲。遂服 Aspirin 一粒而寝。

十月四日 星期五

晴。寒。甚不舒。晨遇李校长。知农校十五日左右迁往外县，宓等须移出。同瀛入城，早餐。玉龙堆卧息。旋至校医室诊病。新号二〇一。女医李□□命验血，断为疟疾。给 Quinine 九粒。

叶宅午饭。下午玉龙堆寝息。略读书。尹士伟来。孙家琇巫宝三夫人。来。借妹。银行取款。以病函辞梅校长今晚七时招宴。

① 杜尔西内娅 小说《堂吉珂德》中，堂吉珂德对他想象中所钟情的一位纯朴乡女的称呼。

叶宅晚饭。农校宿。晤维。

十月五日 星期六

阴。晨作日记。早餐后，入城。至玉龙堆。众方谈丁信昨日下午在郊外游泳溺毙事。钞笔记。再翻阅《高僧传》初集。

叶宅午饭。下午，再至玉龙堆续钞笔记。4—5 访逯，忙于淘米治饌，并商筹乡居疏散。哀人生之多艰且劳，而爱情虽成功，亦只为一瞬之幻梦耳。

叶宅晚饭。晚宿农校。服 Quinine，耳鸣不止。

十月六日 星期日

晴。晨，8—9 至叶宅，邀全家至昆华食堂甜品部，粵式。早餐（\$6）。至玉龙堆，读固新撰《离开安江村》自传式小品文。钞笔记。忌来。舜来。

叶宅午饭。下午农校点校《原始佛教思想概论》。

叶宅晚饭。晚宿农校。7—12 与维灭烛谈。维自述家世及家中情况。宓述贤及 H 之往史。夜半始寝。

十月七日 星期一

晴。晨，偕维城门口早餐。8—12 在叶宅读英译《佛经》第一册完。又与小儿炜嬉戏。正午，方进午餐而警报至，即与超夫人以下称蕉等至农校西树堤上避之。遇周培源乘马。约 1:00 敌机 27 架轰炸拓东路一带之纱厂、机器厂等。远见黑烟上冲。闻至晚犹燃烧，火光可睹云。2:30 解除。归。宓在农校休息。

4:30—7:00 赴巫宝三、孙家琇夫妇约茶叙于其宅。翠湖北路五号

楼上。客为崔书琴^①夫妇，多谈丁岱死事。盖琇有意介绍其妹孙家莹南开，留美。习心理学。与宓为爱友。而不知宓方勤读佛书“禅心已作沾泥絮”也！

7—8 叶宅晚饭。晚宿农校。晤维及瀛。8—10 为烹函棧索 tomato^② 馕款。又航函复 K 夫妇，已来三四函，对宓甚关念云。

十月八日 星期二

晴。晨，作短函 No. 24 复彦，航邮，寄上海旧寓址。即写于彦九月二十日来函原纸上。略谓“遵即暂不来函。但新宅定后，望速示确址，俾得续函”云云。偕维城门口早餐，即至叶宅。与炜嬉戏。

10:00 预行警报。与熹等至农校西树堤上坐避，即在该处小餐。2:00 同归农校小息。再至叶宅进粥。正来，邀熹等及宓至留德同学会进可及糕点，甚美。

6—9 分途。宓至才盛巷访固。固再邀至状元楼便宴，谈固《安江村》一文。宓为述逵之生平，甚悔多言，无益而耗神，后当切戒。在固处，遇徐琥^③，字梵澄，湘人。云曾在 Heidelberg 会见。又遇余建勋。归玉龙堆宿。亦欲撰小说一篇，述宓近情，寄彦达意云。

① 崔书琴(1906—1957)，河北故城人。南开大学 1930 年毕业。旋赴美国留学，获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1934 年回国后，历任东北外交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大学等校政治系教授。1948 年当选立法委员。1949 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改造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 年病逝于台北。

② 西红柿。

③ 徐琥(1909—)，字梵澄，湖南长沙人。武汉第二中山大学毕业，后在德国柏林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修哲学。1945 年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后任室林阿罗频多学院国际教育中心中文部主任。1978 年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十月九日 星期三

晴。 重阳节。城门口早餐，食千层糕。即至叶宅，与炜嬉戏。
9—10 雨，未有警报。回农校取雨鞋。见维已迁去，置物于宓室中。

叶宅午饭。雨。下午至玉龙堆。F. T. 请宓以书箱(一)交清华存大簸箕。抗战完后取回。或(二)交联大图书馆运蜀，随身取用，而允借与众览。宓择(二)法。3—6 师院赴外文系第八次教授会。宓任记录。

叶宅晚饭。晚宿农校。

十月十日 星期四

阴。 城门口早餐。微雨。即至叶宅。写昨系会纪录。维来，议迁居。10—12 回农校，撤帐，取衣。遇周雅纶，云室中被盗。

叶宅午饭。下午，晴。3—5 维来，率学生食堂厨夫任肩挑。三次，共付 \$3。由农校挑运宓之衣箱、铺盖等至玉龙堆舍。再挑运宓之书箱甲乙至叶宅金氏祠堂内寄存。

叶宅晚饭。金岳霖携包子来就食。晚，偕回玉龙堆舍。自是不再宿农校。而晏亦来，劝宓分置衣物于数处，以免遇炸全失。宓未能从其言。王般来，整理床榻。9:00 寝。自是恒宿玉龙堆舍。

十月十一日 星期五

晴。 学校开课。晨 6:00 起。7—8 新校舍北区 2 教室，上《欧洲文学史》课。又至图书馆，借出 Jameson 书十部，分配与诸生。

8—9 城门口早餐。9—10 叶宅读书。熹率子女赴西山火葬丁估。10—11 寝息。

11:30 警报至。宓独出，遇袁十二永熙，同至农校西树堤上避

之。2:30 解除，回叶宅午饭。3—4 谢文通率弟来。4—5 黄华以下称魏。偕二友来，欣悉得释！约晤。

叶宅晚饭。晚 7—9 师院赴联大教授会。当局报告迁校事，并举校务会议代表。接 K 十月三日航函，家人皆以昆明被炸为宓忧。可感！玉龙堆舍宿。以下同，不书。

十月十二日 星期六

晴。晨钞笔记。9:00 城门口早餐。新校舍遇铨，将借书，而 9:40 警报至。即至叶宅，熹等已出，追及之。仍至农校西树堤上避之。正午解除。叶宅午饭。

接盛澄华函九月二十九日。言西北校中无主，宓未往就殊佳。略读书。下午 4—5 至新校舍图书馆查寻教科书。5—6 上《欧文史》课。学生已逾 40 人。讲授未佳，殊自谦。

叶宅晚饭。晚，月明如昼。7—9 维率厨夫来如前。肩运宓之馀物由农校王瀛洲室中至玉龙堆舍。宿。接固留别函十月十九日乃飞渝。并诗二首。述怀。五古。又拟九月二十一日、十月七日合函。殊愧无以对浙大诸友矣！传闻明日敌机 100 架将大炸昆明市区云。

十月十三日 星期日

晴。是日宓与鄂夫妇合作主人，邀诸人游西山。晨，早起。7:00 至正义路太华饭店 110 室访魏，并见该饭店经理何骧剑吴之侄。夫妇，邀进早餐、粤式茶点。即同至小西门外船埠。熹率子女及鄂夫妇并孙毓兰旋来。雇船宓出半费 \$8 而已。乘之。9:00 出发。10:40 在滇池中闻空袭警报。11:00 抵岸，上至三清阁午餐。久息。乃步往太华寺。未至途中 2:00 见日机 27 架飞入市空，投弹百馀枚。雾烟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私幸到此远避，危

害不及，真成对岸观火。不得不感谢天恩也！炸处疑为圆通公园之火药库及东北城外军械储藏处云。既游毕太华寺与华亭寺，一名云栖寺。雨，4:00登舟归。雨旋止，晴空平波，景色至为美丽。

7:00月明中抵叶宅晚饭。颀来过，留片。袁十二来，始知被炸区为沿文林街一带。云大及联大师范已全毁，文化巷住宅无一存者。大西门城楼微圯，城门半欹。文林街及南北侧各巷皆落弹甚多。幸联大师生皆逃，仅伤一二学生，死校警工役数人云。

8—9独乘月明，绕道。入小西门，至城门口，众忽传警报，纷逃。旋知为城内某处小火警。穿翠湖北行。月色明朗，荷叶茂密，晚香浓郁，益觉人世之幻而无恒。至玉龙堆寓舍，则见院中一片瓦砾，盖十馀丈外若同巷即落一弹，毁数宅。寓舍受震击，屋顶瓦破若干处，幸有木天天花板为障蔽。室内中之窗洞开，玻璃已毁。墙壁之木片灰屑纷然剥落，室中满覆尘土，已经省整理清除。电灯已坏。众坐谈，并有同事之毁家者，挈妻儿来舍暂住一宵。按左右近处皆落巨弹。独此舍及邻宅巍然仍存。乃拂除床桌上积尘，10:00悄然而寝。念此次轰炸，以云大、联大为目标，惨烈如此。闻死者约百人。而宓乃远游西山，不受惊恐。匪特性命得全，而且归来检点书物，丝毫无损。仅碎毁一二小物。寝处有地。能不谓天之福我独厚耶？

枕上成诗一首，题曰《十月十三日昆明纪事》。

远看投弹雾烟飞，休沐出郊俯翠微。
重谢天恩今日免，同遭横祸几人归。
平生正直无尤怨，偶尔存亡漫是非。
餐舍街衢埋劫土，玉娘湖上月仍霏。

惟因兴奋过度，终夜不能安眠。

十月十四日 星期一

晴。晨 6:30 出舍。经由先生坡天君堂巷旧访雪梅之处。而出城，至新校舍北区。见房屋毁圯，瓦土堆积。难民露宿，或掘寻什物。7—8 上《欧文史》课，仍不愠。8—10 沿凤翥街，至城门口旧肆早餐。入大西门，城门口斜立欲倾。沿文林街而东，备见轰炸之遗迹。文化巷口棺木罗列，全巷几无存屋。宓至联大总办公处及女生宿舍，虽免于难，亦受飞来巨石震击。门窗破倾，瓦砾尘土堆积。众人皇皇无所归宿。朱洪适于早餐时遇之。负手徘徊院中。宓至玉龙堆舍中略息。仍至叶宅。巍已坐待。巍去后，宓即如其嘱，代函（一）曾琦约晤。（二）何墨林求职事。并托何为冀谋早行之飞机。

叶宅午饭。下午，至新校舍，遇铨、芹。3—4 上《英文作文叁》课，教室 19 乙。代超。4—5 遇尹士伟，呈还由师院劫灰中所掘得必书 Dialogues of Plato^① 一册，及《古代文学》讲义印稿一册。其中失去荷马讲义及读书笔记多页。又遇维。银行取款，以 \$100 赠尹士伟。以其书物悉炸毁。又以 \$30 假维（已还清）。

叶宅晚饭。

晚，乘月明，在新校舍 19 乙室，上《欧洲名著》Plato 课。仅到许渊冲^② 等二生，坐久，即散。宓经行劫墟而归玉龙堆舍宿。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二

半阴晴。晨柳无忌来。8:00 沿文林街出城。食肆、洗衣店渐

① 柏拉图《对话录》。

② 许渊冲（1921—），江西南昌人。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1943 年毕业。清华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肄业。1946 年参加出国留学考试，后去英国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研究。1950 年底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张家口、洛阳等地外国语学院教英文、法文。1983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有复业者。城门口早餐。至叶宅。作航禀上父详述近情。略读书。下午亦在叶宅之祠堂中读书。

晚7—9至新校舍大图书馆外，月下团坐，上《文学与人生理想》以下简称《人文》。课。到者五六学生。宓由避警报而讲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学对于生死问题之训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谈。

颇寒。维伴送宓过劫墟，至玉龙堆舍宿。

十月十六日 星期三

阴。7—8上课。早餐后，至叶宅。杨绍曾夫妇来午餐。与其子小荀、小董等共嬉戏。下午3—4上《作文》课，默写。回叶宅，改《作文》卷。未完，而杨西崑来。烹改早于十月十二日飞港。

晴。晚7—9月极明，由小西门入城。至南通街16访颀及猷，食粟。归玉龙堆舍宿。接猷转来锺书函并诗。

十月十七日 星期四

晴。8:00城门口早餐。绕行至叶宅。昆师校小门又封闭。与炜祠堂中嬉戏。9—10魏偕何骧夫妇来，先去疏散。约10:30警报至，即作熹率子女等出门。从熹意，北行。沿石路，过三分寺，至新校舍西。杨立达来同行。直北，越红土覆之石山二座，至山间草地碉堡之东。坐息。遇马元鸷及杨邦靖临潼人。经济系二年级。二生。

正午，食馒头。下午约2:00敌机36架至，轰炸（一）马街子之电工器材厂等。（二）城内文庙街、绥靖路、东寺街、金碧路等处，烟尘大起。3:30归，闻警，复退息山上，马牛群在侧。

5:00解除，归叶宅。7:00晚饭。

归玉龙堆舍。早寝，洗足。月明，谣传夜袭，连宵则未来也。

十月十八日 星期五

晴。晨 7—8 上课。系图书馆见张振先，商寄存书箱事。城门口早餐后，即至叶宅。9:40 警报至。仍伴熹率子女并德、兰同出，至昨所息山上避之。遇杨立达。又遇彤。正午，食馒头。是日敌机往炸简阳、楚雄、下关三地，以滇缅路开放也。夕 5:00 解除，归。

5—8 复陪伴熹、兰入城。先至金碧牌楼北欧亚航空公司。次至护国路农工银行迎熹。携取 \$ 3000 银币，再至欧亚。遇巴金^①，携一年少而摩登之妻。苏人。寒暄。后知系其女友（联大女生），非妻也。宓仍伴熹、兰携巨款归。由武成路食烧饼一枚。出小西门，沿公路，踏月而行。是夕备见金碧路炸毁之状。近日楼以南全无电灯。店肆多关闭，银行办公，用汽油灯、马灯或小烛。以较昔之繁华辉煌，直如隔世。我自诩为情僧，可以悟矣！

8—9 叶宅晚饭。9:00 归玉龙堆舍宿。入大西门，行断壁颓垣、瓦砾尘土中，无殊墟墓也。接固函，知十九日始离昆明。

十月十九日 星期六

晴。城门口晨餐。工校访查良钊，不遇。函请购公米。每公石六十元。叶宅读《法华经》。书箱上粘名条，诸仆欲辞归，旋止。

下午 1—3 抄日记。3—5 为熹存款 \$ 2900 于金城。途遇李澍，还其校徽。又遇郑天挺，邀至总务处，函李澍为联大商借校舍。

^① 巴金（1904—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3 年负笈上海。1927 年赴法国巴黎留学。1928 年回国，编辑《文学丛书》，从事文学创作。1935 年在文化出版社编辑丛书。此后长期从事创作、翻译、编辑、出版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曾离沪赴内地。1949 年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5—6上《欧文史》课，以桌上粉尘发怒。其后，少涂抹者。

叶宅晚饭。近一年来，与熹恒接近，深佩熹为一 superior woman, intelligent, rational, firm, calm, capable, courageous, full of self-control, & self-confident^①。诸友亦共誉为近代开明式之贤妻良母。且毫无寻常妇女闲话他人是非，计较锱铢，矫揉作态等习。宓实自愧不如熹之明达镇静，不矜不惧也。然熹亦不免我执。宓因之念贤不置。设想超昔年竟娶贤，则必在超家其情况又自不同。……又觉熹之性行颇似彦。使宓以昔待彦者对熹，必立即径庭。而若以年来在熹处所学得之忍耐、安静、勤慎、明达及态度、仪容等对彦，亦不致失彦也。……

不及8:00即归玉龙堆舍，寝。无灯，于是为常。枕上续思，颇悟人生之浮幻，自觉渐能解脱。盖1935彦嫁熊公使宓得一解脱。最近国难更使宓得一解脱。而1937至今，国难三年中犹多系恋。直至今1940秋，始获第二步之解脱，而勉可离世超然焉。

十月二十日 星期日

晴。晨卢绍华来，城门口同早餐。雪梅又来函邀赴宜良晤叙，允之。今昨晨，途中两遇刘昕年偕男友行。每见含笑颌首为礼。夜间方思其人。……

叶宅阅《英文作文》卷。11:00警报至，仍伴熹等出。北行，至第二山上近十七八日所坐处。避之。午餐，食饼，及梨(\$1.70)。遇杨立达。解除后5:00归叶宅。近常伴熹等闻警出避，又长日在叶宅盘桓。于是设想我昔年倘得婚彦而有家在昆明，其情形及经验不过如此。苦乐得失，愉快烦累，悉可推知。故宓虽因失彦而多年戚戚于

① 深佩熹为一出众超俗之女子：聪慧，理智，坚定，沉静，干练，勇敢，充满自控能力及自信。

怀，今亦渐安心矣。……

晚，伴张尔琼入城。回舍。早寝。奉父谕。又索\$1000以补平日家用之不足云。

十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晴。晨7—8上课。8—9偕宁至系图书馆。早餐后，至叶宅。阅《英文》卷。熹往龙头村游。

午饭时，德告宓其母谕知超在沪被拘押于虹口事，并嘱勿令熹得知。下午3—4上课，发卷。

叶宅晚饭后，陪兰入城。归舍，接吴景荣十月五日。城固函。又盛澄华、城固，上察院巷七号。吴景荣十月十五日电。“此间员生甚盼师来长文院兼系主任。金议先徵师意，祈急电复。澄华、景荣。”访郑天挺，留柬，并示李澍复函。与正谈超事，决禀知蒋校长。

十月二十二日 星期二

阴。晨7—8卢绍华来。8—9伴挺农校访澍商借校舍。澍仍主先禀命龚厅长。宓早餐后，仍至叶宅。上下午钞日记。3—6金城取款。赴农民银行以\$200汇钱学熙转交心一收用。该行汇兑部女行员颇美。面似桃花，聪慧而能干，江浙语音，遂涉遐想。……

叶宅晚饭。晚，张振先来，挑运(\$3)宓之大小三书箱去。明晨由清华车运至大簸箕地方藏存。

晚，归舍，与邵循正及金岳霖商超事。决定(一)由正告熹得知。(二)由宓函叶遐庵恭维。询问详情云。

十月二十三日 星期三

半晴阴。晨7—8上课。讲印度文学史。早餐后，至训导处，领购

公米。遇绍华，决暂不赴宜良。即至叶宅，函上退庵。如昨约。

午饭后，约1:00警报至。即伴熹等出避。仍至北路第二山上。而阴且雨，道泥而滑。雨旋止。解除后，归途又雨。4:00抵宅。正旋来，伴熹外出，入城。亦如昨约。而宓则于5—6率仆宝应张姓。至事务组物料股取米，未得。

叶宅晚饭后，偕正回舍。是日疏散时，遇赵瑞霖、杨静如夫妇。述吴可读 A. L. Pollard - Urquhart 君，日前闻警出避，以爱犬 Sally^① 将为汽车所撞轧，急救犬。俯身，触车，伤腿，毒菌入，遂以 Blood-poison^② 歿于医院。已葬某邑之英国教堂中云。又十七日联大先修生奚家瑜在马街子被宪兵误疑为汉奸枪毙。人命真如丝哉！

枕上作一诗，题曰《昆明近况》。

三年好景盛昆明，劫后人稀市况清。
入夜盲鸡栖密架，凌晨队蚁涌空城。
梦疑警笛鸣锣响，途践土堆瓦砾行。
缘会难期生死迅，归依佛理意安平。

夜中，风。宓所居楼室，窗既洞开，屋顶炸破处风入。壁板坠，壁纸亦吹落。弥觉寒甚。

十月二十四日 星期四

阴。大风。寒。有冬意。晨，至事务组取米，仍无人办公。早餐后，至叶宅。钞日记。缝补衣扣。熹为织补毛衣之一钮孔。

① 萨莱。

② 血液中毒。

下午命仆发电复盛澄华。见二十一日记。云：“不能来，敬谢。宓。”
电费\$2.2。雨。续钞日记。

晚饭后，回舍。而杨尚森来。8—10 邀至府角道二号王维诚新宅已婚。儒学会。杨君讲《敬与诚之别》。雨。

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五

晴。晨7—8上《欧文史》课。早餐后，至叶宅。与正陪熹率子女至翠湖南路。而照像馆均不开门，乃归叶宅。11:00 警报至。陪熹等出，北行。仍至旧地，改于谷内避之。食馒头三枚。

解除后，4:00 归叶宅。张熙若^①夫妇率二子候。复与正陪熹率子女由小西门入城，至皇后华山南路。照像。仍出小西门，沿公路归。在武成路食面饼，每枚一角。略健爽。轮流抱炜而行。

8:00 叶宅晚饭后，偕正归舍，寝。

十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

半阴晴。晨入城，拟为熹取照像。行至翠湖东路，7:30 警报至，即穿登云大出城。甫至新校舍之东北墙外，紧急警报至，宓即独伏壕间。我高射炮及飞机与敌驱逐机空战，并投小弹。东门外死伤百余人。闻敌机拟以机枪扫射联大师生，以迫击欧亚机落毁。未果。宓等得免于难！旋一切寂静。宓徐步而北，于第一山后之茶村，遇张尔琼，同行，至第二山后平日与熹等避处，久坐。琼寝息。又与琼谈诗及佛经等。正午与琼行至茶村，食涂酱米饼各一枚。价三角。晴，欲归叶宅，为警兵阻于环城北路，乃复折归第一山后，至茶村东林下

^① 即张奚若。张松原字熙若，辛亥革命后改字奚若，作者与张松早年同学宏道，习惯用其旧字称呼。

之一村中，在茶座饮茶，每杯二角。并进粥连白糖，每碗四角。及蚕豆。

3:30 警报解除，陪琮行至凤翥街而别。必在京津食新炊之面饼二枚。每枚二角。至新校舍休息。宁来。

5—6 上《欧文史》课。叶宅晚饭。8:00 回舍，寝。

十月二十七日 星期日

阴。晨 7:20 警报至，即由天君堂巷出城，西北行，越二山，至近日与熹等恒避之处，独坐。高射炮击敌侦察机。必旋至第二山后之冢侧坐，读《维摩诘经》。又至山后散步。11:00 遇正、恪兄弟及王宪钧。至第一山后之茶村，食涂酱米饼三枚。每枚二角。旋晴。12:30 解除。至叶宅，见熹。休息。

3—4 至云南服务社剪发。一元八角。玉龙堆舍接盛澄华、吴景荣十月二十二日发。电城固。云：“校方决坚聘师来长文院。外文系叶辞职，徐两详。能否俯就，盼急电示。景、澄。养。”叶宅晚饭。

是夜，枕上作寿遐庵诗。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晴。晨，上课不久，7:15 警报至。偕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后避之。12:30 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必方入寐，恪坐必旁。是日读《维摩诘经》，完。觉此经（一）似《薄伽梵歌》行而无著之主旨。（二）有中国老庄及禅宗之理趣及词调。2:00 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遇缘。明日，又遇于此。继 3—4 在第一山前土洞中，与刘文典夫妇谈。请典改润必作寿遐诗。

4—5 为金岳霖阻于途。解除后，偕金至叶宅饮水。熹素喜金，为烹佳茗云。必由小西门入城，在劝业场食沙包豆浆，至玉龙堆舍休息。接遐翁二十六日，香港。复电云：“超已出院，暂仍留沪，望只告其

妻：遐。”由正往告熹。

7:30—9:00 西仓坡梅宅，赴追悼吴可该会。进茶点。与英领 Pridcaux—Brune 君谈商熹借车事。会毕，偕晏来舍。旋即寝。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晴。晨上课，自昨起，星二、五课互换，且每堂只四十分钟。而 7:10 警报至，随众出，遇尹士伟同行止。仍北行，至第三山上坐息。读许地山著《印度文学》，完。10:00 食到口酥。1:30 敌机至，旋即去。至霭益县击落渝来之中航机，焚之。乘客皆遇难。3:00 第二山前，遇卢绍华、小华兄弟，同食米饼。

解除后，4—5 访典于龙翔街 72 楼上新宅。吸烟。诗未改完。

叶宅晚饭后，偕正途遇李云湘。至威远街宪兵司令部。又谒宪兵司令禄荣藩介卿。于其宅。大柳树巷七号。为熹购中航机，即签准。次至万鍾街运输统制处访陈小溪处长，未遇。归途在奎光新雅旧地。饮茶。每客一角五分。回舍即寝。

十月三十日 星期三

晴。晨 7—8 上课。所讲多散忘。早餐后，至叶宅。维来。与炜嬉戏。为琼改诗一首。

午饭后，正来。3:00 与正陪熹及琼入城。先至昆南院陈慧君室中久待。乃在金城银行为熹取款 \$ 3200。翻阅张开黔人。著《新荡寇志》小说。叙抗战史，毫无小说意味。旋分途，宓陪琼至中国银行取汇款。琼请宓至冠生园进粤式茶点。宓购糖(\$ 2.20)以饷彤、炜。偕琼在中国航空公司久待，正与熹乃至。购飞机票仍不成。同归叶宅晚饭。

9:00 偕正再访典，诗改就。乃回舍寝。

按逃避空袭出郊野终日，实为少年男女缔造爱情绝佳之机会。

其事且极自然。宓二十六日偕琼同避止之后，对琼未免“旧病复发”，略有系恋。琼对宓似亦颇有倾向之意。近知爱情婚姻，苟以世俗礼教方法行之，且不存必成必得之心，则其成功极易，且自然而无痛苦。宓与他人之往事，只缘太认真、太热情，乃反得恶果耳。然今已洞明个中底蕴，乃翻觉其事乏味，无急起直追之热诚与勇气矣！况今正在一志学佛耶！苟不自加禁戒，将来恐又多负一人矣。……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四

晴。晨8:00城门口店中，遇杨业治，请宓早餐。至叶宅，读“Republic”。杨西崑来，宓之蓝团花缀白羊袍，及黑团花缀绵马褂、夹马褂，仅合售\$240。其中或有出入。但今宓学佛出世，岂宜更系着于衣服耶？作航函上叶遐庵丈恭维。香港。干德道五十五号。写寄《祝叶遐庵丈六十寿》诗一首。录此。生日为十一月四日。

清门世德重儒林，政事文章早共钦。

缩地曾筹兴国策，回天独抱济时心。

煌煌经牒如来教，佛灭度后四百年，健陀罗国迦腻色迦王，因胁尊者之请，以赤铜为牒，镂写经文，石函封记。奥义重明，王之力也。娑娑词坛正始音。

风义平生师友笃，遐庵丈历年曾刊文道希先生及曾刚甫、罗震公等诸君遗集，并恤其孤。故应眉寿仰高岑。

此诗承典修改，又加第五句注，始颇平妥。午饭时，以《诗韵寸珠》归叶山房。假琼阅。晏偕杨业治来，饮新茗。

下午2—5玉龙堆舍写日记。昨晚校中忽决将理学院即迁晋宁，文法学院即迁徽江。闻信殊怫然。是夕正为冀往访中航经理，未归。

叶宅晚饭，食鸡。琼等来迟。饭后必伴琼先入城。文林街洗衣店取红绣被，送琼至其住室中。昆华南院。归玉龙堆舍，则逵方坐待，暗中坐谈移时。

十一月一日 星期五

晴。上午在叶宅读“Republic”。昏昏思睡。

下午3—4校中领薪，而银行拥挤。至新校舍，撰《人生修养总表》。4:30—6:00上《文学与人生理想》课。19乙教室。遇宁，约叶宅常膳。是夕正，熹同至中航，订购机票。十一月十二日飞港。仍至叶宅晚饭。张熙若全家已迁来，暂居金氏祠堂内。同餐。

晚8—9赴王维诚夫妇夫人温联璧。鄂人。为熊十力之甥，彤之学生。请儒学会会友茶叙于其它，进糕、栗等。

十一月二日 星期六

晴。风。上午在系图书室晤凌达扬^①，今联大新聘教授。及叶宅读“Republic”。10:00汤佩松来，乃访熙若夫妇闲话。

午饭后，新校舍温课，3:40—4:30上课。银行取款。叶宅晚饭。张廷桢来，云可助熹即晚启行。乃于9:00与众送熹同入城，乘人力车(\$1.20)，随行李仆挑。至中航公司门外，久待。始知无机，乃分途归。必偕袁十二行，中夜抵舍。寝。

十一月三日 星期日

晴。晨8—9吴有训来，与省谈迁校事。早餐后，至叶宅。接

^① 凌达扬(1894—1986)，广东宝安人。清华学校1915年毕业留美，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及哈佛大学，主修历史。1921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学校、东北大学、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1955年调上海外国语学院。曾任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

雪梅十月二十五日片,即复一片。劝留滇。但欲赴川,应即来昆明云云。

午饭后 1—2 卞之琳来。3—4 杨绍曾全家来。熙若邀进茶点。4—6 作烹由小西门入城,赴中航探悉明日上午 11:00 启飞。回宅晚饭,食麻食。偕金回舍。接中航函,烹机改于十一日启飞云云。

十一月四日 星期一

晴。晨 7—8 上课。早餐后,至叶宅。读“Republic”。午饭后,回舍,钞日记。4—5 晏来,偕至校中送件。遇麟。5—6 上柏拉图课,即《欧洲名著一》讲 myth。

叶宅晚饭。再食麻食。9:00 回舍。电灯修复。正示超由沪请辞职电。又接孙晋三十月三十日。渝函,劝宓赴西北之“前,务必取得文学学院院务及聘人之全权。如此一手锐意整顿,西北文学院必能有成。否则动辄受外力牵制,便无法办事”云云。

十一月五日 星期二

晴。晨 7—8 上课。凤翥园即城门口之小食店。每晨恒往早餐者。早餐。归舍,补钞日记。

叶宅午饭。端及金在座。1—2 宁、珏来。同至珏宅小坐。饮咖啡。2—5 在舍,以取回未售之袍褂纳入衣箱中,并刷鞋易衣。接纪云秀甘肃,天水,学街,三十号。十月二十四日航空函,甚慰。4—5 访霖,昆龙堆九号。已迁,未悉。不遇。5—6 报国街为熹发电,久待,始知港电在另局发。

6:30 曲园赴军事运输统制处处长陈瑞龄小溪,四川。请宴。饮茅台酒,微醉。客有王赓、钱宗□懿格之堂叔,农工银行副理。等。乘王汽车回玉龙堆。步送李云湘回校舍,乃归寝。

十一月六日 星期三

晴。晨 7—8 上课。9—10 上《作文》课。讲今日世界大势与 Thucydides “Peloponnesian War”^① 比较。即至叶宅。琮归自大簕箕乡。午饭后，撰 Why We Study Plato?^② 2—3 上《柏拉图》课。3—4 偕杨周翰访霖于凤鸾街 231 新居，仍未得书。而霖盗藏校中书籍亦坚不承认。

返舍，整理衣物。日来日军各路撤退。闻日俄订立密约。日将转兵南取荷印等地，与英为敌，而日德同迫中国政府加入轴心国。实为日之附庸云。此其情势。正与 Thucydides 所叙者同。中国处境极难。世界前途至可悲忧。且人事繁复而多出偶然。往往不由正反两途解决，而从旁异军突起横冲，致全局尽翻，经营希望尽成泡影。如（一）宓之爱彦（二）中国抗日战争，其结果皆同是也。……

晚 6—9 偕往冠生园。F. T. 请便宴，商清华系务，决定研究生论题。归后宓即撰成论题一纸，凡八题。呈交 F. T.。闻 F. T. 颇有不谓然者。而席间议请鍾书回校任教，忌之者明示反对，但卒通过。

十一月七日 星期四^③

晴。早饭后 8—10 访彤。见鼎等，借来佛书。珏来。

叶宅午饭。下午，在舍改《作文》卷。叶宅晚饭。

十一月八日 星期五

阴。晨出遇彤。至昆华南院，宓送信约琮晚饭。彤请早饭于

① 宿昔底德《比罗蚌尼战》。宿昔底德(公元前 460—400)，古希腊历史家。

② 《我们为何学习柏拉图?》。

③ 1940 年 11 月 7 日至 12 月 31 日日记，系作者未加整编誊抄之日记草稿。

西南(\$2.2)。玉龙堆改《作文》卷。叶宅午饭。

下午钞撰《修养》一稿,而(欲睡,强持)2:00绍华来。即派遣送束至校不上课,而自赴宝善街逸乐对门三友堆店三楼12室访雪梅。见三子。雪梅述购田、筑屋之盈亏,并悉已与马曜于十月二十六日离婚。4:00至万锺街44军事运输统制处,访陈处长瑞龄小溪。不遇,留详函,以雪梅母子乘车事相托。仍归三友。5:00偕雪梅再往。见陈,忙中让“高平票可退去”。面约陈宴,即辞出。

小雨,奔归叶宅晚饭。

是晚必出\$20托德办菜,为烹等钱。而必到甫逾6:00,诸人竟不待我而先食!但为我设座于琼之左,琼、德二人之间!进茅台酒。

8:00伴琼同归,琼作诗叙二十六日同避警报事,未成。

晚,续阅卷。

十一月九日 星期六

阴。晨shave。写请束,分送。访晏,以《作文》卷留托代改。劝业场前食二面饼,又进早餐如恒。9—11曲园订座定菜(\$70),访雪梅。

11:00回叶宅午饭。将雨,回玉龙堆休息。晴。遇梅公。2:00至梅宅(约访烹)而梅寝不能与。留束,回舍托正。而赶赴校中4—5上课。

回舍,易衣。小雨。6:00偕正及宁、牛^①冒雨,至小西门外新村72畝、颌等宅,赴珏、绶定婚之宴。冷餐,进参花酒。诸士女跳舞,玩

① 牛其新(1916—),河南许昌人。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1941年毕业。抗战胜利后在国民政府对外宣传部门工作。1949年5月在上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任英语教员多年。1979年转业地方,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任《中国科学》(英文版)编审。1986年离休。

外国纸牌。

11—12 偕正先归。青云街云兴利进粥(每人 \$ 0.20), 归舍寝。
枕上作贺珏诗(照抄, 加注)。

珏良与方缙女士订婚

即席赋贺昆明模范新村七十二号宅

璧月琼枝照绮筵, 同心结契在南天。
诗文早播深情种, 烽警翻成夙世缘。
独擅风流王逸少, 双修福慧柳湘莲。
眼前乐事团云锦, 彻夜云璈舞众仙。

十一月十日 星期日

阴。写贺珏诗。送去, 交牛其新。凤翥园早饭。归舍候雪梅。
9—11 雪梅率绍华至, 陪游观天君堂巷旧居等处轰炸遗迹。新舍访
王恩楷等, 雪梅喋喋。又入北门, 访麟于北门街 98 舍。旋再至云大。
宓至叶宅, 已食, 不候我午饭。

1—2 访宁、珏等。归舍, 改译卷。微雨。4—5 访麟, 偕访雪梅。
至中航, 无人。

6:50 至曲园三室, 宓于此宴客(\$ 87): 陈、李、雪梅及其三子、
晏、麟、敬, 未到者维。进茅台酒。约 9:30 散。晏陪宓再至中航, 久
候。登三楼, 见小职员, 命明日 11A. M. 来, 偕晏归。

宓独至叶宅报告燕。饮茶三盅, 乃归舍寝。倦甚。

十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阴。微雨。晨 7—8 上课。8—9 早餐。访晏, 取《作文》卷, 未

改! 9—10再上课,遇笥^①哭泣。心恶(借书,选课)。

10—11微雨,至中航。熹等已携行李到。旋知下午4:00起飞。正请宴于曲园,未开。另请于状元楼。1—3在南鑫茶叙。3—4至中航办登机各手续。4:15熹等乘公司之汽车赴机场(飞港)。宓冒雨(旋止)陪德归。至翠湖西,宓归舍,休息。

6—8独至西南晚饭,遇瓚(见张邈)。又至珏处久坐。归舍后,孙福熙候。旋邵可偕来。8—10商议友仁难童学校事。劝熙就任校长,未允。夜雨。

十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阴。小雨。晨,遶来。请早饭于(大兴街口)青云街48(?)之小馆。8—11在翠湖东路9德人Maintz麦泽医宅,与邵再劝熙任友仁校长,允之。乃同谒梅,禀陈一切。……

11:00遇维。必至北门街访麟。同访雪梅。麟宴雪梅与三子于状元楼。毕,晴。同至金碧公园(今昆华医院)散步。3—4偕麟回舍,休息。作日记稿。

6—8青云街40晚饭,云兴利进粥。青莲街遇Winter。同至咸宁巷正字学会英语专校陪其晚饭,叙谈。Winter述滇缅路琐情,力赞马可波罗叙记之确。归舍寝。夜寒。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晴。寒。晨7—8上课。8:30凤翥园早餐,而警报至。即出凤翥街北行。遇琮,又遇正,同至北方赴山后旧地避之。谈琮之《西

^① 杨笥平(1916—1990),女,安徽泗县人。北京大学外国语文系1941年毕业于。曾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附中、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任教。

书精华》。将近正午，至茶村，正请饮茶。琼请食洗沙、葱油饼（每枚 \$ 0.20）。仍至原地。宓与琼各略寝。琼要宓讲杜甫《秋兴》诗，多不解处。解除后，与琼及其弟张尔慈寓珏良宅之楼下。同归。

3:00 抵舍，整容更衣。4—5 访珏良。5—6 访胡炜，并与王庸、袁昌等谈。炜适接胡俊翔东。（诗人，教授金陵）歿于成都之恶耗，涕流被面。对友至情可佩！6—8 邀炜至西域楼酒叙并晚饭（\$ 6.30）。穿翠湖乘月而归。

8—10 遇张起钧，翠湖步谈。得悉难童学校详情，并钧辞职始末。寝后邵可偕来。

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晴。晨 7:30 凤翥园早餐。新校舍图书馆读“Republic”IV。

10—11 孝园访鄂、德夫妇，而兰、凌、熊瑜来，茶叙。宓以熊宅沪寓新址事询瑜。瑜答“久未接信，确知迁寓，新地未悉”。即至珏良宅午饭（始，每月六十元）。

，归舍。1—3 寝息。3—4 洗足。4—5 访 Prideaux-Brune，检取 Pollard 遗物。宓取 Proust 英译本四册，青灰绒裤一条，领带一条而已。

归舍。5—7 再出。荣盛园晚饭（1.10）。访雪梅，不遇，留函。归舍，奉父十一月二日谕，仍索 \$ 1000，……8—9 晏来。

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阴。晨 7:30 警报至，即沿新校舍东而北行。8:20 甫至第二山前，敌机已至，高射炮击之。宓卧塚间。敌机五批，投弹多枚，声震远迩，而阴云四合，望之不见。既复静寂，宓乃北行，至碉堡东，平日避坐处。寻琼不见。旋遇杨邦靖。10:00 偕至茶村，食葱油、洗沙饼各

一枚(0.80)。仍归原地。1:00 雨。乃与杨并孔为光、王巽等，至新校舍其室中，食干枣，饮汤。

2:00 解除。冒雨，至珏宅，食粥及饵块。归舍休息。夕小雨。

4:30—6:00 新校舍上《人文主义》课，旁听者甚众。

6—7 珏宅晚饭，进茅台酒。晚雨，归舍早寝。而客堂中众人喧哗，终夜电灯不灭，迄未能安眠也。

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阴。雨。晨 7—8 偕绍华至凤翥园早饭。归舍，作函介雪梅往见陈小溪处长。以事有阻碍也。上午，评阅《人文主义》卷。

珏宅午饭。下午 2—3 小雨。偕绍华访李云湘，知昨夕已见谭科长，雪梅乘车当无问题。3—5 新校舍《欧洲文学史》月考。金城银行不允汇款至西安。取函为证。

5—7 珏宅晚饭。小雨仍不止。晚，布置小书架。客堂中众人斗纸牌，致迄不能读书，亦不能安寝，甚为郁愤，“只求速死，以偿此债”而已。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阴，雨。甚寒。晨作成赠胡小石诗（照录）。

赠胡小石先生光炜，江宁。□时任国立云南大学文学院长

博雅精微太学师，多生流转到滇池。

廿年桃李留心影，小石先生，昔在北京女高师及金陵

女大国文系，为海伦等之业师。浩劫沧桑入酒悲。

爱友情真频雪涕，藏山宝聚恐沦夷。

枳荆鸾凤茫茫叹，且诵风华绝代诗。

上午阅《作文》卷。珏宅午饭。下午阅《翻译》课卷。2—5 晏来，邀至其宅中，笼火，茶点。

珏宅晚饭。珏等燃烛为 Monopoly^① 之戏，规制略如《降官图》而亦足见现代美国人之营财知识及并夺心理也。

归舍，早寝。枕上读琼借之书。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

阴雨。泥泞。晨 7—8 上课。9—10 上课。诸生未缴《作文》卷，亦姑听之。珏宅午饭。

下午钞缮《日本历史及文学大纲》。

珏宅晚饭，宁送宓出。晚阅《欧洲文学史》考卷。接钱学熙十一月五日沪函，合于宓对彦之近感。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

阴，雨。泥泞如昨，而寒已减。晨 7—8 上课。早餐后，绕路归。阅《欧文史》考卷，完。珏宅午饭。

下午钞缮《学生成绩名册》。3—4 逄来，陪出游步。

珏宅晚饭。雨。宁送宓出。7—9 至王维诚宅，赴儒学会。王夫人（温联璧）讲“知能及之，仁不能守之”之义。多引经文。

归舍即寝。接熹港函，“九龙，河内道，28 号”。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三

阴。晨 7—8 上课。早餐后，绕翠湖归，拟访雪梅而雪梅适来

① 强手棋（由 2—6 人参加，按骰子所掷点数走棋）。

舍。乃至翠湖游步。遇余建勋，久谈。雪梅又邀宓至劝业场日月新食洗沙八宝饭及粥。别后，宓即至珏宅午饭。

下午2—3上《柏拉图》课。讲 What is Philosophy?^①

晴。接君川函，托为谋职事。

珏宅晚饭。玉龙堆舍中电灯亦坏。宓7:30即寝。而正等复在客厅弈至深夜。烟雾弥漫，使宓不能安睡，颇悔不早迁入曹保颐来居之小室，惟又恐省不悦，以为相处未洽也。宓今和平而多顾虑，异昔。老矣！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阴。晨雨。凤翥园早餐。木牌坊巷四号访晏，允代汇父款\$1000。进咖啡糕点。9:40访琼，犹未兴，强起之。取书归。亦 faux pas^②也！

禀父(复父十月二日、十一月二日两谕)。珏宅午饭。

下午，写诗呈胡小石。函英领事为田德望求 Pollard 之义大利文但丁《神曲》一部。

3—4 卢小华来报告行事，宓即出，至三友堆店访雪梅，语颇矜急。约近6:00统制处谭科长俊人派科员盛君(年少，英敏)来，率绍华、小华往交涉，三路均起反复，不能即登程。宓伴雪梅至西南大旅社，又在三友坐待久之。谈往事，雪梅为之伤心泣下。8—9促宓归。在华山西路(师区司令部对门)小铺饮茶，食热饼(0.70)，即归舍寝。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晴。晨至青云街49(?)小肆早餐。上午晏来。补撰日记。

① 何为哲学？

② 错误的一步(法文)。

珏宅午饭。下午阴。3:00 穿厚外套出。校内金城银行取款 \$ 1000, 遗失宓及超图章二颗装入毛玉昆致宓之信封内。于柜台上。入城, 至金碧路金城, 以支票换取现币 \$ 1000。约 4:30 至中央银行, 以晏名义汇 \$ 1000 呈父备用。旋晏来, 小坐。

5:00 访雪梅。约近 6:00 访颉于兴仁街 42 二楼中央电工器材厂办事处兼住室。已而施□□君、廖增武、林同猷、同珠来, 同饭于太和街昌生园。施君作东。再至颉处。函健, 乃知失落图章。归途于马市口遇炜、昌(袁)师弟, 同行且谈。宓郁郁走归, 即寝。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阴。上午送函至校内金城银行, 托代觅图章。10—11 访鄂夫妇, 鄂托觅职事。熹竟无函致鄂等, 殊非是。归途遇李伴梅, 寓庆云街翠花巷二号尹记。……

珏宅午饭。下午 1:30—3:30 上《人文》课, 3:30—4:30 上《欧洲文学史》课, 倦甚。下课后, 至校内银行, 未获图章, 甚忧急。即奔至城中, 历至(一)中华(二)中央(三)雪梅(四)颉处询问, 均未得。既倦且悲, 惟自责自怜耳。

约近 8:00 再访雪梅。雪梅请至茂森园便饭。郁郁归寝, 而电灯复明。

十一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阴雨。晨, 青云街 49 早餐。上午函城内金城银行, 求代觅图章。又撰书《找寻图章启事》二份。

珏宅午饭。下午小雨, 珏邀同宁、牛其新, 乘舟至大观楼游, 并于楼中进大曲酒及饌。复乘舟归。珏有《扬州慢·记游》。

珏宅晚饭, 又进茅台酒。

晚阅卷。郁苦甚。盖今日为彦在美洲以电报致宓,约定为婚,电报达牛津之十年纪念日 Nov.24,1930—1940。旋宓即有《梦觉》诗四首之作。该诗应录入今日日记中也。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阴。雨。晨 7—8 上课。8—9 何炳棣谈。9—10 上《作文》课,讲 Criticism。珏宅午饭。今晨 9:00 托宁与维将宓之《启事》在新校舍大门贴出后,即有人笔注“请至十八舍”。下午偕宁至十八舍寻访,知图章为该舍学生在银行检得。已在维处。遂取得之,喜可知也。以 \$ 10 交维购花生米以酬拾得之学生等。

2—3 上 Plato 课。归舍后,始休息,而晏来。4—6 陪之出。宓访麟于北门街 98,未遇。乃至荣盛园及云兴利进粥点。

珏宅晚饭,进茅台酒。晚早寝。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阴。晨 7—8 上课。凤翥园早餐。归舍。补撰日记。

访鄂、德一次,告以已托谋职事。李晓生不知超事。

十一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阴。枕上作《自书近况》诗一首(照钞)。

自书近况时住玉龙堆二十五号联大教员宿舍。

将行又止堕羈囚,劫里生涯岂自由?

寥伏晴皋同穴鹿,奔穿雨巷类泥鳅。

机权笑骂威风在，博弈喧呼毒雾愁。

斗室未能容安席，华严佛国梦中游。

晨7—8上课。凤翥园早餐。Lib.^① 读《大藏经》(《优填王经》etc.)。10:00 偕鼎访麟，同至庆云街翠花巷二号尹宅，访李伴梅，拟请宴，而已回蒙自去矣。乃至状元楼自餐(每人\$4.6)。

赶回新校舍。2—3上Plato课。

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晨晴，旋阴。 青云街食米糕，遇彤。以预行警报陪彤出，至北门外第一山后之茶村，就茶座读书。约近正午，赶至珥宅。诸人已餐，为宓留饭。

下午1—2归舍，接沈从文转来沪函，盖彦托言迁居，命熊锡田学曾将宓致彦之No.24函退回。已拆阅。并授意田作函复沈。托沈转告宓请绝，勿再来信。沈从文亦附一函致宓。劝宓止休，言颇委婉(田、沈两函，并存，未录入日记)。当时宓阅之百感交集，不胜悔痛。盖宓历经试验，今者已证明彦为贪财而无情之女子。其在与宓相爱期中，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四。对宓惟以权术操纵，毫无诚意与柔情。一意将宓羁縻，不舍不取，留为后用。而又复高瞻旁骛。一九三五春，既得熊公，欣喜过望，即倾身嫁之。(正如Becky Sharp之欲嫁Sir Pitt Crawley^②)轻轻用术将宓斩绝，毫无犹疑与顾惜。凡宓所为伊代虑，恐伊之不惬意者，实皆非是。伊所求者财耳。财既获，而生活豪富，

① 图书馆。

② 正如借基·夏泼之欲嫁毕脱·克劳莱爵士。二人皆萨克雷小说《名利场》中人物。

则伊已甚满意。至于世人笑骂，必所为伊歉惋不平者，伊不特不在意，且自引为成功得意者也。至于熊公殒逝，伊亦只有事实之不幸之感，而无深切之伤痛，以伊本自期为自由独立之富家寡妇耳。近年宓一再接近，并屡函叙情，在彦只认为可厌之渎扰，决不稍动衷情。极言之，伊心或祈宓速死，免更留此一段痕迹矣！伊之心情实极卑极辣，只知……①

2—3 至文林街 20 宿舍访沈从文。不遇，留柬。3—5 独坐翠湖亭中，及独立道中，读“Republic”。雪梅曾来舍二次，留柬，并《留别》诗二首。

晚，接熹第二函。

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阴。雨。 珏宅午饭。下午 1:30 归舍而雪梅率绍华在，同出。小雨。至劝业场日月新食糖粥等。珏等走过。3:00 送雪梅至教育厅。

归舍接琼函，《落花诗》二首。即访琼，约宴。并以诗册送读。归后改诗就。6:00 于门外久待。琼踏泥来，乃邀状元楼便宴（\$13），进香花酒。宓微醉。而珏、细、宁亦在此便餐！归途与琼各购电筒。宓仅自付值，而以为代琼付矣。送琼回校，乃归。

晚接父谕。

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六

阴。雨。 凤翥园早餐，多食。8—10 雪梅来，同出。宓乃为徐

① 日记到此中断，原稿此处留有若干行空白。

述彦之近事，雪梅深致慰藉，并堕泪。仍送雪梅至教育厅，而归。

珏宅午饭。下午 1—5 上《人文主义》及《欧洲文学史》课。学生多问，倦甚。归后，诸人喧闹。

今晚珏等宴王佐良，宓未加入。乃独至青云街荣盛园，遇张人和清饭。郁郁早寝，不能入寐。

十二月一日 星期日

阴，雨。 上午绍华来，却之。警报^①

十二月二日 星期一

晴。 晨 7—8 上课。凤翥园早餐。9—10 上课(译句)。10:00 将归，至新校舍南区，而警报至。遂北行至旧地坐避。寝息，并读《涅槃经》。下午 1:00 解除。珏宅午饭。

3—4 难面。4—6 铮来。同访昌，病。见云大诸人。与铮坐翠湖观鱼处。珏宅晚饭。桂英斥去，诸人自炊洗碗。

十二月三日 星期二

晨 7—8 上课。凤翥园早餐。归舍(遇甄露茜)。10:00 警报。仍至旧地避之。读《涅槃经》。下午 2:00 解除。珏宅午饭。

3—4 赴校领薪，访琼，未归。5—6 再入校为超代领疏散费四百元。存款银行。再访琼，已自乡归。在其黑暗之室中坐片时(还我诗册)。陪导琼至珏宅，访慈弟，留柬。宓遂未陪送至孝园，竟留珏宅晚饭。快快。……

晚，8—10 晏来，同访逵于云大，不遇。

① 本日日记至此中断，下缺。

十二月四日 星期三

7—8 上课。凤翥园早餐。珏宅午饭。下午 2—3 上课 (Early Nature - Philosophes^①)。3—4 访德并见景任，托觅女仆。

珏宅晚饭。晚 8:00 晏又来。小坐，即往访 Lucy 去。

十二月五日 星期四

晴。晨作《梦觉》(一)诗。

青云街 49 早餐。阅英文卷。珏宅午饭。下午续阅。4—5 拟访琼。出遇马约翰夫人，告警。先生坡遇琼及多人。导琼来舍见侗，坐待，而琼已去，宓径(失约)追至孝园，受德申斥。鄂留，即归。遇琼于龙翔街中。再以拨款事相托，惘惘而归。

十二月六日 星期五

晴。夜中枕上，代梅公撰就《挽张自忠谠》。(照钞)

挽张自忠将军代梅贻琦校长。

桓桓张公，国之干城。
成仁取义，大勇全贞。
忍辱负重，事过益明。
转战却敌，智力深闳。
江淮河汉，浩荡英声。
遗书述志，忠愤填膺。

① 早期自然哲学(解释自然现象之哲学)。

绝粒殉大，伉俪齐荣。

报功崇德，式彰令名。

晨食桂花糕二枚，而警报至。独出，仍至旧地。读《涅槃经》二册。过午，至茶村，遇钊，杖而行。解除后，2:00 至珏宅，无饭。乃独至北平食堂（青云街 218）食牛肉面及包子等（\$ 1）。

雍面。写张自忠诔，送至梅宅。访琼，未遇。刷皮鞋。珏宅晚饭。新女仆姚妈。晚接吴景荣函（城固）。8—10 陈達来，邀至奎光茶点。知炜将去云大云云。

十二月七日 星期六

晴。晨 7—9 孙福熙来，邀至翠湖东路 9 号霖庐 Dr. Maintz^①宅中，与 Reclus 同早餐（西餐）。归后 9—10 偕正游步至新校舍。10—11 遇晏及业坐草地椅上。又遇 Reicher。

偕宁至珏宅午饭。下午 1:30—5:00 上《人文》课，讲 Theory of Ideas^②。续上《欧文史》课，答学生问。倦甚。

归途遇琼，再谈拨款事。

珏宅晚饭。晚 7—9，宁及牛陪宓访雪梅于三友堆店。见为小华所造文凭。……归接姚抡元函。

十二月八日 星期日

阴。北平食堂早餐。卞之琳还书。上午改译卷。11—1 珏宅午饭。

① 麦泽民生。

② 理念的学说。

下午1—2 寢息。补撰日记。

珏宅晚饭。晚改《文学与人生》课卷。

十二月九日 星期一

晴。晨7—8、9—10 上课。凤翥园早餐。珏宅午餐。

下午2—3 上课。3:00 昌来（吴江，鸿寿）偕出，遇雪梅，即与雪梅散步翠湖。

4—7 至玉龙堆34 访铮，昌在，畅谈佛教及恋爱等。铮以《楞严经》假我读。铮谓世间有价值之事，皆在相对中要求绝对。昌则谓必过于严肃，宜求放浪而归于超然。盖二人皆皈依密宗者。昌又述炜极欲为宓与彦沟通撮合，俾终和合。其意至可感，惟恐彦非其人耳！7:00 昌请宴于状元楼，进醇酒。再归至铮寓室续谈。10:00 归寝。

十二月十日 星期二

晴。晨7—8 上课。凤翥园早餐。Lib. 读书。10—11 偕铮至云大访袁吕，写函片为绍华介托乘车。（是日《朝报》传守和疯讯。）雍面。珏宅午饭。

下午1—2 寢息。而 Reclus 来，约赴友仁讲演，推却之。3—6 访雪梅。送昌之函、片。茂森园食面。偕雪梅并二子至青云街看住房。珏宅晚饭。

晚早寝。读《楞严经》。王般来。宓因诸人恒在客厅中聚弈或谈，遂欲迁往北门街居住。般为留室。又杨西崑来送物。诸人迟寝，致宓屡醒，而眠不足。头痛。

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三

晴。晨7—8 上课。8—11 新校舍谈《楞严经》。

11:00 警报至(是日炸航校、开远等处),偕宁出,至旧地山谷中避之。鼎来,正来。1:00 至苏家堂,宁请食油饼。遇珏等。宓寢息约近 3:00 解除。归。邀宁北平食堂小餐(1.8)。即至珏宅,在宁室中读《楞严经》。晚饭。

晚,诸人又在客厅中斗纸牌,喧闹。宓甚佛然。乃于 8—10 至北门街 98 宿舍视察,拟迁往。(旋闻江泽涵^①言比邻即官厕,乃止。)次至子水处盘桓。余氏夫妇已去。毛以亨夫人徐文符移来居住,谈女子自杀事。徐极为袭人辩护云云。归舍寝。

十二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上午 8—10 在图书馆遇陈铨,读其新出版之《黄鹤楼》剧本。10—11 与铨谈。约 11:00 警报至,偕宁至旧地山谷中避之,食糖面饼等。2:30 解除。归。宁邀至北平食堂午饭。

6—8 珏宅晚饭。舍中啖^②等复斗牌喧闹。乃于 8—10 至新校舍 Lib. 读《楞严经》。遇罗常培同行,谈守和病详况,甚为慨伤。

月明如昼。归后欲寝,诸人仍喧闹。宓不能忍,乃词斥之,竟为敛声。……

十二月十三日 星期五

晴。风嘉园早餐。上午 8—10 新校舍读《楞严经》。10—11 与叶英谈。11:00 警报至。独行,至旧地山上花坑中避之。食面饼,读《楞严经》,完。寢息。

^① 江泽涵(1902—1994),安徽旌德人。1920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27 年赴美留学,入哈佛大学数学系为研究生,1930 年获博士学位。1931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32—1952 年,任系主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② 赵凤喈。

下午2:00解除，归。至珏宅，已饭，乃至北平食堂午饭。

访罗常培，商洽间赴璇花巷三号北大文科教授宿舍三楼空室中读书。归补撰日记。银行取款（\$50）。留柬告琼行期，并约钱。

珏宅晚饭。晚张振先、蒋智存来，求为结婚之介绍人。又F. T. 来，谈聘书事。

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薙面。凤翥园早餐。新校舍读书。9:30警报至。独行至旧地山上花坑中坐避。是日炸马衙子、温泉等处。食面饼。作《梦觉》诗之（二）（三）（四）。先归，遇王力。坐新校舍南区。

3:00解除，入城。北平食堂便餐。易衣后，4:00至珏宅，进粥。5—6访琼，约明晚饯宴。琼以农民银行支票\$300交宓代取办。宓取\$100现款付琼。偕出，伴行至翠湖中心，为琼送片与其弟慈。

归舍，涂文来。又张振先、蒋智存来。7—9宴三人于绥靖路鸿兴楼（\$23）。进升酒，食北平饼面等，甚饱。9—10独访雪梅等于三友堆店，知己迁居。留函而归。见绍华留柬。10—11写录《梦觉》四诗，函示炜、昌。

梦觉四首

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夕，予在牛津，接海伦自美国米西根大学电函，许以终身，约为伉俪。其后蹉跎舛误，卒至离分。忽忽十年，又逢此日，积所感痛，成为四诗。

（一）梦觉十年海外身，沧桑历劫渐超尘。

惟祈速死完生债，尽祛浮荣护本真。

空色缘多终识一，诚明得智更依仁。

蜗居敝服奔驰好，罗绮温馨隔世珍。

(二)朵云飞翔记当时,密约白头喜可支。

私幸雪莱获马丽,强如蔡子赞牛姬。

投林鸟倦栖同乐,饮水鱼温验自知。

岂竟蹉跎成永别,蓬山路断不胜悲。

(三)南渡西迁问死生,旧游福地尽刀兵。

绛云楼烬伤如是,锦树林深吊玉京。

风纸但能通片语,鸾胶敢望续前盟。

悠悠世论非吾计,读罢楞严未解情。

(四)琼楼孤处甚高寒,魔国横流事事难。

常恐多财为患害,况憎众口起波澜。

硕人美赋庄姜女,金石残编李易安。

念念从君君未晓,老来强恕许心宽。

十二月十五日 星期日

晴。晨 8—9 云大遇昌,以诗函而交。青云街 40 早餐。访雪梅于青云街,水晶宫,红花巷三号,黄宅(昨迁此)。匆匆即出。9:30 访琼,拟约同出游警报,而琼欲留待。宓乃至新校舍读《法华经》。

10:30 警报至。宓仍至旧地山谷中坐避。而宁来,食面饼。与宁谈少年性欲问题。2—3 宁邀至新校舍学生合作社,进粥点。3:00 解除后,珏宅午饭。4—5 绍华来,偕至翠湖南路 50 兵工署办事处,留片致王康(受祺)处长,为绍求乘车。

将至翠湖西路,遇鄂、德夫妇,云,琼病,终日在孝园。并误为十七日启行云云。宓急至琼室中访之,未遇。而其弟慈^①适来,同至出纳组,则琼尚未购赴叙永之汽车票。遂同至新校舍 Lib. 前,见汽车五辆,众人赴叙永者方称量行李。宓与郑公谈琼事。郑谓明晨赶上车购票亦可。乃与慈别,至孝园。约 7:00 琼来。盖病泻,而医谓有慢性盲肠炎,须开刀。故决定不随众赴叙永云。即同在(袁十二亦在)鄂、德处晚饭。宓促琼而上侗请假。与熙若闲谈。

9:00 送琼回南院,乃归舍寝。

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一

半阴晴。晨 7—8、9—10 上课。凤翥园早餐。赴叙永五汽车,于 9:00 开行,而琼不行,故宓无惜别意。10—11 在哲学系石峻处,读钱穆《国史纲要》,甚佩。且念历史大势,身世因缘,甚悔宓生之耗费而无远大之建树及成绩!正午,珏宅午饭,而警报至。珏、细留,宓亦留宁、新室中,补撰日记。

解除后,4:00 访琼(未遇)。偕铮访炜、昌,邀三人至全家福便餐。途中为炜述彦近情。炜为歔歔悲叹。是日餐后,昌径代付账。又邀至南屏咖啡店坐谈,进咖啡。

9:00 始归。宓伤风,多言,倦甚矣。

十二月十七日 星期二

晴。颇寒。宓患重伤风。晨 7—8 上课。凤翥园早餐。归舍。9—10 绍华来,云明日可乘中央研究院车行,乃偕至靛花巷,访石如璋,未遇。又偕至红花巷睹雪梅。10:00 访琼,在其室门际立谈。

^① 张尔慈,四川长寿人。南开大学化学工程系 1942 年毕业。

珏宅午饭。归舍，甚倦。乃于 4:00 访水。水邀同邵修青、马丽（利？）铭二小姐至中德学会进茶点，笑谈。又留宓晚饭，食饼及粥。与徐文符（毛以亨夫人）谈陈仰贤 1928 旧事。

约 8:00 归，倦极即寝。读《涅槃经》，正论人生老病苦之一段（圣行品）。

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三

晴。病，未上课。7:30 起，薙面。9:00 府前街早餐。买姜，至珏宅煮汤饮之。牛君为购来红糖。10:00 警报至，宓与珏、绶留。宓在宁室中寝息。1—2 同避入地室中，聆主人时亮（南楼一法名德纯）与其夫人（法名德懿）谈佛教之利益。主人盖从印光法师，信净土宗，而日日诵经者也。昨见之二小姐，及马夫人（庆铭之母）均住此宅园中，亦同在地室。

3:00 解除，回舍略息。查富準来见。4:00 再至珏宅。午饭停开，为宓进菜汤（是日付珏饭费 \$20，共付 \$82 矣）。宓再至北平食堂购四花卷归，食之，即寝。寝甚安舒。夜觉温热，病已大愈矣。

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四

半晴阴。晨 8:00 起。病已略愈，惟倦怠易怒耳。府前街早餐。至珏宅，进姜汤。在宁室中读书。10:00 午饭。与绶顶撞。11:00 回舍。奉父十二月十日谕，知汇款千元收到，一二日即罄，债犹未清。父每月实收 \$460 + 380 = 840。又十二月某日，育曼弟生，云云。

宓甚郁苦。乃于 1—4 访雪梅于红花巷，不遇。访麟于北门街，同至云南服务社坐谈。宓述彦上月由沈从文处退还宓函事。麟谓此乃彦不能忘宓，且用心苦思，乃行此法，以刺戟宓，使宓仍旧想彦爱彦

而已。惟其动机多出 Vanity^①，盖故意欲沈从文、杨振声等广传“彦不理宓，宓犹爱彦如此”之事。而以宓为牺牲，给宓以苦痛，如玫瑰花之毒刺。故在旁观者之公评，则彦实劣于宓在爱情中之态度矣。云云。旋至校中总办公处，为领取超打字机价\$1200事，未成。访琼，不遇。归舍。5:00再出，遇琼。伴行至文林街。知琼病苦，心怜之，而无以为助，殊惘然。琼托带函致伺。

5—8 珏宅晚饭。与珏及林志琦^②谈。(祖林绍年，父林葆衡。)归舍8—9与F.T.商超打字机事，几于不欢。F.T.旋另订办法。……又是日为本校学生江西人胡鲁(伦积)写纪念册。

昨晚接陈寒光函。今晚雪梅来送腊梅，甚香。宓未在舍。

十二月二十日 星期五

晴。府前街早餐。上午8—10作函(长)致固，未完。10—11珏宅午饭。而水来珏宅，邀往11—3水宅，食粥及饼。徐文符与其姑(以亨母)手制也。席间，符言，以亨与彦同宗，而比彦低二辈，应以姑婆称彦。倘必当日婚彦，则为晚辈亲戚矣云云。其姑亦述彦家一二琐事。水云：“我本不赞成……”云云。食毕，又谈离婚恋爱问题。宓直陈所见。水述遼事。符又重述贤在暨南旧事。

归舍。3—5至新校舍赴哲学会欢迎陈康(忠寰)教授之茶会。陈演说德国最近哲学家 Nicolai Hartmann 之 Ontologic^③极详明。H

① 虚荣。

② 林志琦(1917—)，福建福州人。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1942年毕业后，在中国实业银行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在中国银行工作，后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③ 尼可拉·哈特曼之本体论。Nicolai Hartmann 尼可拉·哈特曼(1882—1950)，深受柏拉图影响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20世纪前期德国哲学界主要人物之一。

氏盖欲继承 Aristotle, 参以康德之绪论, 以重建立 Ontologie, 而破 Descartes 以来心物两离之弊。实与吾侪所追求而希望者相合。其特点在以 Time 之 General Particular 解释 Ideal 与 Real^①, 以说明其是二是一。至其不用心 物, 而为(一)精神(二)心理(三)有机(四)物质四层之区分, 正合于 Hoernlé 先生“Matter, Life, Mind, God”^②之说法。且其大旨亦与大乘佛教之学说相合。……

5—8 珏宅晚饭。

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晴。晨步翠湖至青云街 49 早餐。8—10 作函复熹(香港九龙, 河内道 28), 未完。10—11 珏宅午饭。11—1 雍面。续作复熹函, 完。即付航邮。接王岷源寄赠林语堂“A Moment in Peking”^③。

下午 1—3 上《人文主义》课。讲文人之特性:(一) Sensitive to words, Sensitive to life^④; (二) Strong imagination^⑤。I 无中生有→文学创造。II 设身处地→恕道, 同情。旋于 3:40—6:00 考《欧洲文学史》。乃 6—8 珏宅晚饭, 食蒸饺。何梅生为诵“Wuthering Heights”^⑥内容述要。

8:00 归舍, 即寝。王力送来其所译(旧体)Baudelaire“Les Fleurs du Mal”^⑦多篇。

① 其特点在以时间之普遍的特殊解释理念与现实。

② 正合于霍恩勒先生“物质, 生命, 精神, 上帝”之说法。

③ 《瞬息京华》。

④ 敏感于文字, 敏感于生活。

⑤ 富于想象。

⑥ 《呼啸山庄》。英国女小说家 Emily Brontë 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所著小说。

⑦ 法国诗人 Charles Baudelaire 查理·波德莱尔(1812—1867)《恶之花》。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晴。暖。天未明，久醒。思讲宓所作诗。晨府前街早餐。9—10 访晏(木牌坊巷四号)。10—11 珏宅午饭。甫毕，警报至(欲访琼，旋止)。宓即独出，遇蒋铁云^①。宓径至第三山上碉堡东花谷中避之。寢息约一小时。过1:00，杨邦靖导天增公商伙涇阳晏泽民来晤识。杨请食冰糖葫芦。旋同至新校舍杨室中坐息。见绥德安荣培(?)君，谈陕西教育之腐败。

3:00 解除，偕宁及牛其新至师院研究生宿舍宁室(昨迁)中坐谈。5:00 访琼未遇。归舍，撰日记。6—8 珏宅晚饭，再食饺及面。

晚早寝。又患伤风。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阴。雨。患伤风。晨，强起。7—8 上课。8—9 麟商赴渝谒某公计划。9—10 上课。10—11 珏宅午饭。归舍。12—1 寢息。

2—3 上课。讲 Socrates & the Sophists^②。3:00 入北门，访麟。陪麟至(一)宪兵司令部办准许乘坐中航机赴渝。(二)中航订机。(三)中国银行取存款。在状元楼晚饭(每人各出\$4)。晚7—9 偕访雪梅。宓独留久谈(以琼及彦近情告雪梅)。乃于9:15 归舍寝。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晴。仍患伤风。7—8 上课。8—9 凤翥园早餐 Lib. 读

① 蒋铁云，女，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系1942年毕业，留校任助教

② 苏格拉底与诡辩派。

“Locksley Hall”^①，以彦为比，感慨殊深。9—10 偕铮同归舍小坐。以王力译诗示铮。10—11 珏宅午饭。11:00 病，回舍寝息。3:00 铮来，必未起。劝服紫苏、薄荷。4:00 枕上作《圣诞节夕，病榻率赋，慰问琼》七律一首：

相送未行遽病侵，膏肓腠理问刀针。
一身痛苦谁能代（《涅槃经》语），诸件常需须自寻。
昏厦独栖寒漠漠，泥途远赴雨淋淋。
少年儿女欣佳节，亦感风霜病榻吟。

4:30 起，书写，送投琼室中。遇蒋校长。购姜，未得。遂至孝园。德饮必以甘和茶（粤药）及姜片。凡饮二盃。又与景任盘桓。任赠必二馒头。在鄂、德家晚饭，久候琼。约 7:00 琼乃归，奚若亦归。陪琼与奚若全家共饭。琼病大好，父电已到，允汇款来。

饭后，饮茶。食琼所购米之糕点。聆奚若谈参政员等故事。如是度 Xmas Eve^② 直至 10:00 始伴琼归舍。寝。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晴。仍患伤风。8:00 遑来。述（一）炜等对云大计划。（二）遑决改就中山聘，赴粤。（三）袁昌爱敬——必决为介绍。

遑去后，必至约近 9:00 始起。薙面。10:00 府前街早餐。翠湖遇梁文勇，尚识必。梁寓水晶宫 18 造币厂宿舍。即访雪梅于红花

① 图书馆《洛克斯莱府第》（1842）。《洛克斯莱府第》，是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on, 1809—1892）的诗篇，叙述男主人公与其表妹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表妹屈服于父母与社会压力，嫁给一个纨绔子弟。

② 圣诞前夜。

巷，不遇。至大众饭店门口，遇之。同至红花巷寓中，坐花园负喧久谈。为改诗。宓以《梦觉》四诗示雪梅，谈恋爱问题。……

下午2:00后，王恩楷来，宓乃辞归舍。未及久息，即至（如约）孝园。琼留候，兰亦在。陪二人及任斗牌 Rubbers^① 旋小白来加入，宓乃弃去。读《西风》。4:30 约琼、兰出（深恐任弗悻）。至大西门，候鄂、德夫妇归，乃邀四人至三牌楼（光华街口）蓬莱春滇菜馆便饭（\$17），以度圣诞节。于座间遇黄华、何骧……。宓陪鄂、德、琼、兰绕文明街，穿翠湖而归。抵舍8:30即寝。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晴。 昨晚雪梅送姜来，今晨始知。仍患伤风（但已甚轻），故迟起。9:00 府前街早餐后，购红糖一小块。携姜至珏宅，欲煎服，而主人均未在。宓只得回舍，命姜仆煎服。再至珏宅（约10:20），则珏等方午饭（女生在座）。宓遂托言已食。而牛其新云，同人须再缴\$15，为二十六日至三十一日之饭费。（宓遂决暂退出，默然未答。）旋即独至北平食堂午餐（0.90）。归舍，阅《人文》卷。

正午，雪梅命继华送腊梅来，并函招往晤。因托雪梅代约敬宴。续阅卷。2:30 鄂、德、琼、兰来，约往北门街游观唐氏园宅及唐继尧墓。毕，宓邀诸人至螺翠山庄中德学会，进咖啡茶点（\$7）。又陪至圆通街买花生等。5:30 别。宓径至红花巷访雪梅，谈。雪梅陪宓荣盛园晚饭（\$1.3）。归舍8—10 阅《欧文史》小考卷。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晴。 夜中觉寒。早醒，多梦。晨起，服姜汤。8—10 续阅考

① 盘式桥牌。

卷。10—12 红花巷访雪梅，同至大众午餐。宓客饭（\$1.2）。雪梅命继华购酱肉佐餐。

归舍 12—4 续阅考卷，完。3—4 与正谈。正述超失陷实情

下午 5:00 魏来，请宴。先至琼室邀琼。再至孝园邀鄂、德夫妇。入城，宴于状元楼。进黄酒。德之贪鄙，诚如熹昔所云，而鄂亦附和。既索鱼，又欲冬笋。魏所费当不少。宓冷眼旁观而已。8—9 缓步回归。临别，鄂邀宓除夕至其家晚饭，而德阻之。殊令人齿冷也！

是晚宓告琼，以其《落花诗》示梅云云。琼谓宓二十四日寄慰伊诗，伊不能解其意。宓含糊答对而已。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六

阴。风。甚寒。晨服姜汤。8—9 府前街早餐。9—10 阅《英文作文》卷。尹方送来硕公诗。10—11 函复硕公，写示三诗，交维付尹方代寄去。正午晏来，陪宓北平食堂午餐（\$0.9）。又散步。

下午 1:30—4:30 上《人文》及《欧文史》课。4:30—7:20 同维入城步谈。宓请维宴于鸿运楼（\$10）。又步街中，宓独至云南服务社剪发（\$2）。9:00 回舍。取厚被，铺盖。即寝。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

阴。仍寒。府前街早饭，遇朱玉珍。9—10 续阅《英文作文》卷。10—1 刘健（威远街，青龙巷，六十一号寓宅）来，邀至大众午饭（\$2.4）。与雪梅母子同餐。复同访敬于女青年会，乃各散归。

下午 1—3 续阅卷，完。晴。不能安居。3—4 访陈康、袁昌，不遇。与炜及王庸略谈。归舍。略读书。寝息。5—7 北平晚餐（\$1.2）。翠湖独步，甚怅惘。旋遇雪梅，又以事径去。回舍。读钱穆《学术史》。9:00 袁昌来，欣与敬为友。遂议定由宓请宴云云。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一

晴。晨7—8,9—10上课。凤翥园早餐。归舍。正午,北平食堂午餐(\$1.3)。

下午2—3上课,4—5寢息。5—7访雪梅及麟,不遇。铨室中小坐。荣盛园晚餐。归舍。

7—9读《学术史》。9—11袁昌来,久谈。(一)闻向达言罗事,欲止不进行敬。(二)聆宓述对彦往事,认为彦之嫁熊乃由宓逼而激之使然,故彦心大伤而深恨宓。今犹对宓存此深恨,故一味厌恶拒绝。宓今若更直接去函,必更有损无益。为宓计,宜对彦暂守沉默。而(一)在此间造作空气,使众皆知宓爱彦至真至苦,必有人以其情形函报彦知。旁观之言,易使彦感动。或者(二)宓邀友茶会,宣布将出家受戒为僧。更居西山一二星期,以实其事。彦知宓真为彦出家,必不能无动于中,倘肯亲笔致宓一函,则此后事皆易办。(三)宓于适当之时,赴沪访彦,面致其情,或有万一之望,云云。谈至深夜,始别去。

宓不能成寐,悲感万端,几乎痛不欲生云。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二

晴。晨7—8上课。凤翥园早餐。10—12偕陈康归。访雪梅于大众,未遇。在锡予室中,读寅恪撰《秦妇吟校笺》。正午北平食堂午餐(\$0.9)。归舍。

下午2—4访雪梅偕谈,述对彦所苦。雪梅认为彦与宓性情不合,不足为耦。4—5孝园鄂、德处进糕点及粥。魏来,携赠萝卜糕。先是玉龙堆舍中同人,邀宓晚饭。遂于5—6偕魏归舍,面辞诸君,而再至孝园,伴琮在鄂、德与奚若夫妇两家合晚餐,度岁。

8:00诸人往观校中游艺会,宓独归舍。诸君斗牌,宓伴之略坐,即寝。心中悲感极深。